
武俠世界
第36年
29
$18.00

編者話

本期刋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天機福將」。華州鄭縣郭姓人家誕下一男嬰，嬰兒連續啼哭了八十晝夜此一奇；聽見一灰袍老僧唱「知音」歌，男嬰居然停止了哭泣此二奇。猪龍山下安姓人家却誕下一形如猪頭的怪嬰，兩個孩子的誕生，究竟與唐朝國運有否關連呢？且看蕭玉寒先生如何運用他豐富的學識，爲你編織一個美麗的故事。故事引人入勝，天機八卦無不包含。欲知兩孩子的出處，郭子儀如何拜師學藝，請閱郭子儀傳奇之一，包你拍案叫絕。

*　　*　　*

秦風先生撰著的「海南老怪」，石蕊先生撰著的「兒女英雄」均刋在本期，兩篇短小精幹的短篇故事，內容清新流暢，故事別開生面，頗堪娛樂讀友，獻給你欣賞。

*　　*　　*

下期將刋載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布衣隱俠」，麥中青先生撰著的一期完短篇「快刀雷虎斬」，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3.11.9

武侠世界

第36年
第29期
（總號183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郭子儀傳奇故事之一／蕭玉寒・文
可飛・圖

天機福將

神僧賜名 偈詩揭示

月黑風高，天星寥落。

在華州鄭縣(今陝西華縣)的一間古樸大屋內，忽地傳出一陣宏亮的嬰兒哭啼聲。這哭啼聲自响起後，便無休無歇，連响了八十個黑夜和白天。

這間大屋的男主人姓郭名敬之，他的妻室周氏，夫婦二人，年已屆四十，才忽然誕下一位男嬰，這當眞是典型的「老蚌生珠」，也不知是憂愁還是高興。高興的是郭家有後，終於有血脈承繼香燈，憂愁的卻是郭氏夫婦已近晚年，眼見時日無多，也未知是否來得及把娃兒撫育成人？

嬰兒一連哭了八十個日夜，直把郭敬之哭得心煩意亂，繞室亂轉，口中喃喃的道：「哭！哭……怎的不肯停一停？怎的是好？」

郭夫人周氏抱緊嬰兒，心疼得淚流滿面，連聲嚷道：「老爺啊！孩子再哭下去，便好人也哭壞了，快想個辦法救救他啊！」

郭敬之急得跺腳道：「辦法？你以爲我沒想辦法，你也知道，郎中請來了十位，銀両花了大筆，但均束手無策，昨日那位最有名氣的老郎中，更搖頭歎道怪！怪！怪……最後連藥方也不肯開，診金也不肯要，便見鬼似的走了……這……這教人尚有甚辦法啊！」

就在此時，外面卻忽地傳入一陣唱聲，道：「兩鏡交光處，一火飛紅心；清涼落影時，彼此是知音……」說也玄妙，這「知音」二字傳入時，郭家嬰兒的哭聲忽地一頓，似已領悟「知音」二字的奥妙，雖然稍一頓又哭啼不止，但這細微的一霎那異象，卻被心細如髮的郭夫人周氏捕捉住了。



周氏忙道：「老爺啊！快到外面看看，是誰在唱那『知音』歌吧！」

郭敬之迷惑道：「那只是瘋人唱瘋歌罷了，看他怎的？」

周氏嗔道：「你不見娃兒的哭聲停了一會麼？他似乎聽懂那人唱的歌意啊！他快要哭死了，便一根稻草也要抓緊啊！」

郭敬之無奈，只好走出屋外，在月黑暗影之下，但見一位灰袍老僧，也不知他年紀多大，他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更不知他瘋瘋癲癲的唱的是甚「知音」歌。郭敬之又驚又奇，只好向老僧拱手道：「大師，你唱的是『知音』歌麼？」

灰袍老僧歌聲一頓，目中精光乍閃，但稍縱即逝，和顏慈目的微笑道：「噢？施主怎知老衲唱的是『知音』歌呢？」

郭敬之苦笑道：「我怎會知道？只是內子被小兒哭昏了頭，催我出來問一問大師吧了，內子說大師的知音歌，曾令小兒的哭聲停了停，小兒似乎聽懂大師的歌意呢，當眞奇哉怪極，爲甚會如此呢？」

灰袍老僧呵呵笑道：「老衲領悟令郎的哭聲，令郎聽懂老衲的歌聲，因而『彼此是知音』，如此而已。」

郭敬之見灰袍老僧饒有深意，不由驚喜道：「大師似已預知小兒的危狀，未知大師是否可以相救一二？」

灰袍老僧欣然道：「老衲與令郎有緣，因此千里相會，怎會坐視不理？施主且領老衲進內看看，然後再作區處好麼？」

郭敬之此時已急得六神無主，見灰袍老僧有解救之意，哪會說不好，他此時只怕便連一根救命稻草也死死抓住了，郭敬之當下連聲道：「大師請！大師請！」

灰袍老僧微微一笑，也不發話，跟隨郭敬之便走進屋內來了。

郭夫人周氏此時正抱着懷中的嬰兒，在大廳中團團轉，眼中的淚水不停的湧出，瞧她的樣子，若要她以生命換回嬰兒的平安，只怕她也千萬個願意。她一見走進來的灰袍老僧，連想也不想，便連聲求道：「大師啊大師，他！他似乎聽得懂你的歌聲呢，求大師快施妙法救救小兒啊！」

灰袍老僧走前兩步，目中精光灼灼，凝神向周氏懷中的嬰兒看去，只見這郭家嬰兒雖然哭聲不止，但並無半點淚水，長相極英武不凡，濃眉高鼻，口邊棱角分明。灰袍老僧心中一動，不由暗道：吾不惜奔走萬里，欲尋一拯世救民的英傑之材，輾轉十年，不料竟於今夜欣逢也，可惜其祖脈受煞，他已被煞氣侵體，惶恐不已，才痛哭不止。吾若不以大法相助，只怕這一代英傑之材，便非要在痛哭聲中夭折不可了。

灰袍老僧心念電轉，當下也不猶豫，轉身問郭敬之道：「施主的祖墳地尚在麼？」

郭敬之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這大師好不古怪，他進來施法制止嬰兒哭聲罷了，怎地卻先打探我郭家的祖墳墓地？他無奈只好回道：「大師，我郭家世代居此，先祖三代皆葬於同一處，那祖墳之地當然尚完好無缺啊！但大師問這怎的？這與小兒的哭啼並無干連啊！」

灰袍老僧不管，反而沉聲道：「請問施主，令郎是否已哭了八十個白天黑夜了？」

郭敬之失聲道：「是啊！但大師怎的知道？」

灰袍老僧意味深長的微笑道：「嬰兒首重觀察印堂，令郎印堂

隱伏紅紫，此乃貴氣之象，可惜他的『山林位』有煞氣直犯印堂，按煞氣之長短計算，令郎自出娘胎即受煞侵而哭，必已歷八十個白天黑夜矣！」灰袍老僧說到此處，忽地微歎口氣，道：「若被煞氣侵入印堂，令郎生命必定夭折，屆時便神仙難救矣！」

郭敬之夫婦一聽，急得異口同聲道：「大師，何謂『山林位煞氣』？又如何去破解呢？萬請大師不吝賜告！」

灰袍老僧合什道：「阿彌陀佛，老衲乃佛門中人，豈有見危不救之理，況且令郎與老衲有緣，老衲又怎會有所隱瞞呢？只是欲救令郎非一時可蹴，須天時、地利配合，因『山林位煞氣』，亦即你郭氏一脈的祖墳受煞，延禍於子孫血脈。若要化解，必須替你郭氏先祖另覓吉地，一來破解令郎所受煞氣，二來亦可藉地脈之力，蔭佑令郎的大貴前程。」

郭敬之夫婦眼見灰袍老僧無意中已露了一手神通，當下哪還敢存疑惑，連忙向灰袍老僧道：「原來如此！小兒是郭家的唯一血脈，若有閃失，郭氏一脈便從此斷絕，萬望大師打救，打救！」

灰袍老僧微一沉吟，他似乎亦意識到郭家嬰兒已處危急關頭，生死一線，已刻不容緩，當下便不再猶豫，斷然的道：「事不宜遲，請郭施主引路，老衲這便先上你郭家祖墳地一察吧！」

郭敬之哪敢怠慢，當下連忙引領灰袍老僧，走出郭家古屋，再向北走十里。灰袍老僧此時已乍聞嘩嘩流水響聲，他久歷江湖，見多識廣，略一審察四周地物環境，便知北面的河流，必是有名的渭河了。他不由皺了皺眉，心道：若郭家的祖墳位於渭水之畔，那便難怪其子孫慘遭如此猛烈煞氣所侵害了。

灰袍老僧心念未了，突見一道寬闊河流，橫在眼前，河中黃浪翻滾，滔天蓋地，自西面咆哮奔騰傾瀉下來。

郭敬之伸手向河畔的沙灘一處丘陵地一指道：「大師，我家祖墳，便位於河畔丘陵上了。」

灰袍老僧隨郭敬之走上丘陵，果見一座土墳，在丘陵的北面聳起，墓碑正向着近處的渭河，墓碑上書：「郭公方正之墓」六個黑漆雕字。

郭敬之見灰袍老僧凝注祖墳，良久不語，神色肅然，似有甚驚人發現，不由大驚，急道：「大師！我家祖墳地有甚不祥之兆？」

灰袍老僧聞詢抬起頭來，目中精光灼灼，向前面距離不到半里的渭河望去，渭河咆哮浪聲不絕於耳，他不由微微歎口氣，道：「哎，施主祖墳雖處丘陵，但高低僅可與河中浪平，渭河起自西北黃土高原，挾帶大量黃土，一瀉千里，東行滙入黃河，雖有氣勢，但煞氣甚烈，排空濁浪，直衝汝祖墳，其力其聲，足以令汝祖宗元神不得安寧。日積月累，三代同墓，煞氣奇重，汝郭氏一脈，不但人丁稀薄，且一代危於一代，行將滅絕，可怕之極！」

郭敬之一聽，不由跌足歎道：「果然如此，我聽先父說及，自太祖下葬此穴後，曾祖年不過六十即逝，祖父年僅五十，先父僅四十五，即先後去世，果然是一代危於一代啊！不料到小兒這一代，更命逢夭折之厄，年不過八十日，天啊！這祖墳地脈煞氣，爲甚竟如此酷烈？大師啊！萬祈救吾郭家一救，大師恩德，郭某全家永世不忘也。」

灰袍老僧微一沉吟，他也沒回答，他四面運目力望去，忽見距此地約三十里外，一座山峯突聳於平原之上，遠遠便見紫雲繚繞，氣象萬千。他心中不由一動，伸手向南面的山峯一指，道：「郭施主，南面那山，叫甚名堂？」

郭敬之是當地人，他向南一望，即不假思索便回道：「噢？那便是西嶽太華山啊！太華山乃此地最佳勝地，大師欲上太華山一遊嗎？」

灰袍老僧微一點頭，道：「老衲正欲上太華山一遊，但必於一日內來回，希望能爲郭施主尋獲化煞妙法，郭施主且先返家，招請仵工，準備傢什，以便移葬汝家祖墳吧！吾去也！」

灰袍老僧話音未落，人已如蒼鷹，展翅騰空而起，淩空猛一迴旋，已遠在數里之外了。

郭敬之目睹之下，不由一陣目瞪口呆，他暗歎口氣，心道：今日郭家有幸遇上不世奇人了，他當下也不敢怠慢，即便轉身奔回家去，連夜邀集仵工，準備妥當，待灰袍老僧返回，便立刻移葬祖墳。

灰袍老僧風馳電掣，片刻便掠上遠在三十里外的太華山蓮花峯，但見峯如一朵盛放蓮花，山中紫雲繚繞，山下黃河、渭河、洛河九曲迴環。灰袍老僧不由欣然歎道：「天降大任於斯人，雖然勞其筋骨，但應天賜如此宏奇龍脈，集山水地力於一身，又何愁不能化其煞氣，蔭佑其無限前程哉？」

原來太華山有五峯，分別是雲台、玉女、蓮花、朝陽、落雁五峯，主峯恰好是蓮花峯，其高幾達八百丈，北瞰黃河、南連秦嶺，奇拔峻秀冠甲天下。

灰袍老僧心中一陣欣喜，他縱目四顧，審察太華山蓮花峯的地

脈。只見蓮花峯向天張開五瓣，正中之土呈紫色，連四周的山石也紫紅一片。

灰袍老僧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如此地脈，豈非天造蓮花，向天盛放之「蓮花龍脈」象嗎？但凡「蓮花龍脈」所出之人，心性堅貞純潔，猶如蓮花之出汚泥而不染，更天性耿直，有如蓮梗，又周身有刺，令人肅然起敬，必可威震萬人，實乃國家的頂天棟樑也！

灰袍老僧當下更不猶豫，身形疾掠而起，飄向蓮花五瓣的正中花蕊處，右足一頓，手指連彈，指氣激起碎石，紛揚而起，登時繞着灰袍老僧所站立的正中花蕊處，佈成一個五行石陣，分爲金、木、水、火、土，登時便把「蓮花龍脈」鎮住，再無所遁形了。

灰袍老僧把「蓮花龍脈」鎭住，當下也不再停留，即一掠而起，展開絕世輕功，一路掠下太華山蓮花峯，他趕回華縣郭家時，恰好是第二天的清晨時分。三十里山路，再加八百丈高的山峯，灰袍老僧一上一落，前後竟花了不到四個時辰，他的功力當眞令人吃驚。

灰袍老僧趕回時，郭敬之果然遵從灰袍老僧的吩咐，邀集了四名仵工，準備一切應用傢什，等着灰袍老僧。

灰袍老僧甚喜，他對郭敬之道：「好！很好！欲人救必先自救，郭施主與吾尋獲的一大龍脈，果然甚有緣份，事不宜遲，這便前去起出你郭家先祖的遺骸，移葬上太華山吧！」

郭敬之也不敢多問，眼下他深知自己的小娃兒已命危旦夕，但能相救，便刀山火海他也要奮勇闖試了。當下他帶着四名仵工，前去他郭家的祖墳挖起三代先祖的遺骸，放入骨甕中。

郭敬之把先祖骨甕帶回家時，已是第三天的早上，灰袍老僧吩咐郭敬之和四名仵工，先飽餐一頓，然後便由郭敬之抱着他的娃兒，娃兒仍在哭啼不止，吵得人心煩意亂。灰袍老僧卻毫不討厭，他吩咐郭敬之，別的事不必去分心，只須集中精神，保證娃兒的周全便是了。三個骨甕，由四名仵工背着，手執挖土器具，由灰袍老僧開路，直向南面的太華山奔去。

郭敬之和四名仵工，均尋常的草野村夫，毫無武功內力可言，因此三十里山路，便花了整整一日一夜的時光。到達太華山脚時，已是第五天的清晨時分了。此時，距灰袍老僧在郭家現身，恰好是第七日，亦即郭家嬰兒自出娘胎止，已整整哭了八十七日了，八十七日連續不停的哭啼，換了任何別的娃兒，只怕早就哭得氣絕身亡，郭家嬰兒卻越哭臉蛋兒越紅，似乎氣血大旺，當眞古怪之極。

郭敬之不明所以，他雙手緊抱嬰兒，臉上卻一片驚疑，就如他抱着的，是一具怪物似的。

灰袍老僧卻神色欣喜，因爲他已可確證，太華山蓮花峯果然地力雄厚，且郭家嬰兒與「蓮花龍脈」有深淵源，否則，他年僅八十七日大，決不可能感應蓮花峯雄厚的地力，小臉蛋兒越接近「蓮花龍脈」便越紅。

灰袍老僧心中欣然，他已確證郭家嬰兒是萬中無一的人選，他決計不能讓他有任何損傷。灰袍老僧伸手接過郭敬之抱着的嬰兒，右手抱扶，左手牽帶郭敬之，一路攀上八百丈的蓮花峯。

郭敬之等抵達蓮花峯山脚，是正午時分，千辛萬苦，攀上蓮花峯巔時，已是午後的近晚時分了。

灰袍老僧微一沉吟，他也顧不得理會郭敬之和四名仵工的疲憊，伸手指着蓮花峯巔的正中五行石陣，急道：「時辰將屆，務必要在一個時辰將屆內下葬，快掘穴吧！」

郭敬之一聽，也絲毫不敢怠慢，當下指揮四名仵工，便在蓮花峯巔五行石陣的正中處，奮力挖掘起來。不一會，便挖出了一個方圓五尺、深五尺的墓穴出來，說也奇怪，越往下挖，挖掘出來的山土，其色便越紅越紫，也不知是否受了感染，郭敬之和四名仵工，本已疲憊之極，但越挖掘，精力便越旺盛，到後來渾身的疲困竟如獲神助般消失，代之而渾身有力。

如此花了不到半個時辰，寬、深各九尺的墓坑便挖好了。

灰袍老僧見狀，欣然道：「快！把郭家先祖骨甕下葬，墓碑待老衲替你造就！」

郭敬之連忙指揮仵工，把先祖三代的骨甕，放入墓坑內，方位依灰袍老僧的吩咐，座南朝北，恰座靠浩瀚秦嶺，面向九曲黃河，其氣勢的雄渾，天造地設，無以復加。

很快又填上紅紫夾雜的山土，一座渾圓的墓穴，便聳立於蓮花峯巔五行石陣的中央了。

灰袍老僧此時已把一塊青石板提來，猛地向墓的北面一插，青石板入地近尺，穩穩而立，只是青石板上仍然空白，尚非完全的墓碑。

郭敬之驚奇之際，突見灰袍老僧猛吸口氣，左手抱着嬰兒，右手併指向青石板上劃去。立刻，一行龍飛鳳舞的字體，便在青石板上凹凸浮現出來：郭氏先祖之墓。灰袍老僧以指代刀，比刀鋒更利，他的功力，簡直已到通玄的境界了。

郭敬之驚駭之際，突見墓碑剛成，墓周便冒出絲絲紅紫之氣，直

向墓碑冉冉飄去，眨眼間，墓碑上的刻字，已被染成紫紅色文字了。

灰袍老僧此時忽地沉喝道：「快！郭氏後人，叩拜先祖！」話聲未落，灰袍老僧手抱的嬰兒，已轉到郭敬之的手上。

郭家嬰兒仍在啼哭不止，但哭聲卻越發宏亮了。郭敬之此時已毫無主意，聞灰袍老僧喝聲，也不答話，抱着嬰兒，便在先祖墳墓碑前跪下，叩拜起來。他懷中的嬰兒，隨着郭敬之的叩拜，小腦袋兒竟也一上一下的連連點動，就如成年人的叩頭模樣。

就在此時，奇變突現，郭家嬰兒的啼哭聲突然停了，他的眼珠兒滴溜溜的盯着墓碑上的紫紅文字，也不知被他發現甚麼或者感應了什麼，竟格格的歡笑起來。

郭敬之正在叩拜，他不由一陣目瞪口呆，喃喃的道：「怎的了？遇仙？撞邪？還是鬼迷心竅？」

灰袍老僧卻神色欣然，凝神傾聽郭家嬰兒的笑聲。站在墓周的四名仵工，卻如見鬼魅似的滿臉驚疑。

好一會，郭家嬰兒的笑聲突然停了。灰袍老僧含笑向郭敬之道：「恭喜郭施主，令郎已與祖先蓮花龍脈元氣滙聚，日後可保平安順遂，一飛衝天矣！」

郭敬之抱着嬰兒，站了起來，仍滿臉驚疑，忙道：「大師！何喜之有？小兒的哭啼雖然止住，但又笑聲不止，瘋瘋癲癲，莫非他已成白痴了？」

灰袍老僧微笑道：「非也，非也，郭施主，老衲問你，令郎自出娘胎，哭到今日傍晚，是多少時日呢？」

郭敬之想也不想，便立刻回道：「大師！該是第八十八天了。」

灰袍老僧又微笑道：「不錯，恰好是第八十八天，令郎剛才的笑聲次數，郭施主可聽淸了嗎？」

郭敬之剛才心神恍忽，正爲兒子的安危擔心，因此根本分辨不出，他一聽便茫然的搖頭道：「我並沒聽淸楚，怎知他笑的次數呢？」

旁邊的仵工，卻異口同聲道：「郭老爺，我等聽得一淸二楚，令郎啼哭聲停後，格格笑了八十八次呢！」

四名仵工均聽到，這便不由郭敬之不信了。他驚奇的瞪大了眼睛，似乎也意識到這其中隱含什麼驚人奧秘，忙向灰袍老僧道：「大師啊！果然有點古怪，未知這其中有甚奧秘呢？」

灰袍老僧微笑道：「令郎自降世即哭啼不止，此乃其受祖脈煞氣侵害之象也，他哭了八十八天，亦即預示他日後的八十八年歲月，均不得安寧，須歷無數磨劫。但他自祖脈移葬此地，即與蓮花龍脈滙聚，再與祖宗元氣感應，已脫胎換骨，可保八十八年的福壽綿延，絕不會中途夭折，雖危而安，雖難而不折，是故令郎才發出八十八次的笑聲也！且日後此子必光宗耀祖，乃爲國爲民的中流砥柱之材，郭施主有此福兒，亦可告慰令先祖九泉之下矣！」

郭敬之一聽，他此時對灰袍老僧的神通已深信不疑，不由又喜又奇，忙向他拜謝栽培之恩，又殷殷的相求道：「大師啊，小兒有此福緣，皆大師所賜，望大師一併成全，賜小兒名字吧！」

灰袍老僧也不推辭，他目注郭家嬰兒，微一沉吟！便朗聲道：「此子相貌俊逸，儀表不凡，且更可替你郭氏一脈光大門楣，名留萬世，那便取其義叫『郭子儀』吧！」

郭敬之大喜道：「郭子儀，郭子儀，日後此子若替郭家光大聲名威儀，那便當眞是『郭子之儀』啊！好！好極了，多謝大師賜名！」

自經灰袍老僧這一命名，郭家這位奇特的嬰兒，便正式稱爲郭子儀了。

當下郭敬之見灰袍老僧已有辭別之意，不由心有不捨，忙又道：「大師神通驚世，未知可否指點郭某的運命一二呢？」

灰袍老僧聞言向郭敬之目注一眼，只見他額際山林命宮之位，原潛的青黑之氣，雖已移葬祖脈，但却沒有消散，反而向下面的「精舍」、「光殿」、「年上」、「壽上」、「準頭」等命宮位下延，而最後凝聚於右「仙庫」命宮位上，牢牢盤踞。

他不由暗歎口氣，心道此乃祖脈煞氣已侵元氣之象，雖經移葬，卻難與龍脈滙融，難望「蓮花龍脈」的蔭庇也。且青黑之氣下延而盤踞於右「仙庫」，右「仙庫」主人之五十三歲大運，既遭煞侵，盤踞不去，郭敬之的壽數因而必難踰越五十三歲的大限也，他的運數如此，夫復何言？

當下灰袍老僧已確判郭敬之的運數，但也不便坦露，只微歎口氣，略示端倪道：「郭施主，老衲保你十年之內必順遂安康，不必多疑，且用心撫育令郎郭子儀他成人吧！」

郭敬之不得要領，心道：能有十年安康，也足可把子儀培育成人，郭家有後，吾尚有何憾？他也不再追問了。稍一頓，郭敬之忽然醒起，與灰袍老僧相處數日，又蒙他恩賜龍脈，卻竟連他的來歷也不知道，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

郭敬之連忙向灰袍老僧俯身拜道：「大師啊，你如此助我郭家，尚未來得及請教大師法號，當眞失

禮之極，萬望大師賜示。」

灰袍老僧聞言呵呵一笑，身形即衝天而起，於半空猛一迴旋，已遠在半里外了，只聽一陣蒼勁的聲音傳了過來：「郭施主，老衲法號無極，人稱崑崙無極和尚，吾與令郎他有甚深淵源，此行乃勢所必然，因此不必言謝也！郭施主且請記住，待令郎子儀懂事，便代老衲向他傳話：吾十年之後，與他於崑崙山重聚。」

灰袍老僧——無極和尚的聲音戛然而止，他的灰色身影，也便消逝於太華山蓮花峯巔的暮色中了。

郭敬之心中不由一陣驚愕，因爲「崑崙無極神僧」的名頭太响亮了，他早聞其名，但大半生追求，卻連其人的影子也見不到。不料自己的兒子甫一降世，便把傳說中的絕世高人引出來了，郭敬之在驚駭之餘，也忽然明白，能見到「無極神僧」的並非他郭敬之，而是他的兒子郭子儀，由此應足證，兒子的福緣比他以及三代先祖均雄厚多了。

郭敬之心中轉念，當下也不再惋惜，緊抱着兒子郭子儀，與四名仵工一道，小心翼翼的下山去了。

灰袍老僧——無極和尚，自掠下西嶽太華山蓮花峯，一路向西面掠去。他的身法如光似電，眨眼便射離太華山數十里。

無極和尚片刻不停，風馳電掣地向西面掠行，似乎西面遙遠處，有甚異象吸引着他。

原來無極和尚於太華山蓮花峯，助郭家先祖下葬「蓮花龍脈」，郭家嬰兒郭子儀正轉哭爲笑，格格不絕時，他突見蓮花峯巔的西面天際，猛地射出一紫一赤的兩道光華，兩道光華劃過天際，於近處猛一迴旋，便逕直的射向當今皇城長安去了，隨即長安城上空，紅、紫光華閃灼不定，交相變幻，奇詭之極。

無極和尚心中不由猛地一跳，暗道紫者祥和龍脈之氣，赤者乃肅殺之兆，所見光華如此强烈，又射向當今皇城長安，豈非預兆當今朝廷國運，祥和與肅殺兩相交纏嗎？爲甚竟有如此怪異之象呢？

無極和尚心中存疑，他斷然決定，非探淸不可，因此待郭家之事甫了，便立刻電射而起，一路向西面紫赤光華射出之天際掠來了。

無極和尚向西面掠行了大半個晚上，到第二天的黎明時分，終於抵達長安城西數百里外的乾縣地域。無極和尚猛地發覺，那驚人的紫、赤兩道光華，竟然隱伏於眼前的一座山峯之上。

無極和尚心中大駭，他毫不遲疑，也不顧連夜奔行的疲困，身形一縱，又向眼前這座山峯掠射而上。無極和尚剛掠上峯巔，眼前便忽地一亮，目中精光灼灼，凝注於峯巔的一座宏偉的皇陵上。

只見這座皇陵依山修建，四周有兩重垣墻，四面有闕門和巨型石雕刻。南門外面，並列六棱華柱一對，翼馬、鴕鳥各一對，石馬五對，戴冠着袍持劍的直閣將軍石人十對，整座陵墓規模宏大、氣勢雄偉。更奇特的是，南門墓前，竟竪立了兩座墓碑，高達三丈，氣勢磅礴之極。其中一碑上刻各類人物六十一尊，另一巨碑，上面却空無一物一字，是一座異常詭異的「無字碑」！

無極和尚疾掠上前，仔細凝視，但見兩座巨碑均座西向東，亦即如巨鏡射向東面的皇城長安。無極和尚心中突突一跳，暗道：這分明是唐高宗李治與女皇武則天的合葬陵墓，而當今皇上玄宗李隆基，按李氏的輩份排列，恰恰是高宗李治和武則天的嫡孫。因此，假若祖宗龍脈對皇族子孫有所感應，那便必定應驗於當今皇帝玄宗李隆基身上了。

無極和尚心念電轉，不由一凜，暗道：紫、赤兩道光華，發自此地皇陵(即今陝西省乾縣城北梁山上的乾陵)，已確證無誤；但紫、赤兩道光華，分兆祥和、肅殺，截然相反相尅的兩大兆應，怎會發自同一皇陵？當眞奇哉怪極！簡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無極和尚心中存疑，便非要探究明白不可，他微一沉吟，忽地猛吸一口眞氣，凝運內力，貫於指尖，然後併指向兩座巨碑射去兩道「無極眞氣」，取其「無極即無形、太極即有形、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的玄門法則，施之於兩座巨碑上面。

說也玄妙，無極和尚的「無極眞氣」甫觸及兩座巨碑，立刻便生反應。只見左面刻有人物的巨碑上面，忽然浮出一層光華，其色純紫，異常悅目，觸之令人心曠神怡。右面的無字巨碑，卻閃灼一團赤光，十分威烈，刺人眼目，乍睹之下，令人驟感如墮肅殺戰場，入目皆是遍野屍骨，鬼哭神嚎，可怕之極！

無極和尚目中精光灼灼，凝注兩座巨碑，好一會默然不語，似在苦苦思索什麼。忽然，無極和尚仰天長歎一聲，喃喃的道：「不錯！不錯……高宗李治死時備極哀榮，碑上所刻人物，皆當時參加高宗葬禮的貴賓，此碑因此又名『述聖碑』；同時高宗下葬在先，乾陵乃專爲他而堪就的龍脈之地，因此『述聖碑』上所發，自然是至兆祥和的龍脈紫氣矣！而無字碑乃後來加建，自然是其後才葬入乾陵的女皇武則

天的墓碑了！哎……」

無極和尚長歎一聲，因為他已可確證，無字石碑發出肅殺赤光，絕非偶然，而是武則天的猛烈陰煞元氣，與乾陵的龍氣融滙後所射，乃主兆異常猛烈的殺戮，且必應驗於當今朝廷，因赤光與紫光一道，均射向數百里的皇都長安城，看來當朝國運必主祥和與殺戮兩大朕兆，天下百姓必苦樂參半，無所適從了，但這殺戮之兆，到底肆虐到何種地步呢？

無極和尚心中忽生另一疑慮，他的身形亦因而驟起，不再在乾陵停留，轉折回去東面。因為他在太華山蓮花峯上，便已發現，赤、紫兩道光華，在射落長安前，於中途猛地回沉，那回沉之地，又預兆什麼呢？

無極和尚轉回東面掠去，約莫一個時辰，他已向東面掠回數十里路，猛地一頓。原來他忽然發覺，按方位判斷，赤、紫兩道光華中途回沉之處，必然是此地無疑。他向四周一望，但感自己正站在一座土坡上面，土坡下面，便是皇族中人，西出長安，遊幸咸陽、西蜀的必經要道。

無極和尚微一沉吟，即搖頭苦笑道：「肅殺赤氣，既主兆於當今皇帝，又於此地沉降，乃預示此地必有事涉皇帝的不幸殺戮之事發生，且皇帝不遠百里，抵此荒涼之地，必主都城長安已生慘酷驚變，皇帝必乃倉皇出逃，抵此地再生殺戮，這一場異變之兆便非同小可！哎！為天下蒼生安危，老衲看來只好步入濁塵，投身於這一場天機國運大劇變、大動蕩中去了！」

無極和尚心念電轉，再不停留，猛地又一旋身，掠向西面，先行返回他的潛修之地崑崙山去了。

原來無極和尚剛正停留的地方，名叫馬嵬坡，日後果然在此地發生一宗事涉皇族的驚天巨變，一切皆應驗了無極和尚據異象而推算的天機國運玄機。

＊　＊　＊

此時，在西嶽太華山蓮花峯安葬了三代先祖的郭敬之，亦抱扶幼子郭子儀，奔行數十里，返回華州家中。郭夫人周氏，見郭敬之與幼子安然返回，幼子更連半聲的哭啼也沒有，小臉蛋兒紅紫相映，俊朗之極。周氏不由高興得以手加額，連聲道：「孩子終告平安無恙，這是天降神僧助我郭氏一脈啊！天助郭家，神助郭家啊！」

郭敬之見夫人樂昏了頭，又叫又嚷，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他把兒子交到夫人的懷中，含笑道：「夫人，助郭家的果然便是那位灰袍老僧，更蒙他替娃兒命名『子儀』呢，足證他與子儀淵源之深也，但夫人你知道這位大恩人是誰嗎？」

周氏聽「子儀」兩字，大喜道：「好啊！郭子儀，郭子儀，郭家有子為儀，好名字啊！這大恩人到底是誰？」

郭敬之欣然道：「他便是久已傳聞於世，卻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崑崙無極神僧啊！我幾十年求索不得，不料他與子儀卻有甚深淵源，更為子儀他日後伏下玄機呢！」郭敬之忽地一頓，因為他發覺自己興奮之下，說漏了嘴，無極神僧臨別時的贈言，他決不會向夫人洩露，免她擔心。

郭夫人周氏心思卻十分靈慧，立刻便察覺夫君欲言又止，似有甚難言之隱，她盯着郭敬之，急忙道：「老爺啊！你不是有什麼瞞着我吧？」

郭敬之心中一跳，無奈的歎了口氣，暗道：按無極神僧所示，子儀他福緣深厚，但我作父親的卻似乎已難化解先祖原來地脈的煞氣，運數只怕僅限於十年之間，哎，但有十年歲月，能把子儀他撫育成人，替郭家留一點血脈，我雖去又有何憾？

郭敬之心中轉念，他決不欲令夫人為他擔憂，便若無其事的哈哈一笑道：「夫人不必多心，此事有關子儀日後的前程，一切日後自有應驗，不問也罷！」

郭夫人周氏，見夫君決不肯洩漏，知不可強求，便不再追問。她把全副心思，均放在兒子郭子儀身上，其他的也就顧不得了。

春去秋來，十冬九夏，轉眼已是第十個冬天降臨了。

這十年中，郭家嬰兒郭子儀，一切平安順遂，甚至連小病小痛也沒有。他雖然年僅十歲，但體格英偉，容貌俊秀，活脫一位令天下少女心動的少年郎君。

郭夫人周氏，瞧在眼裏，喜在心頭。但郭敬之卻不知為甚，自踏入第十個年頭，他便變得心神恍惚，終日若有所思，似有甚驚人的難言之隱。郭夫人察覺了，她開始暗暗吃驚，不知有甚可怕的災禍發生。

這一天，年近歲晚，其他人家，早已忙着籌辦過年渡歲的物品。但郭敬之卻毫無心思理會，似乎這個年關大節與他毫無關係，郭夫人驚疑的向他探問，郭敬之也沒有回答。

到年廿九的晚上，是除夕夜吃大團圓飯的前一天，郭敬之忽然把郭子儀母子叫到身前，神色十分古怪，既迷茫又依戀，就有如人被水淹，快要沒頂的一霎，郭夫人驚駭道：「老爺！你有甚不可告人的心事啊？」

郭敬之苦笑搖頭，他把郭子儀

摟進懷中，周身摸了一遍，又向他仔細注視，似欲把兒子的形象永遠刻於自己的靈魂裡，好一會，他才長長的吁了口氣，喃喃的道：「好！好！郭家終於有後了，我郭敬之尚有何憾？」

郭子儀驚奇的眨了眨眼，忙道：「爹爹啊，你有甚話要對孩兒說嗎？」

郭夫人亦大急道：「老爺啊，你怎的了？這幾天神思恍惚，你便有天大的隱衷，也該對我倆母子說知啊！」

郭敬之定定的注視着郭子儀，但見他雖年僅十歲，卻已身長五尺，體格英偉，貌極俊秀，比郭家的任何族人更勝十分，心中喜悅之情無可言狀。他忽然大聲的對郭子儀道：「子儀！你腦中有甚形象浮現着呢？」

郭子儀一聽，驚奇的點了點頭，道：「是啊！爹爹！孩兒的腦中，似乎有一朵雪白盛放的大蓮花，老在向孩兒招展晃搖，似在向孩兒激勵。孩兒讀書認字，最艱困之際，大蓮花甫一出現，一切難題立刻便迎刃而解了，這當真十分奇怪啊！」

郭敬之聞兒子回話，便知必是那祖宗「蓮花龍脈」，在郭子儀身上起作用了。他心中欣慰，自身的不幸便不由忘卻了。他想了想，便鄭重其事的對兒子道：「子儀，你已十歲，該懂事了。日後若爹爹不在，你知道應該如何自處嗎？」

郭子儀此時尚難領悟「不在」的意思，他不假思索便回答道：「假如爹爹出遠門未回，孩兒必定用功讀書，學好本領，日後為郭家增光。」

郭敬之一聽，又猛地想起當日在太華山蓮花峯上，無極神僧曾有留言，說十年後與郭子儀重聚，知郭子儀有無極神僧的扶持栽培，日後必成大器，心中不由大樂，竟抑止不住的放聲大笑起來。郭敬之這一笑，竟綿綿不絕，合計竟笑了五十三次，令郭夫人、郭子儀母子二人驚駭不已，不知郭敬之會笑出什麼禍事。

不料郭敬之笑到第五十三次時，忽然停止，隨即哈哈的叫道：「呵呵！蓮花龍脈也向我招手啦！不錯，不錯，也該是去的時候了……」了字未落，郭敬之的身子猛地一抖，一口氣被嗆住，竟就此去世了。他的臉容仍有笑意，顯得欣慰安詳極了。

郭子儀母子二人大悲，但無論如何呼喚，郭敬之也不會回話了。郭夫人這才突然明白，為甚夫君近日竟毫無過年節的心思，原來他早就意料自己決不會再渡過這第十年的歲月了。

郭夫人摟着兒子痛哭了一場，但人死不能復生，她也萬般無奈，況且兒子尚年僅十歲，決不能自立，尚要她作母親的悉心照顧。因此只好收拾悲痛心情，安排夫君的喪事。

郭家在當地的人緣甚好，鄉親鄰里聞訊，均前來助應。七日後，郭敬之的遺體，便運上太華山蓮花峯，與三代先祖合葬於山巔。此時誰也不知道，郭敬之臨死前的歡叫「蓮花龍脈」向他招手，說的便是他終可入葬蓮花峯的祖穴。

時間可以沖淡世人的悲傷，世人的悲傷也只能靠時間的慰藉。眨眼又過去半年，郭夫人的全副心思均放在兒子郭子儀的身上，漸漸地就連哀傷也忘記了。幸而郭家尚薄有田產，因此母子二人倒也不愁吃穿，郭子儀也一直沒有荒廢學業。

而且說也奇怪，自郭敬之去世入葬蓮花峯的祖穴後，郭子儀的文思更突飛猛進，詩詞典賦、三經五典，再艱深的學問，郭子儀均可領悟，而且過目不忘，漸漸便有了「小神童」的名號了。

教郭子儀習文的先生，驚喜之下，曾對郭夫人周氏說：「郭夫人，令郎之能，驚世駭俗，他若有意考取文章功名，五年後的狀元郎，便決非他莫屬了。」

郭夫人正欲向先生致謝教導之恩，不料郭子儀卻意態決然的道：「不！先生，郭子儀不想做那手無縛鷄之力的狀元郎呢！」

先生聞之愕然，郭夫人也吃了一驚，忙道：「子儀！不可如此口氣托大，狀元舉國上下只得一個，你以為可以輕易得到麼？你連狀元郎也不想做，卻去做什麼？」

郭子儀神色不變，從容的道：「當今世上，以武為榮，男子漢大丈夫，當馳騁疆場，為國為民、保家安邦！」

郭夫人一聽，作聲不得，暗道：你小小年紀，竟有這般驚人壯語，他日長大了還不知會闖出什麼禍來呢！但教授郭子儀文章的先生，卻暗暗點頭欣賞，心道：子儀此子果然非同凡响，他日必為國家棟樑，先生心存此念，這以後便更悉心教導郭子儀「為國為民、精忠報國」的宗旨哲理。

眨眼又過了三個月的時光，亦即郭子儀降生人世，無極神僧降臨郭家的第十個秋天蒞臨了。

秋高氣爽，本來令人神思大振，但不知怎地，郭子儀這天從學堂回來，便懨懨欲睡。郭夫人大驚，問他是否不舒服有病，他也不答，吃過晚飯，便返回他的書房去了。

郭夫人悄悄探視，見郭子儀正在書房中讀書，便以為兒子只是因

學識上遇上難題，心煩而已，因此也就不以爲意，放下心來了。

郭子儀捧着一本詩書，讀了一會，不知怎的，讀來讀去也悟不出所以然來，他心中煩悶，竟便伏在書桌上。他似醒似睡之際，突聞書房東面窗外，有一陣刺耳的尖嘯聲傳來，他探頭往窗東面一看，只見天際間忽然劃過一道强光，其色赤紅，猶如鮮血，把東北面的天際照得雪亮。

郭子儀心中大奇，暗道：這是甚異象呢？他此時年紀尚僅十歲，哪來分辨這等驚人異兆的本事？

正當郭子儀驚奇之際，東北面天際那道赤紅强光，忽地向下一沉，竟化作一頭怪物，怪物的頭似野豬，但身卻如一尾蒼龍，目如燈籠，口如血盆，怪異之極。

郭子儀目睹此象，不由一陣目瞪口呆，心道：當今太平盛世，怎會有此怪物出現？這到底預兆什麼呢？

郭子儀正暗暗驚心，就在此時，東北天際的豬頭龍身怪物，於半空中猛地迴旋，然後張牙舞爪，直向郭子儀這面騰衝而來，且快如長空閃電，眨眼便已撲到郭子儀的書房窗前。

郭子儀分明見這豬頭龍身怪物，正越窗而入、張牙舞爪、血盆口大張，直向他兇猛撲噬，郭子儀不由大驚，但他小小年紀，依然十分鎮靜，換了別的孩子，早已嚇得軟癱地上了。郭子儀卻曉得轉身奔出書房，又把書房門鎖上，以便把豬頭龍身怪物阻得一阻。然後他奔去郭夫人的睡房，把房門關牢，以免怪物傷了娘親。幹妥這一切，郭子儀才疾奔而出，一路大叫道：「鬼怪物！惡怪物！你敢追咬我嗎？」他的用意，竟是不顧自己的生死安危，引開豬頭龍身怪物，以令娘親不受絲毫傷害。

那豬頭龍身怪物，似聽到郭子儀的呼叫聲，從書房那面猛地飛旋而來，向郭子儀追撲。郭子儀拚命的奔逃，他也不辨方向，只知跑離家門越遠越好，因爲他知道離家越遠，娘親便越安全。

如此沒命的奔跑，也不知跑了多少時辰，漸而他感到肚子餓了，雙腿也越來越沉重，快要邁不動了。幸而天色也漸漸亮起來，天亮一點，後面那追撲的豬頭龍身怪物便慢了一點。到了大亮，朝陽乍升之時，郭子儀後面的怪物也終於不見了。

郭子儀再聽不到後面的尖嘯厲叫聲，他回頭一望，不由長長的鬆了口氣，這一洩氣，他便咚的跌坐於地上，幾乎爬不起來了。

但就在此時，在初升的朝陽下面，不遠處的村莊西面，忽然傳出一陣類似豬頭龍身怪物的尖嘯聲。郭子儀一聽，心中大駭，正欲躍起奔逃，此時在那面忽地又傳出一陣嬰兒剛誕生人世的啼哭聲，嬰兒的啼哭聲十分奇特，竟與那豬頭龍身怪物的尖嘯有幾分相似。

郭子儀在驚駭中不由又大添奇怪，他雖然年僅十歲，但悟性奇高，不但過目、過耳不忘，且可舉一反三，心思聰慧之極，他曾聽娘親說起，自己出世時，亦啼哭不止，後來幸得有一位高僧相助，才活下來了。因此他一聽那嬰兒啼哭聲，便知是剛誕生的嬰兒了。

郭子儀心中驚奇，暗道：爲甚在怪物尖嘯響起不久，便有嬰兒降生呢？莫非那嬰兒與那豬頭龍身怪物有甚牽連嗎？他這般一想，登時便連自己不知身在何處，且肚子餓的困境也忘記了。他當下立刻一躍而起，向那傳出嬰兒啼哭的村莊西面奔去。說也奇怪，當郭子儀專注於某一種物事時，他便不感疲困，就好像他有永不衰竭的力氣。到底爲甚麼，郭子儀並不自知，他對自己奇特的際遇，此時尚感迷惘一片。

郭子儀悄悄奔近一看，原來那是一間圓頂的古怪大屋，大屋四周以磚砌成四方，與郭子儀在家鄉見慣的屋宇相同。但屋頂卻砌成圓形，郭子儀根本沒有見過，因此感到不倫不類、怪異之極。

幸而屋子四周有窗，郭子儀悄悄摸到窗前，向裏面一望，他不由一陣驚愕。原來裏面是一對中年夫婦，婦人手中正抱着一位剛出生的嬰兒，嬰兒形狀的古怪，令人驚奇不已。

只見嬰兒的頭甚大，嘴巴長長，眼大如鈴，齜牙露齒，形如一個豬頭。但頭部以下，光裸身子周身凸起一塊塊指甲大小的東西，猶如魚鱗片。

郭子儀目睹之下，立刻便聯想起那豬頭龍身的怪物，竟與這怪嬰有幾分相似，郭子儀想起怪物的可怕，他畢竟年紀尚小，不由便驚呼一聲道：「啊！怪物降臨人世啦！」

郭子儀這一聲叫嚷，立刻便把屋內的男子驚動了，只見他猛地抬起頭來，形狀兇猛，隨即抄起一柄古怪的刀子，便疾如電奔的撲了出來。

郭子儀尚未及逃走，便被這男子迎面截住了。這人向郭子儀怒喝道：「小子！你亂叫什麼？快從實回答，若有半句虛言，一刀把你劈了。」

郭子儀定了定神，向這人一看，只見他裝束甚爲古怪，身上衣飾與常人無疑，但頭上所戴之帽，亦如屋頂一般圓形，頂端還插了一根長長的羽翎，顯得不倫不類，也

不知是何方人士。郭子儀只管向這人滴溜溜的注視，默不作聲，可把這人激怒了。

只聽他嘰嘰呱呱的厲叫幾聲，郭子儀也不知他怒吼什麼，更不知如何答話。這人目中兇光大熾，把手中的古怪刀子一揚，惡狠狠的便向郭子儀的脖子砍下來，這一刀快如閃電，郭子儀根本不懂武功，因此決無法閃避，眼看他的小脖子必被砍斷了。

就在此時，忽聽呼的一聲尖響，一塊東西閃電般飛至，把這人執刀的手腕一撞，這人的手立刻僵住，刀子距郭子儀的脖子僅差半尺，但在虛空凝住，動也不動。

這人又驚又怒，發聲大叫道：「是誰敢暗算我安酋長？不知死活麼？」

郭子儀也不知「酋長」是什麼名堂，他所讀的文章，先生所授的，全是那些「皇帝、丞相、將軍、大夫、黎民、百姓」等名號，因此他也不去理會這「安酋長」的大叫，卻向四周望去，一面格格笑道：「擲東西的人是誰？這很好玩啊！教教我好麼？」

此時突聽有女娃兒的嬌笑聲道：「小子，你欲學這小玩意作甚？」

郭子儀笑道：「我若學會，有人用刀子砍我，我便可以把他的刀子定在半空啦！既不傷他，也不傷我，兩全其美，好之極了！」郭子儀依着自己的心性說了一篇道理，他心地良善，說出來的理由自然也祥和極了。

也許是郭子儀的理由令人十分可笑，那女娃兒的格格嬌笑聲響個不停。笑聲未落，前面不遠的一棵大樹上，忽地跳落一位女娃兒，女娃兒年紀亦僅十二、三歲，略比郭子儀年長小小，但膽子却比郭子儀大多了。她亦長得十分俏麗，眼珠兒滴溜溜的轉，就如會向人說話似的。

女娃兒向郭子儀格格笑道：「喂，小小子，你的理由很好啊！我李梅花從未聽別的小子如此回答的，但學這小玩意十分辛苦，你怕不怕啊？」

郭子儀也忘了自己處境的兇險，笑道：「姐姐，如何辛苦？這擲石子的玩意，我早就會了，只是不能教殺人的刀子不會再殺人而已。」

女娃兒原來叫李梅花，她一聽便開心的笑了，她瞧着郭子儀，見他體格雄壯，樣貌英俊之極，以爲他必已十五、六歲，稱自己作「姐姐」，不過是隨口而發，自己決不會是他的「姐姐」，而是他的「妹妹」吧！李梅花心中歡喜，便爽快的答應道：「好，既然你早有練習，我便找個地方，試試教你這小玩意吧！」

李梅花說罷，領先便走，郭子儀連忙跟上前去。忽然，兩人身前，又被持刀的「安酋長」堵住了，一面嘿嘿冷笑道：「好啊！你這女娃兒，小小年紀，竟會使邪術，令安某的手臂僵硬了一會！嘿嘿，你再試一次我看看，若不成，你的人頭只好也留下來了。」

李梅花不由大駭，心道：這擲石點穴手法，是哥哥他親自傳授的，他曾以此手法令人半日不能動彈，怎地這「安酋長」卻於片刻之間便可活動啦！此時她手中並無就手的石塊，若在地上撿拾，正好被「安酋長」一刀砍斷脖子，因此她知道決不可再試的了。

李梅花並不知道，她獲授的「擲石點穴」法，雖然十分厲害，但須以極高的內力爲根基，李梅花內力仍弱，因此被封的穴道，很快便自解了。

郭子儀見李梅花亦嚇得呆了，作聲不得，便連忙叫道：「這位姓安的大叔，不關這姐姐的事，你先放她走，我郭子儀留下來任你處置便是。」

安酋長怒叫道：「你這小子，老子自然要處置你，誰叫你看了不該看的物事，這女娃娃也不能走，除非她能鬥得贏老子手上的勾胡刀啦！」

郭子儀一聽，才知安酋長所使的古怪刀子叫「勾胡刀」，這名堂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心中不由更爲李梅花擔心，心道：她女孩兒家，怎鬥得贏這古怪的勾胡刀呢？她爲救我，惹下大禍，她若因我而死，教我怎能心安？郭子儀心中轉念，便忽然跑上前去，伸手抱住安酋長的大腿，一面大叫道：「姐姐，我拖住他，你快逃！」

李梅花見狀，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你並無武功，怎阻得住這安酋長？他只要一刀砍下，你的小脖子便斷了，我也絕不能逃得出十丈遠啊！

李梅花心中動念之際，那安酋長果然大怒，喝道：「小子你不知死活，你既捨生護這女娃，老子便先砍斷你的脖子，再砍她的人頭……」安酋長說着，手中的勾胡刀猛地一揮，果然便向郭子儀的脖子砍下。

就在此時，李梅花忽地失聲吟道：「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雲台，高揖衛權卿。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李梅花高吟聲一起，安酋長手中的勾胡刀便不由一頓，再砍不下去了。最後，安酋長的勾胡刀猛地

收回去了。他不但把刀收了，更滿臉堆笑，向李梅花拱手道：「呵呵！小姑娘，你從何處聽到這段詩文？請告知安某，剛才是一番誤會了。」

李梅花並沒回答，只是微微一笑道：「安酋長，既然是誤會，那位小兄弟，你還會傷害他麼？」

安酋長連忙陪笑道：「既小姑娘爲他求情，安某怎好不尊令？任他離去便了，只是務請小姑娘告知安某，你剛才所吟詩文的來歷！」

郭子儀一聽，立刻鬆開安酋長的大腿，站起來就走，安酋長果然沒加阻攔，只目灼灼的盯着李梅花，看他的神色，李梅花剛才所吟的詩文，對他的吸引力實在太大，大至不可抗拒，又因此若李梅花不回答，他是決不會讓李梅花離開的了。

李梅花聰明絕頂，立刻便窺透了安酋長的心思。她猛地想起，她的哥哥曾對她講過這首詩句的來歷。說是半年前，他路經營州柳城豬龍山(即今遼寧朝陽縣地域)，親眼目睹一幕異象，他吃驚之下，四處察訪，終在豬龍山下，發現一戶安姓人家，斷證異象他日必定應驗於這戶人家的血脈上，便在豬龍山的一塊青石上，以指力代筆，刻下這一首描述異象的詩句……

李梅花絕頂聰慧，她俏目一轉，忽然便問道：「那請問安酋長，此地是否有一座山，叫『豬龍山』呢？」

安酋長一聽，臉上更添驚奇，他忙伸手向東面數里外的一座山峯指去，一面道：「不錯，果然有一座豬龍山！喏，那便是啦！姑娘且看它的形狀是否果如豬龍？」

李梅花向東面那山峯一看，但見山峯的頂端渾圓，突出長長的一塊，猶如豬頭；山體則盤旋屈折，形如巨龍盤臥。李梅花不禁失聲叫道：「哎呀，果然是豬龍山也！豬龍山下安姓人家，莫非指的便是眼前這戶人家嗎？」

李梅花這一失聲叫嚷，安酋長更驚駭了，他連忙向李梅花打拱作揖道：「老天！豬龍山下，只得我一戶是姓安的，而且實不相瞞，我祖宗乃胡人，世居遼北，先父更是酋長，後來被唐兵攻打，擄到此地，我只好隱姓埋名，不敢以胡人酋長自居啦！姑娘剛才所吟的詩句，我曾在豬龍山山下的青石板上閱過，但百思不得其解，爲免惹禍，只好把那青石板敲碎了，姑娘，請快告知，那詩句是誰教妳唱吟的？」

李梅花此時已完全明白，她的哥哥當日在豬龍山所見的異象，竟然應驗於安酋長的身上了，此事非同小可，因哥哥所留下的偈詩暗示，日後大唐天下，將有人作亂，且必定是「胡人」；亂象必定極之猛烈，以至「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不得了，假若如此，神州千萬人勢必血流成河了。

李梅花在心中驚呼一聲。轉而又暗道：「胡人作亂」之象已有解釋，但那偈詩中，「明星素手芙蓉，躡太清飄升天」一象，又如何解究？似乎若非如此，也不至「胡人作亂」哪！

李梅花心思亂轉，但因功力所限，她到底難明究竟，只好暗暗打定主意，日後非要向哥哥探索明白不可。李梅花也無心再與安酋長糾纏下去，急欲離開了。她想了想，便對安酋長道：「安酋長，實不相瞞，此偈詩是我偶爾聽一位高人吟唱的，其中似隱示你安家有甚大作爲，他日頭戴冠纓，四海揚名哩！因此你也不須再苦苦追索其中因由了。」

安酋長一聽，不由大喜道：「是，是，多謝姑娘一言提醒，既然是於我安家有莫大好處，我安某還擔心什麼呢？好！好！不提罷了！姑娘請自便，安某不會再留難你和這小子矣。」

李梅花格格一笑，也不再說話，領先就走。郭子儀一見，連忙拔足跟上。那安酋長似喜猶驚的呆站在那裏，不但沒有阻攔李梅花和小子離開，甚至連瞧也沒瞧上一眼，他似乎因李梅花帶給他的訊息弄昏頭了。

郭子儀跟着李梅花走了老遠，斷定那安酋長就算反悔，也決追不上了，便忽然緊走兩步，挨到李梅花身邊，笑道：「梅花姐姐，你好本事啊！三幾句話，就把那安酋長哄得昏頭轉向啦！」

李梅花格格笑道：「喂！你這小子，梅花姐姐的叫個不停，你叫甚名字，多大年紀，怎肯定我比你大，稱我『梅花姐姐』？」

郭子儀道：「我叫郭子儀，今年剛足十歲，梅花姐姐比我大，我自然要稱妳姐姐啦。」

李梅花吃驚的眨眼道：「妳叫郭子儀，今年才十歲？老天，十歲的男娃兒，怎地如此高大啊！我還以爲你已是十五、六的少年郎呢！」

郭子儀也不去與她爭辯，滿懷好奇的又道：「梅花姐姐，你還沒告訴我，你怎能把那惡酋長弄得如此友善？」

李梅花忽然神秘的笑了笑，輕聲道：「喂，郭子儀，你若想知道其中的奧秘，便須先老實回答我的問題，知道嗎？」李梅花確證郭子儀年僅十歲，的確比她少了二、三歲，說話的語氣便登時以「大姐姐」自居了。

歷盡艱辛　四小拜師

郭子儀卻立刻點點頭道：「是，梅花姐姐，我聽你的話便是。梅花姐姐有甚疑問，只管問我吧！」郭子儀的心眼中，梅花姐姐是一位極有本事的人，不然，爲甚她竟可把兇神惡煞的安酋長，僅憑幾句詩歌，便把他弄得成了個笑面佛？

李梅花也不客氣，口氣大剌剌的道：「好！那我先問你，爲甚你小小年紀，絕非當地人，怎會在此豬龍山下出現？」

郭子儀便把他在家中書房所見，被那怪物追噬，爲了讓娘親不受怪物傷害，便跑了出來，把怪物引開……他也不知跑了多少路，最後來到此地，才失去怪物的踪跡等事，對李梅花如實說了。

李梅花微一思索，忽然又問道：「嗯，那你看見的怪物，是否豬頭龍身的模樣？」

郭子儀驚奇道：「是啊！梅花姐姐怎的知道？」

李梅花神秘的笑道：「你先別問爲什麼，且再答我，你剛才在安酋長的家中，看到什麼異象，失聲大叫怪物惹來殺身之禍。」

郭子儀一聽，不由點了點頭，猶有餘悸的道：「的確如此，我剛才在安酋長的屋外窗口，探視裏面，只見一位婦人，抱着一位怪嬰，怪嬰豬頭樣，周身凸起片片魚鱗，猶如傳說中的眞龍身軀似的，這豈非豬頭龍身的怪物麼？但他分明是一位會哭會笑的男娃兒啊！還有……」郭子儀忽地一頓，倒抽一口冷氣，吃驚之下，竟一時說不下去了。

李梅花笑道：「還有什麼？有梅花姐姐在此，你不必害怕，只管如實說出來。」

郭子儀壯了壯膽，這才吁了口氣道：「我當時被豬頭龍身怪物追噬到此，豬頭龍身怪物失去踪跡之處，竟便是安酋長家的屋……這到底爲什麼？」

李梅花微一沉吟，便斷然的道：「這便足以說明，那偈詩所述的異象，有一半應驗於姓安的人家身上了，亦即兆應於安酋長家中的怪嬰身上……這非常可怕啊！」

郭子儀驚道：「爲什麼應在那怪嬰身上？爲什麼非常可怕呢？梅花姐姐！」

李梅花神秘的笑道：「郭子儀，你知道麼？說那揭示偈詩的人，當日曾駕臨此地的豬龍山，目睹偈詩所描述的異象，亦即見豬頭龍身的怪物，化作胡人，茫茫走天下，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你說這可不可怕？而安酋長不但住在豬龍山下，又是胡人祖籍，安家降生的嬰兒，又有豬頭龍身的怪狀，三者聯串起來，豈非可以斷定，日後發生的可怕殺戮，便應驗於安酋長的怪嬰身上嗎？」

郭子儀難過的歎了口氣，他雖然年僅十歲，但悟性奇高，自小便飽讀經書典賦，他的學識，已超越他的同輩孩童甚遠了。而且他的心性又極艮善，他就連一隻螞蟻也不願意傷害，更何況是「流血塗野草」的可怕情景，但他又明知自己力量微弱，根本無法阻止這可怕情景的發生，因此只好歎氣了。

郭子儀想了想，忽然十分認眞的問李梅花道：「梅花姐姐，妳帶我去見那說偈詩異象的人，好嗎？」

李梅花奇道：「你去找他做什麼？」

郭子儀決然的道：「我想學這揭示未來的神通本事，以便設法制止那可怕未來景象。」

李梅花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心道：你小小年紀，便有這等憂國憂民、濟世救人的心性，倒甚合那說偈詩人的脾胃，可惜連我自己亦無法求探明白，更何況你這小娃兒啊！她心中轉念，不由亦微歎口氣道：「你倒甚有志氣，可惜那人決不會傳授於你，你就算見到他亦是徒勞無功，否則，我李梅花也不須四處奔波啦！」

郭子儀奇道：「爲什麼？爲什麼那人既向妳透露那揭示未來的偈詩，又不肯傳授這等本事神通呢？這人到底是誰呢？」

李梅花俏眼轉了轉，這才又愛又恨的道：「爲什麼？你知道嗎？這人便是我李梅花的親哥哥，哼，他名頭可大啦，天下知名的謫仙人哩，但偏不肯把那神算奇學全部傳授於我，說是他亦是從一位高僧處偶然領悟了皮毛，若要學全套神算本事，便非要當面去拜求那位高僧也！你說，他連我也斷然拒絕，又怎會傳給你呢？你還是趁早死了這心意吧！」

郭子儀卻毫不動搖氣餒，又追問道：「梅花姐姐，妳哥哥到底是誰？那高僧妳認識麼？」

李梅花見郭子儀決不肯放棄，不由又喜又奇，心道：你這鍥而不捨的脾性，倒甚合我李梅花的口味呢！她心中喜悅，便格格笑道：「我那哥哥，姓李名太白，世人稱爲謫詩仙李白是也！至於那位高僧，我正追尋他的踪跡，只聽說他叫崑崙神僧，但到底在何處，便連我也不知道啦！」

郭子儀一聽，便吃驚的直眨眼道：「梅花姐姐，妳竟然是謫仙人李白的妹妹，妳哥哥是詩仙李太白嗎？妳可知道，我三年前便已開始

讀詩仙李白的詩作啦，他可了不得啊，梅花姐姐有這麼一位哥哥，好教人羨慕啊！」

李梅花微哼一聲道：「哼，羨慕什麼？我哥哥終日雲遊天下，三年之中僅見過他一次，又故弄玄虛，不肯把神算奇學全部傳授我，哼，我一氣之下，便跑了出來，我發誓非要找着那崑崙神僧，學會全部神算本事，教哥哥他着實嚇一大跳，更要令他亦甘拜下風。」說到此處，李梅花忽地一頓，微歎口氣道：「可惜人海茫茫，卻往何處尋那崑崙神僧呢？若半途而廢，我回去必是被哥哥笑死啦！」

郭子儀想了想，忽地胸膛一挺，決然的道：「不怕！梅花姐姐，我有辦法尋找那崑崙神僧也！」他說得斬釘截鐵，十足十成年人的口胳。

李梅花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格格笑道：「喂，郭子儀，連我李梅花亦感困難之極了，你小小年紀，竟有妙法找尋那崑崙神僧麼？是甚辦法，你且說出來聽聽嘛！」

郭子儀毫不猶豫，決然的道：「我知道崑崙乃中華之祖脈山也，位於中華之西，綿延數千里，崑崙神僧既有『崑崙』之名，那尋到崑崙山，豈非可以見到『神僧』嗎？梅花姐姐，郭子儀決心跟妳一道，西闖崑崙，尋那崑崙神僧。」

李梅花一聽，不由一陣發怔，心道：郭子儀這小子，年僅十歲，竟有如斯勇氣，竟欲西闖崑崙，他也不知崑崙有多高，有多險……老天，據說當年周穆王西上崑崙，亦須靠神御者造父，駕八匹神馬，才勉强抵達，得見那神通廣大的西王母呢，但轉念又不得不承認，西上崑崙的確是找尋崑崙神僧的唯一法子，郭子儀的建議雖然可笑，但李梅花竟難以任何藉口加以反駁，除非她肯半途而廢，甘心被她的哥哥李白取笑啦！

李梅花心思百轉，終於無奈的笑道：「好，郭子儀，去就去吧，反正你年僅十歲，我李梅花年已十二，就算不幸死了，也比你多活了兩年，有你陪着，也算不冤枉啦！」

於是，李梅花和郭子儀，這對不知死活的男女娃兒，竟眞的朝太陽升起的相反方向一路西行，欲尋那絕世高人——崑崙神僧去了。

＊　＊　＊

李梅花和郭子儀二人離開後，安酋長即喜孜孜的返回家中。他飛快的走到他的妻子阿史德氏身前，一手抱起那豬頭龍身的怪嬰，呵呵大笑道：「難怪此子生時光照四野，野獸皆鳴，原來其貴源自屋前的豬龍山，他日必可榮華富貴，光宗耀祖呢！」

他的妻子阿史德氏，原爲突厥族中的一位女巫，精通法術。後來突厥內亂，才嫁入胡族。安酋長被唐兵俘擄到營州，後來隱姓埋名，定居下來，此時阿史德氏一聽安酋長之言，便得意的笑道：「當然啦，安哥，我當日曾上豬龍山禱子，回來便懷上此子了。」

安酋長大喜道：「原來眞乃神所佑也，此子來歷果然奇特。」

阿史德氏笑道：「他既有奇貴，安哥何不替他起個大吉利的名字？」

安酋長想了想，便欣然道：「不錯，不錯，該替他起一個名符其實的大名號也，他的榮華富貴、功名利祿，既源自屋後的豬龍山，又受豬龍山神所佑庇，那便稱之爲『祿山』吧！」

從此，安酋長和女巫阿史德氏的兒子，便正式定名爲安祿山了。

不過，安祿山到底是否聚滙聚豬龍山的靈氣而降生，是否與謫仙人李白留下偈詩所預示的驚天浩劫有關連？安祿山是否眞如其名榮華富貴、功名利祿？郭子儀決心化解這一場驚世浩劫又是否可以如願？這一切疑問，猶如一串串悶胡蘆懸於天際，此時尚未有人破解，也根本無法在此時破解。

乾坤萬象，天下大勢，事涉天機、地脈、人倫，亦即所謂的天時、地利、人和，欲加透析，三者缺一不可。

＊　＊　＊

李梅花和郭子儀，離開營州地域，不知死活，不管天高地厚，竟眞的認準太陽下山的方向，一路走去。

起初的半個月，郭子儀尚可勉强應付，但走了十五天後，他便逐漸感到吃力，腿兒也幾乎邁不動了。李梅花倒眞的是已闖蕩江湖一段時日，她心思又絕頂聰慧，眼見郭子儀已十分疲憊，也沒去扶持他，因爲她深知此行西上崑崙，不知要歷多少艱辛，目下的難處，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

李梅花十分精靈，她出門時，事先已偷偷把哥哥李白的三十兩黃金帶在身上，三十兩黃金足可換數百兩銀，亦即足可供二人的幾年花銷了，李梅花帶着郭子儀到途中的一座城鎮，向人打聽，原來這城鎮叫「流曲鎮」，乃唐都長安北面的一座大鎮。

李梅花尚在沉吟，郭子儀已吃驚的直眨眼道：「梅花姐姐，長安乃當朝都城，距營州已達數百里啦！不得了，原來我倆已走了這一大段路程啦！」

李梅花笑道：「是啊，因此無論路有多長，只要走下去，便必可到達目的地啊！」

郭子儀道：「梅花姐姐，妳不必擔心我走不下去，我既然決定去拜求那崑崙神僧，便走斷雙脚，亦會走下去的！」

李梅花喜道：「好啊！你小小年紀，有這般志氣，總算我李梅花沒有救錯你，走，到一處地方，姐姐教你喝一樣東西，包保你雙腿疲乏盡消，走起來更有勁。」

李梅花說罷，也不管郭子儀是否願意，領先便走進一家酒館，揀了二個位子坐下，又大剌剌的吆喝道：「賣酒的，先來二斤上等蓮花白美酒。」

店小二一聽，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蓮花白」乃上品烈酒，成年人也只敢喝三、二兩，妳這女娃兒，竟欲喝上二斤，若眞的喝了，只怕妳便立刻變作醉貓兒啦，但瞧樣子，這女娃兒又絕非說笑，店小二無奈只好走上來招呼。

店小二道：「小姑娘，妳欲叫二斤蓮花白酒嗎？」

李梅花大剌剌的朗聲道：「不錯！小二哥，你快捧出來！」

店小二道：「好！好！但小姑娘妳可知道，蓮花白酒的厲害？成年男子漢亦僅能喝二、三兩，小姑娘若喝上二斤啊，只怕連命也賠上了。」

李梅花一聽，格格一笑，隨口道：「小二哥，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因此啊——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李梅花得意的唱吟着，店小二卻越聽越驚訝，到此時忍不住失聲叫道：「不得了，小姑娘，妳是詩仙李白的什麼人？」

李梅花笑道：「你怎知我是那詩仙李白的什麼人？」

店小二聳然動容道：「詩仙李白天下知名，有幸曾駕臨敝店，痛飲三百杯，飲畢醉中高吟，便是姑娘剛才所唱，又親自替所飲之酒命名疾書『蓮花白』三字，從此蓮花白酒便天下聞名，人人慕名而來，敝店因而生意大旺，全靠詩仙李白的生花妙筆啊！」

李梅花笑道：「這又如何？」

店小二道：「姑娘若是詩仙李白的貴親朋，有幸光臨，敝店不但任由姑娘暢飲，且不收分文，向詩仙李白聊表敬意也！姑娘快請坦告，待小的告知掌櫃！」店小二以爲，這小姑娘一聽這話，必定受寵若驚，以與詩仙李白沾光爲榮。

不料李梅花卻微哼一聲道：「了不起麼？詩仙便詩仙了，我爲甚要去沾他的光？哼？待我學會那——神通，你那詩仙，說不定反要來沾我的福呢！」

她微一頓，又大聲道：「小二哥！不必說許多，只管把二斤上等蓮花白，以及喝酒之菜，揀最好的捧出來！我照付賬便是啦！」李梅花說着，悄悄摸出一片金葉，朝着小二的鼻子之上一晃，格格笑道：「看！這足夠付賬了吧？」

店小二眼前黃光一閃，不由一亮，連忙點頭笑道：「夠！夠！姑娘便吃上最名貴的山珍海味也足夠了！小的這便立刻把酒菜送上來！咦？小無賴！你又欲來白吃賴賬嗎？」店小二忽然喝一聲。

原來此時靠門口處，一位年約九歲的男娃兒，趁店小二與李梅花說話，欲溜出門去，不料店小二竟一心可以兩用，立刻便被他發覺了。

店小二撇下李梅花和郭子儀，向那男娃兒奔過去。男娃兒似乎被嚇呆了，雙腿如被人釘住，再也不能移動半分，臉兒也急得紅了，只差眼淚沒掉下來，一副極之惶恐委曲的樣子。

店小二一手把男娃兒執住，惡狠狠的罵道：「小無賴！前天被你白吃一頓，累我挨了掌櫃一頓臭罵，今天又想來吃霸王餐嗎？哼，拉你去見官，先痛打三十大板！」

男娃兒一聽，也沒哀求，只是握緊小拳頭，委曲的喃喃道：「我！我並不想吃霸王餐！只是身上的銀兩被人偷了，餓急了，才進來吃一頓飯，我日後掙到銀兩，必定十倍償還！」

店小二不理，硬要拉男娃兒去見官打屁股。男娃兒挺着不動，別看店小二是成年人，卻竟然難以拉動男娃兒分毫。

這一面爭吵之際，忽聽李梅花霍地站起來大聲道：「小二哥！不必爲難那男娃兒！他所吃欠的賬，統統算在我的名下便是啦！」

店小二一聽，登時轉怒爲喜，他鬆開男娃兒，連聲道：「你小子好福氣！有人替你還賬！喂，你還不過去多謝人家？」

男娃兒果然走到李梅花身前，大模大樣的揖了一揖道：「多謝姐姐替我李光弼還飯債！姐姐今日給我的，李光弼日後必定百倍奉還！」

李梅花一聽，格格大笑道：「好啊！你還此店的，不過是十倍，怎的還我的便達百倍呢？」

男娃兒——李光弼朗聲道：「姐姐，我李光弼堅信，一箭之仇不能忘，一飯之恩不可不報也！」

李光弼大模大樣的神氣，把李梅花逗樂了，她笑着道：「好！好！我也不要你報那什麼一飯之恩，你只須坦白回答我的問題，便算報答啦！」

李光弼點點頭道：「姐姐請問吧！」

李梅花道：「李光弼，你這名字好奇怪，似漢非漢，你到底是何族之人？」

李光弼道：「我的爺爺、爹爹均是營州城(今遼寧朝陽南)契丹族人，被胡人攻打，逃到此地，不幸與爺爺、爹爹失散，連家也無法回去啦！」

李梅花一聽，尚未及再問，她一旁的郭子儀已忍不住嘆氣道：「戰禍殺戮可怕極了！受荼毒的又豈止漢人一家，梅花姐姐，快想個辦法幫幫他啊！」

李梅花皺眉道：「我自己也是有家歸不得，卻怎麼去助他？況且你也自顧不暇，又如何再去幫人？」

郭子儀想了想，忽然道：「這樣吧，梅花姐姐，反正他已無家可歸，便讓他隨我等上路，待有人家肯收留他，再另行打算，好嗎？」

李梅花笑道：「梅花姐姐所帶的銀兩，僅可供二人花銷，若再多添一人，你不怕中途變餓鬼嗎？」

郭子儀決然的道：「不怕！梅花姐姐！而且我有辦法可以減少花費，只要省下一點，也就足夠帶光弼他上路，人世間也就少了一位孤兒啦！」

李梅花道：「你有甚法子減少花銷銀兩？」

郭子儀道：「古人求師學藝，不是歷盡千辛萬苦，渴飲溪水、餓食野果，更以大地爲牀，青天爲被嗎？我郭子儀決心依此而爲也，花銷豈非可以減少了？」

李梅花一聽，不由大笑道：「好！好！連你這小娃兒亦有此決心毅力，我李梅花若不答應，倒顯得我冷酷無情啦！」她一頓，又格格笑道：「來！會須痛飲三百杯，且讓這蓮花白美酒，醫好你的疲乏再說！」

李梅花又邀李光弼坐下，讓他飽餐一頓，於是，這二男一女，三位娃娃兒，竟在「流曲館」中大飲大吃起來。不料李梅花酒量奇佳，她一人已飲了十大杯蓮花白，其餘十杯，便由郭子儀和李光弼分飲了。其中郭子儀飲了六杯，李光弼飲了四杯。這般酒量，成年人也大多支持不住醉倒，但這三位男女娃兒，卻越飲越精神，越飲氣色越發壯旺。

此時不但店小二瞧得目瞪口呆，連酒館鄰桌的人客，亦目灼灼的盯着，就如發現三個嗜酒的小怪物般。

李梅花絕頂聰慧，她已發現四周人客的異樣，卻詐作不見，格格笑道：「喂，郭子儀，你還感疲勞麼？」

郭子儀笑道：「沒啦！不但不疲累，便再走十日十夜也無足懼也！」

李光弼也開心的叫道：「梅花姐姐、子儀哥哥！光弼許久沒吃過這般好酒菜啦！這一頓啊，足可抵光弼卅日的肚子啊！」

李梅花見自己又多做了一次「姐姐」，心中大樂，也不客氣，以大姐的口氣下令道：「你等聽着！吃過這一頓，便要辛苦趕路啦！中途可不許哭鼻子流眼淚！知道嗎？誰哭鼻子流眼淚，我就把他趕走，再不讓他跟着！」

郭子儀和李光弼立刻異口同聲道：「放心吧！梅花姐姐，我等便走到天涯海角，也決不會哭鼻子啊！」

李梅花欣然一笑，不再說話，她扔下一片金葉子，也不用店小二找回尾數，與郭子儀、李光弼一道，昂昂然的走了出去。

酒館中的人客，盯着三位娃兒的背影，均一陣發呆，好一會，才有人忍不住喃喃的叫道：「小酒仙？小怪物？還是詐瘋扮傻的公主哥兒？」不過，誰也無法探悉三位娃兒的來歷。

離開「流曲酒館」，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位男女娃兒，又一路向西面而去。他們只知道「西崑崙」三字，也不知道「西崑崙」三字的含意，更不知道崑崙山有多大，有多險？

三人毫不畏懼，有山過山，有水涉水；在荒郊野嶺，餓了便摘野果吃，渴了便飲山溪水，夜晚便在山洞睡一覺，第二天醒來又繼續上路。

三人自離開長安城北的流曲鎮，一路西行，三數個月間，竟橫過三州(即今陝西、新疆、青海三省)數百里地域。三位娃兒的決心與毅力，可謂驚人之極。

此時三位娃兒的衣衫襤褸，塵土滿臉，活像三位小野人似的。不過，三人也終於進入崑崙山地域了。原來崑崙山浩瀚無極，其大、其峻、其險，幾乎集天下的大成。因此欲在崑崙山上尋一個人的踪跡，那便當眞是大海撈針、水中尋月了。

這一天傍晚，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位娃兒，千辛萬苦，爬上一座高聳入雲的山峯。三人又疲又餓又渴，跌坐在山地上，幾乎掙扎不起來了。

在三位娃兒中，李梅花曾由她的胞兄李太白傳授過內功心法，因此功力數她最强，但就算是她，此時也疲困欲死，再也無力爬起來。奇怪的是，郭子儀經數月來的歷練，卻越來越有力氣，到爬這座山峯時，他已可與李梅花的內力併駕

齊驅了。

李梅花大感驚奇，追問郭子儀是否曾練過什麼武功心法。郭子儀堅決否認，被李梅花追問急了，才迷惑的道：「郭子儀的確沒有練過任何武功！只是每當我最疲困時，腦海中必定浮出一朵奇白如雪的蓮花，花呈五瓣，花瓣中花蕊交連，花瓣、花蕊合成一朵大蓮花，非常有趣。於是，不知不覺間，我的心神便被蓮花攝吸住，心中不自覺的便依循合成蓮花的花瓣、花蕊移動起來了！」

李梅花大奇道：「然後呢？」

郭子儀道：「然後我的疲困便緩緩消失，就如姐姐給我飲的『蓮花白』酒一般，不但再不覺累，反而力氣陡增，精神十足了！但我也不知是甚原因。」

李梅花不由一陣發呆，心道：「你這小子好不奇特，怎的與那「蓮花」像結下不解之緣似的？先是連飲六杯「蓮花白」醉你不倒，反而精神大旺，再而是腦中蓮花乍現，依其花瓣、花蕊運動，竟便可驅走疲勞、恢復元氣！乖乖不得了，這法子豈非猶勝哥哥李白所傳的內功心法麼？但那到底是甚神奇法寶呢？」

李梅花到底難於悟透。

此時李梅花和李光弼躺在山地上，動彈不得，郭子儀剛躺下不久，便又一躍而起，大叫道：「梅花姐姐！快看！一朵雪白蓮花向東面飛去啦！」

李梅花一聽，心中不由一震，勉强爬了起來，又伸手扯扯李光弼，不料李光弼卻動也不動，原來他又疲又餓又渴，支持不住，已呼呼睡着了。李梅花無奈的苦笑道：「郭子儀！想不到你比姐姐更精壯呢！那大蓮花眞的飛向東面去了嗎？」

郭子儀決然的點點頭道：「不錯！眞的是飛向東面去了！」

李梅花喜道：「好啊！若然眞的，那東面必定有樹林，有樹林便必定有野果，上那兒摘來吃了再說！」李梅花說時，已伸手一拍李光弼的屁股，輕聲道：「喂！你這貪睡小子，那面有野果吃，你去不去？」

李光弼大概是餓急了，疲睡中一聽有野果吃，登時一骨碌爬了起來，叫道：「梅花姐姐！野果子在哪兒？」

郭子儀走過來，伸手拖住李光弼，便向東面走去。李梅花此時渾身發軟，僅可勉强支持，更休說助李光弼一臂之力了。

三人相互扶持着，向東面走去，約莫走了一里之路，忽地三人猛地頓住，目瞪口呆，就似突然遇上驚天奇事似的，原來前面不遠處，竟是一個巨大的山頂湖，湖水碧綠，湖中小島遍佈。

更奇特的是，無數的天鵝、斑頭雁、棕頭鷗等高山奇鳥，正向這面雲集飛來。雪白的天鵝，把半空也染成一片白雪似的。

李梅花一見，不由笑道：「郭子儀，你見到的並非大蓮花，只是白天鵝而已！也決沒有野果可嚼啦！幸好有湖水，倒可先解口渴！」

李梅花說罷，已向湖邊奔去，掬起湖水，便大口大口的喝了起來。郭子儀扶李光弼走到湖邊，自己先不喝，用手掬了一捧，給李光弼飲用，李光弼喝了幾大口，郭子儀自己才喝了起來。

湖水非常甘冽，喝進口中，先是冷如寒冰，但入腹部透心清涼，解人疲困，猶如上佳的美酒一般美妙。

三位娃兒，喝了一會湖水，但感疲渴盡消，可惜肚腹仍空，否則便高興極了。李梅花嘆道：「若有吃的，就着湖水食用，那便勝於酒館百倍啦！」

李梅花話音未落，李光弼忽然歡叫一聲，隨即猛地跳入湖中，潛沒不見。李梅花和郭子儀正替他擔心，李光弼卻又猛地躍出湖面，他手中捧着一條怪魚，怪魚通體滾圓、光滑、無鱗，肥美之極。

李光弼捧着怪魚，走上岸來，一面大笑道：「梅花姐姐！子儀哥哥！看，有美東西吃啦！」

李梅花一見，卻猛地搖頭道：「不好！不好！這怪魚令人生厭，又沒火燒熟，怎吃得下肚？便餓死也不吃它！」

郭子儀眨了眨眼，他忽然笑道：「有辦法吃燒魚，梅花姐姐！」

李梅花奇道：「我等均沒帶火種，何來火去燒魚呢？」

郭子儀笑道：「古人有『擊石取火』之說，何不效而用之？」他也不待李梅花有所表示，又續道：「光弼，你不怕怪魚，負責在湖邊把它剖肚洗淨。梅花姐姐，你負責揀一堆乾樹枝回來。我負責設法取火便了！」他一一安排，有條不紊，用人得當，儼然一位將帥用兵。

李光弼毫不遲疑，答應一聲，便捧着怪魚，拾一塊鋒利的石片，在湖邊剖淨怪魚去了。

李梅花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格格笑道：「郭子儀！你這小子倒似將帥用兵啊！不過也是頂肚子的唯一法子，我亦只好遵命行事了啦！」李梅花說罷，果然走了開去，撿拾乾樹枝、柴草等易燃物去了。

* * *

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位娃兒，口渴已解，但饑餓難忍，爲填飽肚腹，便什麼法子也想出來

了。因此也就忽略了四周的地物環境，他們也不知道，經歷千辛萬苦，奔行千里，終於抵達了一處千古神聖之地。

原來這山峯便叫「日月山」，這湖叫「天湖」，均是傳說中周穆王西上崑崙會西王母的神聖之地。

日月山土色呈五彩，山上遍佈玉石，因此又稱爲「羣玉山」。「天湖」之水奇特神妙，因此又稱爲「瑤池」，均是傳說中西王母起居之地。

當下李梅花很快便撿來一堆樹枝柴草，放在郭子儀的面前。郭子儀手揑一塊赤紅色的石塊，向下面一塊青色的堅石上敲擊。不一會，他手中的赤紅色石忽地發熱，迸濺出點點火花。郭子儀把赤紅色石向乾燥的柴草劃去，呼地一聲，柴草便被燃着了。

李光弼把剖淨的無鱗怪魚提來，用乾樹枝穿起，放到火上燒烤。不一會，便有一陣香噴噴的燒魚味四處飄逸，遠近可聞，便連採花的蜜蜂，也被這種帶甜的香味吸引來，嗡嗡的圍着燒魚亂轉，有的不愼沾到魚上，便被火燒着，蜜蜂腹中的蜜糖，溶化到燒魚上面，便更飄散引人垂涎的香氣。

李光弼燒好了一塊，自己先不吃，遞給李梅花道：「梅花姐姐，你先吃吧！」

李梅花拚命搖頭道：「不！不！我不吃，你等先吃吧！」

李光弼和郭子儀便把燒魚分吃了。李梅花見兩人吃得津津有味，忍不住也嚐了一片。她但感甘甜味美，猶勝在酒館吃的山珍海味，吃一口喝一掬湖水，就如飲酒食肉一般的美妙，李梅花不由樂得格格笑道：「果然是上佳的美味！嘻嘻，若給我那詩仙哥哥嚐嚐啊，管教他大叫痛飲十杯不言醉也！」

李梅花話音未落，忽聽一聲女娃兒的尖叫道：「好香！誰膽大包天，敢在天湖瑤池燒仙魚吃！」

三人聞聲抬頭一看，只見湖邊的山峯上，一位渾身穿紫服的女娃兒，年約八九歲，正氣呼呼的衝下山來。看她的神態，倒似乎是前來興師問罪了。

紫服女娃兒，快如閃電，疾衝而下，崎嶇山路，在她腳下，竟如平地，顯然這女娃兒的武功根基，比之李梅花亦有過之而無不及，不知她如何會在此險峻山峯上出現？

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正驚疑間，忽見那紫服女娃兒，已疾衝落山腳，卻忽地一跤摔倒，隨即一聲尖叫道：「哎呀！見鬼的東西，爲甚咬我一口？」說着又欲躍起。

郭子儀見狀，他自小博覽羣書，忽地憶起曾在一部「地異誌」上記載，說有一種山中毒蛇，名叫「七步消魂」，意思是說被牠咬中，只要走出七步，便必魂消魄散而死，可怕之極！郭子儀心性良善之極，他見女娃兒之狀，也不管她是前來興師問罪的「小敵人」，竟不遲疑立刻高聲道：「小妹妹千萬別站起來走動！否則毒性上流，便必死無疑啦！你躺着別動，我來救你！」

話音未落，郭子儀已向紫服女娃兒疾奔而去。經數月近千里的歷練，郭子儀但感渾身有力，雙腳如有熱氣騰燒，情急之下狂奔，快如奔馬，令人驚奇。

郭子儀片刻便奔到紫服女娃兒的身邊，他也不去看女娃兒的模樣，先俯身細察女娃的足踝，只見女娃的小腿兒已腫脹起來，其色黑如墨，當中露出二個黑黑的小洞。

郭子儀微一思忖，便斷定必是被那「七步消魂」毒蛇咬傷了！

他向四周一望，只見周圍均是一些半枯的山草，並無「地異誌」上所載，解「七步消魂」蛇毒的藥草，他心中不由一陣惶急，因爲他深知，中了「七步消魂」蛇毒之人，雖然躺着不動，可暫保片刻生命，但毒性仍會沿血脈上延，一旦進入心脈，那便必死無疑了！而且這不過是小半刻的事。

郭子儀知紫服女娃兒已危在一線，他也不知哪來的勇氣與膽色，忽然俯下頭去，用嘴巴貼在女娃兒的傷口小黑洞上面，竟學成年人的樣子，替女娃兒吸吮蛇毒！他這般施爲，只怕便連成年人也自嘆不如。

那紫服女娃兒，似乎亦知道自己已危在一線，見郭子儀這男娃兒，竟用嘴替自己吸毒，不由大急道：「喂！喂！你不要命了麼？傷在腿上也如此厲害，更何況吸入口腹？你快停下來，速送我去爺爺那兒！快！」

郭子儀也不理女娃兒的大叫，仍在替她吸出毒血來，一面趕緊的吐掉，他根本無暇答應。因爲郭子儀深知，若不先吸出部份毒性，只要女娃兒的身體稍一移動，她便毒性攻心，必死無疑。

好一會，郭子儀才替女娃兒吸出幾口毒血，女娃兒的小腿開始由黑轉爲紅，顯然毒性已略爲減輕了。郭子儀這才抬起頭來，又猛地撕下自己的襠管，作繩子使用，把女娃兒的小腿上部紮住，以減慢毒性的上延。幸而郭子儀的衣衫已襤褸之極，便再撕下一截褲管，也不過是略增一點破爛而已。

郭子儀這才問女娃兒道：「喂！小妹妹，你的爺爺住在何處？你快說啊！」

紫服女娃兒這時已半昏不醒，

只聽她口齒不清的喃喃道：「崑崙……神僧……無極……和尚……快去！峯巓之寺！」她尚未說清楚，頭兒一側，便昏迷過去了。

此時李梅花、李光弼二人，已奔到郭子儀和女娃兒這一邊，女娃兒的喃喃叫聲，二人亦清楚的聽到了。

郭子儀連忙道：「梅花姐姐！她眞的中了七步消魂蛇毒，我雖然減緩她的毒性攻心，但若不能於半個時辰內服解藥，她也必死無疑！可惜她並沒說清楚她爺爺在何處啊！」

李光弼道：「她爺爺似乎是是一位光頭和尚呢！但和尚又怎會有孫女兒？當眞奇怪極了！」

李梅花皺眉道：「此時管她爺爺是否和尚，她既有一句峯巓之寺，想必上了此峯之巓的寺廟，便有人會救她生命啦！不管啦，先把她送上峯巓再說吧！」李梅花說着，蹲下身去，欲把紫服女娃兒背起來。不料她的體力未復，渾身發軟，幾乎連她自己亦跌倒了。

郭子儀咬一咬牙，彎下腰道：「梅花姐姐、光弼弟，快把她抬起來，放在我背上，合我等三人之力，大概可以把她送上峯頂去吧！」

於是，郭子儀背着紫服女娃，李梅花和李光弼左右扶持，三位男女娃兒，十歲男娃背着九歲女娃，竟眞的不畏艱險，向上面的峯巓攀爬。

越往上攀爬，山路兩旁的石壁，便越多五彩的石塊，嵌於石壁之中，顯得無比瑰麗。

好一會，三位娃兒，齊心合力，終於背着紫服女娃，爬上山巓，向前一望，距山路數十丈遠處，聳起一座寺廟，寺廟山門上書「崑崙寺」三個金漆字。

郭子儀大喜道：「這女娃兒所稱的峯巓之寺，果然便在山頂！有寺廟必有和尚住持，不管他是否女娃的爺爺，先去求救再說！」

三人也不管許多，背負扶持紫服女娃，便向那「崑崙寺」奔去。

寺廟山門緊閉，李梅花見狀正欲大聲呼叫，不料就在此時，山門卻無風自動，呀然蕩開，一聲蒼勁的響音傳了出來：「阿彌陀佛！兩鏡交光處，一火飛紅心；清涼落影時，彼此是知音……呵呵，你終於來臨了麼？」

郭子儀一聽，心中不由突突一跳，這唱聲又似曾相聞，不由怔住了，暗道：這聲音好不熟耳呵，難道唱此「知音」歌的人，與我郭子儀有甚深淵源麼？

郭子儀發怔間，李梅花卻已尖聲叫道：「喂！和尚大師，你且莫念阿彌陀佛，救人要緊！有一位紫衣娃兒，被毒蛇咬傷，危在旦夕，等你救治呢！嘿嘿，你若再念佛呀，這女娃兒便死了……」

李梅花這一聲尖叫，話音未落，三位娃兒的眼前一花，一團灰影已落在前面，原來是一位銀鬚白髮的灰袍老僧，他的身法之玄妙，李梅花自嘆萬萬不如，甚至她那有「謫仙」稱號的哥哥李太白，與灰袍老僧相較亦遜色多了！

「和尚大師！你……你是來無踪、去無跡的活神眞仙麼？」李梅花不由喃喃的囔道。

灰袍老僧卻不答話，他瞥一眼郭子儀背負着的紫服女娃，臉上神色一凛，身形一晃，已掠到郭子儀身前，右手疾伸，攔腰抱起郭子儀和紫服女娃，凌空而起，猶如蒼鷹叼着兩隻小兔子，如閃電般的一劃，道一聲：「你二人且進寺來吧！」他和郭子儀、紫服女娃一道，已消失在寺廟中了。

李梅花、李光弼兩娃兒，互視一眼，神色驚愕之極，終於亦飛跑上前，衝入寺廟山門去了。

灰袍老僧挾帶郭子儀和紫服女娃，閃電般掠到寺廟偏殿的一處靜室。灰袍老僧把二人放下，身形來回一晃，手中已揑了一顆白色的藥丸。他把紫服女娃一手抱扶於膝，右手向女娃的背部一按，紫服女娃忽地呀的叫了一聲，趁女娃張嘴的一霎，灰袍老僧手中的白色藥丸猛地一彈，呼地飛進女娃的咽喉中了。

灰袍老僧餵服女娃解藥，但仍不敢大意，他的右手仍按在女娃的背部，不知正施展什麼妙法。

郭子儀心中又驚又奇，他至今不知灰袍老僧到底是誰，但又似曾相識，而且紫服女娃的生命便落在他的手上，是否得救，便全看這灰袍老僧的本事了。

忽聽灰袍老僧輕聲道：「快！解開她腿上的紮布！」他瞥一眼郭子儀，見他的襠管斷了一截，不由微微一笑，但也沒說什麼。

郭子儀也沒去問，連忙伸手把紫服女娃小腿上的紮布解開了。這紮布是他綁上去的，由他自己解開，自然毫不費力。

解開紮布一看，郭子儀卻猛吃一驚，因爲他見紫服女娃的小腿傷口部份，原來黑色已稍退，不料此時卻烏黑一片，顯然毒性又加劇了！

就在此時，卻見兩個小洞口處，冒出絲絲烏黑的血水，而且越冒越多，越來越紅。郭子儀順便用紮布替女娃把冒出的血水抹去了。抹淨之後，紫服女娃的小腿，烏黑色已然消失，雖仍稍呈青白，但與常人一般無異。郭子儀這才明白，灰袍老僧剛才必定是施展什麼驚人

本事，把女娃體內的蛇毒全部驅趕出來，女娃兒已平安無恙了。

郭子儀不由高興的道：「大師好本事！便世間的醫毒聖手，收效也沒大師如此快速啊！這小妹妹的生命終於救回來了！」

灰袍老僧目注郭子儀一眼，含笑道：「剛才是你用褲管之布，替她紮腿的麼？紮腿有甚作用？」

郭子儀道：「以繩布紮傷口上部，可以阻延毒性上衝，若毒性侵犯心脈，那就必死無疑啦！」

灰袍老僧聞言不由欣喜一笑，暗道：這娃兒小小年紀，便有如此見識和應變能力，果然不愧為「蓮花龍脈」的嫡傳子孫啊！

灰袍老僧微微一笑，又問郭子儀道：「你剛才又用口替她吸吮毒液麼？你難道不怕連你自己也被毒死嗎？」

郭子儀坦然的道：「我自然怕啦！但我想若不替她吸去部份毒性，她就必然速死；而我就算中毒，也可以再支持一會。兩個比較輕重緩急，也就不能不如此施為啦！但也奇怪，我直至此刻，似乎仍毫無中毒的跡象啊！」

灰袍老僧聞言，又欣然一笑，心道：果然好一副仁義心腸，加上你的膽識和應變能力，已隱隱現出一代將帥的深厚根基矣！灰袍老僧正思忖間，他的耳際忽地鑽入二聲微響，便呵呵一笑道：「在外面四周找尋的男娃、女娃，你等小伙伴在此，為甚不進來相見？」

灰袍老僧這一聲響過後，好一會，李梅花和李光弼便飛快的跑進來了。人尚未站定，李梅花便驚奇的叫道：「和尚大師！你好耳力！怎的隔了百丈，數重屋宇，也聽聞我兩人的找尋聲呢？」

原來剛才李梅花和李光弼，果然正在百丈外的大雄寶殿找尋郭子儀的蹤跡。兩人正焦急下，忽地聽聞灰袍老僧的呼喚聲，這才連忙向偏殿靜室這面奔來。進門一看，灰袍老僧、郭子儀、紫服女娃，果然均在此，李梅花驚駭之下，不由便失聲叫起來了。

＊　＊　＊

灰袍老僧此時才細注李梅花一眼，他目中神光一閃，不由呵呵笑道：「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影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呵呵小姑娘好酒量！果然不愧是一代謫仙的胞妹啊！」

李梅花聽着，不由一陣發呆，好一會，她才如見鬼魅的失聲道：「天啊！你怎知道這首酒詩？又怎知道我好酒量？更怎知道我是那謫仙的胞妹？你……你莫非是未卜先知的仙神麼？」

灰袍老僧微笑道：「小姑娘口角陂池命宮赤紅，更有小波蕩漾，此皆酒量極佳之兆也。如此酒命奇佳運宮，老衲僅在一人身上發現，此人便是那謫仙人李太白，因此吾足可斷證，小姑娘必是謫仙李太白的胞妹無疑也！而這首酒詩麼……」

李梅花見灰袍老僧欲言又止，大急道：「如何？」

灰袍老僧呵呵笑道：「吾雖為佛門僧人，但並不拘泥小節，昔日曾與李施主痛飲三百杯，兩人皆醉，醉中李施主贈老衲一首酒詩，起首四句，便是剛才所吟，老衲又豈會不知呵！」

李梅花心思聰慧，當即豁然而悟，不由又喜得失聲大叫道：「你……你必定是當日曾授我哥哥神算之學的絕世高人——崑崙神僧！哎呀，這真的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啊！但你為甚肯授哥哥神算之奇學呢？」

灰袍老僧果然便是無極和尚，世人稱為「崑崙神僧」，亦即在十年前曾助郭家妙尋「蓮花龍脈」的高人。只見灰袍老僧——崑崙無極神僧呵呵笑道：「不為什麼，吾僅以微末之技，換酬李施主的絕妙好詩而已。」

李梅花大喜道：「無極大師！當日我曾求哥哥教我神算之學，但哥哥僅略示皮毛，再求他，他便着我親自向大師拜求。大師肯教我李梅花麼？」

無極神僧呵呵笑道：「當日吾與李施主以酒詩相交，今日與你以酒相會，皆一般有緣，既是有緣，老衲又怎會拒絕？」

李梅花心思聰慧，一聽便知道無極神僧樂意授她神算奇學。她也毫不遲疑，立刻跪在地上，向無極神僧叩頭道：「徒兒李梅花，拜見師傅無極大師！」說時，也不管無極神僧是否答應，便行了三跪九叩的拜師大禮。

無極神僧欣然一笑，道：「李梅花，你既入吾崑崙門下，即為崑崙門之首徒，日後肩負照應師弟妹之重責，你是否願意？」

李梅花道：「李梅花既願意又不願意。」

無極神僧微笑道：「為甚既肯又不？」

李梅花格格笑道：「假若師傅日後收的師弟、師妹，均具李梅花認可的師弟、師妹根基，我自然樂意之極！但若不然呵，我李梅花便說願意，也是欺騙師傅的啦！」

無極神僧一聽，不由呵呵大笑，但也沒說什麼，伸手一招，一股深厚的柔力，便把李梅花升托起來，又身不由己，被柔力吸扯到他

郭子儀猛吸一口眞氣，「蓮花神功」朝「天符宮」……

右面去了。李梅花也不知道，這右首的位置是甚意思，到底是首徒的地位，還是其他含意。但她深知無極神僧之能，洞天徹地，他的審察自然有他的道理，因此也沒去打聽。

只見無極神僧目光一轉，轉投到郭子儀身上，含笑道：「你呢？你是否願意拜吾為師？」無極神僧這般詢問，是破天荒的事，因為天下人皆欲求拜他的無極神通，但均無法如願。

不料郭子儀卻若有所思的道：「大師，郭子儀已想起來了，爹爹臨終時，曾對我說，我出生時有一位高僧，與我約定十年後相會，因此在未遇那位高僧前，我不敢再拜大師為師呢！」

郭子儀話音未落，李梅花已狠狠的瞪了郭子儀一眼，心中狠狠的嗔道：這小子鬼迷心竅啦！怎的放着如此明師不求，反去等待那十年前虛無的什麼高僧！哼哼，試問當今世上，誰人可以勝於崑崙無極神僧？

不過無極神僧一聽，卻不但不生氣，反而欣然一笑，狀甚歡喜，又似十分欣賞郭子儀的回答。

李梅花正驚奇下，無極神僧忽然微微一笑道：「噢？老衲知你是誰，亦知那位高僧是誰啦！好！很好！你小小年紀，便知一諾千金，十年而不忘，心性果然堅貞極了！」

他一頓，又微笑道：「那你記得當日的一首『知音歌』嗎？」

郭子儀心中不由又一動，似乎那歌兒仍在耳邊縈迴，便點點頭道：「我記得，那知音歌便是我剛才在寺外聽到的那首啊！但不知剛才是誰所唱。」

無極神僧一聽，便忽地輕唱道：「兩鏡交光處，一火飛紅心；清涼落影時，彼此是知音……是這一首麼？」

郭子儀一聽，不由欣喜的笑道：「不錯！這首知音歌，不知怎的，自小便在我腦中縈迴不絕，我對它太熟悉了！咦？大師怎的會唱這首知音歌？」

無極神僧微笑道：「老衲不但會唱，更知你腦中常現一朵雪白蓮花呢！」

郭子儀驚奇道：「是啊！大師又怎能知道？」

無極神僧至此已毫無疑惑了，他呵呵一笑，斷然的道：「因此老衲更可進一步斷定，你姓郭名子儀，華州鄭縣人，你郭家的祖墳，便在西嶽華山的蓮花峯上，是麼？」

郭子儀目注無極神僧，神態十分驚奇，但他畢竟悟性奇高，猛地憶起先父的臨終囑咐，便即恍然而

悟，忙道：「當日那高僧約我十年後相見，我如今恰好十歲了，哎呀，大師啊，你必定便是那位高僧啦！」說着，郭子儀已毫不猶豫，向無極神僧跪下叩頭，拜道：「徒兒郭子儀，拜見恩師無極大師！」

無極神僧眼見當日啼哭不止的郭家娃兒，已甚具根基，足可培育爲國家棟樑，爲國爲民效力，心中不由一陣欣慰。他當下也不推辭，肅然的問郭子儀道：「郭子儀！你拜吾爲師，欲求何事？」

郭子儀想也不想，便朗聲道：「郭子儀但願學得絕世神通，以保天下太平，人人安居樂業，永無征戰！」

無極神僧微一點頭，又道：「但假若征戰已起，戰禍已然塗炭天下，你又如何處之？」

郭子儀想了想，道：「假若戰禍已起，無可避免，那就唯有以戰克戰，以消弭戰禍吧！」

無極神僧欣然而笑，他也不再發問，伸手向郭子儀一招，郭子儀也被一股渾厚的柔力，吸扯到無極神僧的身邊，但並非李梅花所站的右面，而是與她相對的左面。無極神僧作此安排，也不知隱含什麼用意。

無極神僧的目光，此時已投落李光弼的身上，似在思忖什麼。李光弼呆呆的站立一旁，也不知如何是好。李梅花與郭子儀，數月來與李光弼相處，亦很喜歡他的機靈與毅力，此時不忍他被撇開，正欲向無極神僧開口相求，收李光弼爲徒，不料無極神僧已先行發話了。

只見無極神僧目中神光灼灼，落在李光弼的身上，審視了一會，才忽然微笑道：「嗯，你必定是有別於漢人的外族娃兒，是麼？」

李光弼一聽，坦然的點點頭道：「是，小子李光弼，的確並非漢人，而是契丹人，因受胡人的攻伐，與爹娘失散，幸得梅花姐姐、子儀哥哥照應，才不遠千里而行，抵達此地。」

無極神僧道：「李光弼，你既已踏足日月峯，便即與吾有緣，你有甚相求呢？」

李光弼道：「梅花姐姐和子儀哥哥，既已留在日月峯，我李光弼反正也無家可歸，便求大師准我留在此地吧！」

無極神僧一聽，也不置可否，肅然又問道：「嗯，那老衲問你，假若日後胡人、契丹、漢人三者相互攻伐，你既是契丹人，又身居漢地，你將如何應對？」

李光弼想了想，便坦率的道：「生我的是契丹人，養我育我的是漢人，假若契丹與漢人開戰，我李光弼決定幫理而不幫親！而若胡人攻契丹和漢人，我契丹與胡人有世仇，李光弼絕無異議，當助漢人和契丹反擊胡人！」

無極神僧一聽，不由微微一笑，心道：李光弼果然是契丹人的血脈，仇恨之心極重，尚幸他能分辨是非，捨親取義，不失爲可造之材也！

無極神僧心念電轉，便向李光弼含笑點頭道：「好！吾便允你所求，准你留在日月峯吧！」

李光弼一聽，登時明白無極神僧的心意，大喜，連忙跪下叩頭道：「徒兒李光弼，拜見師傅大師！」

無極神僧微微一笑，也向李光弼伸手一招，一股渾厚的柔力，把李光弼送到他的右面，與李梅花並列去了。

李梅花見郭子儀被排在左面，李光弼卻反而排在右面，與自己並列，心中不由一陣驚疑，暗道：無極神僧作此安排到底有甚含意？

李梅花心念未了，忽見那紫服女娃已嚶嚀一聲，隨即一躍而起。她也不向無極神僧致謝，先就游目四顧，一眼瞥見郭子儀站在無極神僧的左面，不由心花怒放，格格笑道：「好啊！爺爺大師，你已讓這小哥哥站於左面啦！爺爺大師啊，你知道嗎？這小哥哥曾用口替彩兒吸吮蛇毒呢，不然彩兒必已嗚呼死去了！」說完俏眼兒瞧向左面，紫服女娃大概深知，無極神僧讓郭子儀站在左面的含意。

無極神僧見紫服女娃不但已無礙，且神清氣爽，比傷前更覺氣色暢旺，不由欣然一笑，因爲他深知她已因禍得福，血脈中已隱含一股威力强大的「蓮花龍脈」玄靈之氣，這是郭子儀口液與她的血脈相滙的先兆。無極神僧暗暗點頭道：「好！好極了！這兩位男女娃兒，果然千裡奇緣一線牽，不必刻意追求，便達陰陽交滙、龍虎互濟的玄靈境界矣！看來他二人的福緣，猶在梅花、光弼二人之上呢！」

無極神僧在一日之間，連收三位奇徒，心中十分欣慰，他本就不拘小節，此時心中高興，便更隨和了。只見他呵呵笑道：「彩兒，快來與三位姐姐、哥哥相見。」說着，他把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向她介紹，又把她的來歷告知李梅花、郭子儀等三人。

原來紫服女娃並非無極神僧的孫女，而是一位連祖宗父母也不知道的可憐棄嬰。七年前，無極神僧外出雲遊天下，在回山的途中，路過一處叫寧波的地方，在樹林中七彩朝霞之下，突然發現了一位被棄在地上的女嬰，女嬰身上有被野獸叨在嘴裏的痕跡，此時已餓得連哭聲也沒有了。無極神僧一見，不由大憐，他判斷女嬰的父母必定遇上野獸的侵襲，父母已死，女嬰被野

獸叼着奔行了一段路，終於連兇猛的野獸也不想吃她，把她棄於林中小路上面。

無極神僧暗道：野獸之意乃是把她置於或有人路過的地方，以便把她收養，她既然是獸口餘生，我又怎可棄之不理？於是無極神僧便把女嬰帶回寺中，初是以虎狼之奶餵養，到後來才改以食物餔育，終於女嬰已長到七歲大了。

無極神僧述說往事，紫服女娃的神色複雜極了，大概她是第一次獲悉自己的悲慘奇特身世來歷，憑她此時的年紀，她甚至尚未懂得失去父母孤兒的苦處，因此臉上無喜無悲，亦無恨無怨，俏眼兒滴溜溜的轉，也不知她正思想着什麼。

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直聽得驚心動魄。李梅花雖然父母雙亡，但到底有一位兄長照應；郭子儀的父親雖亡，但留下的家產，足夠他母子二人生活，因此也並沒嚐過孤兒之苦。三人之中，李光弼的身世，與女娃比略勝一籌了。因此三人心中，不由對紫服女娃充滿同情的心思，同時對無極神僧的濟世胸懷，更充滿崇敬。

但紫服女娃卻似乎坦然視之，只見她俏眼兒滴溜溜的一轉，微咬唇兒，問無極神僧道：「那，爺爺大師，我爲甚叫『寧彩兒』這姓名呢？」

無極神僧微歎口氣，道：「老衲剛才不是說，你是老衲於寧波地域、林中七彩朝霞之下發現的麼？老衲帶你返寺後，心中感慨，便因地取姓，因景取名，便把你命名『寧彩兒』也……運命如此，無可違逆，彩兒你莫爲此而自悲。」

紫服女娃——寧彩兒，她的俏眼兒剛才分明已溢滿淚水，但她一咬牙，居然把淚水收回去了。此時她忽地格格笑道：「爺爺大師，彩兒自悲什麼？不但並不悲傷，反而值得大大高興呢！」

無極神僧不知寧彩兒萌生什麼古怪念頭，因爲她心思的靈慧，就連他亦捉摸不透，不由奇道：「彩兒，你的身世，比世上任何人均苦上幾分，你又高興什麼呢？」

寧彩兒格格笑道：「爺爺大師，你不是常對彩兒說，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又說艱難困苦育汝於成麼？因此天既令我身受慘酷折磨，想必有甚重任降於我，又何必悲傷？而今日突然天降三位姐姐、哥哥來日月峯天湖畔，彩兒日後便有伴兒，這豈非天降好處給我，值得大大高興麼？」

無極神僧不由欣然點頭，決然道：「彩兒，往日你年紀尚幼，老衲亦僅傳你一點健體强筋的入門功夫，今日便正式收你爲吾崑崙門子弟吧！」

寧彩兒一聽，果然向無極神僧行了三跪九叩的拜師大禮，從此，她才正式成爲崑崙門下。

無極大師欣然受拜，然後向寧彩兒含笑道：「彩兒，你靈根深厚，師傅破例准你自由選擇，你自己選定站列的位置吧！」

寧彩兒卻不假思忖，便格格笑道：「爺爺師傅！彩兒平日已習慣站在你的左面；如今彩兒仍然是彩兒，爺爺師傅依然是爺爺師傅，彩兒不想改變，依舊站列左面吧……」話音未落，寧彩兒嬌小的身子一晃，已俏生生的站在無極神僧的左面，亦即郭子儀的身邊去了。

因材施教　憶述往事

無極神僧欣然道：「汝等四人，均於同一時日入吾崑崙門下，便按年歲，定師兄弟的先後次序吧！」

於是，按年歲排列，李梅花居長，是大師姐；郭子儀居次，是二師哥；李光弼年長於寧彩兒，是三師哥；寧彩兒年幼，便是三人的小師妹了。

從這天開始，無極神僧便開始傳授他的「崑崙無極神通」予四人，無極神通博大精深，其中又包括：「天機神數」玄功，獨步天下的武功，可爲將帥之材的兵法韜略，以及無窮無盡的佛法禪機。

無極神僧又依據四人的特長，分主次教授。例如李梅花以「天機神數」玄功爲主，輔以自衛防身的武功；郭子儀則主授兵法韜略和攻防武功，而以「佛法禪機」爲輔；李光弼偏愛武功，便以教授他無敵神功爲主，輔以征戰攻防的大將之學；四人中獨寧彩兒是唯一的例外。

因寧彩兒年紀雖然最小，但她自二歲起，便受無極神僧的訓導，根基內力之深，竟在四人之上。無極神僧見她悟性之高，天下無雙，便有傳她衣砵的心思，因此教授寧彩兒的，便不拘一格，只要她願意研學，便悉心教導。寧彩兒所學的，便包含「無極神通」的全部精髓了。

日月峯上，日月交替，星斗運行，眨眼已過去八年的歲月了。

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寧彩兒四人，八年前尚是天真無邪的娃兒，八年後，卻成了亭亭玉立，或者虎背熊腰的少男少女了。

這一天中午，在日月峯的一塊巨大的峭壁上面，郭子儀、李光弼、寧彩兒三人，正在演練一種貼壁飛行的絕世輕功。大師姐李梅花卻不在，也不知她到哪兒去了。

李光弼貼壁而上，於石壁中忽地一拍，他的身子便凌空而起，眨

眼便升上了百丈高處，他縱身而下，身如大鵬展翅，片刻便穩穩降落下來。他的「貼壁飛行」功夫，果然已甚具火候。李光弼臉有得色，向寧彩兒道：「小師妹，如何？可比得上你和二師哥了吧？」

郭子儀寬厚的笑笑，沒說什麼。寧彩兒瞧了郭子儀一眼，見他無表示，便忽然格格笑道：「三師哥，二師哥他不說話，我偏要他發話不可！」

話音未落，寧彩兒已疾地向懸崖掠去，視千丈深淵如無物，呼地一下便跳了下去！她的身形快如閃電，李光弼便連阻止的機會也沒有，他不由驚得呆了。

郭子儀吃了一驚，他叫了一聲：「小師妹莫胡鬧！小心！」他的叫聲未落，身子一晃，便已掠到崖邊，疾地向崖下一望，只見煙霧茫茫，哪還有寧彩兒的影子？心中不由大駭。郭子儀深知崖深不可測，連師傅無極神僧亦會告誡，在「貼壁飛行」神功未成前，均勿輕探此無底深崖，可知此崖的兇險萬分，人掉落下去，勢必永不見天日了！

郭子儀大駭之下，也不及細思，猛吸一口眞氣，便向崖下躍去！他的身子快如滾石，向崖下急墮，眨眼便已降下百丈了。此時郭子儀忽地嘿的呼出一口氣，這一口眞氣蓄積已久，勁力非凡，下面的山風受此強力撞擊，竟凝聚成雲，向上騰升，把郭子儀的身子托住，於虛空凝然不動，猶如仙家的騰雲駕霧。

郭子儀自下向上望去，卻見寧彩兒就在他上面的山壁，她的右手抓着一根山藤，貼壁而至，神態從容極了。寧彩兒亦發現郭子儀，她不由格格笑道：「子儀哥哥！好俊的『蓮花神功』啊，便把師傅的『貼壁飛行』神功也比下去了！但你下來幹麼？」

郭子儀急道：「下來救你上去啊！還以爲你必失足掉下，誰想你卻是開玩笑作弄我！不要說啦，先行返上崖頂再算吧！」

寧彩兒大喜道：「子儀哥哥，你是爲我而掠下懸崖的麼？」

郭子儀見寧彩兒此時尚問這些閑話，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是又如何？」

寧彩兒格格笑道：「我很歡喜啊！不過子儀哥哥放心，這區區深崖，又豈能困得住我寧彩兒！」話音未落，寧彩兒手中的山藤一揚，嬌俏的身形如飛燕彈射而上，片刻便躍上崖頂去了。

郭子儀這才鬆了口氣，他連忙吸口眞氣，強大的反撞力便托着他，穩穩的升上來了。他騰身一躍，便掠上崖頂，他身法的玄妙，比之寧彩兒和李光弼，顯然已稍勝一籌了。

李光弼心中不由又羨又奇，他正欲說話，不料正西面百丈外的巨石後面，忽地傳來一陣嬌呼聲：「喂！你三人在懸崖搗什麼鬼了？」話音未落，一團白如雪的俏影，已電射而至，正是三人的大師姐李梅花。

李梅花此時已是二十歲的少女，模樣嬌俏如初春的白茉莉，她又喜歡白衣，因此猶如一朵嬌香玲瓏的白茉莉。

寧彩兒一見，便格格的笑着，迎上前去，笑道：「梅花姐姐，剛才呵，子儀哥哥露了一手『蓮花神功』，偏你不在此，瞧漏眼了！不過不要緊，我叫子儀哥哥再演練給你看，好麼？」

寧彩兒雖年僅十五，但她的身形，已長得如李梅花一般的高矮了。此時她一身紫衣，在陽光下猶如一朵彩霞，美之極了。

李梅花聞言，不由望一眼郭子儀，只見他身長七尺，體格雄偉，貌極英武，活脫一位美男子；而三師弟李光弼與他相比，則顯然稍遜一點了。

李梅花又望一眼寧彩兒，見她嘴角似笑非笑，目灼灼的盯着郭子儀，一副痴痴的神氣，心中不由突突一跳，哎喲！這小妮子怎的了？難道也對子儀他動了春心了？不知怎的，李梅花但感心頭一股酸味直湧上來，但又拚命抑止住了，因爲她並沒忘記自己對無極神僧的承諾，須以大師姐的身份，好好照應師弟妹呢！

李梅花微微一怔，隨即若無其事的笑笑道：「我不看了，因爲尚有更奇妙的事呢！」

寧彩兒一聽，大喜道：「快說啊，是甚奇妙之事？」

李梅花意味深長的笑笑道：「此事既奇妙，但又似乎十分兇險，若膽量不足，不如莫去招惹呢。」

寧彩兒一聽，不由大急道：「梅花姐姐！憑我師兄姐四人之力，當世尚有什麼兇險可以難住？你快說啊！」

郭子儀也向李梅花含笑道：「大師姐，可有甚奇妙之事呢？」

李光弼也奇道：「是啊！大師姐，你快說出來聽聽！」

李梅花神秘的笑道：「近日我發現日月峯對面的九宮山，常有神秘的煙雲飄逸，欲尋其去處，卻捉不定。今早天未亮，我便又去查勘。幾經辛苦，上了九宮山巔，突見一條小路，曲折通向下面一座山洞。於是我沿小路往下走，不料小路竟依九宮八卦大法演化而成，不精此道者決難走出這條怪路。我憑着師傅所授的天機神算術，倒也毫無困難，便抵達下面的山洞了！」

寧彩兒心性玄幻，她一聽便俏目大亮，急道：「下面的山洞如何啦？大師姐！」

李梅花笑道：「下面那山洞啊，當眞玄妙之極！在洞口望入，只見裏面怪石嶙峋，竟然亦按九宮八卦陣法排列！我並不以爲意，直闖而入，越過怪石陣，山洞突呈開闊，仿如地下宮殿，七彩瑰麗，迷人之極！」

寧彩兒見李梅花忽地又一頓，不由又大急道：「大師姐莫弄玄虛，快說往下又如何呢？」

李梅花此時微歎口氣道：「當時我心中大喜，料想裏面必有甚驚世寶物，意欲尋一件出來，再帶你等三人前去尋寶，便沒想其他，疾步而進！不料我高興之下，竟立陷洞內所佈的迷陣，左奔右突，竟難接近那七彩光華！到後來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先行退出來，以免被活活迷困死了！你等說，這是否奇妙之極？」

郭子儀、李光弼尚思忖間，寧彩兒已急不及待道：「既然如此，大師姐快引路，領我等前去看看啊！合我等四人之力，還怕不能破解那見鬼迷陣嗎？」

李梅花正欲說話，郭子儀卻道：「大師姐，日月峯對面的九宮山，師傅久居於此，豈有不知？但他並未向我等提及，顯然隱伏什麼奇兇大險，非我等所能破解的呢……」

「呵呵！子儀，看來已屆你等前去一探的時候也！」郭子儀話音未落，忽地響起一聲蒼勁的話音，隨即一團灰影旋轉而來，單看這等玄妙身法，便知是師傅無極神僧駕臨了。

灰影旋劃而至，果然是無極神僧。四人拜見師傅。無極神僧呵呵笑道：「梅兒，憑你的天機神數功夫，尚未能破解九宮山之迷踪洞嗎？」

李梅花格格笑道：「師傅，梅兒正欲破解，但被那七彩光華照射入眼，不知怎地，便無法再向前進一步啦！爲甚會如此奇妙呢？」

無極神僧微笑道：「梅兒，你的天機神數功力已具根基，本來可以破解，但你定力不足，受此強大誘惑，心神恍惚，自然便陷於進退兩難的困局也。」

寧彩兒一聽，嗔道：「好啊！爺爺師傅，你早知九宮山有如此奇妙去處，卻不肯告知彩兒！」

無極神僧一聽，神色一凜，微歎口氣道：「彩兒，爺爺師傅並非不肯告知你等，而是另有原因，不得不如此！否則，便有違與九宮神尼的誓約也。」

寧彩兒大奇道：「爺爺師傅！誰是九宮神尼？什麼誓約？怎的從沒聽你說過呢？」

無極神僧神思一陣黯然，似乎想起一段令他刻骨銘心的往事，他時至今日，雖然功力已達通玄境界，卻依然不能忘懷，一會後，無極神僧忽地把手一招，讓四位徒弟圍到他身邊，輕聲道：「來，師傅說一個故事你等聽聽，然後你等便會明白了！」

無極神僧的故事說，在距今八十年前，在崑崙山上，有一位絕世高人叫崑崙奴，此人神通之大，洞天徹地，登峯造極，在唐太宗李世民治世，唐朝國運最威盛時，便當面向李世民揭示唐朝日後二百年運程。其中包括唐高宗去世，武則天篡位爲女皇事，無不一一應驗。而且崑崙奴絕不貪圖榮華富貴，李世民曾留他出任國師之職，也被他一口拒絕，甘願在崑崙山以地作牀，以天作被。崑崙奴節操的高潔，被天下人視爲人中之聖。

崑崙奴在他晚年時，曾收養了二位孤兒，一位是男嬰，一位是女嬰，分別只有二歲及歲半，崑崙奴爲方便日後二人相處，乾脆便把二人當成兄妹，兄長叫無且，妹妹叫無嫦，取其意爲世事無常，且勿去深究之意。

崑崙奴把一身本領，盡授無且和無嫦，並無半分偏私，至於二人能否領悟，領悟多少，那是二人的根基及自身的努力了。至於兩人的身世，崑崙奴堅持自己原來的宗旨，把二人視作同胞兄妹，因此兩人直到下山之日，仍不知自己的身世來歷。

眨眼過了十多年，無且和無嫦分別是十五六歲是少男少女了。這一天早上，崑崙奴把二人召到面前，肅然的道：「吾將隱寂於崑崙，汝二人來自人世，且返回去，看看是否可以再跳出塵網，重歸吾崑崙門吧！」

無且和無嫦二人一聽，便知師傅有意要彼等下山歷練，且主意已決，不容更變。兩人無奈，只好向師傅崑崙奴拜辭，然後雙雙結伴，下山去了。

* * *

健馬踏着碎步，人兒神彩飛揚。無且、無嫦兄妹二人，並駕齊驅，一路前行。

無嫦望着無且那高大的身軀，英武的身姿，和他那靈俊的臉孔，心中一股敬慕之情，不由油然而生。

他二人自小在一起長大，在一起練武，也在一起玩耍，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何況從師傅的口中得知，兩人是同胞兄妹，便更無猜疑。無嫦與無且這位哥哥嘔過氣，也鬥過嘴，但那不過是小女娃兒的脾氣罷了，過不了片刻，就又和好

如初了。

十幾年來，在師傅崑崙奴面前，他們除了練武，便是研學師傅所授的洞天徹地神通本領。他兩人也毫無雜念，更無仇怨，在兩人的心眼中，天地彷彿就只有浩瀚崑崙，以及神通無極的師傅崑崙奴。

此時奉師命下山歷練，無且心中雖依戀師傅，但也希望看看外面的人世，以及乾坤天地。因此離開崑崙山後，心神漸而便興奮起來了。

但無媌的心思卻比無且複雜，在崑崙山時，她一切均依靠師傅督促照應。有師傅做靠山，她一個女孩子，還有什麼事要自作主張呢？現在，師傅不在眼前，這位哥哥、師兄，就成了她唯一的親人，唯一的依靠了。

自從離開師傅，離開爹娘之後，這位哥哥是事事、處處管着她、護着她，打尖、吃飯，盡着她愛吃的東西；夜晚住店，又總是要了裡外間，守護着她。尤其是一次在小鎮上初試身手，大獲全勝，更使無媌對無且佩服得五體投地。

如果不是哥哥有勇有謀，照自己的莽撞幹法，說不定要吃大虧呢？想到這兒，她笑着對無且說：「哥哥，你這調虎離山計，使得可眞妙，一下子弄了這麼多的銀子，咱倆走到天邊兒也花不完。」

無且也壓抑不住興奮笑着說：「小鬼頭，就看上這點銀子了。告訴你，我這計呀，叫做殺雞儆猴。」

無媌噗嗤一笑說：「對對對，這一下，看侯三那小子還有什麼花樣。哥哥，這次我可眞服你了。」

無且歪過頭來看了無媌一眼，誇讚地說：「瞧你說的，你留的那個條子，寫的那首詩，也夠他們琢磨半天的。小妹，眞想不到，你還有這麼好的文采呢。哈哈哈……」

無媌受到誇獎，喜不自勝，嬌憨地說：「什麼詩呀，文采呀，還不都是師傅教的嗎？我當時不過是靈機一動，突然想起來的。你不是交代我，不能暴露咱們的行跡嗎，那就讓他們往靈霄寶殿下凡來的神仙那兒去想吧。嘻嘻嘻……」

看着無媌那興奮的笑臉，無且打趣地說：「哎呀呀，靈霄寶殿的神仙，虧你想得出來。那你這位仙女，是王母娘娘的第幾個女兒呀？」

無媌有些撒嬌地說：「哥哥，不許你這樣說。反正，我不是思凡的七仙女……」話一出口，她馬上意識到不該這樣說。臉一紅，口一張，突然在馬上猛抽一鞭，跑到前邊去了。無且望着她的背影，似乎悟出了什麼，又似乎什麼也沒弄明白。他也猛加一鞭，追了上去。

轉眼之間，兩匹駿馬奔上了八百里秦嶺。但見山巒縱橫，暮雲低垂。兩人只顧說說笑笑地往前走，卻不料，錯過了宿地。眼見天色將晚，放眼四看，眼前既沒有村莊，也沒有市鎮。山裡的氣候說變就變，一陣強勁的東南風迎面撲來，霎時間，陰雲密佈，豆大的雨點，劈劈啪啪地落了下來。

無且在馬上喊了聲：「妹妹，快走！」

兩人快馬加鞭，迎着暴風驟雨前進。不大一會兒，渾身上下都濕透了。走了大約一頓飯的工夫，才到來一座古寺的門前。抬頭一看，只見廟門上牌額高懸，上書四個大字：「寶林禪寺」。

無且高興地說：「好了，可找到避雨的地方了。咱們就求和尚們發發慈悲吧。」

他一邊說着一邊上前，啪響了山門。不一會兒，聽見裡面響起踢踢踏踏的脚步聲。接着，門栓一響，從裡面走出一個小和尚。只見他十七八歲的年紀，身材瘦削，穿一領青灰色僧袍，手中提着一盞燈籠。燈光下，一對機警的眼睛閃着幽幽的光。他走出門外，把無且兄妹從上到下打量一番，才雙手合什說道：「阿彌陀佛！何方施主，深夜冒雨前來？」

無且合掌施禮答道：「小師傅，在下兄妹二人趕路，不想山中遇雨，又迷失了方向，多虧佛祖指引，來到寶刹。請行個方便，讓我們暫歇一夜。佛前供奉，自然是要敬獻的。」

小和尚正要答話，就聽廟裡邊傳來一聲呼喚：「圓通，什麼事兒呀？」

「師傅，有兩位施主想來求宿。」

「阿彌陀佛！佛門慈善爲本，這風風雨雨的，還不快把施主請進來。」

「是。二位施主，我師傅說話了，快請進吧。」

二人隨着小沙彌來到大殿，只見面前站着一位胖大和尚，看年紀不過四十來歲，濃眉、大眼、鷹鼻、方口。穿一件土布僧袍，蹬一雙踢死牛僧鞋，手拎佛珠，口喧佛號，可那兩隻眼睛卻有意無意地在俏無媌的身上不住地打量。

無且緊走幾步，上前見禮說道：「師傅在上，小子這廂有禮了。我兄妹途中遇雨，幸而來到寶刹，請師傅打個方便。」

「阿彌陀佛，好說，好說。請二位施主進殿說話。圓通，快奉茶，取齋飯來。再取一個火盆生着了，讓二位施主烤烤濕衣。」和尚吩咐完了，又轉身對無且兄妹說：「二位施主光臨敝寺，也是與佛

門有緣。只是荒山古刹，無以待客，還請多多包涵。敢問施主尊姓大名，從何方來，到何處去？」

無且欠身回答：「多謝師傅盛情。小子姓無，單名一個且字，此乃小妹無媌。我二人從蘭州來，奉師命到人間歷練。不料，只顧趕路，錯過了宿地，又遇大雨，幸得師傅慈悲，贈茶贈飯，又生了這盆火，小子這裡有些碎銀兩，不成敬意，權作佛前供獻好了。」說着，從懷中掏出一錠十兩的大銀錠，送上供桌，又拉着無媌一齊跪下，向佛像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站起身來，又向和尚深施一禮說：「小子冒昧，請問大師傅法號。」

「阿彌陀佛。老僧智達，乃本寺住持。二位施主有什麼事，請只管吩咐。」

無且有禮地說：「不敢。只是小妹淋了雨，身子不爽，不知寶刹內可有靜室，容小妹早點歇息？」

老和尚微微一笑說：「此事好辦。小寺雖不寬敞，在這八百里秦嶺上也算小有名氣。附近的善男信女，常來禮佛。寺後有客房數間，專供施主們休息，請跟我來。圓通，你來幫二位施主拿行李，再把馬匹牽到後院餵上。」

無且兄妹一邊道謝，一邊隨着智達和尚來到後院。果然見到一排清清靜靜的青磚瓦舍。智達和尚打開了一扇門，卻是個裡外套間。智達一邊往裡讓客，一邊說：「本來嘛，寺內夜間留宿女客多有不便。既然你們是兄妹，就請在這裡住下吧。回頭讓徒兒送點熱水來。好了，天不早了，你們早點安歇吧，老僧告辭了。」說完合什施禮回前邊大殿去了。

那個小沙彌圓通，十分勤快。又是張羅着給他們送湯送水，又是幫他們收拾淋濕了的行裝，鬧得無且兄妹眞有點兒不好意思了。好說，歹說，才勸他離去。

這兄妹二人在山中學藝時，雖然也經過狂風驟雨，冰封雪蓋之苦，但這兜頭潑落的大雨的滋味兒，卻是第一次嚐到。無媌女孩子家，還眞有點架不住，連着打了幾個噴嚏，吵着頭疼。

無且過來一摸她的頭，燒得發熨。忙說：「哎呀，不好，妹妹，你在發燒，快，快早點歇着吧。」一邊說一邊安頓她躺下，又替她掖好被角，安慰她說：「妹妹，你好好睡一覺，能出點汗，到早上就會輕鬆些的。明天咱們到了前邊鎮上，再找個郎中看看。今晚我在外間打坐，有事你盡管叫我。」

無且自幼習武，打從懂事起，就按照師傅的要求，每晚打坐，苦練內功。今晚夜宿荒山野寺，無媌又病倒了，他更不能安眠。反正天已交三鼓，睡也睡不了多久，便盤膝坐在蒲團之上，練起內功來。

可是，他們畢竟是初出茅廬，不知人間艱辛。自以爲得到神佛的指引，和尚的慈悲，卻不知竟然住到賊廟裡來了。

這寶林禪寺的住持和尚智達，原是西安府的一名地痞，在家鄉殺了人，逃到這裡。見寺院建在深山密林之中，是個藏身躲災的好地方，便以求宿爲名，住進廟裡。他摸清底細之後，乘夜殺了原來的老僧，降伏了幾個小和尚，於是便登上法壇，當了這裡的住持。經常帶着這些小徒弟們幹那攔路搶劫，殺人越貨的勾當。

那個小沙彌圓通，是他最好的幫手。今天，圓通和智達一見無媌，就起了歹意。那圓通在幫無且兄妹收拾行裝時，又掂出了馬搭的份量，他心想，嗯，不輕，估計裡面裝有不少銀子。於是，便急急忙忙地報告了師傅智達。

智達一聽，喜出望外，忙把廟內的十幾個亡命之徒召集起來，如此這般一合計，覺得收拾這兩個初涉江湖的雛兒，完全不在話下。殺了男的，留下女的，人財兩得，好不快樂哉！

等到三更過後，智達抄起大鐵棍，帶着這十幾個人直奔後院來了。

打頭的，正是那個小賊圓通。這小子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兒，不知有多少回了，熟門熟路，得心應手，所以，很受智達的賞識。

只見圓通輕手輕脚地來到門口，拔出腰刀來，輕輕在門栓上一撥一推，那門便毫無聲息地開了——原來，那門栓和門軸上早就抹上了油。

圓通撬開門來，先用刀在門後胡亂砍了一陣，見沒有人，便大着膽子，繞過外屋的床鋪，直奔裡間而去。

這小子鬼得很，他知道師傅的目的是奔那女孩子來的。他要在師傅得手之前，先品嘗一下那難得一見的禁果。

別看圓通年輕，卻是個十惡不赦的淫棍。荒山古廟，和尚清苦。每日青燈獨對，與泥胎神佛作伴，他哪能受得了啊。偶然，也有女施主前來上香，可那不過是山野村婦，又在大白天，無機會下手。

今天，這位姑娘前來投宿，圓通一見，就忍不住心頭怦怦亂跳。啊！如此年輕，如此美貌，如此嫵媚動人，簡直是天仙下凡一般。他眞恨不得一把將姑娘抱在懷裡，親個夠，玩個痛快。

所以，智達讓他打頭陣，他一口就答應下了。心想：我放過那個男的，直奔內室找姑娘去，即使不

能完全得手，趁那姑娘熟睡之際，放蕩輕薄一番，親熱溫存一下，也不枉費了這半夜的工夫。

大雨剛住，月色晦暗，影影綽綽之際，圓通向床上仔細觀察了一陣。

衾被下，姑娘似乎在發着勻細的鼾聲，圓通淫心大動，色膽如天，把刀往床前一放，猛地就撲了過去。

可是，他馬上就感覺到不大對頭，被他抱住的，並不是那姑娘，被子下邊空空如也，根本沒人。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剛要轉身，一雙鐵鉗似的大手，已經卡住了他的脖子，隨即，喉頭一緊，又被人點了啞穴，等他意識到着了道兒，想再動，想喊，也已經不可能了。

智達剛進來，就被甚麼東西絆了一下，「噗通」一下就摔了個嘴啃泥，沒等他醒悟過來，已經被人踩住了脊樑，嚇得他連忙喊叫：「好漢爺，饒命啊！」

此時，無嫦已經提着馬搭來到屋外，點着了燈，那智達詭計多端，趁無且略一分神，掙脫開來，一個就地十八滾，逃到門外，大喊一聲：「好小子，看你們往哪兒跑！說着，指揮衆賊，刀槍棍棒，把房門堵了個嚴嚴實實。

無且怒斥一聲：「你想幹甚麼？」

「幹甚麼？嘿嘿嘿，把銀子和這小妞兒留下，佛爺我放你一條生路，敢道半個不字，你今晚休想活命！」

「嘀嘀，口氣不小啊！巍巍寺院，莊嚴廟堂，爾等膽敢在這神聖清淨之地殺人行兇，難道不怕佛祖降罪嗎？」

「哈哈哈……小娃娃聽佛爺我告訴你，這裡不是佛門聖地，是閻羅殿！你們既然投了進來，就別想再出去了。」說着，向後面一揮手，「給我上！」

十幾個惡賊聞聲而動，擠着就要進房，無且會者不忙，他見房內空間狹小，施展不開，便順手從無嫦那裡，要過一柄長劍，發聲喊，衝了過去。

衆歹徒哪見過這陣勢啊，嚇得紛紛後退，無且一個箭步，衝出房門來到院中，與衆匪展開了搏鬥，無嫦佩帶的這一柄長劍，乃是崑崙奴用天降隕石，千錘百煉鍛造而成型的寶劍，截金斷玉，削鐵如泥，衆惡賊的破銅爛鐵兵器，碰上這劍，簡直成了燒火棍，霎那間，全被削斷了。

只有智達老賊，練過幾天拳脚，手中鐵棍也着實有點份量，還在勉强支撐着，其餘的匪徒，早退到一邊，只是吶喊，卻不敢上前，此時，無嫦早已出來，備好了馬匹，無且不想戀戰，說了聲：「佛門淨地，小爺我不願殺生。不過，你這禿驢，作惡太甚，也不能輕易饒過。」

口說劍到，「刷」、「刷」兩下，把智達的兩個耳朵給削斷了，鮮血順着他的脖頸流了下來，痛得他立即扔了兵器，雙手捂着腦袋哇哇直叫。

無且喊了一聲：「妹妹，咱們走吧！」

眼看着到手的肥肉要飛走，智達還不甘心，他抱着血淋淋的腦袋，一邊後退，一邊大聲叫嚷：「把山門封死，看他們能逃到哪兒去！」

無且冷冷一笑，運勁掌中，對着小院的牆壁奮力一擊，只聽「轟隆」一聲響，院牆坍塌了五尺多寬。兄妹二人，無暇糾纏，翻身上馬，轉眼之間，消失在晨曦微露的松林之中。

風馳電掣，縱馬驅馳。

* * *

翌日，無且兄妹二人來到了西路重鎮寶雞，按路人的指點，找到了十字街頭的興隆老店。

這是一家有百年字號的老客店，不但房舍寬敞整潔，飯菜可口，而且待客熱情，遠近聞名。

無且兄妹剛到門口，店伙計就急步上前，拉住了韁繩，迎他們下馬，熱情地說：「二位客官來了，裡邊請，裡邊請！」一聲招呼，店主人也連忙迎出門外。

這是一位五十多歲的、慈祥和善的老人，三綹長鬚飄灑胸前，兩行濃眉下面，一對笑咪咪的、炯炯有神的眼睛，未曾開口，先帶笑容，顯出久經江湖人的善通達變，卻沒有一絲一毫的媚顏卑態，他快步來到門外，略一拱手笑着問道：「二位客官，一路風塵，辛苦了，敢問閣下可是姓無？」

無且十分驚奇，遲疑了一下答道：「有勞掌櫃動問，在下正是姓無，請問掌櫃的如何知道？」

店主人微微一笑說道：「哦，說來話長，前天，有一位不速之客已經來過，替二位包下了房間，讓小店候着二位呢，快，快請進吧！」

無且想不到還有這洞天福地，小院不大，也可以習武，天色不早了，兩人一路鞍馬勞頓，欲早點安歇，老掌櫃此時起身告辭，自往前邊去了。

送走了掌櫃，無且回到西套間裡，連日鞍馬奔波，又經歷了這麼激動人心的一夜，他可眞有點累了，如今心裡踏實，進得房來，倒頭便睡，可是，沒容他睡安穩，伺候無嫦的店中女伙計，匆匆忙忙地跑過來把他叫醒了：「無公子，無公子，你快醒醒，快醒醒，小姐發高燒得直說胡話，你快去看看吧！」

無且聞聽此言，急忙起身，來到東套房間看時，只見無嫦睡在床上，一片混亂，她身上蓋的東西全都蹬掉了，由於高燒，無嫦滿臉飛紅，嘴裡還不停地說着甚麼，無且急步上前，一摸她的額頭，熱得像火炭一樣，驚得無且一陣心顫，他輕輕地替無嫦蓋好被子，嘴裡叫着：「妹妹，你醒醒神兒，覺得哪兒不舒服，告訴哥哥，我是你無且哥啊，你聽到了嗎？」

昏迷中的無嫦，突然間睜開了眼睛，拚命似的一把抓住了無且的雙手，有氣無力的說：「哥哥，好哥哥，你別走，我怕……我怕！」

無且急忙俯下身去說：「妹妹，哥哥不走，哥哥在你身邊守着，你別怕，你看見甚麼了？」

無嫦嗚嗚咽咽，含混不清地又說了一句甚麼，便緊拉着無且的手又昏睡過去了。

老掌櫃派來的丫頭倒十分機靈，趁這會兒工夫，已經跑到前院報告了掌櫃，掌櫃一邊派人去請郎中，一邊快步來到這裡，見無且坐在床頭，無嫦緊抓着他的手睡着。

掌櫃並不爲怪，那年月，雖然封建，講究甚麼七歲男女授受不親，可是掌櫃知道，這無且和無嫦是從小一起長大，一起練武的親兄妹，他們之間，耳鬢廝磨地共同生活了十來年，又會有甚麼私情呢？再說，無嫦正在昏迷之中，練武的人又怎能有這麼多的講究呢？

不大一會兒，郎中來了，他爲無嫦診過脈說：「老掌櫃和公子請放心，姑娘的病沒甚麼大妨礙，不過是風寒勞累，氣鬱心頭所致，看來，是有甚麼難解的心事，以致肝火鬱結，不能消散，老夫開上一劑藥，服下後，發發汗，退了燒，再調養幾天，就會好的，明天早上我再來瞧瞧。」

說完，接過診金，告辭去了。掌櫃派人抓了藥來，無且親自煎好，端到炕前，用小勺一口一口地餵無嫦服下。看她仍昏昏沉沉地睡着，便拉過一張椅子來，坐到炕前，眼不眨地看着無嫦，連飯都是在床前吃的。

掌櫃請來的這位郎中，是寶雞城裡有名的大夫。他的藥還眞有效，午飯之後，無嫦果然出了一身大汗，退了燒，神志也清醒過來了，無且一見，喜出望外，連忙湊過身子說：「妹妹，你終於醒過來了，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來，喝點水吧！」說着，端過水來，仍舊用小勺去餵無嫦，不料無嫦卻嬌憨地說：「不，哥哥，不讓你餵了，你扶我起來自己喝吧！」

無且上前扶起無嫦，端着那盞葯，看着無嫦一口氣喝完，這才放了心說道：「唉，妹妹呀，眞把我嚇壞了，你怎麼一下子病得這麼重呢？」

無嫦靠在無且寬厚的肩膊上，只覺得一陣心旌神搖，她偷偷地瞟了一眼無且，輕聲說：「可眞是的，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看見許多醜八怪一樣的惡人，拿槍弄棒地欺負我，你站在一旁冷眼旁觀，卻不出手，我打呀，拚呀，累得渾身燥熱，怎麼喊你，你都不理我，我，我都……」

無且聽她說得凄惶，轉臉一看，無嫦竟滿眼含着熱淚，不禁噗嗤一下笑了，說道：「妹妹，你這是做了惡夢，你想想，咱倆一塊兒出來，哥哥能扔下你不管嗎？要是那樣，將來我怎麼去見師傅，又怎麼向師傅交代呢？好了，你剛剛退了燒，還是趕快躺下休息吧！」說着，扶着無嫦躺下，無嫦卻仍然直盯盯地看着無且問：「哥哥，我昏迷時，你一直在我身旁嗎？」

無且還沒有回答呢，那個女伙記卻在一旁笑着說：「姑娘，快別問了，你這一病，可把公子嚇壞了，昨夜一夜，今天一天，他寸步不離地守着你，愁得連飯都吃不下

去，眞是個難得的好哥哥！」

一句話說得無嫦滿臉飛紅，心裡說不出有多舒服，便假裝疲憊，閉上了眼睛。也難怪，一個情竇初開的姑娘，在病中無意地向心中敬慕的人撒嬌弄痴的時候，突然發現身邊還有一個不相干的外人在，她能不感到嬌羞呢？

無且倒十分坦然，他心裡只有奉師命人間歷練，視無嫦爲同胞妹妹，祇感到了自己的責任重大，心中沒有一點私情，無嫦的嬌態也好，丫頭的調笑也罷，他認爲都是再自然不過了。所以，聽了丫頭的話，他沒有一絲一毫別的想法，只是心平氣和地說：「大姐過獎了，我要是個好哥哥，妹妹就不會有這場病了，都怪我沒有好好照顧她，唉，昨天一夜，今兒個一天，也把大姐你累壞了，現在妹妹終於退了燒，你也該寬寬心，歇一會兒了。」

那丫頭卻感動地大聲說道：「喲，瞧公子說的，這一天一夜，不全靠你在這兒守着，看着嗎？再說，我們做伙記的，幹點活也是應該的，公子，你在這兒再守一會兒，我去給二位傳晚飯去。」

丫頭說着，快步走出去了，房間裡，又只剩下了兄妹二人，無且見無嫦一直閉着眼睛，還以爲她睡着了，便不再說話。

其實，無嫦根本沒睡，醒着呢！她感覺到了無且哥哥那注視着她的目光，心中泛起了一陣幸福的漣漪。她想：啊！丫頭姐姐說得多好呀，他是一位好哥哥，是一位我終生不願分開的好哥哥！想着想着，她那隻抓着無且的手握緊了，一股暖流，滋潤着她的心房，在憧憬之中，她進入了甜蜜的夢鄉。

* * *

秋高氣爽，金風暖人，西安城東門里德勝鏢局練武場裡，聚集着西安府城內出了名的英雄好漢，還有一些富商大賈們，他們都是接到德勝鏢局鏢頭萬青的邀請前來赴會的。

什麼會？薦武會，就是以武會友推薦新人，這種薦武會，在西安府大約每隔一兩年，就要舉行一次。

大凡武林道新下山的朋友，剛辭師的後輩，外地投奔來的青年武師，鏢行新入伙的鏢師等等，都要在這薦武會上露露面，顯一顯身手，會一會西安府的武林朋友，也讓那些富戶巨商們知道，哪一家鏢局請來了新武師，本領如何，敢不敢把大宗鏢銀交給他們保，就是在鏢局內部，還有一層排座次，分名號的意義，鏢局是以武功掙錢吃飯的，武功不好，怎能服衆，又怎能讓客戶放心呢！

這個薦武會的最早發起人，就是德勝鏢局的總鏢頭萬青，這個人，早年習武峨嵋，學成下山後，在江湖上闖蕩了十幾年，一支三尖六刃的峨嵋刺，叱咤風雲，打敗過無數英雄好漢。三十多年前，又在西安府的擂台上，獨佔鰲頭，被西五路的武林同道，擁爲首領，送他了一個「鎮西北」的美號，他在西安府開了一家「得勝鏢局」。取旗開得勝之意，萬青人品正直，仗義行俠。他說，武林之中，只靠功夫，死打硬拚地傷人殺人，不算眞本事，有武功又有德行，能以理服人，以情服人，以義服人，以德服人，這才算是好漢、眞英雄，所以他把原來的「得勝」改成了「德勝」，以表示自己要用「武德」來取勝的宗旨。

他有兩位結義兄弟，也開着鏢行，便依次取名爲「義勝」、「信勝」。義勝鏢局的總鏢師「鐵拐仙」李銘雖然是個跛子，卻是行走如飛，暗器功夫出類拔萃；信勝的總鏢師「雲裡翻」巴海，輕功卓絕，他倆都是與萬青齊名的人物，三家鏢局聯起手來，不僅威鎮西北五省，老哥三人也成了西安府武林界的三巨頭。

今天的這個薦武會，可說是別開生面的一次，鎮西北的萬青親自坐鎮，武林同道同行幾乎全部出席，而推薦的卻是名從不見經傳的兩個武林晚輩，一個是年方十七歲的無且，另一位卻是十六歲的女孩無嫦。

五畝大小的練武場正中，高搭着一座看台，看台之上，並排放了四張八仙桌子，坐着萬青老哥三人和西安府有頭有臉的武師，看台前邊，還擺着一溜桌子，那是請來的紳商富價。幾個鏢行的小伙計，跑前跑後地忙着提茶、送水、上點心。練武場的四週，則圍着西安各鏢行的鏢師們，在前輩面前，他們不敢放肆，肅立待命，鴉雀無聲，九十來人，偌大的場子，竟然安靜得如入無人之境。

「鎮西北」萬青是今日的「主考官」，他六十五歲，黑紅的面孔，一臉絡腮鬍鬚已經大部份花白了，頭上的辮子雖然精心梳理，也是黑中泛白，但那對練武人的炯炯雙目，卻放出逼人的光芒，不怒而自威。今天，他穿了一身絳紫色的寬袖長袍，雪白的粉底快靴。兩枚大鐵球，在他的手中不斷地滾動着，更顯示出他那豪爽正直和雍容大度的氣魄。

看着人來得差不多了，萬青呷了一口茶，慢慢地站起身來，走向台前，抱拳一揖道：「各位，今天是咱們三勝鏢局和西安武林界聯合舉辦的第十五場薦武會，蒙各位光

臨德勝鏢局，捧場助威，萬青我這裡多謝了。」

說着又向台上、台下作了個羅圈大揖，接着說：「今天出場獻藝比武的，是我偶爾結識的武林新秀，可以說是我萬青的忘年生死之交。江湖之上，從來是以藝取人、以德服人，而不分甚麼男女尊卑、親疏遠近的，他們倆能不能在武林中站得住脚，靠的是自己的武德、武功，不是靠先人的威名，更不是靠我的老面子。所以，他倆的根由、來路，我就不說了，無且、無嫦你們倆出來，與衆位前輩和兄弟們見個面。」

無且和無嫦應聲而起，先向台上衆老前輩行了跪拜大禮，又向周圍衆人團團作揖，在場中站定。

衆人看時，只見無且一身暗褐色的短打，上身穿着雲扣密排的背心，腰繫巴掌寬的金綫腰板帶；下穿燈籠中衣，脚蹬粉底戰靴，裸露着膀臂，顯出健壯的胳臂，濃眉劍豎，雙目炯炯，粉嘟嘟的臉蛋上，透着憨厚和稚嫩的純眞。

那無嫦更是嬌俏絕倫，烏黑的秀髮，戴着一朵火紅的繡絨花，不塗粉，不施丹，不飾珠翠，兩道細細的黛眉，一雙水靈靈的大眼，鼻尖微翹，櫻唇如珠，一張圓臉，光彩照人，含着說不出的自尊和冷傲，穿一襲青色束袖繡花緞衣，紮一條同色的繡花腰板帶。

那苗條的身材與高大魁梧的哥哥，恰成對比，一個是人高馬大，氣宇軒昂，十七歲的男孩，倒像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場中立定，賽似金剛；另一個，小巧玲瓏，亭亭玉立，嬌媚中顯現着頑皮和稚氣，像個不懂事的小姑娘。

大伙兒一看到這兄妹倆的架勢，可就嘀咕上了：媽呀，今兒這場比武不好對付呀。兩人都是沒成年的大孩子，其中一個還是小姑娘，和她交手，贏了，算不上本事；輸了，可怎麼見人呢！

就在下邊吱吱喳喳議論的時候，萬青在台上說話了：「好，比武開始，還是咱們的老規矩，各展所學，盡力取勝，以武德爲重，武功次之，點到爲止，不許傷人。無嫦暫且退到一旁，由你哥哥打頭陣。先比拳脚，後比兵刃，台下那位上場，請便！」

台下衆人聽了這話，一陣騷動，一位青年小伙子，大喊一聲：「我先來領教！」隨着喊聲，跳出一個人來，只見他身高七尺有餘，黑衣黑褲、黑靴子，一張黑臉賽過當年的黑李逵，他來到場裡，略一拱手說道：「在下德勝鏢局萬老爺子麾下黑旋風金貴，向無少俠討教幾招。」

無且拱手還禮：「失敬了，請金兄手下留情。」說着立下了門戶。

無且道聲「請！」雙脚移動，卻不忙於進招，他要等這莽漢先發招。這一來是相承相讓的禮貌，客不壓主的尊重，二來，無且看出，對方是個急性子人，自己要採取守勢，後發制人。

果然，那金貴耐不住性子，猛撲了過來，在無且的面前虛晃一招，轉手就是一記「怒打山門」，向着無且的胸前打過來了。無且一個移步，躲過這一拳，卻趁勢下蹲，左脚爲軸，右脚一個掃堂腿，「金蛇攪洞」，踢向金貴下盤。那金貴倒也機靈，縱身躍起，躲過這一招，順勢使了個「泰山壓頂」，雙掌並攏，直蓋無且後腦，無且身子一擰，雙拳一前一後，一招「風攪殘雪」，橫掃金貴腰間。

這幾招過得那麼快捷，那麼狠辣，在場的人無不暗暗叫好，轉眼之間，二十多個回合過去了。

這兩人，一個是莽撞粗漢，仗着身大力不虧而急於求成；一個是血氣方剛，憑着精湛的技藝從容應戰。

打着打着，悟性奇高的無且動腦筋了，嗯，這大漢有的是力氣，他又只打一場，我下面還有惡戰呢，不能過多消耗體力。我呀，別客氣了，想到這兒，無且放慢了身法，出掌出拳之中，暗暗加上了內力。

那金貴突然覺得，自己的拳脚不聽使喚了，拳頭打出去，好像碰上了甚麼阻礙似的，老打不到正地方，而對方的拳脚，又似一陣緊過一陣的狂風，逼得人透不過氣來，他心中一慌，就有點手忙脚亂了。

無且看準了機會，一個餓虎撲羊猛衝過來，雙拳齊出，奔向金貴胸前，金貴連忙分手攔截，想劈開無且的雙拳，卻不料，無且這拳看似快，卻是慢。金貴雙手已經打出去了，無且雙拳還未過來。金貴這一分手，恰巧露出破綻，無且變拳爲指，在金貴肩井穴上輕輕一按，那金貴只覺得一陣痲木，踉蹌着後退幾步，差點摔倒。

他知道，這是無且手下留情，點穴點得恰到好處，如果再重一點，他可就要當場出醜了，便連忙使個「金剛墜兒」，站穩了脚步，拱手說道：「多謝無少俠，在下佩服！」

無且也拱手還禮：「承讓了！」

那金貴是個烈性漢子，也是個直腸子人，輸了便認輸，有甚麼丟人的，可是旁邊卻有人不服氣兒了，金貴剛下去，他就跳出來大聲說：「我來領教無兄的拳法！」

抬眼一看，站出來這人，五短身材，乾巴精瘦，看年紀約有三十

歲上下，卻是一副死乞白賴的架勢。他跳出場後，說一聲：「無少俠，義勝鏢局拚命虎陳全，向你求教了。」

一邊說，一邊揮舞雙拳猛撲過來，無且見這人的性子比剛才那位還急，剛要出手應戰，就聽一旁一陣嬌笑之後，無婼喊道：「哥哥退下稍事休息，讓小妹見識這位陳兄幾招吧。」話出人到，雙拳齊出，接住了陳全的招數，那陳全萬萬沒想到會與無婼動手，驚得他一個縱身，跳了回去。無且趁機略一拱手，退到一旁。

無婼已立了門戶，靜待陳全出招，陳全反倒急紅了臉，吭吭嗤嗤地說：「姑娘，你，你這是……」

台上、台下，連主持今日比武的萬青都無聲地笑了，大家伙兒都暗暗稱讚：好一個機靈的小丫頭！她明知衆人不好意思與她過招，卻搶來這場機會，給陳全出了個難題，那陳全是以點穴功見長的，他出場是衝着剛才無且點了金貴的穴位，要與無且比一比點穴功夫，好嘛，這回碰上個小姑娘，陳全英雄無用武之地了，且看他怎麼應付吧！

陳全確實傻眼了，他正在猶豫，要不要放棄這場爭鬥，無婼可等不及了，大聲說：「怎麼，陳兄欺我年幼，不肯賜教嗎？你既然已經上得台來，就由不得你了，看招，休怪我無禮了。」

無婼一邊說着，一邊撲向前來，當胸就是一拳。練武之人，防身自衞是本能，到了這個節骨眼上，不由得陳全不出招了。

他把牙一咬，心想：我再沒能耐，還能在衆目睽睽之下，不戰而敗於這小姑娘手下？打吧！想到這裡，便出招相逼，與無婼戰到一起。

可是，陳全失算了，他若是不戰而退，雖不光彩，還能落個「好男不與女鬥」，這一打起來，他可是有點招架不住了。

那無婼雖然年幼，練的卻不是花拳綉腿，只見她，身法飄忽，左右移動，似楊柳隨風任意擺，又如秋雨落灑江天，在迅速移動之中，拳似擂鼓，掌如旋風，把個陳全鬧得左支右絀，眼花撩亂，只有招架之功，沒有了還手之力，不到三十招，已經是脚步紊亂，汗流浹背了。

陳全不由得暗暗吃驚，心想：唉，想不到敗在一個小姑娘手下，這下可眞栽了！急切之中，他甚麼也不顧了，想用自己獨門絕技的點穴手法，抓住機會，制服對方。

可還沒等他出手呢，無婼卻突然跳出了圈外，攏一攏秀髮，蹲了個萬福道：「多謝陳兄的賜教，小妹人小力單，無力再戰，就此認輸了。」

這一下，又鬧得全場皆驚，人人讚佩。好一個機靈懂事的小姑娘，打得正到火候，讓的又恰到好處，如果再打下去，陳全必輸無疑，到那時再相讓，陳全的顏面何在？趁着現在雙方雖無輸贏，可陳全敗勢已定之時，突然停手，勇、智、仁、義，樣樣俱佔，又給陳全搭了個大大的台階，好姑娘，上風讓她全佔了！

那陳全心中也是十分感激，連忙還禮說：「姑娘小小年紀，有如此好的功夫，在下佩服之至，你沒輸，再打下去，我陳全倒要出醜了，啊！哈……」

兩場拚鬥下來，坐在台上觀陣的老英雄萬青心中有數了。嗯，後生可畏，名師出高徒，此話一點不假，看着這兩個孩子有如此身手，又如此懂禮，他不由得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暗道：就讓她表演一下，倒也不錯。萬青心念尚未落，下面便齊聲喝采要她舞劍，無婼也不推辭，取出寶劍來，款步下場，舞了一套劍法，她這一關就算過了。

下面這最後一場，該無且出場了，無且不慌不忙，手提金絲軟鞭，走到中間，「啪啪啪」甩了幾個響鞭，拱手說道：「哪位兄長願和小弟走上幾招，無且這廂拜請了。」

哪知，此言一出，卻沒有人響應。他那裡知道，大伙都在暗忖呢。剛才比拳時，兩個上場的都被打敗了，莽金貴也好，急陳全也罷，都是三大鏢局中的佼佼者，要是再敗上一個，那西安武林界的顏面何在呢？

萬青在看台上一見這架勢，心裡也明白了。嗯，無且這金絲軟鞭，是非凡的兵刃，他敢於拿出來，就不會是一般的水平，我的人如果不敵，雖然是萬某的忘年交好友，我這老臉也沒地兒擱呀！想來想去，下面這些人裡，恐怕只有大徒弟「流星追月奪命神」魯坤，還能應付下來。嗯，不能冷了場。

他在座位上向魯坤一指說：「魯坤，今兒個來的人多，大家都客氣，無非是怕傷着老夫的小友，你就下場替大伙兒走一趟吧，雙方兵刃相見，難免失手。還是老夫那句話，點到爲止，聽明白了嗎？」

魯坤聽師傅點了名，再無推辭之理，急忙出班說道：「徒兒謹遵師訓，陪無少俠過幾招。」說完，「嗆郎郎」亮出了兵器，原來是一對鍊子鐵錘。「刷啦啦」使開，那鐵鍊竟有一丈長短，端上的鐵錘，明晃晃，亮閃閃，每隻少說也在三十斤開外。

無且一見，不免有些心驚。雖說是軟兵器對軟兵器，可對方的卻多了兩個「鐵拳頭」，這可不好對付啊。可是，事已至此，不上陣又怎麼行呢？他拱手行禮道：「請魯兄多多指教。」

魯坤坦然一笑：「好說，好說。少俠你手下留情吧！」說着立下門戶，「無少俠，請進招。」

無且不再謙讓，金鞭一甩，一招「毒蛇出洞」，那鞭「刷」地直衝前方，猶如一杆長槍，向魯坤的面門直刺過去，魯坤會者不忙，只用手一舉，輕輕一蕩，便撥開了長鞭。那左手的鍊錘卻繞了一個圈子，一招「流星探月」擊向無且。

無且剛才那一鞭，本是虛招，被魯坤蕩開之後，便借力使力，向後一捲，既擋開了魯坤的鍊子錘，又順勢纏向他的腕子，可是，這一鞭剛使出一半，卻被魯坤右手的錘頭撥開了。

三招已過，兩人各自後退，這也是高手相會的規矩，前面三招，雙方都沒用殺手，既是互相試探，又是互相謙讓、互相敬重。三招過後，重新見禮，再行過招，這才是要眞刀眞槍的見功夫呢！

好一場惡鬥啊，眞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

魯坤的鍊子錘舞動起來，如寒光流水，彩雲追月，遮天蔽日，驚心動魄；無且那金絲軟鞭飄忽之下，似蛟龍鬧海，巨蟒逞兇，攪地生煙，蕩人心魄，兩個人兇對兇，狠對狠，直殺得塵土飛揚，天昏地暗。轉眼之間，一百多個回合過去，還是勝負不分。

突然，無且大吼一聲，軟鞭挾着內力，似一道閃電，猛撩過去，魯坤見狀，也拚足了內功，雙錘一個橫攪，鐵鍊與金鞭搭上，竟纏在了一起，這一下鞭錘之戰變成了內力相較，全場的人都驚呆了。

只見兩人穩步不動，緊扯着軟鞭和鍊環，注目瞪視着鍊環與軟鞭纏繞之處，那兩個鐵錘倒懸空中，在兩人的內力衝擊之下不住地顫抖着。霎時間，兩人的臉上都現出了豆大的汗珠，「嗒嗒」地直往下掉。

在場的人都知道，這內力相較最兇險，無論是誰，只要支持不住，就會傷筋動骨，所以，都爲他們捏着一把汗，可是又無能爲力。

一旁的無婼，更是緊張萬分，她喊不敢喊，幫又幫不上，急得抓耳撓腮，香汗淋漓。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時，看台上的老鏢頭萬青手一揚，兩道寒光脫手而出，似驚雷、如閃電，衝着兩隻下垂的鐵錘飛了過去，只聽「噹噹」兩聲震天價響，兩個內功膠着在一起的人，突然撒手，丟了兵器，「蹬蹬蹬」地連退幾步，跌坐在台上。

兩人均是內力深厚之人，連忙各自運功調息，過了好一會，兩人的功力才漸而恢復。

此時，無且心中明白，剛才是老總鏢頭把手中的鐵球拋了過來，以他精湛的內力，破了兩人兩敗俱傷的危局。他心中不由一陣感慨，亦忽然明白乾坤浩浩，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至理。

直到此時，無婼才鬆一口氣，但立刻又秀眉緊皺了，因爲她忽然湧出一個不祥之兆，無且英武不凡，今日一戰成名，從此必受天下武林垂青，更有不少美女少艾，慕名紛至，屆時對這位「好哥哥」體貼入微的，便絕不僅僅是自己獨享，而是被別人分佔了……因此無婼忽地又悔又恨，她後悔自己當初答應了老總鏢頭萬青的邀請，赴這見鬼的「薦武會」，恨那該死的無且哥哥太英武不凡，日後必誘引無數的嬌娃美女垂青！

而且從這一刻開始，無婼忽然萌生了一個古怪的念頭，在武功上她或許比不上無且，但她發誓要在「天機神算、九宮八卦」的玄學上，勝過無且！哼哼，稀罕麼？只要我無婼在這上面更精進一層，必可探知你無且的未來運命，看你如何逃脫我無婼的玉掌手心呢！

說到此處，無極神僧忽地戛然而止，再不往下述說這神秘有趣的武林逸事了。

日月峯上，千丈崖前，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寧彩兒四位少年男女，聽師傅無極神僧說故事，直聽得津津有味，可惜到關節處卻忽地頓住了。

李梅花微一思索，她年已二十歲，正經歷與故事中女主角無婼一般少女心境，她很快便明白其中的微妙了，但卻沒有作聲，似乎她也感到難於啟齒。

郭子儀的心性與故事中的男主角無且，大有相似之處，因此也沒去思忖內含的男女奧妙。

李光弼則仍有契丹族人的氣質，凡事講求直截了當，也根本不理解這等漢人男女的微妙感情事。

不過，四人中寧彩兒是唯一的例外，一來她只是十五歲的少女，對男女的感情玄妙，介乎於似懂非懂之間；二來她又盡得無極神僧的眞傳，雖稍嫌雜未精，但她的「天機神數」奇學，卻已足令她窺透內中的奧妙了。

只見寧彩兒眼波一轉，便忽地格格笑道：「爺爺師傅，那無婼姑娘可愛啊！她似乎已喜歡上那無且少俠啦，他二人並非同胞兄妹，便那個彼此結合，也並不爲過啊！她二人終於結爲夫婦了嗎？」

無極神僧一聽，心神又似乎返

回那數十年前的故事中了，只見他微嘆口氣，神色黯然的喃喃道：「沒有……沒有……那無且心性堅剛，既斷認那無嫦姑娘是他的同胞妹妹，又怎肯涉入男女私情上呢？因此啊，那無且三番數次拒絕了無嫦姑娘的心意，甚至不留情面的加以訓斥。無嫦姑娘一怒之下，便與那無且分道揚鑣了，從此再不肯與無且相見！」

寧彩兒大感可惜道：「他二人實非同胞兄妹，本來可以相親相愛作夫妻的啊……爲甚那無且如此無情？」

無極神僧苦笑道：「可惜他二人的身世，是無且後來返回崑崙山，師傅崑崙奴追問無嫦的下落，無且不敢隱瞞，告知眞情，崑崙奴才把二人的身世告知無且，他二人原來竟是相隔數百里不同地方的棄嬰，而絕非同胞兄妹，大可合結爲夫妻……可惜一切已經太遲了。」

寧彩兒不捨道：「爲甚太遲？那無且既然已知眞相，爲甚不去尋覓無嫦姑娘？」

無極神僧道：「因爲一來那無嫦姑娘已發誓不與那無且相見，根本無法尋覓；二來那無且既悔又悲，他心灰意冷之下，便決心再不涉人世，甘願爲僧，從此再不涉男女情事了。」

寧彩兒已若有所悟，她俏目一轉，追問道：「那無嫦姑娘後來如何呢？她最終肯出來與那無且見面嗎？」

無極神僧心有所思的嘆氣道：「那無嫦姑娘自與無且分開後，便隱世不出，更落髮爲尼，潛心修練她的『九宮秘學』，終有大成……到她終肯現身與那無且相見時，彼此已是年過六十的老尼、老僧了。」

無極神僧說到此處，寧彩兒已失聲叫道：「爺爺師傅！那無且和無嫦此次重逢，必定有所誓約，因此無且決不違約也！是麼？」

無極神僧衝口而出道：「不錯啊！那次相逢，那無嫦依然怨恨難消，她發誓要與那無且比試『九宮秘學』，條件是無且不可親身去破解她的『九宮大陣』，須由兩對少男少女，入洞破解陣法，若然成功，她才允再與那無且相見，若不成功或違誓約，那無嫦就發誓永不出洞，就此絕世啦！哎，其實她爲了一口怨氣，又何必如此折磨自己呢？」

無極神僧說到此處，神色黯然，似乎陷入深深的追悔中了。

九宮秘洞　實地研悟

日月峯千丈崖前一片寂靜，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寧彩兒四位少男少女，均在默默沉思，似乎均被這人世悲劇強烈感染了。

好一會，李梅花才決然的判斷道：「師傅，依梅兒之判，師傅便是那位無且少俠，而無嫦姑娘，便是自創『九宮門』的『九宮神尼』啦！九宮神尼敢愛敢恨，很令人佩服啊！」

無極神僧微一點頭，亦即默認了他便是當年「無且少俠」，而九宮神尼，果然便是當年敢愛敢恨的少女無嫦。這兩位絕世高人的身世來歷，一直是江湖中無法破解的秘辛。時至今日，無極神僧才第一次向徒弟洩露，而且是向自己的徒弟憶述，由此可見他對自己四位傳人的無比信任了。

寧彩兒俏目溜轉，忽然嬌嗔的道：「好啊！爺爺師傅，你之所以收養彩兒，又收養我等四人爲徒，目的卻是爲了破解九宮神尼的陣法，好讓她肯與你相見的心願啊！」

郭子儀卻忽然接口道：「不然，小師妹，師傅的目的絕非僅此而已，否則，他也不必等待二十年之久，才去應約破解九宮神尼的陣法也，我記得當日師傅駕臨郭家助我，他的目的卻是培養我成爲爲國爲民，濟世救人的國家棟樑啊！師傅胸懷之寬闊，豈會僅爲了一己私情呢？」

寧彩兒似乎也知道自己誤解爺爺師傅了，她嬌憨的吐了吐舌，笑道：「爺爺師傅，是麼？」

無極神僧仰天長笑，然後才淡然的道：「吾既爲佛門中人，承受恩師崑崙奴的衣砵，自當以吾崑崙門的大旨行事。至於情仇恩怨、是非得失，又何必去計較追索呢？落花流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提也罷。」

無極神僧一頓，又肅然的對四位徒弟道：「天道行將劇變，驚天浩劫已爲期不遠，爾等亦將屆入世歷練的時候了！於此時此刻，吾將引領爾等，前去探闖九宮神尼的驚世大陣，實地演練，於日後將有莫大裨益也」

無極神僧說罷，即一躍而起，揚一揚灰袍衣袖，引領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寧彩兒等四位兒徒，毫不猶豫的向日月峯對面的九宮山掠去。

無極神僧領先，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寧彩兒等四人隨後，一路向日月峯對面的九宮山掠去。

四人心中均十分興奮。郭子儀自在日月峯學藝八載，盡數領悟師傅所授的「無極神功」，而進而悟創他自己的「蓮花神功」，剛才在千丈崖中，他已初試牛刀，憑一口眞氣，竟可身化「蓮花」，虛懸於千丈崖中，這等功力，已足驚世了。但

郭子儀尚有遺憾，便是至今未能一窺師傅無極神僧的實戰神通，如今機會終於來臨了，他自然十分興奮。

李光弼亦有同感，除此之外，他亦極欲一試自己的身手本領。

不過李梅花、寧彩兒二人，除了躍躍欲試自己獨具的「天機神數」玄功，尚有一半女兒家古怪的心理，便是急於窺探那一代女奇人無嫦——九宮神尼的眞面目。因爲直到此刻，兩人才知道，玄幻如仙神的無極神僧，原來亦與那九宮神尼，有如此凄怨悱惻的情海波濤，兩人心中除了惋惜外，均不由對九宮神尼的不幸十分同情，因此也就急於欲見九宮神尼的眞面目了。

師徒五人，掠行片刻，便已抵達那聳入雲霄的九宮山下，抬眼望去，只見千層石級，直達山頂，當中竟毫無阻攔。

無極神僧一見，便欣然一笑，對李梅花等人道：「此乃九宮神尼有意開山迎客，給吾等便利，不然便是上此山巔，亦艱難之極。」

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寧彩兒四人均點頭稱是，李梅花卻心中嘀咕，暗道：如此千丈石級，直達山巔，雖然高峻，但憑我等功力，必可順利踏上，又有甚艱難之處？不過也很邪門，怎的我初探九宮山時，亦未發覺有這道千丈天梯呢？莫非這才是闖「九宮秘洞」的正確途徑麼？又或者是九宮神尼在暗中故弄玄虛？

李梅花思想之際，無極神僧已毫不猶豫，領先登上千丈石梯。李梅花、郭子儀等四人，亦隨後跟上。果然一路順利，片刻間抵達山頂，只見正面山壁處，一個形似廟似觀的山洞石門洞開，裏面靜悄悄的，根本沒有絲毫的兇險朕兆。

李梅花心中不由驚疑，暗道：當時我試闖九宮秘洞如此險惡，怎的由師傅帶引，便如此順利？莫非那九宮神尼，不忘舊情，口硬心軟，暗中助她的「昔日情哥」光臨麼？不然爲甚如此輕鬆容易？

李梅花心念未了，就在此時，突然身後一聲脆响，衆人回身一望，但見剛才上山的千丈石梯，在眼前一晃，便失了踪跡，化作一條荊棘叢生的羊腸小道，盤旋蜿蜒於原來石梯所在的地方。

寧彩兒吐舌道：「厲害！厲害！九宮神尼的佈局果然非同小可，待會下山，只怕比上山艱難多了。」

無極神僧微笑道：「九宮神尼乃以此向吾等暗示，上山容易下山難，決不可中途動搖，唯有勇往直前，才是出路了……走，石門洞開，這便放膽而進吧！」說着引領四位徒兒，走入石門。

五人剛踏進去，石門在他們身後忽地又無聲無息的關上了，快如閃電，根本連思忖應變的時間也沒有。

李光弼走在最後面，他試運內力，推一推石門，他的內力已甚具火候，這運力猛推之下，少說也達千力之力，不料石門卻紋絲不動，就連一聲輕微的聲响也沒有。

李光弼不由驚道：「二師哥……這石門只怕重達萬斤，一旦關牢，神仙難開，待會卻如何出洞啊！」

郭子儀在李光弼的前面，與他最接近，李光弼又最佩服郭子儀，因此李光弼誰也不問，只向郭子儀詢示。

郭子儀不假思索道：「怕甚麼？師傅剛才說，九宮神尼不是借山路向我等發出警訊，此行有進無退麼？既然如此，石門關與不關，亦毫無相干啦！」李光弼點頭稱是。

說時無極神僧已領先向裏面走去，寧彩兒緊挨在他的身邊，便湊上前去，問無極神僧道：「爺爺師傅，我等往哪兒去呢？」

無極神僧道：「自然是直闖九宮秘洞啦！」

寧彩兒道：「不先打探清楚嗎？」

無極神僧微笑道：「九宮神尼的玄功非同小可，她既向我等示意可進，便決不會改變主意，因此也決不會發動一些微末機關徒費力氣。」

寧彩兒笑道：「只怕是九宮神尼前輩，瞧在師傅的面上，才破例把部份機關撤去吧？」

無極神僧無聲一笑，暗道：九宮神尼既知是我來臨，自然知那微末機陣難不倒我，因此乾脆便把它撤去了，但走過通道，抵九宮秘洞的中心，那就非同小可，絕不留情面啦！

無極神僧窺透了九宮神尼的用意，但也沒去說破，因爲他深知自踏入九宮山的地域起，他們的一舉一動，便均落入九宮神尼的掌握中了，假如無意中令她誤會，那便徒招慘酷殺戮了。因此無極神僧若無其事的領先往前行，後面的寧彩兒、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則緊隨而行。

果然很快便走完通道的長廊，竟毫無兇險異狀。李梅花往前掃視一眼，心中不由一陣驚奇，暗道：初探時前面分明是現出七彩光華，令人心智迷惑的地方，怎的此時卻變作一座緊閉鐵門的洞庫呢？九宮神尼到底弄甚麼玄虛？洞庫內又到底隱藏甚麼呢？

此時無極神僧亦站着不動，他在暗暗思忖，是否便闖入洞庫？因

為他此行有三大目的，除應誓約而來，又讓四位徒弟實地歷練陣法，更欲於九宮秘洞內，替四位徒弟尋一件神兵利器，以作日後之用。

原來無極神僧早就探悉，九宮神尼在這二十多年中，搜羅天下的神兵利器，陳列於九宮秘洞的「九宮庫」內，趁破陣之機，向九宮神尼求取四件兵器。

無極神僧思忖之際，寧彩兒眼尖，忽見黑暗中有燈光一閃，便向燈光閃處掠去，只見原來是通道長廊旁的一座山洞，洞中有燈火點起，在當中的桌上，還備有吃的東西，於是躍出來，對無極神僧道：「爺爺師傅！這裏有吃的呢，想必是九宮神尼前輩，為師傅你預備的呢！」

無極神僧轉身一看，果然不錯，但一時也難判斷九宮神尼這般安排的用意。

李梅花卻疑惑道：「桌上的東西古怪之極，似蛇非蛇、似龍非龍，但均以麵粉造物，未知是否為我等所備，其中是否有甚兇險？」

郭子儀、李光弼倆人正感腹饑，食物在眼前，饑餓之感不由更強烈了，因此雖沒說話，但心中早恨不得無極神僧認可了。

無極神僧目注洞中的食物一眼，他發覺內中果然有點蹺蹊，便沉吟道：「你等且稍安毋躁，待我進去看看再說！」

說着便移步到那山洞中，只見洞內正中的桌上，放了五種吃的，分別是五樣不同的食物，一種是四枚鮮紅的山桃；一種是十數朵嬌俏的茉莉花兒；第三種是四個饅頭，卻造成虎的形狀；第四種是一條用麪粉製造的長圓形怪物，果然似蛇非蛇、似龍非龍，莫可言狀。第五種卻是一壺酒，無極神僧略一聞，便知這是他少年時代最喜歡的杏花酒。

無極神僧見了，定力如他高絕，亦不由心神一蕩，因為乍聞「杏花酒」酒味，登時便勾出他少年時代的一幕，那是他與無嫦妹妹在杏花村飲杏花酒的迷人往事，當時彼此以為是兄妹身份，倒也不覺甚麼，但此時回想，卻充滿旖旎風光……

無極神僧由此斷定，這一壺杏花酒，是九宮神尼為他而設的了，而且她早就預知，他必於今日今時光臨，那桌上的四樣食物，必定是為他們五人而設，但為甚卻如此稀奇古怪，連無極神僧亦難明其秘。

無極神僧沉吟之際，偶爾抬頭，忽見洞壁上有一行新鮮刻上的文字，寫着：曇花一現百年空，無心無物朦朧中；師徒五人入此洞，且嘗美食再破宮。

雖隔了數十載，但無極神僧一看，便認出是當年無嫦妹妹的手跡，而且是以指代筆，運功於堅壁上刻上的，無極神僧至此，已再無疑惑，他向洞外的徒弟招呼道：「爾等且進洞來，吃點東西再破陣吧！」

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寧彩兒等四人聞聲進來，寧彩兒剛才匆匆一瞥，未及細看，此時向桌上仔細一看，不由驚喜的格格笑道：「爺爺師傅，原來有酒有吃的，有花有果招待呢！九宮神尼前輩果然甚有待客之道啊！」

李梅花卻猶豫的道：「小師妹，這只怕是先禮後兵呢，高興甚麼？」

寧彩兒不理，向無極神僧道：「爺爺師傅，這桌上的東西，如何分呢？」

無極神僧微笑道：「既主人有此安排，吾等大可隨心所欲吧！」說着，他已伸手捧起那瓶杏花酒，開懷暢飲起來。

寧彩兒向桌上瞧了瞧，見郭子儀、李光弼一副饑餓神色，便格格笑道：「彩兒是小師妹，理應吃最小的，我便揀那『花朵兒』吃吧！」她也毫不猶豫，捧起那盤「花朵兒」，便吃起來了。

李梅花不感饑餓，卻感口渴，不由被桌上的那盤鮮桃弄得心癢難熬，心中雖然驚疑，到底忍不住了，便伸手拿起鮮桃，吃了起來。

李光弼眼珠盯着桌上的「虎形饅頭」，猛吞口涎，只是不敢先動手拿。郭子儀見狀，便呵呵笑道：「三師弟，師傅說大可隨心所欲，你喜歡甚麼，便吃甚麼吧！」

李光弼笑道：「二師哥如此說，光弼便不客氣啦！」說着，他已伸手拿那「虎形饅頭」，大吃起來了。

此時桌上就僅剩下那盤「似蛇非蛇、似龍非龍」的麵條狀食物，郭子儀毫不猶豫，伸手攫住，便也大吃起來。

不一會，無極神僧已飲完了那瓶杏花酒，寧彩兒吃完了「花朵兒」，李梅花把四個鮮桃送進肚子，李光弼吃光了「虎形饅頭」，郭子儀正感饑餓，他也根本不去思索片刻也把「蛇、龍麵條」塡進腹中去。師徒五人，竟各得其食，眞箇是隨心所欲，隨意而擇。主人的安排，巧妙得天衣無縫。

五人剛吃畢，便各自有所反應。

無極神僧飲着「杏花酒」，彷彿回到少年時與無嫦姑娘相聚的「杏花村」去了。

寧彩兒吃了那「花朵兒」，她的臉上，忽地泛出兩片緋紅，她本就嬌俏，此際更俏麗如茉莉花仙。

李梅花吃了鮮桃，心中一片玄幻，彷彿直到此時，她才明白，為甚世人稱她哥哥李白為「謫仙」。

李光弼吃了「虎形饅頭」，共計四個，他陡感內息奔騰，內力狂增，竟以四倍的神速進化，其狀便有如四頭猛虎之力，突然湧進體內一般。

郭子儀把「蛇非蛇、龍非龍」的麵條吃進腹內，卻不由自主的心潮洶湧澎湃起來，他彷彿返回娃娃時代，耳際响起無極神僧的「知音歌」，非常清晰，分明是：兩鏡交光處，一火飛紅心；清涼落影時，彼此是知音……接而又浮出一朵雪白的大蓮花！就在此時，一尾金龍自遠處飛旋而來，在「知音歌」聲樂中，與雪白蓮花相迎歡舞，其狀瑰麗奇異，蕩人心魄……忽然金龍與雪白蓮花緩緩靠近，終於滙成一體，成了一朵碩大的龍形蓮花，閃耀金、白相滙的紫色光華！

郭子儀此時忽地豁然而悟，暗道：這大概便是「兩鏡交光處，一火飛紅心」的景象了！而那「雪白蓮花」與「金龍」交滙，不就成了「蓮花龍」嗎？但這與我腦際常現的「蓮花」，又有甚關連呢？

郭子儀因功力所限，尚未能悟透這種異象，到底意味着甚麼，他思想了一會，到底想不透，便不再執着，心道：待日後再向師傅請教吧！於是，他的心思又轉回到眼下破「九宮陣法」的現實中來了！

郭子儀並沒沉迷於「異象」，他能收能放，眼見苦思不透，便又迅速返回現實中來，心胸亦因而一鬆，禁不住吁了口氣，喃喃的道：「……不錯，兩鏡交光處，一火飛紅心，清涼落影時，彼此是知音……只要心有光華，堅守大節，其他也就不必執着了！」郭子儀自己也不知道，自經歷「金龍、白蓮交滙」的異象後，他的心胸，竟又倍加豁達了。

* * *

無極神僧和四位徒弟，在洞中心潮起伏之際。忽然一聲似天音清冽的長笑，自洞壁中傳透出來，一音五射，令師徒五人均感心頭一震，立地從「虛幻」中返回現實中來了，這一聲長笑的勁力，當眞非同不可，無極神僧回過神來，亦不禁暗暗驚讚，師妹發長笑之功力，其功力之高，比自己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極神僧因此心頭一凜，暗道：九宮秘洞的主人如此了得，她所伏下的「九宮陣法」，自然非同小可；而且判斷如神，連自己亦幾乎受惑，可知往下破陣的艱難了！萬萬不可大意，否則，必被「九宮秘洞主人」瞧不起，因而痛施殺着也！

無極神僧到底功力通玄，他心神微一晃蕩，隨即堅如磐石，再難撼搖，他忽地亦長嘯一聲，以此向「九宮秘洞主人」示意，多謝她警醒之意，同時又令四徒回返心神。

李梅花、李光弼、寧彩兒三人，在無極神僧的長嘯响起後，才忽地失聲叫道：「師傅……剛才所見，到底是甚麼異幻啊？」

郭子儀卻從容的笑道：「既是異幻，思想它幹麼？且集中精神，破解陣法去吧！」

無極神僧一聽，不由欣然點點頭，心道：郭子儀剛才必定已受益於九宮神尼的佈局，因此相較之下，他的定力已超越李梅花等三徒了！這對他日後的運命磨劫，將大有助益也！在無極神僧的內心深處，他除了在授藝上不分彼此，毫無偏心之處外，對郭子儀的進境，往往更為留意，因為無極神僧欲知親手造就郭家「蓮花龍脈」，到底有多大威力，他自然加倍留心了。

當下無極神僧也不說破，欣然的道：「不錯，也是破九宮奇陣的時候了！」

無極神僧說罷，率領四徒，便向九宮秘洞的石門走去，衆人抵達石門面前，無極神僧與九宮神尼同出崑崙門下，這啟門的機關自然難不倒他，只見他往石門略一審視，便毫不猶豫的向石門西位上角的一處按去，石門忽然無風自動，悄然蕩開，無極神僧決然邁步而進，李梅花、郭子儀等四人亦連忙跟進。

寧彩兒大喜道：「爺爺師傅，九宮前輩與你的交情當眞非同小可呢！若如此順利啊，不必師傅你駕臨，便亮出師傅的名號，彩兒也可以從容而進啦！」

寧彩兒話音未落，那石門卻又悄無聲息的關上了，寧彩兒大驚，連忙運力去推移，不料竟如蜻蜓撼石，難動分毫。她不由驚呼道：「爺爺師傅，你能再把石門弄開嗎？」

無極神僧道：「決計不成，因九宮大陣乃一個有進無退的奇幻格局！」

寧彩兒連連吐舌，喃喃的道：「若如此啊，只怕前面吉兇未卜，若稍為不愼，惹惱九宮前輩，我等必永世困於此處了！」

無極神僧也不答話，他向前一望，但見四周皆石壁，其餘連一塊石頭也沒有，正面的白色石壁上面，畫了一個符號，符號上面，是「太一」兩個篆字。

無極神僧趁機啟導衆徒，道：「此乃九宮陣中的第一宮，其名為『太一』宮，破宮之法便隱伏於此符號，爾等且仔細審察，看可否悟出破宮之法。」

郭子儀、李光弼並不精於此道，因此連符號的奧秘一時也瞧不出，更遑論悟出破宮之法了。

寧彩兒對師門「無極神功」，涉獵甚廣，可惜卻雜而不精，因此亦只能悟出一點頭緒，只見她忽然笑道：「爺爺師傅，此符號豈非六十四卦中的『坎』卦符麼？」

無極神僧微一點頭道：「嗯，還可悟出甚麼？」

寧彩兒登時一怔道：「彩兒只知是『坎』符號而已啊！」她求援似的忙向李梅花道：「梅花姐姐，你最精於此道，快說出來聽聽啊！」

李梅花果然是四人中最精於此道，她剛才一直在默默思忖，此時忽地接口道：「小師妹，『坎』卦上為『水卦』，下亦為『水』，因此『坎』卦亦即為『水卦』也，而『坎』乃四大難卦之一，占得此卦者，處境殊堪憂慮，前途充滿荊棘，令人進退維谷，深入陷阱而難自拔，悲慘之極，亦可怕極了……」

寧彩兒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忙道：「然則此卦不占自來，現於壁上，豈非意味我等處境兇險重重嗎？卻如何去破解呢？」

李梅花微嘆口氣道：「梅花所悟，亦僅此而已，破解之法，尚難領悟……請師傅指點！」

無極神僧深知四徒均首次接觸此奇絕陣法，領悟破解之法尚須假以時日，便不想再拖延破陣之機，好讓徒弟於實戰中研悟。於是他伸手一指那「坎」卦符號，解釋道：「此宮為『太一宮』，乃九宮中的首宮；又位處『坎』，『坎』即曰『水』也，因此此宮之險，皆在於一個『水』字上面。而『坎』為兩『水』相交，則破門的機鈕，便在『坎』位之中，門下白光閃處，即為水牢，若破門之法不當，水牢立刻由窄變闊，破門之人，必立陷水牢，永世難脫困也！」

寧彩兒一聽，即躍躍欲試道：「那如何可以破宮呢？」

無極神僧道：「若要破宮，必先破門，破門即破宮首先一關，須憑絕頂輕功，飛到門前，腳下沾地，手按『坎』位之中，向右一轉，且須立刻飛退而回，待門開啟之後，才可進去。」

寧彩兒奇道：「既已破門，為甚不趁機而進？」

無極神僧道：「太一宮乃九宮中的首宮，豈能如此輕易而破？破門只是第一關也，若不立刻飛退而回，門啟動時，人的體重附於門上，必定觸發另一機關，從門框四周射出『太一毒液』，沾上身時，立刻腐蝕入骨，化為濃血而亡，便仙神也難救矣！慎之，慎之！」

郭子儀一直凝神傾聽，仔細審察，他的悟性本就奇高，不知怎的，自那「金龍、蓮花」交滙後，他的神思更覺大進，經無極神僧詳細解釋，再略一對照，便即豁然而悟，甚有把握一舉而破此「太一宮」了。他正欲上前請戰，不料卻被寧彩兒搶先一步了。

只見寧彩兒嬌叱一聲，身形已飛掠而起，他的輕功本就十分高明，自那盤中的「花朵兒」入腹之後，更感眞力充盈，身輕如花瓣，此時她就如一朵嬌俏的茉莉花兒，御風飛行，身形的靈巧，簡直教人吃驚。

無極神僧初則微吃一驚，擔心寧彩兒功力未足破宮，但目睹之下，心中亦不禁大奇，暗道：片刻之間，彩兒的功力怎的精進如此？憑她此刻的功力，足可破宮有餘了！因此也就沒有出手制止。

此時但見寧彩兒已如輕飄茉莉花兒，已飛旋到「太一門」邊，她右手疾伸，指尖按於「坎」卦符號的中部；更不停留，於虛空猛地一旋，身子已倒旋而回，其速度之快，猶勝閃電，其身法之巧，猶勝靈燕。

寧彩兒的身子剛飛旋而回，「太一宮」門便應指而蕩開了，宮門的機關，果然精妙之極。

無極神僧也毫不猶豫，當即率領四徒，安然而進「太一宮」。只見這是另一座精巧的山洞，洞中擺了一排木架，木架上放了十數隻各種顏色的水瓶，每一個水瓶均十分精美，全由水晶製造的。

寧彩兒一見，大感好奇，便走過去，欲撫弄那精美的水晶瓶。

無極神僧連忙喝止道：「彩兒小心！這等瓶子千萬輕動不得！」

寧彩兒奇道：「為甚麼？爺爺師傅！」

無極神僧道：「此乃『太一神水』也，毒性之烈，不但入腹肚腸立即潰爛，便沾上皮膚，也即腐蝕入骨至死方休，而且絕無解藥，是當今世上最厲害的毒水也！」

寧彩兒一聽，眼前精美的水晶瓶，彷彿化作擇人而噬的「七步消魂」毒蛇，嚇得她連忙縮手不迭，就連一眼也不敢望了。因為那水晶瓶的誘惑力實在太强烈了，她生怕自己抵受不住，伸手觸摸，那豈非活得不耐煩了。

無極神僧率四徒，破了「太一宮」，也不停留，繼續向前走，抵達「坤」卦為符號的「攝提宮」。有了破「太一宮」的經驗，破「攝提宮」便容易一點。在無極神僧的指引下，李梅花亦把「攝提宮」破了。

接而又分別由李光弼、寧彩兒、李梅花三人，輪番破了按八卦方位排列的「震——軒轅宮」、「巽——招搖宮」、「乾——青龍宮」、「兌——咸池宮」、「艮——太陰宮」、「離——天一宮」等六大宮陣。

奇怪的是，無極神僧一直不讓郭子儀出手破宮，不知是擔心他功

力不足，還是另有重任。

當李梅花破了「天一宮」後，寧彩兒發覺，似乎已轉到八宮的中心位置上了。無極神僧此時臉色凝重，久久佇立，並不前行。

寧彩兒不由大奇道：「爺爺師傅，八宮已破，九宮大陣只餘一宮，為甚不乘勝而進，把最後一宮破了？」

無極神僧微嘆口氣，也不答話，引領四徒，走出「天一宮」的後門。寧彩兒但見其餘八宮，圍繞四周，正中是一座極寬闊的山洞，上不見天。洞頂石壁之上，嵌了無數大小珍珠和發光石，射出七彩光華，耀人眼目，寧彩兒但感眼前一片繚亂，便甚麼也瞧不清了。

李梅花一見，不由亦大吃一驚，暗道：這豈非便是我初探時所見的「七彩光華」嗎？不同的是，我甫觸及九宮秘洞的邊沿，便出現了，此時卻是在破了八宮之後才出現，這可是惑人心智的「鬼光」啊……李梅花也感心中一片模糊不清，連四周的景物也瞧不清楚，更遑論去破宮了！

李梅花、寧彩兒兩人精於「天機神算」之道，尚且如此，李光弼雖內力陡增，但他從未涉獵此等奇宮妙陣，便更感一片漆黑，根本連那「七彩光華」也見不到。

無極神僧此時亦神色凝重，他仔細審視良久，才忽然問四徒道：「除了那『七彩光華』，爾等尚可見到甚麼？」

李梅花、寧彩兒均迷惑的搖頭，李光弼更連一點表示也沒有，因為他根本連那「七彩光華」也見不到，他還能有甚表示？

無極神僧見狀，不由微嘆口氣，心道：此乃九宮大陣中的最後一宮，也是最厲害的一宮，我雖然勉强可破，但便違了與九宮神尼的誓約，她一怒之下，便甚麼目的也達不成了！因此此宮非要四徒去破不可。但連李梅花、寧彩兒亦感迷惑不清，李光弼更不必說了，剩下的郭子儀，又是否有此能耐呢？

無極神僧心念電轉，不由目注郭子儀一眼，但見他依然從容鎮靜的注視前面，不驚不奇不迷不惑，無極神僧不禁暗暗稱奇，好一會，無極神僧才發聲道：「子儀，你見到甚麼呢？」

郭子儀毫不猶豫，朗聲道：「師傅，子儀亦見到那團七彩光華，異常耀眼，但此時眼前忽現一朵『龍形蓮花』，黃、白、紫交相輝映，竟把那七彩光華掩蓋住了……於是便見到周圍的物事！原來在山洞正中，豎了一根高達兩丈的黃金柱，粗逾丈許，柱上分明刻着『天符』兩字呢！只是仍不明其意。」

無極神僧一聽，不由欣然微笑，因為他知道，郭子儀見到的「天符」兩字，便是此宮的標誌，而此宮的名號，便是「天符宮」，郭子儀既然可見，破此宮之人，便非他莫屬了！

無極神僧轉念又暗道：郭子儀所見現形的「龍形蓮花」，分明是他郭家「蓮花龍脈」現世之形，以蔭護郭子儀的心智不受「七彩光華」的迷惑，他果然是郭家「蓮花龍脈」所蔭祐的嫡傳血脈啊！

無極神僧當下再無半點猶豫，他把四徒招到身前，趁機解述「九宮八卦」的奧秘。

無極神僧道：「所謂九宮秘洞，亦即九宮陣法，乃按『坎、坤、震、巽、乾、兌、艮、離』八卦方位排列，而『天符宮』位於八卦之中央，受八大宮卦所護，乃九宮中最堅固難破的最後一宮。天符宮若破，則九宮大陣便即徹悟，則普天下的奇陣妙法當可一目了然矣！」

李梅花、李光弼、寧彩兒三人均默默思忖，似在領悟九宮大陣的奧秘。郭子儀忽然點點頭道：「是！師傅，天符宮非破不可，便讓郭子儀作此最後一擊吧！」

無極神僧欣然一笑，他也不猶豫，當下便把天符宮的奧秘，如何破門，如何進內，何處安全，何處兇險，內中隱藏何物，如何攝取等等，均向郭子儀詳細解釋一遍，無極神僧竟一反常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甚至顯得有點婆娘口吻。又見他目注郭子儀，凝重的道：「你務須小心在意，千萬不可心急焦躁，按步驟施為，務必膽大心細，知道麼？」

郭子儀見師傅忽地變得婆娘起來，心中不由一凜又一熱，他知道師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說明「天符宮」的兇險，另一面卻是出於對自己安危的牽掛，他不由慨然的道：「放心吧師傅！子儀有破宮的把握了！」

郭子儀說罷，猛吸一口眞氣，與自己獨創的「蓮花神功」滙聚，身化蓮花，飄飄而起，向天符宮空地上的黃金巨柱飄去。這等如神仙騰雲駕霧，虛空飄掠的絕世神功，就連功力通玄的無極神僧亦不禁暗暗稱奇。郭子儀雖然是他一手調教出來，但連他也不明白，為甚郭子儀的功力進展如此神速。

此時但見郭子儀正避開黃金巨柱四周的機關，飄到黃金巨柱的頂部。他疾伸右手，搭住了巨柱頂那隻金鳳凰的頭。

無極神僧神目光灼灼，一直注着郭子儀的動作，此時忙以「眞氣貫音」道：「子儀，快！扒開鳳凰的嘴，拉出鳳凰的舌頭，立刻掠回！」

郭子儀耳際傳入無極神僧的指引，他也毫不遲疑，猛地扳開金鳳凰的嘴巴，伸進兩根指頭，猛然一拉，把鳳凰的舌頭拉了出來。接而兩脚在黃金巨柱上一點，借力反彈而回，其勢疾如閃電。

但郭子儀快，那機關發動得更快，就在鳳凰的舌頭被拉出，黃金巨柱立刻在裏面發出一陣隆隆迴响，其聲懾人心魄。

無極神僧一聽，不由大吃一驚，他一面向半空中的郭子儀傳音道：「子儀！快向西面坤位退避……」另一面又以「一音三射」的絕頂神通，向李梅花、李光弼、寧彩兒三人傳音道：「快！全速退入離宮！」

無極神僧話音未落，那黃金巨柱已迅速縮入地中，一閃不見，只留下一個黑漆的大洞。與此同時，從地洞之中，激射出無數鐵彈，小如珍珠，大如西瓜，來勢兇猛，形如暴雨，四面飛射，在十丈範圍，只怕連蚊蠅也逃不掉，更遑論大如人體的物件了。

無極神僧和李梅花三徒，幸而距黃金巨柱足達八丈，四人疾速向後面的「離宮」倒縱，閃電般退出十丈外了，饒是如此，但仍被數點小鐵彈擊中。無極神僧、李梅花、李光弼三人內力深厚，倒不覺甚麼，寧彩兒內力稍弱，便感一陣奇痛，身子一晃，幾乎跌倒。

寧彩兒並沒叫痛，反而尖叫道：「爺爺師傅，天符宮機關如此厲害，子儀哥哥他危之極了！快去救他啊！」

無極神僧向天符宮內一望，只見郭子儀的身形仍在五丈範圍，恰被鐵彈四面包圍，他心中不由一痛，暗道：不料子儀他竟喪身於天符宮！無極神僧猛一咬牙「無極神功」催發到第八重頂峯，只見他的灰袍陡地鼓脹，身如大鵬，凌空而起，閃電般向郭子儀掠去，無極神僧拚着耗損眞元，挨鐵彈的襲擊，欲把郭子儀從死亡邊緣中拉回。

就在此時，無極神僧耳際忽地鑽入一縷尖音，異常奇特，彷彿發自天外，又似近在咫尺，只聽尖音道：「嘿嘿！果然是愛徒心切，竟連老命也不要了！試問你的無極神功，便可以抵禦天符宮的神彈麼？知否反激力越强，神彈的威力倍增？劇爆之下，不但是你，在場的任何一人一物，只怕也無可倖免！」

無極神僧心中一凜，因爲他已知發音之人是誰了，有如此功力，如此識見的，除了九宮秘洞的主人九宮神尼，當世只怕也難尋出第二位了！而且她所警示的也的確如此，無極神僧的「無極神功」雖然厲害，護體眞氣堅如鐵甲，但大如西瓜的「神彈」，原來卻是內裝炸藥的鐵彈，撞上身時，護體眞氣越堅剛，反擊力越强，鐵彈受此撞擊，便越是爆炸，因此任你功力蓋世，亦難抗禦！一旦鐵彈爆炸，勢必引起連鎖反應，萬彈齊爆之下，不必說任何人與物，只怕連整座「九宮秘洞」也被毀滅了！

無極神僧不得不猛地一頓，再不敢拚命闖入彈雨中去了。因爲他深知賠上自己的老命不打緊，但救不了郭子儀，反而會令所有人立刻毀滅，怎不教無極神僧怎能不三思？他望着彈雨中的郭子儀，心中不由一陣刺痛，他畢生的心血，便在郭子儀的身上，眼看毀於一旦，這比殺了他更令他難過。

就在此時，無極神僧的耳際，又鑽入剛才的尖音道：「嘿嘿！情之所切，意亂神迷，虧你自負無欲無求無極！你且看你的寶貝徒弟，如何能解這彌天浩劫吧！」

無極神僧心中一震，暗道：不錯，自己因情之所切，而至意亂神迷，幾乎誤了大事，他忙向距黃金巨柱沉落之處望去，心中不由一陣驚奇。

只見在黃金巨柱沉沒處的大黑洞上面，郭子儀正虛空端坐，他的身下是一團紫色煙雲，四周圍有一團似龍似花的紫氣遮掩，其狀便有如絕頂武林高手的護身氣墻，身下卻有如佛家的「座下蓮花」，令人歎爲觀止。

更奇的是，如暴雨般的鐵彈，在郭子儀身周飛射，但鐵彈碰上他的「紫色氣墻」，卻無聲無息，就如泥牛入海一般。原來「氣墻」是軟而韌，鐵彈威而剛，剛遇剛必爆，但遇柔則毫無聲息，因柔能克剛。

無極神僧這才鬆口氣，不由又暗暗佩服「九宮神尼」見識的超卓，但對郭子儀突然超凡入聖般的武功進境，無極神僧尚有幾分疑惑，雖然他已判斷出其中的幾分因由，到底爲甚麼，他仍不敢妄下決斷。

暴風驟雨般的鐵彈一過，「天符宮」的門戶也就正式打開了。其門戶便是那黃金巨柱沉沒之處露出的漆黑巨洞口。

此時郭子儀已一沉而降，穩穩的降了下來，他若無其事的朝無極神僧這面呼喚道：「師傅！洞口已敞開啦！」

無極神僧欣然一笑，率李梅花三徒，走出「離宮」，向「天符宮」的洞口走去，寧彩兒向郭子儀飛快掠近，一手執着郭子儀的手臂，前後仔細看，這才吁了口氣，道：「子儀哥哥……你沒事麼？」她的關切之情溢於言表，毫無顧忌。

李梅花緊盯着郭子儀，輕聲道：「子儀弟，你可無恙？」李梅花雖然亦十分關切郭子儀的安危，但她

畢竟年已二十歲，少女的心態正處於最敏感的時刻，因此在表面的神態上，便比寧彩兒含蓄一點了。

李光弼素來很敬重郭子儀這位二師兄，但他拙於言辭，見郭子儀一派從容，心中陡添佩服，卻沒說話。

無極神僧見了四徒的神態，不由微微一笑，暗道：四位徒弟顯然已屆男女尷尬的時刻了，日後如何，也只能任由彼等自然發展吧！

他吸取了他和師妹無嫦的不幸教訓，絕不强求或者限制四位徒弟的彼此關係！

稍一停留，無極神僧便率領四徒，走進黃金巨柱沉沒而露出的大洞口。下面原來有一排長長的梯級，拾級而下，便抵達一個十分精緻的山洞，猶如一座小宮殿。

走進宮殿一看，不由一陣眼花撩亂，但見宮殿中擺滿了數十排黃金架，架上放滿兵器、寶物，其中有些竟連無極神僧亦不知是甚麼東西，赤、橙、黃、綠、青、藍、紫七彩交輝，喜、怒、哀、樂、怨、痴、癲七情之氣瀰漫，令人心旌搖蕩，不能自制。

無極神僧見四徒神采飛揚，均被洞中各種兵器、寶物迷住，一副欣然若狂的神態，卻也不去制止，只微微一笑，任由四徒自由發揮。

李光弼先就按捺不住，在兵器架上，伸手便抄起一根古怪的兵器，兵器下面，壓着一卷文書，封面上寫「神戟譜」三字。李光弼這才知道，他手執的竟是一根「神戟」，神戟的用法，也書載於「神戟譜」上了。他心中大喜，也不理會其他，右手執戟，左手捧「神戟譜」，便研悟練起來了。

寧彩兒尚是女娃兒心態，她並不喜歡任何兵器，卻走到「玄功架」前，俏目滴溜溜的審視，只見架上擺滿了數十卷「玄功秘笈」，分別有「玄眼」、「玄耳」、「玄腿」、「玄拳」、「玄掌」等。寧彩兒甚麼也不取，卻伸手拿起一部秘笈，秘笈上書「無影指」三字，寧彩兒格格而笑，喃喃的道：「無影指、無影指、無影之指……乖乖，若學會了，指法如無影，豈非可任意施爲麼？妙！妙！妙極了！」再也不管其他，竟自研練起來。

郭子儀向兵器架走去，但並非長兵器，而是短兵器，郭子儀心道：師傅所授的「無極神功」，再加上自己悟創的「蓮花神功」，足可應接任何强敵了，因此取一柄防身的兵器便足了。於是他走到「劍架」前面，卻被一卷劍譜及一柄劍器吸引住。劍譜上書「分光劍法」四字，而壓着劍譜的短劍，自然便是「分光劍」了。

郭子儀不先取劍，先翻開劍譜閱視，只見劍譜起首便寫道：「光之速也，猶勝閃電；追光者難，捕光者更難，分光者難上加難。分光劍法，其精旨在於『分光』二字，若可以劍分光，則天下無可抵禦也，而其演練之法，又在『捕風捉影』四字上面，『捕風』爲入門之根基，『捉影』爲登堂入室之要旨，若再進而『分光』，則劍法便達大成矣……」下面又附上一套演練的劍訣。郭子儀不由大喜，也毫不猶豫，按「分光劍譜」之法，演練起來了。

李梅花卻對任何兵器都不感興趣，她上崑崙拜師的目的，便是研學那「天機神數」的本事，此時她已有小成，但卻對「神數學」的三大要旨，即「天機」、「地脈」、「人倫」三大道尚感迷惑，難於悟透，心道：莫非師傅有所保留，並沒傾囊而授嗎？又或者缺了一種輔助物，以至無從發揮？她心中轉念，便走到「玄物架」，仔細審視，終於，架上的一個古怪小圓盤，把李梅花吸引住了。

那古怪的小圓盤上，分排上、中、下三針，盤上刻了各種符號，其中有些李梅花認得，竟是五行、八卦的符圖，小圓盤下面，壓着一張字條，上面寫道：「閱此字條者，即此九玄盤的主人，仔細研悟，功運九重，則上可洞天，下可察地，中辨人間，此後天機、地脈、人倫三大道，足可任汝縱橫馳騁矣……」下面又有「九宮女尼」留字等言。

李梅花一見，不由欣喜若狂，她緊捧「九玄盤」，便仔細的研悟起來了。

無極神僧無欲無求，任何兵器、玄物、寶貝都不屑一顧，卻走到一個古架面前，凝視古架上的一條金絲軟鞭，臉上無喜無悲，默默的出神，也不知他正思想些甚麼。

師徒五人，在「天符宮」內，各忙各的，各思各的，各悟各的，就好像這兒並非玄奇的「天符宮」，而是一個海闊天空的演兵場似的。

* * *

師徒五人，在九宮秘洞的「天符宮」中，各自思索，各求進取，各取所須。說也奇怪，在那七彩光華的籠罩中，在那七情的感染中，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寧彩兒四人，絕不覺饑，絕不感餓，也絕不知疲。而且七彩光華交相輝射，也不知是白天還是黑夜，所謂的神仙洞府，大概就是這副樣子了。

如此不知過了多少時分，也不知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寧彩兒四人各自的進境如何，無極神僧只知自己目注那金絲軟鞭，已把與師妹無嫦姑娘的少年往事，一一經歷一遍了。

就在此時，「天符宮」中，不知從何處傳來一聲輕微歎息，隨即一縷尖音直鑽入無極神僧的耳際道：「哎……既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往事已矣，又凝思甚麼？落花流水，如斯逝去矣！」

無極神僧心頭一震，這才從沉思中回過神來，他亦微歎口氣，以「眞氣傳音」，直射發聲處道：「哎，無嫦師妹，你花了無數心思，難道就只是讓吾睹物思人，遍歷往事麼？爲甚不肯現身相見？」

那一縷尖音道：「見如不見，爲甚相見？且你師徒五人，已破了九宮秘洞，昔日誓約已踐，你的心願亦已了斷吧？」

無極神僧微歎口氣道：「吾來此目的有三，一爲踐誓約，二爲四徒的前程，三欲彼此再見一面，以解師妹的心中怨恨，因此吾之心願未了，亦未如願。」

那一縷尖音略一沉寂，又忽地嘿嘿一笑道：「恨怨之事，待再相逢再說吧！至於你那幾位徒兒，已各得所求，各取所需，天下足可任彼等縱橫矣，還擔心甚麼？」

無極神僧猛地醒悟，忙道：「莫非四小徒所遇一切，均是師妹的佈局嗎？爲甚彼等的功力忽然精進？」

那一縷尖音笑道：「你那大徒弟李梅花，根基甚厚，天機神數的功力已打穩基礎，再吃了四個『仙幻鮮桃』，靈根更穩，她的功力自然突飛猛進，以至連吾天符宮的『九玄盤』亦難她不倒，她已足於出山爲天下效勞矣！」

無極神僧又道：「那二徒弟郭子儀又如何呢？」

那一縷尖音道：「你那二徒弟郭子儀，乃人中之龍，你早已替他佈下『蓮花龍脈』的奇局，吾再以『龍花交滙』的大法，激發他體內深潛的『蓮花龍氣』，又與你所授的『無極眞氣』融滙，他的功力，已足登堂入室，天下罕有匹敵矣！」

無極神僧一聽，這才忽地完全明白，爲甚郭子儀竟可於鐵彈雨中安然無恙，一舉破了最兇險的「天符宮」，原來九宮神尼早就伏下妙着了。

他不由微笑道：「是，無嫦師妹，子儀他若知道，只怕感激不盡了！然則彩兒和光弼二徒弟又如何呢？」

那一縷尖音道：「三徒李光弼，乃軍中之將，憑其神勇，已足爲國立功，又何必多問。」

無極神僧見九宮神尼不肯推斷寧彩兒的運命，又忙道：「老衲那小女徒寧彩兒，她的運命又如何呢？」

那一縷尖音微沉吟一會，才忽地斷然道：「你那小徒弟寧彩兒，甚合吾意，吾決傳她衣砵，暫借她一用：……你不必再逗留，待寧兒大成之日，便是你我再相逢之時！」

那一縷尖音話音未落，無極神僧也未及有所表示，忽地整座天符宮便劇震起來，猶如地搖一般。李梅花、郭子儀等尚未回過神來，四面的石壁一閃，所有的器物、門戶，忽然全失了踪影。

寧彩兒所站的地面，已突然陷落，變作一個大洞，寧彩兒連叫聲也未及發出，人已掉落下去，洞口的地面向中央一合，偌大的洞口也忽然消失了，而寧彩兒也不見了，就如被地面吞吸進去一般。

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不由驚得一陣目瞪口呆。好一會，李梅花才失聲尖叫道：「小師妹，你怎的便被見鬼的大地吞吃了，師傅啊，小師妹絕非夭折之相，怎會遭到不測？」

無極神僧未及答話，郭子儀亦跌足歎道：「寧師妹怎會如此陷於地下？哎，我就連出手救她的機會也沒有啊！」

李梅花、郭子儀二人，情之所切，便顯得有點慌亂，倒是李光弼較爲冷靜，他若有所思的道：「我等入九宮秘洞，九宮神尼絕無惡意，反而處處暗助，若小師妹眞的有滅頂之災，她老人家怎會袖手旁觀呢？其中莫非有甚奧妙之處麼？」

此時地震已停，一切已歸於沉寂，天符宮內也甚麼都不存在了，無極神僧微歎口氣，道：「爾等不必爲彩兒擔心，她另有奇遇，三年之後，當於人世間與你等相會矣！此地不可再逗留，這便出洞去吧！」

李梅花、郭子儀見師傅口氣如此確然，當下也沒了主意，只好跟隨他一路出「九宮秘洞」而去。

入「九宮秘洞」在九宮山的西面，出洞之時，卻已在九宮山的東面。

出了洞口，無極神僧登上九宮山的頂峯，凝然佇立不動，目注山下西面，似在沉思甚麼。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見師傅目注山下，凝神不動，料想必有甚麼發現，便不敢作聲，環立於後，亦向山下望去。

好一會，無極神僧才忽然問道：「爾等於山下瞧見甚麼？」

李梅花道：「咦？奇哉怪也，山下數百里外，不就是唐都長安城麼？怎的如天符宮所見一般，交相輝映赤、橙、黃、綠、青、藍、紫七彩光華？」

郭子儀道：「哎呀！山下八百里人世間，怎的充斥彌漫喜、怒、哀、樂、怨、痴、癲七情之氣？」

李光弼卻茫然道：「師姐、師兄！我怎的瞧不見？七彩光華、七情之氣到底位於何地？」

無極神僧一聽，意味深長的笑了笑，心道：李梅花所見，乃天兆現於人世，七彩光華，預兆人世間七種災劫，顯然她的「天機神數」功力又比前精進了！而郭子儀所見，卻是「人間之情」，人間已凌亂不堪，七情之欲任意妄爲，「七情之氣」怎不充斥彌漫呢？他既然能見，足證他的憂國憂民根基已非常穩固了，而李光弼限於資質根基，只是大將之材，自然難於窺見也！

無極神僧心念電轉，當下也不再猶豫，斷然的道：「不錯，爾等所見七彩光華、七情之氣，皆天象兆於人間，人世充彌七情六慾，預示天下行將劇變之異兆也！因此亦屆爾等入世歷練之時矣！」

郭子儀一聽，不由大驚道：「師傅欲與我等分別嗎？子儀尚有甚多疑難，請師傅指點呢！」

無極神僧呵呵笑道：「痴哉！爾等在崑崙山已足十年歲月，憑爾等所學，足以縱橫天下，大可海闊天空任鳥飛矣！吾老矣，已無心入世，拯救天下危難的重任，便靠爾等肩負也！不必作此兒女之態，且稍作準備，明日一早，便下山去吧！」

郭子儀無奈道：「是，師傅，但子儀等下山，先往何處去呢？」

無極神僧微笑道：「隨遇而安，見機而行足矣，又何必惶恐不安呢？」

郭子儀又不捨的追問道：「那請問師傅，子儀今日下山，何時再與師傅重逢呢？」

無極神僧不由呵呵笑道：「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咫尺亦難逢，若有緣時會相逢，若無緣又何必追索强求哉！」

無極神僧一頓，見見郭子儀如此重情義，心中一動，便略示端倪道：「再如爾等與小師妹，分合無定，不必執着，一切隨緣去吧！」

無極神僧神色決然，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知師傅心意已決，不可逆轉了。三人無奈，只好答應一聲，隨無極神僧先行返回日月峯崑崙寺。

當天晚上，無極神僧在崑崙寺大殿上打坐。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誰也不覺睏頓，圍在師傅面前，抓緊最後的機會，向師傅詢教。無極神僧也不厭其煩，三徒但有所問，無不循循善誘。

短短的一個晚上，三人均感猶勝自己苦思三年，心中的疑難，大多迎刃而解了。

到黎明時分，曙光已在大殿外的山嶺射了進來，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心中卻不禁一沉，與師傅相處多年時光，此際卻是彼此相聚的最後一刻了。

就在此時，忽見無極神僧微吸一口眞氣，嘴唇似張似閉。在郭子儀、李光弼身旁的李梅花，俏目一亮，默默的點頭。郭子儀和李光弼心中均不由一陣驚奇，不知師傅與李梅花正密議甚麼，因爲兩人知道，這是師傅正以「眞氣傳音」，與李梅花交談了。但見師傅如此凝重神秘，兩人也不敢詢問。

到天剛放亮，日月峯下，尚一片黑沉。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便拜別無極神僧，下山去了。三人隨身帶走的，也別無長物，只是三人從「九宮秘洞——天符宮」，中各人所取的，分別是李梅花的「九玄盤」，郭子儀的「分光劍」、李光弼的「神戟」。三人均明白，這三樣東西，便是各人日後的隨身武器了，而且絕不尋常，因爲這是各人隨心所欲，於「九宮秘洞——天符宮」各取所需的稀世珍品。

日月峯下，莽莽崑崙，綿延千里。三人下了日月峯，展開身法，一路向東飛掠，上山時千辛萬苦，歷時數日；下山時數百里山路，卻僅花了小半天工夫；而且心不跳、氣不喘，崎嶇山路，猶似閑庭信步。因此就連李光弼自己也明白，他上山時是一位孤苦的流浪契丹兒，此時已然是一位脫胎換骨、武功高强的男子漢了。

李光弼心中不由感佩的道：「梅花姐姐、子儀哥哥是漢人兒女，師傅無極神僧是漢人中的佼佼者，就連贈我『神戟和四虎神力』的九宮神尼，亦是漢人中的隱者，漢人令我李光弼得獲新生，看來，漢人的榮辱，便即我李光弼的榮辱，怎能不爲之傾力效勞？」

向東再掠行一段，郭子儀見李梅花一直沉默不語，心中一動，便含笑問道：「大師姐，師傅他臨別之際，莫非有甚囑咐麼？可否說出來聽聽呢？」

李梅花凝目向東南面望去，但見數十里外，聳起一座山峯，綿延廣闊，其狀似龍盤虎踞。而再往南面遠處，便是唐都長安城了，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師傅臨別之際，以「眞氣傳音」，密示我東行途中，可趁機審察唐朝皇族李氏的陵墓，說由此皇陵地脈審辨，或可窺測當今朝廷的國運，由此而決定下一步的行止，師傅所示，的確意味深長啊！

李梅花心中轉念，便微微一笑，又伸手向東南面一指，道：「子儀弟，你看，那山峯形似甚麼？」

郭子儀仔細一瞧，他的內力已非同小可，目力自然也十分超卓，遠遠的審視，便毫不猶豫的道：「

那山峯氣勢磅礡，似龍似虎，或盤或踞，十分奇特呢！」

李梅花微笑道：「不錯，但你可知那山峯主嶺，隱藏了甚麼驚天秘密嗎？」

郭子儀搖搖頭道：「我怎會知道？大師姐快說！」

李梅花知此行與郭子儀的運命有甚大關連，不便瞞他，便略示端倪道：「那山峯之巔，據師傅提示，便是唐朝先帝李世民的陵墓，師傅說，那兒隱伏了一宗驚天之兆啊！」

郭子儀道：「是甚驚天之兆？」

李梅花意味深長的笑笑道：「師傅所授的『天機神數』玄功，本已有論及，再於天符宮中，獲九宮神尼贈『九玄盤』，以及附於其下的『九玄秘笈』，詳論天機、地脈、人間三大道的玄妙奧秘，揭示地脈之道，深隱國運、人間的大奧秘呢！因此只須前去仔細審察，便有準確答案了！你二人肯隨我前去嗎？」

郭子儀、李光弼二人一聽，均異口同聲道：「走啊！大師姐！」

李梅花格格笑道：「你二人急着走去何處？」

郭子儀、李光弼道：「那山峯如此奇特，竟隱伏當今朝廷和人間奧秘，自然是上山峯去啊！」

李梅花欣然一笑，也不發話，與郭子儀、李光弼二人一道，展開絕頂輕功，向那形似龍盤虎踞的山峯飛掠而去，三人的武功已臻化境，這時一展開身形，頓時快如閃電，片刻間已飛越數十里的山路。

至於那形似龍盤虎踞的山峯，到底隱藏着甚麼驚天奧秘？那是「天機福將郭子儀傳奇」的下一個故事了。

（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秦風・文　可飛・圖

海南老怪

佛門敗類

泰山爲五嶽之首，其山頂永遠埋在雲海之中，很少人看得到泰山之頂。因此山頂之上到底是如何情景，至今仍未爲人知道，人稱泰山絕頂，便是形容其絕無人跡。

但是，那些住在半山的遊客，却能於每日清晨太陽未出時，聽到從山頂傳來的陣陣鐘聲。這鐘聲於萬籟無聲之中，一聲一聲傳至山腰，使人聽了實在有如欣賞仙樂一般，於是山中那些和尚道士便胡說八道，說是玉皇大帝升殿，鐘鼓齊鳴，這鐘聲便是玉帝殿前的金鐘之聲。

那鐘聲本來是清脆悅耳，但有一次，有一個上山進香的老遊客，忽然發現鐘聲與每年聽到的不同，這一次竟然帶沙啞聲。

經過這人一提說出後，所有聽過那鐘聲的遊客以及本山上的和尚道士，都大感震驚，於是和尚道士又說是：「玉帝殿前的鐘聲沙啞，乃是有刀兵之災的先兆，必須要大做法事，以解這刀兵之災。」

於是，那些善男信女聽了以後，大爲驚恐，立刻集資，聘請高僧高道做七七四十九日道場，上表哀告天庭，祈求要化暴戾爲祥和，勿將刀兵之災降落人間。

人面獸心

這一天，道場正在敲打得熱鬧的時候，那半山玉皇觀忽然來了一男一女兩個美艷英偉的少男少女，他們自稱姓名是韋秀嫻與韋志雄，是對親姊弟，因爲聽說泰山名勝古跡多，故特來泰山。

知客道士看這對少年男女風度翩翩，猜想是達官貴人家的少爺小姐，因此招待得也特別週到。

那韋志雄看到外面道場上那班善男信女，一個個臉現驚惶之色，好像即將有大禍降臨一般，不由大爲奇怪的問那道士：「道長，這兩天既非佛誕，又非節日，外面的法事是誰家所做？幹什麼做的？」

於是那道士立刻繪影繪聲，把那鐘聲忽然變啞，乃是刀兵之災的先兆這件事，說得就像是玉皇大帝親口告訴他一樣似的，誰知他正說得有聲有色之時，聽得那韋志雄忽然放聲大笑起來，簡直笑得連眼淚也流了出來。

這道士一看見韋志雄笑得如此厲害，不由得問道：「韋少爺，什麼事使你那樣發笑的啊？」

那韋少爺正想答話，却爲他姊姊韋秀嫻用眼色止住，同時代他答道：「我兄弟笑的是家父七忌之日，一位和尚於做佛事緊張時，爲

臭蟲所叮，抓又不好，不抓又不好，癢得擠眉弄眼，混身發抖之事，道長千祈勿誤會。」

韋秀嫻如此一說，那道士果然相信，等那道士出去以後，韋秀嫻立即訓斥乃弟道：「你到現在還不知事態嚴重，眞使我爲你擔心，師父在我們下山之時，吩咐再三，要我們特別小心，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那殺父仇人海南老怪烏窮，比他徒弟殷破天還要狠毒和厲害萬倍，他這次裝死，使人相信他已死去，而偷偷地在練武功，就是準備在練成武功之後，乘人不備，對我們下手，你難道忘記了師父的訓話？」

韋志雄被他姊姊一頓臭罵之後，顯得不服地答道：「那殷破天在武林之中使人聞名喪膽，可是這次他來我泰山絕頂尋事，尚且被我『五指索』將他兩肩琵琶骨縛住，吊在我們山頂如來禪院的鐘樓之上打鐘，那海南老怪的武功練得再好，也難敵我『如來五指禪功』，我們必可報殺父之仇，怕他什麼？」

「我剛才大笑，是因爲我們那口生鐵鐘，是被『千面人魔』殷破天化裝成的少林派掌門人不空和尚，用他的『大力金剛掌』擊破的，因此才發出那沙啞之聲，誰知道竟被這批騙人的和尚道士，說成是『玉帝的金鐘』，是『刀兵之災先兆』，這種愚民的鬼話，我聽到了豈有不笑？」

韋秀嫻又立刻止住他道：「隔牆有耳，你少說幾句成嗎？」

韋志雄聽了以後，立刻把聲音壓低了說道：「老怪的徒弟殷破天被我們吊在鐘樓下，九大門派掌門與三十六幫幫主在旁親眼看見，你能保証他們不到外面去說？」

韋秀嫻這時不由急得搶着說：「小祖宗，你少說幾句成嗎？」她剛剛說到此處，便聽得那道士在外道：「這位客官請往這邊走。」

韋氏姊弟聽得出來，那道士帶領一個遊客向他們隔壁房而去，兩人互望了一眼，同時不發一言，靜聽隔房的動靜。

這時，祇聽得隔房有一個男子的聲音道：「我一路趕上山來，非常疲乏，想早一點睡，道長請不必招呼。」

那道士答允了一聲，便出房而去。

這時，韋秀嫻便打了一個手勢給弟弟，要他特別小心，因爲聽隔房那人說話的聲音中氣充沛，就知是個內功很有造詣的武林中人，於是韋秀嫻一口將枱上的蠟燭吹熄了，假裝上床睡覺，免得隔壁的男子偷看到自己的行藏與本來面目。

一盞茶時候，他們姊弟兩人便聽得隔壁那男人突然起床，推窗縱身出去。

韋志雄立刻起身，想跟踪而去時，已爲他姊姊一把拉住，低聲道：「你千萬別出去。」

韋秀嫻這裡話沒完，他們的門房忽然自動的打開來，韋氏姊弟兩人不由大驚，向後急退了幾步，往門外一看，祇見門外站着一個鬚眉皆白，慈眉善目的老者。

這老者微笑着向韋氏姊弟點頭道：「老朽有些少私事想跟兩位面談，不知可容老朽進來否？老朽姓烏名窮，乃從廣西苗區來的。」

這老者自報姓名後，韋氏姊弟不禁大驚失色，原來他就是聞名已久的海南老怪烏窮，這老怪爲人本就心狠手辣，何况他的愛徒殷破天又被韋志雄毀去武功，將他吊在泰山絕頂如來禪院的鐘樓之下，罰他爲撞鐘童子，如自己的行藏爲老怪識破，那就恐怕惹出大禍來了。

那韋秀嫻不愧江湖上人稱她爲「玉面狐」，足智多謀，她當時面露笑容道：「老伯伯，有什麼事儘管吩咐好了，讓我點好蠟燭，穿好衣服，再請老伯進房待茶。」又道：「弟弟，你到房外去稍陪老伯伯。」

待她弟弟出房後，她又繼續說道：「我們姊弟姓呂，我叫呂秀，舍弟叫呂雄。」

於是，她走上去，將門關了，匆匆換了一件衣服，又暗中將暗器放在近身處，再仔細的看了一看，覺得全部妥當了，然後點亮了蠟燭，開門笑道：「老伯伯，請進來吧！」

這時祇見海南老怪烏窮跟韋志雄好像說得很是投機，攙着韋志雄的手，笑着走了進來，道：「老朽跟這位小官人倒是說得很投契，老朽上山的時候，看見兩位正到此投宿，老朽一見兩位，便打從心裡喜歡，想要結識二位，因此才冒昧在深夜打擾。

「剛才聽見小官人講起，兩位是住在這山脚下的，今天到此來，是專爲令尊忌日做點法事的。」

韋秀嫻聽烏窮那樣說，一時之間倒是不敢答話，因爲自己在房內換衣佈置的時候，不知道韋志雄在外面跟他說些什麼，因此祇好唯唯，隨便回答而已。

這時，韋志雄也已看着韋秀嫻的窘態，於是在一旁接口道：「烏伯伯是到此地來訪尋他的一個親人，據說那人在山頂之上一個叫如來禪院的地方，這樣我才告訴烏伯伯。」

「我們世居山脚下，從來沒見有人近過山頂，也沒聽說過山頂上有什麼和尚廟，烏伯伯問我那些熱鬧的法事是爲了什麼，我告訴烏伯伯連我們也不知道，我們上山來是爲了我爹二週年忌日，想請玉皇觀

的道士替爹爹做一場法事超度。」

韋志雄既然把話暗暗點醒了韋秀嫻，她就容易說話了，於是說道：「我等世居此地，從沒聽說此處山頂有什麼寺院，烏伯伯聽誰所說，這泰山絕頂人跡不到之處，會有個如來禪院？」

烏伯伯嘆了一口氣說道：「我跟兩位小友有緣，一見如故，所以也不怕把家醜告訴你們，我是廣西苗區一個苗人，有一次，我在無意之間得到一本武林上乘武功的秘笈，其中武功在武林中僅見，尤其是一種名叫『大力金剛掌』的，這功夫練成後，我就可以稱霸武林，因此，我成立了金剛門，爲本門之掌門人。

「我有一個愛徒殷破天，也跟我學成了這武林絕學，我們師徒二人爲了要印証『大力金剛掌』的功力，來到了中原，要找中原的武林高手比武。

「我們師徒二人打遍了兩浙兩湖，果然毫無敵手，並且闖出了萬兒，江湖已給我取了個外號叫『海南老怪』，而我的徒弟殷破天於未拜我爲師之前遇到一位異人，學會了上乘的易容術，因此江湖上給他個外號叫『千面人魔』。」

他說到此處，韋秀嫻不由暗忖：「我們跟這老怪是初交，他爲什麼會把這些事告訴我們，其中必有原故，我們倒要小心了。」

那老怪亦不管韋秀嫻如何想法，還是繼續道：「我們師徒二人到了湖北，忽然聽說山東境內，黑龍派掌門人韋偉深悉『如來五指神功』，須知這種功夫失傳已久，對我來說，大有一段淵源，且又與我的『大力金剛掌』同出一源，所以我們師徒二人特趕赴山東，要會會韋偉，誰知我們師徒二人到了那裡後，那韋偉不在家中，已去泰山絕頂如來禪院，訪他的摯友五指禪師。」

韋秀嫻一聽烏窮講起他訪自己父親的事，當堂渾身汗毛一凛，偷偷的看了弟弟一眼，希望他千萬不能因此稍露聲色。

那韋志雄雖然年幼，年不過十九歲，但人既機靈，閱歷又廣，大仇當前，他非但不露聲色，反而笑着問道：「烏伯伯後來遇到了那韋老前輩沒有？」

烏窮聞言，搖了一搖頭道：「他既不在，我便在他的大門上印了兩個掌印，欲試探韋偉是否如傳言所說，已學會了『如來五指禪功』，從此以後，我們師徒二人便每晚輪流在韋家監視，以觀動靜。

「有一天晚上，正當我輪值之時，我忽然看見韋偉已由泰山絕頂回來，一見了我在他大門印上的掌印，不但不顯得驚奇，反而神色之間有輕視之感，尤其是他的一兒一女，竟公然說出：區區『大力金剛掌』，居然到此地來班門弄斧，我家的『如來五指禪功』隨便可以將他制服，使那老怪鎩羽而歸。」

烏窮此語一出，韋秀嫻已知老怪早就認出他們姊弟二人，而並不說穿，韋秀嫻藝高人膽大，倒也不肯承認自己便是韋偉的親生女兒，要看看烏窮到底準備怎樣。

那烏窮這時並不看着韋氏姊弟，却以兩眼看着天花板，似在沉思之中，繼續說道：「我既知那韋偉確實是已學了『如來五指禪功』，而且，這時，我已意外發現，這韋偉原來是我舊友韋恩倫，不過改了名。他夫人乃是我當年青梅竹馬之友，如不是因我家貧，無立錐之地，他夫人家中反對她嫁與我爲妻，則我豈會隻身遠赴苗區，年已六十餘歲，尚未婚配，願以獨身而終呢。」

烏窮看了韋氏姊弟一眼，又繼續說道：「這當中還牽涉到現在如來禪院的方丈五指禪師，這賊禿與我乃同門師兄弟，當時尚沒出家，與那韋偉乃是同窗書友，而我與韋夫人是表兄妹，因此常有見面機會，當時，我倆曾有『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之誓，誰知竟爲那賊禿所知，靜靜告訴韋偉。」

「這樣，韋偉之父才將我與韋夫人之事告訴韋夫人之父母，並與韋夫人之父暗中協議即日迎親。

「等我知道時，木已成舟，我補天無術，這才一怒隱居至廣西苗區，所以五指禪師這禿賊，我發誓非將他置於死地不可，後來我知道五指禪師已將從我手上騙去的那本『如來五指禪功』學成，同時他亦打探，知我在廣西苗區學成了『大力金剛掌』，他爲防我報仇起見，知道如來五指禪功乃是大力金剛掌之尅星，故特將『五指禪功』傳於韋偉父女等，以便對付我。

「但他却不知我的『大力金剛掌』共分兩部，上部乃是入門功夫，下部乃深不可測之武功，並且也是前輩異人依照『如來五指禪功』之招數所創，凡當今之勢，唯一可尅『如來五指禪功』之上乘武功叫『凌霄十八掌』，我此次再來中原便是要與這賊禿較量較量，一則爲徒報仇，雪我金剛門之耻，二則也是報當年之仇。」

到了這個時候，韋秀嫻祇能說：「我們姊弟年幼無知，對於這大人的事，實在無法了解，但烏伯伯心中欲如何處理此矛盾百出之事，我等倒是願聞其詳。」

韋秀嫻所說之話，可以算是刀切豆腐兩面光，自己既推得乾乾淨淨，而且還要烏窮自己說出所謀，

以便自己及時替母親與師父預防。

那烏窮聞言後，頻頻點頭道：「姑娘聰明絕頂，居然想出這句話來回答老夫，姑娘既然問到，老朽倒不能不將自己所預計者告訴姑娘，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事無不可對人言，我的計劃可分兩面。

「第一，是對付韋夫人的，我此次不遠千里而來，便是欲與她見上一面，並擬將我之絕技傳於她的一子一女，以報知遇之恩。第二，五指禪師那賊禿，既有破壞我婚事之深仇，又將我的愛徒吊於鐘樓，逼他作撞鐘童子，辱及我金剛門，我亦必以血還血，以牙還牙，要將他擒回廣西，罰他在我修煉之所爲淨壇使者，令其每日爲我打掃祖師神壇。」

烏窮說罷，便指着韋秀嫻又繼續道：「妳的鏢囊之內帶有『五指索』，此乃五指賊禿傳家之寶，可見你們必是與那賊禿有什麼瓜葛的，我現在明知你們是誰，却不說穿，你們不妨以五指賊禿的絕技與我過招，在五十招之內，我絕不回手，五十招過後，我再將深夜拜訪你們的眞情告訴你們。」

韋氏姊弟到了此時，其勢是不能不動手，於是不發一言，互看了一眼之後，便過去從鏢囊中取出「五指索」，一聲「得罪」，便將「五指索」舞成數十個大小不同的圓圈，向着烏窮襲擊而去。

韋秀嫻與韋志雄分站在烏窮左右，將「五指索」的一招「千變萬化」施了出來之後，緊接下來的是「突然而至」，這正如當年韋志雄用這兩招使殷破天眼花撩亂，因此被「突然而至」那一招穿透了琵琶骨時一樣，但現在他們祇想將「突然而至」這一招化爲六式，分打烏窮左右胸十二大穴，誰知道他倆的第二招「突然而至」疾如閃電，打向烏窮的前胸時，烏窮發出全身眞氣，形成一道無形氣牆，將那從「千變萬化」之中突然擊出之索頭，輕輕巧巧的擋了回去。

韋氏姊弟這一絕招的施出，居然被烏窮不費吹灰之力擋了回來，她知道自己所學之「如來五指禪功」確然對烏窮毫無威脅了，兩人當下同時將「五指索」收回，她恭身對烏窮道：「烏伯伯，我看不必五十招，便已知『如來五指禪功』對烏伯伯毫無用處，現在就請烏伯伯將深夜來此之眞情告我們姊弟二人吧。」

烏窮點點頭道：「你們姊弟雖然攻入我的眞氣圈內，但你們二人尚沒明白我的『凌霄十八掌』之妙用，爲使你們姊弟二人心服口服起見，我將第一招起式施出，讓你們二人見識見識，也可使你們知我所言非虛。」

他說罷之後，兩掌突然向胸前一抱，掌心外翻，就這毫不驚人的一翻，韋氏姊弟二人，忽感有一股灼熱氣流對胸襲來。

剎那之間，心胸飽悶，渾身如置身於烈火之中，灼熱難當。

姊弟兩人當時以「如來五指禪功」中之一招「五行指」，以渾身功力逼至雙手十指，發出十道指風，向那灼熱之氣疾射而去，希望只要一射入烏窮所發的掌風之中，便變線爲面，消解他的掌力。

誰知道前次這一招用於殷破天所發的掌風時，大爲得心應手，破了他的招數，如今用於烏窮之時，竟有如石沉大海，一點效用也沒有，反而覺得烏窮之掌風已將他們姊弟二人全身罩住，他們二人不但感到那掌力壓得週身緊迫難當，呼吸困難，而且還感到如置身在紅爐之中，灼熱難當。

他們現在這才相信，自己所認爲的本門絕技「如來五指禪功」，實在非「凌霄十八掌」之敵，人家一招起首式已有如此威力。

要說如果烏窮施展其他十七掌時，別說自己，就是師傅五指禪師亦必無還手之力。

但他們姊弟二人到底是性子硬，視死如歸，所以明明自己無力招架，但却不肯出口求饒，這種情形，烏窮豈有不知之理，於是，他哈哈一聲大笑，收了招式，道：「你們姊弟二人，現在該知我沒有騙你們了罷，現在你們到底服還是不服。」

韋氏姊弟雖然自知不敵，但是要他們說出「服」這個字却也不易，於是韋秀嫻立即道：「烏伯伯的『凌霄十八掌』已顯威力，現不知烏伯伯想跟我們說些什麼？」

烏窮笑了一笑，說道：「表侄女，妳也不要跟表伯裝糊塗了，表伯早就認出你們兩位是韋偉的一女一子了，我那表妹跟表妹夫，有你們這一對粉雕玉琢，武功高强的兒女，連我也替他們高興。

「本來我不想把我們上一輩的私事跟你們孩子們說的，不過，如果我不這麼說，你們對我的一片眞情就不會相信了。

「我這一次深夜到訪你們二人，是先把我平生絕技傳授給你們，你倆得了我的絕學，便可以稱霸於武林，反正我以表伯的身份傳授你們武功，可以說是家傳武學，跟你那個賊禿師父毫不相干，你們盡可以放心學也用不着去徵得他同意，你們如不相信，可以去問一下你們的母親，然後再作決定，如何？」

韋氏姊弟到了這時，不承認這個老怪是親戚已不可能，但要他倆去向這邪派親戚學藝，他們心裡可

實在不願意。

現在聽老怪說可以先問母親，然後再作決定，想想除了這一個辦法以外，實在別無其他推托的辦法了，於是韋秀嫻祇好說道：「表伯伯的好意，我們知道，表伯既然說讓我們先問問母親，那我們恭敬不如從命，待問過母親後，再作回答。」

於是，姊弟二人約好烏窮第二天下午再來玉皇觀後，便立刻動身回泰山絕頂，把這件事向母親說明商議。

姊弟二人回到泰山絕頂的如來禪院，便來到前院母親所住的居處，這時，但見母親坐在房中，正在暗自落淚，姊弟兩人不由大驚，齊奔上前去道：「娘，什麼事那麼難過，趕快說給女兒知，我們一定爲妳作主。」

韋夫人聽女兒問起，那眼淚更忍不住，像斷線珍珠似的流了下來，說道：「聽說你們兩人奉師父之命，打探烏窮的消息，等你們打探到烏窮死去的消息是假的時，便欲聯合江湖上各大門派，各幫幫主圍攻烏窮，非置他於死地不肯罷休，現在到了這時候，做母親的可就不能再隱瞞什麼，要把一切眞情告訴你們了，你們聽了娘的話後，是否原諒娘也由你們決定。」

韋夫人一面擦淚，一面哽咽着道：「二十年前，娘尚未嫁你們父親時，那時在家中已與一人從小青梅竹馬，感情日近一日，且有山盟海誓，除却巫山不是雲之言，這人就是你們認爲是殺父仇人的烏窮。」

「可是你們的外公嫌貧愛富，認爲貧無立錐之地的烏窮，那裡配得起跟我家結秦晉之好，外公心目中，却覺得妳爹的家富甲一方，雖然他比我大二十歲，但你外公認爲他是心目中的嬌婿。

「那時你外公就暗暗把我許給妳爹，我跟你表伯知道這件事後，便即偷偷約定，我隨你表伯私奔，從此便可以隱居起來。

「妳表伯在廣西瑤族之中有一個生死故交，可以投奔，誰知事機不密，被你們師父知道了詳情，就趕到你爹爹家中，把一切的事詳告你父親。

「等你父親把事情詳告你祖父以後，你祖父與你外祖父一商量，決定即日成親，使木已成舟，死了你表伯這一條心，可是，這時……」

韋夫人說到此處，忽然一陣臉紅，竟吶吶的說不出口。

韋秀嫻知道其中必有難言之隱，因此急道：「娘，妳儘說無妨，女兒不會怪妳的，妳儘管放心說就是了。」

韋夫人知道，現在已是生死存亡之時，不說也不成了，於是，祇好紅着臉，含羞帶愧地說：「可是這時，我已懷身孕，這身孕就是妳表伯的，換句話說，你們這對雙胞胎姊弟，其實是烏窮的子女，而不是韋偉的子女。」

韋夫人這麼一說，直如晴天霹靂一般，震驚得韋秀嫻姊弟倆簡直呆若木鷄，呆在那裡，一語都不能發。他們一天到晚記着替父親報仇，誰知仇人烏窮竟然是自己的親生父親，那末這裡面，根本就沒有仇恨存在。

但此事雖告一段落，而另外發生的一切事，却使韋氏姊弟二人更感難過，自己不但是武林正宗人物所認爲的邪派外道的子女，而且還是私生子女，這讓他們姊弟二人，將來如何立足於武林之中？

姊弟二人呆呆地站在那裡半天，不知如何是好之時，忽然丫鬟急叫道：「小姐，少爺趕快來，夫人不好了！」韋秀嫻當時轉身急看，已不見她母親，韋夫人竟在他們姊弟倆發呆之時，偷偷地走開了。

姊弟順着丫鬟的叫聲追至母親房門口，祇見房門緊閉，他倆連叫數聲，不聞回音，韋秀嫻當即一掌打向門上，將門打得片片粉碎，姊弟二人搶進房中，見韋夫人已經懸樑自盡了。

韋秀嫻隨即雙腳一點，身形縱上，左手捏住屋樑，右手食指中指一夾，飛快的向母親用來懸樑的那根綢帶子夾去，那綢帶一斷，母親身體掉下來時，她左手一撐，自己一個身體便疾如飛天向地下落去，趕過去向地上掉落的母親一伸右手，將母親抱住，輕輕地落了下來。

韋志雄立刻上前，幫姊姊將母親抱上床上，韋秀嫻一撫摸母親心口，尚有熱氣，知道還有救，於是將母親盤膝坐在床上，自己伸手按住她母親「命門穴」，用自己的眞氣，導引她母親閉塞之氣重上十二層樓。

一盞茶時候，她母親已經恢復呼吸，全身轉溫，醒了過來，一睜眼看見女兒、兒子也在身邊，不由哭道：「娘無顏再見你們姊弟，你們就由我死了去，何必再救我。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會看得起我們，同情我們的了。娘親害你們見不得人，心裡眞是十分難過……」

她這裡話沒說完，韋秀嫻便道：「娘千萬不要那麼說，這事要怪，就得怪外公，他嫌貧愛富，拆散了你們……」

韋夫人一聽，連連搖手道：「要怪應該怪你師父，因爲他要謀奪他師弟烏窮手上的一部武林秘笈。

「這秘笈共分兩部，一部名叫『如來五指禪功』，另一部名叫『大力金剛掌』，他知道烏窮絕對不肯交出來的。

「可是說到搶，當時他雖爲師兄，但武功實不如師弟萬分，所以他就用計騙烏窮，祇要烏窮答應把『如來五指禪功』秘笈給他，他就幫忙勸你外公把我許配給他。

「誰知烏窮竟然相信他的話，把視同性命一樣的秘笈給了他以後，他學了功夫，竟恐烏窮將實情說出，不惜冒昧良心，挑撥武林中人聯羣結隊圍攻烏窮，同時暗暗把我與烏窮的事，偷偷告訴了我父親和韋偉，使他們因此早日決定婚事，迫走烏窮，這就是這一切的事實眞情。」

「五指禪師是你們的師父，你們當然也不能幫着父親對付師父，尤其是你們二人是私生子女，憑着他三四個字，就能使你們將來無法立足武林，娘知道你們姊弟知道這事的眞相以後，做人就會處處感到困難。因此，我才會在無可奈何之下，決心自裁，一死了之。」

韋夫人說到此處，已經是泣不成聲了，而韋秀嫻姊弟二人也淚流不止，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件事情。

娘兒三個，正在一籌莫展之時，忽然小和尚來到，傳言五指禪師在方丈室召見韋氏姊弟兩人，室內並有九大門派掌門人以及二十八幫幫主在座。

韋秀嫻一聽見，如小和尚所言確實，則五指禪師必然會當着這些武林至尊面前，迫自己姊弟二人大義滅親，除去烏窮。

於是她眉頭一皺，計上心頭，便對小和尚道：「小師父，請你先回去回稟師父，我等隨後就到。」

等那小和尚走了以後，韋秀嫻立刻吩咐丫頭與管家，將一切細軟執拾好，然後低聲對韋夫人道：「娘，天下絕無不認自己親生父親的子女，也沒有背叛師父的弟子，現在女兒斗膽，想問娘，是否願意跟爹團聚？」

韋夫人聽了這一問，一時之間，倒是很難有適當的回答，但想了半天，覺得話不得不說明，祇是紅着臉道：「我自嫁到韋家，直到韋偉死爲止，跟他雖有夫妻之名，卻無夫妻之實，因爲在成親當晚，我即將身懷有孕之事告訴他，願一死以謝他，他聞言後即道：『我必成全妳的貞節，但爲我們兩家的名譽計，不能不暫作名義上夫妻，將來烏窮的子或女出世時，我亦認作是自己子女。』他說罷以後，便搬入書房……」

韋夫人尚未說完，韋志雄已搶着道：「娘，妳跟那韋伯伯既祇有夫妻之名份，妳還該算是爹的妻子，我們不如投奔爹，從此跟他老人家隱居到廣西苗區去，既可一家團聚，又可不得罪師父，又不會在武林中作爲笑柄的資料，未知娘跟姊姊意下如何？」

韋秀嫻即道：「眼下除了這辦法之外，倒也別無他法，我已吩咐下人，即刻收拾細軟，準備來個不辭而別。」

她剛說到這裡，便聽見外面傳來很多的脚步聲。她正想關照韋志雄當心時，忽然聽他師父五指禪師在室外道：「徒兒，爲師與各大掌門人及幫主，欲與妳母親一談，望代爲通知。」

韋夫人這時嚇得連連搖手，不欲見五指禪師，因爲她知道五指禪師必是聯同各掌門，各幫主來要求她，以韋偉的顏面爲重，不與烏窮見面，說不定還有其他毒計。

但韋秀嫻却低聲道：「娘儘管見見他們，女兒自有主張。」

於是，韋秀嫻立刻對外高聲道：「家母即刻出見，請師父與各位叔伯在外待茶。」

韋秀嫻說完以後，便扶母親向外面客廳上走去。

母女倆到了客廳，祇見客廳當中坐滿了很多人。

少林掌門不空和尚是韋偉生前好友，也在其中。

那五指禪師看到他們母女來到後，便偷偷向不空大師施了一個眼色，那不空大師便離羣而去。

於是他便向韋夫人合什道：「嫂夫人之私事，我等本不該管，但我輩與韋偉兄乃是生死之交，他身死之時，我等也在他身邊，親眼所見，乃是由於烏窮的孽徒殷破天插刀留書，將他活活的氣死。

「我等既是韋偉生前好友，便有扶助他遺孤代父報仇之責，現在那烏窮的孽徒殷破天既已爲志雄賢侄親手所擒，但那烏窮老怪，據知當年所傳他的死訊是假，乃是故意假死，而其實却在廣西練那『大力金剛掌』秘笈的下部，欲再與武林白道爲敵。

「現在他練成武功，已找上泰山絕頂如來禪院，要先鬥五指禪師，以報昔年破壞他婚姻之仇，同時欲報各武林高手當年聯手攻他，將他逐出中原之恨，其實那烏窮豺狼成性，我等不忍見妳爲他所騙。」

韋志雄一聞此言，再也忍不住，立刻答道：「我親生父親乃是諸位叔伯認爲豺狼成性的邪魔外道烏窮，而不是韋偉伯伯，不空伯伯及各位叔伯知道否？」

他此語一出，不但所有武林高手全感意外，連平日道貌岸然，喜怒不形於色的五指禪師也突然色變

道：「你們姊弟二人居然肯認那烏窮爲父，實出我意料之外，現在你們二人是否決意脫離武林正派，去投那邪派的父親？」

韋志雄立刻恭身道：「弟子有一事未明，未知當說不當說。」

五指禪師雖然知道韋志雄所言對自己絕對不利，但他一直自命清高，事無不可對人言，豈會自己阻止弟子說話，使武林中人懷疑他有不可告人之事，於是說道：「你有什麼說話，儘說好了。」

韋志雄又深施一禮道：「師父既准弟子說話，弟子有什麼話說錯，那就要請師傅跟諸位叔伯原諒了，弟子以爲天下『正』、『邪』二字，甚難分別，譬如有一正派之人，要學一種天下最高的武功，却不惜欺騙一個邪派的人，把那人手上的武林秘笈騙到了手，然後，爲保存這秘笈，不惜捨正派人的身份，破壞這邪派人的婚姻，並且詔告天下武林，扣了一隻『豺狼成性』的帽子給那邪派之人，會同武林所有高手，以伸張武林正義之名，聯手攻那邪派之人，把那人趕出了中原，以遂他獨吞秘笈之陰謀，弟子不知道正派之人算『正』，還是算『邪』，而那邪派之人是『邪』抑或是『正』，今日武林前輩俱在，弟子欲趁機請教各位前輩。」

那不空和尚對當年五指和尚侵吞師弟「如來五指禪功」秘笈之事，已有所聞，但因五指禪師當年公開聲明，不願武林至寶落入邪人之手，故而出手將秘笈奪回，所以對於此事並不詳細研究，便認爲五指禪師所爲極是。但現在一聽韋志雄所說，便感其中定有原因，於是便說：「侄兒，聽你所言，似乎欲追究當年你師父在你父親烏窮手上奪回『如來五指禪功』秘笈之事，想那『如來五指禪功』，乃是武林至寶，豈可容它落入邪魔外道之手。」

韋秀嫻怕弟弟把話說僵了，同時也恨不空和尚到現在，尚開口「正」，閉口「邪」的，因此不等不空和尚說完，便搶着道：「弟子等年幼無知，無法分清『正』、『邪』，所以今天要在各位前輩面前領教，家父當時之『邪』，『邪』在何處？如確有違背武林規矩者，則弟子等自不敢再認他爲父，如果家父當年並無任何劣跡，那麼弟子等就要來請各位前輩還一個公道了。」

韋秀嫻的說話聽來婉轉，其實却厲害萬分，她要自己師父當着天下武林高手，說出父親當年被稱「邪」是根據那一點而來，不然的話，五指禪師就難免有奪寶陷害之嫌了。

那些武林高手一聽韋秀嫻之言，也覺得大有道理，因爲當年大家聯手圍攻烏窮之時，也祇憑五指禪師與韋偉一句話，說他引誘良家婦女，偷盜師門秘笈，但那烏窮到底如何引誘良家婦女，如何偷盜師門至寶，大家全沒看見，因此在場所有人都看着五指禪師，希望他將事實說明，使大家可以憑公判斷。

五指禪師到了這時實在很難狡辯，因爲當時指証烏窮引誘良家婦女之事，即是指韋夫人而言，現在韋夫人尚健在，祇要她將當年事情說出，自己就反駁無詞了。

至於偷盜師門秘笈，那就更形荒唐，師門中既無此秘笈，則此秘笈確係烏窮自己找來的，當時自己曾從烏窮手上把秘笈騙過來卻係不爭的事實，更無可狡辯，但想了半天，覺得還是要從秘笈與引誘良家婦女這兩件事上造成烏窮「莫須有」的罪名，反正師父已死，韋偉已亡，死無對証。

到了這種時候，這位正派响噹噹的人物，爲了要保全自己正派的顏面，不能不昧着良心，胡吹人道起來了。

於是他冷笑一聲道：「韋偉兄與韋夫人，當年已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擇定吉日，即日婚嫁，而那烏窮竟橫刀奪愛，欲騙韋夫人隨他私奔，這豈不是『引誘良家婦女』？

「家師所藏一本秘笈，共分上下兩部，被他私下偷去，我蒙各位助拳，奪回上部『如來五指禪功』，但那下部『大力金剛掌』，至今尚在他手中，這如何不能稱爲『偷盜師門秘笈』？」

這時，韋夫人雖然明知五指禪師所言乃是强辭奪理，但她終是女流之輩，當時情形，叫她如何說得出口，而韋氏姊弟二人，因感事關父母偷情之事，爲子女者，那裡能當着天下武林高手之前說出事實眞相，因此也就吶吶不能成言，更莫說那秘笈之事。

五指禪師堂堂皇皇的說了出來，由於五指禪師是公認正派中有數的人物，大家自然相信他的話，誰會想到，五指禪師是個言行不一，假仁假義的人呢？

這麼一來，所有武林高手，一看韋氏母子等人吶吶不能成聲，於是輿論立刻倒向五指禪師，認爲烏窮這人的所作所爲是「邪」，而五指禪師所爲簡直是大義凜然。

情勢上看來，韋氏姊弟與韋夫人已至必敗之地，那韋夫人的一股怨氣實在無法壓下去了，她想了半天，除非自己一死明志，使兒女等無後顧之憂將她所受寃枉說了出來，除此之外實在毫無其他辦法。

於是她一咬牙，一頭向牆上撞上，誰知她雖出人不防，其快如電，使人無法加以援救，但她快，有人比她更快，她撞到牆上時，竟

如感到撞着的不是硬繃繃的牆，而是軟綿綿的牆，她這裡尚未來得及抬頭看，耳內已聽得一陣刀劍出鞘聲跟呼喝聲。

這時她抬頭一看，可把這個半老徐娘羞得直從臉上紅到頸後，原來她所撞的並不是牆，而是烏窮的肚子。

在那許多武林高手之中，烏窮竟能不爲大家所知地來到了室內，這輕功與身法，就已驚世駭俗了，使得在場所有高手自嘆不如了。

烏窮進來之後，根本連正眼也不看那些劍拔弩張的高手，他好像當他們並不存在的那樣，低頭微笑，叫着韋夫人的小名：「慧姑，那賊禿戴着張『正』派面具，做着邪派也不敢做的事，這種假仁假義的『道德』，滿肚子骯髒思想的僞善者，我自有辦法對付他，你爲他自盡，太也犯不着了。」

於是，他又抬頭對秀嫻姊弟道：「你們來看護母親，這批假冒僞善，自命爲正派的人物，讓我來對付。」

他說完後，忽然感到一股强烈無比的掌風，排山倒海似的向他襲來，他連看也不看，像彈灰那樣，把自己的袍袖毫不在意地向外一揮，笑着說道：「師兄，你是正派中的領袖人物，這種偷襲敵人的行爲，不怕損了你的體面了？」

他話未完，已聽得五指禪師悶哼一聲，似乎已受了傷，但在場各人都不信烏窮那末毫不經意的一揮，居然能使武林一流高手五指禪師受傷。

直到大家看見五指禪師連退數步，閉目調運眞氣時，才知道事態嚴重，眼前的烏窮確實已到了武功深不可測的境地了。

正在大家猶豫，欲攻未攻之時，烏窮朗聲對大家道：「我的事本來可以自己解決，用不着驚動各位，但各位都是以正派自居，當時各位聯手攻我時，都是以『爲民除害』之名來對付我的，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在各位之前說明事實經過，讓各位辨別辨別，你們這批自命爲正派人物，到底做了些什麼好事！」

於是，烏窮說明了當時自己與韋夫人的一段往事，並且回過頭來向韋夫人道：「慧姑，我所說我倆當時情形，爲這賊禿硬生生拆離，有一句假話嗎？」

韋夫人到了這時，因爲烏窮說出了當時情形，使她想起了當年生離死別，委屈的帶着身孕，忍辱偷生了十數年之苦況，不禁珠淚長流，泣不成聲，祇好用點頭來表示所言不虛。

烏窮等韋夫人點頭以後便再說道：「各位現已明白事實，知道我

全家被這賊禿暗算，因此生離死別，含寃了十數年之事了吧！」

他說完之後，又從懷中拿出一張陳舊不堪的信紙來道：「至於那秘笈，乃是我無意之間走入雲南苗區深山之中一個洞穴，發現洞內有一副死人的枯骨，我仔細一看……原來這一具枯骨竟是失踪多年，武林中人稱爲『武聖』的孔翠山，他老人家在這人跡不到的深洞之中潛修了數十年。

「他自創了一種天下無敵武功，這武功秘笈分上下兩冊，上冊便是『如來五指禪功』，下冊就是『大力金剛掌』。

「各位之中，想必有武聖孔翠山生前知交，他的筆跡，各位一定可以認得出，這張信箋，便是他老人家爲何將這秘笈傳於有緣人所留的遺書，各位可以驗明筆跡，便知道我所言不虛也。」

不空和尚即道：「孔師伯乃我少林派俗家子弟，武功出神入化，勝過我少林寺諸位師叔伯很多，他自己視貧僧有如自己的弟子一樣，他的筆跡，貧僧可以一望而知，烏居士請將手中孔師伯之遺書，借貧僧一觀，事實眞相便可分明。」

不空和尚現在對烏窮口稱烏居士，可見他對烏窮所說的一切已有幾分相信，可是那五指禪師在這一段時間之內已將眞氣調勻，唯恐烏窮所言說動在場所有武林高手，那麼自己將來尚有何顏面立足於武林之中，所以立刻說道：「這種『邪派』中人，僞造文書，乃是家常便飯，各位千萬不可信他那張信箋，以免顛倒黑白是非，中了他的詭計。」

烏窮冷笑了一聲，也不予回答，但那不空和尚即道：「我不單深知孔師伯的簽名字跡，而他所畫花押，乃是『如來五指，大力金剛』八個字，除我之外，無人得知，所以經我一看，眞假立辨。」

不空和尚說完之後，接過烏窮給他的那張舊信箋，祇見上面寫道：「我潛修數十年，把手創武功寫成『如來五指禪功』一冊，『大力金剛掌』一冊，能入此洞者爲有緣人，即以此兩冊武功秘笈相授，並允其入我門，爲我之傳人。」底下就是孔翠山的簽名花押。

不空和尚看罷便道：「此信箋千眞萬確是我那師伯孔翠山之筆跡，烏師兄所言不虛，這兩冊武林秘笈絕對不是五指禪師師門之物，老衲當可代爲證明。」

不空和尚既已稱烏窮爲師兄，可見他已承認此事絕對無誤了。

這時，大家忽感對烏窮有一種說不出的羞慚，當年輕信五指禪師之言，對他圍攻，將他趕出中原，這種事理不分，忠奸莫辨之舉，那裡配稱爲武林正派中人所爲？

五指禪師這時假面具已爲烏窮揭穿，他還不肯罷休，當時朗聲說道：「各位全已爲這卑鄙無耻的魔頭所騙。貧僧在此泰山絕頂潛修數十年，豈尚有世俗之見，與此傖爭一日之短長。

「各位與不空和尚既輕信此魔頭之言，我也不勉强，我現在祇能以本門掌派之尊，爲師門除此敗類，此係我本門派之事，各位總不會插手罷。」

五指禪師話完，正欲動手，不空和尚已躍前道：「老衲替烏窮師兄接此場子，以贖以前誤信人言，對烏師兄聯攻之罪。」

不空和尚此語一出，其他八大門派，以及二十八幫幫主，感到事實眞相既經表白，大家確實中了五指禪師之毒計，做出黑白不分，顚倒是非之錯事，於是個個怒形於色，欲對此衣冠禽獸，施以應得之懲罰。

正在此時，那烏窮却上前攔在不空和尚之前道：「不空師弟，此事還是由我自己來解決，我這個被五指禪師認爲是邪派之人，可是今天，我却要學學正派中人做事，跟他來個既往不究，一切恩怨從此不提，以示我度量之大。」

烏窮此語，殊出所有在場人之意料，覺得他現在所爲，確實可稱武林所僅見，不禁對他起了敬意。

但烏窮沒等其他人開口，隨即又繼續道：「不過他將我徒弟殷破天的武功毀去，又穿了他的琵琶骨，將他吊在鐘樓之旁，罰他作撞鐘童子那麼多年，我徒兒嚥不下這口氣，所以剛才他對我表示，此仇非報不可，他的意思也無可厚非，所以我已答應了他，准他與五指禪師一見高下，以雪多年來的耻辱，以一個被毀去武功，琵琶骨上又曾被五指索穿過的殘廢人，與五指禪師這一位武林中一流人物過招，各位總不會說我們師徒欺侮五指禪師了罷！」

各人一聽烏窮此言，不由大感奇怪，一個武功已被毀去，再加上琵琶骨被穿多年的人，連不懂武功的普通人，他尚且無力應付，何況還要和一個武林一流高手過招？

但這時，祇聽烏窮一聲斷喝，門外便轉出一個臉黃肌瘦，精神頹喪的人來，衆人一看，不是那被吊在鐘樓的千面人魔殷破天又是誰？

這時又聽得烏窮問殷破天道：「你剛才在門外，想來已將我的話聽清楚了，你願與五指禪師過招嗎？」

殷破天恭身道：「弟子祇要有一口氣在，必要報此深仇大恨，死而無怨。」

烏窮連連點頭道：「很好，很

好，這才不愧是我的弟子，你且過來，讓爲師略傳你一點武功，使你能如願以償。」

殷破天走近他面前後，便見烏窮右手疾出，抓住那緊縛在殷破天琵琶骨上的五指索，閉目運氣，一會兒工夫，便看到烏窮右手轉紅，漸漸由紅而紫。

這時站在烏窮這邊的二十八幫幫主，忽感一陣炙熱之氣逼來，他們無法再站在原處，不能不連退數步以避之。

那五指禪師站在一旁，看到烏窮手握五指索，雖然他所用的似是「如來五指禪功」中最高深的內功，但因他所得的那本「五指禪功」秘笈並無這一段功夫的記載，因此，他雖有所疑，却不敢肯定。

其實烏窮所用的確實是「如來五指禪功」中之最上乘內功，但這功夫並沒記載在上册，只是記載在下册中。

原來那「五指索」除可作武器之外，還因它是由西藏的一種似「烏拉草」的植物做成，有意想不到的治傷，增加內功的效力，尤其是對被人毀去武功之人，可以借「五指索」之力，收到恢復武功的奇效，不過，必須用「大力金剛掌」的心法施爲，始能奏效。

五指禪師再聰明，也萬萬想不到有此一着，因此氣定神閒，準備回頭與殷破天過招時，立下殺手，將他斃於掌下，反正自己臉皮已經抓破了，再也不顧所謂正派人物之風度，與小一輩的人物過招，必須略讓，點到爲止了。

一盞茶工夫，所有的人眼看殷破天的臉色由青轉黃，由黃轉紅，到了他臉色轉紅時，只覺烏窮右手微微一震，殷破天左右兩琵琶骨所縛的，連寶刀寶劍斬下去也不會斷的「五指索」，竟然寸寸斷裂，四散飛出。

那烏窮收回右手時，那袍袖一轉一推，立刻起了一陣勁風，將地上剛才震得寸斷的「五指索」捲了起來，匯成一團，直射向殷破天的前胸。

殷破天不慌不忙，雙掌即合，剛好將那「五指索」合在雙掌中，啪的一聲發出一聲巨响，繼這聲巨响後，忽見殷破天的雙掌突變成胭脂紅色。

五指禪師見殷破天在刹那間，不但恢復功力，而且突然精進如此，心中不由暗暗加了防備，誰知他剛剛運轉身形之時，突見殷破天雙掌向外一推，那被他雙掌壓碎如牛毛的數十根「五指索」，已排山倒海，快如閃電，疾向他週身穴道射來。

五指禪師既是武林有數的高手，當然知道來勢厲害，但對方的掌力向他突然而發，招架乏術，不能不疾退以避其鋒。

誰知他快，那射來的五指索碎絲比他更快，已然有一部份射過身體，從他身後忽然轉過來，反向他背後射來，這種前後夾攻的閃電戰術，五指禪師武藝再高也難逃避，在對方以雷霆萬鈞之勢攻擊下，只聽得一聲慘叫，那五指禪師身體前後已被射中了數以萬計的「五指索」碎絲，像個刺蝟似地倒在地上而死。

說也奇怪，殷破天射出「五指索」以後，臉色又轉成黃青之色，四肢無力，倒在地上，無法動彈，恢復過去失去武功的形態。

各人正感奇怪，烏窮笑說道：「與這種虛假僞善的人打交道，也祇能用這種既不正，又不邪的方法對付。

「我聲言保持自己風度，不與他過招，而令這個殘廢的弟子出手，他既無防備，便容易處置他，省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其實我將自己一口百練眞氣導入小徒體內，祇能用於一時，過後便散去。

「因此，小徒出擊五指禪師，其實是等於我自己擊他一樣，所以小徒出手以後，便又立即恢復原狀。但是如我以二三年工夫慢慢治療他，他恢復武功也並不困難。」

各人既知烏窮的武功實在高過他們，且此次殺死五指禪師，除去一個人面獸心的人，在理也不能說他不是，因此大家並無異議。全體恭送烏窮全家下山之時，烏窮忽然轉身對不空和尚道：「我以後妻子兒女齊全，必可享家庭天倫之樂，武林中那些打打殺殺，我實在討厭萬分，所以武功秘笈對我無用，我並不想再出山與武林中人爭一日之短長，我的『大力金剛掌』秘笈，今日就送給師弟作一紀念吧！」

說罷以後，便帶着韋秀嫻、韋志雄及以前的韋夫人，亦即以後的烏夫人向山下揚長而去。

等烏窮一行人走後，不空和尚不由嘆息着道：「我們所認定的邪派却是個眞正的正派人物，而死在地上的，大家曾公認是武林正派中人，却原來是個卑鄙、人面獸心的小人，這個世界，好壞正邪之分，實在使人難以辨別了。」

（全文完）



湖海俠侶愛情故事／石　蕊・文
可　飛・圖

兒女英雄

泰山試婿

涿鹿在華夏歷史上很有名氣，這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好地方。

事實上，這是中華民族發祥地。

軒轅皇帝如果沒有打敗蚩尤，經過數千年，漢族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

漢人，居住在這裡，的確會感到自豪與滿足的。尤其是鐵翅神鷹雲笑天，此時騎着駿馬，顧盼自豪，頗有不可一世之概。

雲彩麗更神氣，前年她在鬧市上，用三招兩式便打傷了長白三虎，以後兩年中，關內關外許多成名英雄，在雲彩麗那雙欺霜賽雪的纖纖玉掌之下俯首稱臣。

雲彩麗還有兩個哥哥，雲龍與雲虎，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英雄人物。

最近，雲家似乎有重要圖謀，全家好手出動，足足忙了一個半月。

父子女兒四人一齊回到家，立即修書到開封，召雪獅子柳照青速來涿鹿一行。

* * *

雪獅子柳照青家學淵源，父親清風俠柳中州威震關外關內，一身內外功夫已到爐火純青的境界，中

別出心裁

原武林人士，尤其是綠林豪傑，不敢輕易攖其鋒銳。

武林名門子弟，自幼就習得一身上乘武功，人又生得挺拔英俊，這樣的人材自然是大家閨秀、江湖俠女理想的夫婿。

廿年前，清風俠柳中州與鐵翅神鷹雲笑天，已經爲兒女指腹訂婚，將二人的姻緣訂下。

雲彩麗在僅僅兩年間，在江湖上已大大出名，闖出了大大的萬兒。

雪獅子柳照青的笑臉一直沒收過，想想未婚妻雲彩麗，便覺心甜甜的，二人雖素未謀面，江湖朋友已再三在這雪獅子面前，繪形繪聲的說得雲彩麗天上有，地下無，或者其中有些是過份的渲染，但相信總不會相差得太遠。

本來岳父鐵翅神鷹雲笑天見召，當然是談論婚嫁。雪獅子柳照青正當君子好逑的弱冠之年，如何不喜上眉梢，心花兒朵朵開呢！

這條路很好走，雪獅子柳照青放轡徐行，心中想着未婚妻的倩影，以及結婚後可以携手行走江湖，在長城上看古蹟、西湖邊漫步、蘇州亭園內小住，再到天下名山尋幽訪勝，那是何等美滿的風

光！

「砰！」

哎喲！這兩種聲音令得雪獅子柳照青由美夢中驚醒了過來，定睛看時，不由大驚。

原來一個老人家，看樣子約七十歲，又好像有八十歲，已倒在馬前，看樣子給馬踏傷了，像這樣年紀的老人，別說碰倒，即使是扶着拐杖，或者有人在旁扶持，也時常出漏子，如今在路上給馬兒撞倒，那還得了！

如果是强橫霸道的人，或者心性稍差的人遇到這情況，會加上三鞭，放轡疾行，一走了之，反正沒有人認識，誰又奈何得了他呢？

但是，雪獅子柳照青想都沒有這樣想過，急忙跳下馬來，小心扶起老者，細心查看着撞傷了沒有。

老者雙目緊閉，似乎已昏了過去，手脚却沒有撞傷，只是不省人事。

雪獅子柳照青暗叫一聲「苦也」，這可如何是好，當下無可奈何，小心抱起老者，扶到路邊上，靠着一株大樹下倚着。

等了兩個時辰，雪獅子柳照青不斷推拿敲拍，消耗了不少精力，老者似乎有了動靜。

又等了半天，老者才迷迷糊糊地道：「小虎子，茶！」

雪獅子柳照青騰身而起，掠過三丈，一連七個起落，來到一座池塘旁邊，雙手捧着水，怕水漏出來，回時上身紋風不動，脚下像抹了油，直在地上滑了過來，然後小心送到老頭口中。

喝了幾口水，老者似乎淸醒過來，一見柳照青，頓時臉都變了，雖然聲音弱，那火氣極其旺盛。

雪獅子只有裝孫子的份兒，不敢頂嘴，還有，連態度也要裝成恭順尊敬，心內那股窩囊感覺，平生還是第一趟呢！

「混帳小子不帶眼睛，騎着匹瘋馬東衝西撞，竟然撞到你祖宗身上，嘿嘿，小子，咱們爺兒倆這一筆賬有得算了，嘿嘿，哎喲！」

「老人家你養養神吧，休養夠了，恢復體力，然後再駡也不遲。」雪獅子柳照青低聲的勸道。

「小兔崽子，你給我滾遠點，老爹是要斷氣了，也要駡你這兔孫子，養養神，混蛋！」老頭駡到這裡，直喘氣，眼珠兒翻白，似乎又快要昏過去了。

雪獅子柳照青大驚，急忙衝了上前，雙手揉搓推掌敲打，最後將本身性命交修的內家眞氣源源渡入老者的體內。

片刻，他已是渾身大汗。

雪獅子柳照青元氣大傷，而老頭精神立即旺盛，他竟然要掙扎着起來，那裡能夠，「砰」一聲，又倒了下來。

「老人家，尊府在那裡？我送你回去吧！」雪獅子柳照青低聲下氣的說道。

「好，等會兒我同你算賬。」老者說時抬手往前指了指，又閉上了眼睛。

還好，那匹馬熟悉道路，不用人招呼，自己會跟着。

一路駡，一路指，好不容易到了地頭，那是間鄉下人的茅屋，有獨立的園子，自成一家，四週全是莊稼。

進了門口，有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太婆，眼睛倒尖，見了老者，急忙撲了過來，哭叫道：「老鬼，你是怎麼樣啦，別死去了才好！」

「我沒有事。」老頭似乎有點氣餒。看來老太婆平時比他更兇，所謂「一物尅一物」，碰到降他的人了。

雪獅子柳照青很小心地將老者扶着，不待招呼，老實不客氣把他放在床上，然後舒了口氣。

「老鬼發生了甚麼事？」老太婆似乎平了氣。

「他不小心碰了我！」老頭盡量放低聲音。

「老人家，眞對不起了！」雪獅子柳照青歉然的道。

「好哇，你們也太狠，我和你拚了。」老太婆說時，急衝上前，眞個拚勁十足。

雪獅子柳照青只有躲的份兒，還怕老太婆跌倒，所以有時幫忙扶持。

「老婆子，他不是有意的呀！」老頭子急叫道。

「你……」老婆子翻轉身來，嘶聲叫道：「你……老鬼，還不明白，他們是有意爲難，我們不死，這般狠心狗肺的東西怎會罷休。」

「我……看……不像！」老頭子感覺如此。

「懵鬼，死人！賣了你，還要說人家好！」老太婆的火氣越來越大。

雪獅子柳照青正要說明自己身份時……

突然，門外傳來一陣嘈吵雜亂的脚步聲。

「砰」的一聲大响，一名少年撞開了大門，往地上跌倒，渾身皮破血流，看來是受了殘酷刑罰。

室內三人急定睛望去，兩個老者稍爲窒了一窒，立即撕心裂肺般大叫道：「小虎子！」

老太婆撲倒地上，人已昏了過去。

「小虎子，小虎子！」老頭急叫。

雪獅子柳照青伏下身去，細細察看，這少年只是受了外傷，不過一時昏了，其實並無大礙，當下在

他身上推拿了一陣，少年立即甦醒了過來。

「小虎子，你怎麼樣了？」老頭子問。

「他們强迫我答應，我駡他們連禽獸也不如，所以他們打了我！」少年說時，正站起來。

「嘿嘿，打你，只怕還要殺你呢！」門外一個冷酷已極的聲音响起。

老太婆絲毫不懼，急忙抓住了拐杖往門外衝去。

雪獅子柳照青身形微閃，已到了門外，小院內已有人，看樣子全是會家子的，爲首一人高高瘦瘦，雙目精芒四射，顯然內家功夫已有了相當火候。

老太婆脚步踉蹌着衝出門外，戰巍巍的拿起拐杖往那人打去。

「找死！」旁邊一名壯漢說時左脚踢出，挾着呼呼勁氣，眞個存心要人性命。

其餘三人冷眼旁觀，似乎並不怕打死人。

雪獅子柳照青在這裡，怎會容許這般惡徒逞兇，順手拿起枝竹竿往前拍去，壯漢像觸電一樣，渾身發抖，跳了開去。

「好小子！」另兩名壯漢怒喝，一齊衝了上前，手中鬼頭刀高擧，迎頭劈下。

雪獅子退了半步，竹竿抖動，往前迎去。

鬼頭刀勢猛勁急，而竹竿看上去纖細弱質，如何可以硬碰？

雙方走勢極快，鬼頭刀迎上，竹竿微微一頓，已纏在鬼頭刀側面，這一頓一錯已消去對方勁道，就在間不容髮之間，竹竿輕點，有股大力傳至鬼頭刀，兩名牛高馬大的精壯漢子竟然無法把握得住，大刀已脫手飛出。

兩名壯漢大驚，根本未弄清楚是怎麼回事，手中的刀掉了還不說，往手腕上看了一下，半邊身子麻木，動彈不得，這一驚非同小可。

雪獅子柳照青當然是手下留情了，所以，他站在原處，望着二人微笑。

老太婆與小虎子，甚至連那老頭子，也全站在門口，見了這情況，三人臉上綻開了笑容。

只有高瘦漢子像一座山屹立不動，臉上神色冷峻如故。

直到兩名壯漢逃開去，才冷冷的道：「朋友，你是他們請來的幫手？」

雪獅子柳照青一聽，心內倒也感到好笑，自己給這老頭子老太婆駡得狗血淋頭，如今怎麼說好呢？當下笑笑道：「我與他們究竟是怎麼關係，連我自己都不知該如何說才好，這些都無關重要，只是你們這樣强橫霸道，在下有點看不過眼，如此而已！」

「好，有膽量！」高瘦漢子冷峻道。

「依我看，這家人只不過是普通百姓，閣下氣度不凡，當是江湖上强者，與他們計較，似乎太失身份了。」雪獅子柳照青說道。

「他們要搶我家這塊土地，也把我妹子搶去！」小虎子叫了起來。

雪獅子柳照青以爲鄉下人不懂事理，或者口頭上得罪人，小虎子如此一說，便知對方已犯上了江湖禁忌，當下心內怒火頓時勃發，沉聲道：「是麼？」

「嘿嘿，一塊爛地，紀大爺托人說項，任你出價，老鬼竟然全不給面子，還要出口傷人，紀大爺好說話，我可看不過眼，給點小敎訓，那也是平常事。」高瘦漢子一副自負神態。

「請敎朋友高姓大名？」雪獅子柳照青拱手問道，他準備伸手管一管，所以先盤問對方來歷。

「黑面人屠宣正！」高瘦漢子傲然地說道。

「久仰，在下雪獅子柳照青，今天我們相會，可說是巧遇。」說到這裡，雪獅子柳照青故意頓了一頓，見對方臉色也變了一變，當下繼續道：「買賣是雙方你情我願的事，這鄉下人不願，閣下竟然出手搶人，這的確太過份了。」

「嘿嘿，俺黑面人屠宣正，別說這麼一件小事，即是再大的事也說了就算數。」

雪獅子柳照青暗想，黑面人屠宣正在江湖上的確是塊金漆招牌，二十幾年來尚沒失過手，但依此橫行，那還成話！

沉默了半晌，雪獅子柳照青心內有了決定，緩緩的抬頭道：「今天，我們雙方，看來要表一表態了。」

「哈哈哈……」黑面人屠宣正放聲狂笑，笑聲中有說不出的驕傲和自負。

雪獅子柳照青不動聲色，雖然面對的是黑道巨寇，但他自忖學的是家傳武功，師門絕學，又豈是省油之燈，再說大丈夫豈能屈服於淫威之下，無論如何，今日也要爲這鄉下人盡力，與黑面人屠宣正決一勝負。

笑聲响亮高吭，顯示黑面人屠宣正內功精湛，站在門一旁的老頭子、老婆子及那小虎子，本來天不怕地不怕，此時也露出悸色。

足足半盞熱茶時份，笑聲突止，黑面人屠宣正的聲音像迸出來的幾滴冰珠子，冷峻道：「很好，有膽色，年輕人的確值得欽佩，來吧！手下見高低。」

雪獅子柳照青雖然自負，却也不敢過於輕敵，冷靜的撤出了寶劍。

黑面人屠宣正雙手拍處，弧形劍寒光閃閃，有股傲人的丰采。

雙方全是依着正常禮節，名家相鬥果與平常人不同。

「請！」二人同時拱手，說了一聲請後，立即窺隙進擊，互相繞走了起來。

盤旋了三圈，黑面人屠宣正一跨步，弧形劍有如電光石火，「神龍擺尾」、「流星趕月」及「天外來鴻」三招連環使出，招中套招，式中見式，流水行雲般一氣呵成。

雪獅子柳照青雖然聽說過弧形劍，今天還是第一次見到，所以不求有功，只求無過，將門戶守得極穩，對方使出三招，立即展開長劍，施展「八龍護體」，噹噹聲中，依然是四平八穩，沒露空隙。

五十招過去，仍然是個僵持局面，黑面人屠宣正內心不是味道，他在江湖上成名已二十幾年，多少不可一世的尖頂高手吃敗仗，今天，與個初出道的年輕小子糾纏了將近百招，仍然毫無寸功，而且，對方還是緊守門戶，並沒反擊。

心念動處，手上有了遲滯，武術家深諳所謂「趁虛而入」，雪獅子柳照青是何等人物，百招下來，對弧形劍的路數已有了認識，這次有機可乘，立即全力反擊，噹噹聲中，漫天劍氣縱橫，天地頓時充滿了肅殺。

稍一大意，頓失先機，黑面人屠宣正左支右絀，而雪獅子柳照青劍上的威力越來越大，又五十招過去，已掌握了主動，「颼」一道鮮紅血液噴出，黑面人屠宣正右臂受傷，不知主筋有否受創，看他那臉色灰敗的神態，相信已受了極重的傷。

雪獅子柳照青一招得勢，並沒追擊，屹立原地，一言不發地望住了對方，看他有何交代。

「好，屠某認輸，要殺就殺，任憑處置！」黑面人屠宣正額上冒汗，想來是十分疼痛，但他倒也十分光棍，正所謂輸得起！

雪獅子柳照青微微一笑道：「閣下已經盡了力，今日之事到此爲止，可是這鄉下人的女兒，你們得盡快放回，否則，只怕又起干戈了……」

「這事我也作不了主！」黑面人屠宣正道。

「很好，你走吧，兩個時辰內，不見女孩子，我會找上紀某人，叫他仔細的想想吧！」雪獅子柳照青沉聲的說道。

「颼颼颼！」突然有三支箭由草叢中射來，雪獅子柳照青大驚，自己或可以躲避，老頭子及小虎子萬一有損傷，那可不是玩的！

正在危急的當中，草叢突然「哎喲」之聲不絕，似乎那埋伏的箭手受了傷。

得得得，七匹馬從草叢中竄出來，正是埋伏的箭手，似乎給人趕了出來。

「誰？」雪獅子柳照青喝道。

空山寂寂，除習習山風之外那有人影？

黑面人屠宣正似乎知道絕望，只好垂頭喪氣，伴着三名壯漢，急急如喪家之犬，往來路飛奔而去。

「多謝大哥！」小虎子跪在地上，不斷的叩頭。

「起來，起來，這算甚麼？」雪獅子柳照青急忙扶起這鄉下少年小虎子。

「少俠，請趕快救回我們的小妞兒！」兩個老人此時已知雪獅子柳照青不是敵人，反而是救苦救難的俠客，所以也跪在地上叩頭了。

「你們起來，我決定去救人！」

「多謝大哥！」

好不容易得到這家人的感激。

原來當地有個紀家，極有勢力，無論是武林中的黑白兩道人物以及官府，全有來往的。

紀家大院的主人紀常，不知是甚麼來歷，二年前到此大興土木，蓋了座美侖美奐的紀家大院之後，常有兇神惡煞的江湖人物來來往往，附近全是老實百姓人家，誰也不敢多管閑事。

俗語說得好，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這話的確有道理，小虎子一家人住在荒郊，是普通的莊稼人，流血流汗，混兩餐糊口糧。

紀大爺不知是興起甚麼念頭，突然喜歡這塊小地方，派人強買，小虎子的爺爺張老實不肯，倒不是錢或其他原因，因爲這是祖地，張老實認爲賣祖地，那是子孫不孝，紀大爺想不到會碰到這件怪事！

黑面人屠宣正拍拍胸口，擔保把這件事情辦好，紀大爺吩咐道：「老弟，這鄉下人難辦，我們還住在此處，別出人命，縣太爺那兒不好交代。」

「我知道，一定包你滿意！」黑面人屠宣正拍拍胸口。

半個月下來，威迫利誘，官私兩方，甚麼手段都用齊了，張老實就是一句話：「不賣！」

黑面人屠宣正火了，擄去了張家閨女小鶯，還把小虎子打了一頓，這才揚長而去。

小虎子追上前理論，又挨了一次打，渾身血污跑回來，黑面人屠宣正領着紀家奴才，想進一步威迫，誰知道陰差陽錯，碰到了雪獅子柳照青，吃了大虧。

紀常一聽就火大了，一掌拍

下，大理石的桌面頓時粉碎，可想而知，紀老大的掌力可不簡單。

豪華大廳內約有十幾人，誰也不敢出聲。

「秦風！」紀常叫道。

「小的在。」一名虎背熊腰的壯漢應聲走了出來，腰間纏住條軟鞭，正是甘陝道上有名的纏魂鞭秦風。

「你帶阮氏三雄，立即把姓柳的給我抓來，就地解決鄉下佬，張小鶯送到怡香院去接客。」紀常一連串的命令，纏魂鞭雖然心狠手毒，也聽得直冒寒氣。

阮氏三雄走出廳來，一色黑衣服，沒有絲毫脚步聲，兼且臉上慘白，渾身鬼氣，雖然是大白天，也令人有股陰森森的感覺。

這次霹靂行動只不過對付鄉下人，雖然雪獅子柳照青出面干涉，但經常如此明目張膽地殺人放火、強搶民女、迫良爲娼，可想而知，這紀常是個如何的人！

幾個人正要走出大廳時，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突然從東面的角落響了起來：「慢來，慢來！」

大家循聲望去，一個又瘦又矮又乾又癟的老頭子，手中拿着枝烟桿，此時正瞇起雙眼睛，吞雲吐霧，呼啦啦的自顧自忙着，十幾人二十幾隻眼睛瞪着，他似乎沒有看見，這份定力已非常人可及。

但是，沒有人現出不耐煩的神色，看來這毫不起眼的老頭子有其過人之處。

紀常本來何等有氣概，這時也誠惶誠恐低聲道：「老夫子，有甚麼不妥？」

又等了半天，這位老夫子才如夢初醒，瞇起眼睛道：「對付雪獅子柳照青，不能硬來，他父親清風俠柳中州威震關外關內，認識的世家極多，我們不能樹立這種敵人。」

「我們就這樣的算了不成？」紀常吼叫道。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而且雪獅子柳照青的靠山，鐵翅神鷹雲笑天也是涿鹿一塊天，雲家父女父子四人，也是難惹的人物。」

「天，那小子怪不得那樣橫蠻，有這麼大的靠山，誰敢惹他呀！」黑面屠宣正叫道。

「我要動他，無論是怎樣的靠山，在我地頭上，不容許反對我的人存在！」紀常咬牙道。

「嗯！」老夫子輕輕用鼻子哼了一聲，紀常立即道：「老夫子一定有辦法吧！」

「等他來時，」老夫子慢吞吞道：「以禮相待，張小鶯也讓他帶走，然後才找地方攻擊！」

「雪獅子柳照青的靠山如果來了，我們一樣接戰，在我們的地方，到底方便些，就此揚名立萬，將這兩家徹底摧毀，河南地方就是紀家的天下了！」老夫子說到這裡，本來從不激動的臉色，也泛出了少許光彩。

「好，就這樣辦！好好幹一番，大家兄弟也彆得太久了，從江南跑到這地方，躲了十年，嘿嘿，如今只怕再不用躲了！」紀常大聲的說道。

「好！」廳內的人似乎也給鼓舞了起來。

他們究竟是何來歷，似乎是從甚麼地方搬到此處，是在躲避甚麼勢力，如今似乎已經毛羽豐滿了，又要闖出去，所以雪獅子柳照青的出現，令他們加快了步伐。

這幫人勢力不小，像黑面人屠宣正，只不過是跑腿的小角色，其餘的可想見一斑。

* * *

雪獅子柳照青由紀家大院出來，很順利的將張小鶯帶走，紀家人陪了小心，打招呼，說是黑面人屠宣正個人的主張，千對不起，萬對不起！

俗語說，伸手不打笑臉人，柳照青只要帶走了張小鶯，其餘的以後再說，他想快點到涿鹿去會見雲彩麗，這紀家大院再慢慢的調查。

張小鶯斯文秀氣的，與柳照青走在一起，有點害羞，但內心却舒服得不得了，尤其是雪獅子柳照青氣度軒昂，態度溫和，令得這位小姑娘心底深處產生了好感。

忙了老半天，柳照青還沒吃過了東西，當下徵得小鶯同意，順便在天香樓吃飯！

他們只要了幾個簡單小菜，不想浪費時間，所以沒要酒。

「小鶯，別客氣，不吃白不吃，點了的菜就得付錢，嚐嚐這道菜吧！」雪獅子柳照青笑笑道。

「我不餓，只想早點見爺爺及婆婆。」張小鶯怯怯的道。

「哈哈哈，何必去見爺爺，不如跟哥哥走吧！」旁邊一張桌上兩名漢子出言不遜！

雪獅子柳照青皺皺眉頭，不願惹事，所以硬將心中怒火壓下。

兩名漢子以爲好欺，竟然走了過來，一隻手按在桌面上，左脚踏在欖子上。

另一名漢子沉聲道：「小子，看你來路不正，這女孩子由那兒拐來的，說！」

雪獅子柳照青幾乎氣破了肚子，緩緩道：「兩位最好別無理取鬧，走開！」

「嘿嘿……」一名漢子右手竟然按在柳照青肩上。

雪獅子柳照青右手橫拍，那名漢子如何禁受得了，整個人橫飛了開去，「砰砰」二聲，碰翻了幾張桌

子，「彭」的一聲撞在根大柱上，才停了下來，人已快昏過去了。

另一名漢子見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個斯文秀氣的少年竟有此氣力，他一時呆住了，不知如何是好！

「還不滾！」柳照青一瞪眼喝道。

「蹬蹬蹬」，那漢子大驚，一連退了三步，碰翻幾張桌子，才轉身往樓下逃去了。

酒樓上本來是最容易發生這種事，雪獅子柳照青以爲流氓混混兒，想敲詐幾文錢而已，所以並沒在意。

張小鶯從未見過這樣的場面，所以嚇得臉都白了，渾身發抖，坐立不安。

「我們走吧！」柳照青放了兩塊碎銀在桌子上，然後伴着小鶯下樓去。

「柳大哥，你眞好本事！」張小鶯過了半天，情緒比較穩定，忍不住怯怯道。

「唉！」雪獅子柳照青深深的嘆了口氣，張小鶯這句話，令他產生了極大的感慨，江湖上的仇殺，寃寃相報，就是一般人學了幾手武功，結果不是家破人亡，就是連累朋友，今天，黑面人屠宣正不說，兩個流氓無賴也發橫，江湖上日子眞不好過的。

「我說錯了麼？」張小鶯很害怕，以爲在言語中得罪了這位公子。

「沒有，沒有！只是我想到了其他地方，所以忘了回答，很對不起，小鶯姑娘！」雪獅子柳照青連忙道歉。

「你這身本事，想來不怕人欺負了！」張小鶯想起了自己家裡的事，忍不住又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這點微末之技，又算得了甚麼，別看我今天打了兩個流氓，說不定就會惹出極大的痲煩，還不如老老實實忍下一口氣，却沒有後患。」

雪獅子柳照青出身武林名家，從平時所聞所見，深知江湖兇險，所以感慨也特別深。

張小鶯沒有經驗，所以也無法答話，她相信這位年輕公子一定是好人，所以他說的話一定對的。

這條路很幽靜，兩人默默的走，好久沒有說話，似乎各有各的想法。

「颼颼颼……」人影翻飛，約有二十幾個人，將二人圍在中間，看來必須經一番火併，否則，別想走出去。

雪獅子柳照青將張小鶯拉到身前，往四周打量一下，然後抱拳道：「各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可否說明來意，別弄錯了對象吧！」

「嘿嘿，小子行爲可鄙，拐帶良家婦女，俺風雷手萬永年，實在看不過眼！」一名老者冷冷的道。

「小子，」另一個渾身雪白衣服的矮子淡淡道：「今天侍候你的人可多了，雪狐陸小中不算甚麼，在場的全是江湖上有姓有名的人物。」

雪獅子柳照青環視左右的人，全是會家子，而且有極深的修爲，這小地方怎會有這許多武林高手，豈非怪事，莫非另有原因？

風雷手萬永年又開口道：「小子，爲了你這小子，天魁星胡益、小金龍何平、酒怪劉存孝、黑豹李誠、大漠雙雄及中條七友全來！」

「看來，各位是有心人。」雪獅子柳照青冷冷的道。

「小子，你要乖乖的束手就縛，還是要作無謂的掙扎，俺風雷手萬永年等你一句話。」

雪獅子柳照青心內暗暗焦急，這般人全是黑道上兇殘的暴徒，看他們這陣仗，存心殺人滅口來者，張家只怕兇多吉少，張小鶯處境一樣不妙！

正在沉吟之際，黑豹李誠一聲不響，着地就滾，鴛鴦刀像爆散開來的水晶球，精光燦爛的往雪獅子柳照青胸腹及雙腿猛刺。

强敵環伺之下，並且有個不會武功的女孩子，雪獅子柳照青不敢大意，疾伸手抱住張小鶯往左移開五尺，雙腿突彈，快如閃電。

不過霎眼時間，鴛鴦刀已脫手飛出，直射前面大漠雙雄，黑豹李誠右眼中了一腿，痛得昏了過去，翻翻滾滾，昏倒地上。

事情發生得太快，待大家看清楚時，已經過去了。

雪獅子柳照青身手太高了，出乎他們想像之外，看情形，他並沒施展全力，手上還抱着一個人，黑豹的地堂刀法何等霸道，但只不過一招，他就給打得昏了過去。

大家稍爲窒了一窒，立即激發了兇殘心性，紛紛抽出兵刃，準備拚命。

雪獅子柳照青邊速將張小鶯放下，抽出長劍，準備斷殺。

「大漠雙雄由前攻，中條七友從後衝殺，其餘的人抽冷子放暗器！」風雷手萬永年發佈命令。

「殺！」中條七友人多勢眾，兵刃齊飛，由後殺至，大漠雙雄全是使長兵刃，子母乾坤錘，九節連環鞭，「絲絲」中捲至。

雪獅子柳照青內心有了迅速的決定，閃身衝前，子母乾坤錘緊貼着衣襟，九節連環鞭已捲去一束頭髮，而雪獅子柳照青長劍挾着颯颯聲響，刺中一人，而右脚倏踢，大漠雙雄另一位右腰中招。

解決了前面的大漠雙雄，雪獅

子柳照青翻身倒地，在場之人全認爲柳照青受了致命重傷，中條七友甚至停止攻擊行動。

正在這時，雪獅子柳照青幾乎是貼着地面，像一支箭射出，手中劍展開，有如水銀瀉地，中條七友又驚又怒，全力抵抗，但已有三人斷足，二人受傷，紛亂中，怒吼聲夾着沉哼聲，雪獅子柳照青手脚並用，長劍如矯龍升天，變化無窮。

「砰砰！」中條七友剩下的二友各自中了一脚，受了致命傷，大戰已經結束了，攻擊他的人全部受傷，無一倖免了，一下子空氣似乎凍結了。

沉靜，令人沉悶的寂靜！

雪獅子柳照青施展了雷霆萬鈞之威力，只不過霎眼時光，大漠雙雄、中條七友全部受傷，雖不致喪失性命，但也失去了戰鬥力！

這是何等令人震驚的武功。

＊　＊　＊

過了好半天，風雷手萬永年困難地吞了口涎沫，費了極大的氣力說道：「朋友，好高的武功！」

「這是各位所逼，柳某人實在不得已。」

「沒關係，江湖上的生涯原是這般，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這筆賬我們會討回來的，連本帶利的討回來！」風雷手萬永年沉聲道。

「既然如此，在下只好捨命陪君子。」雪獅子柳照青回答得很吃力。

張小鶯驚得昏了過去，滿地的傷殘、血汚及殘肢斷腿，恐怖非常。

令人窒息的沉靜，橫亘在空中，這是暴風雨來臨前夕的寧靜，有股令人透不過氣的沉悶！

雪獅子柳照青到現在爲止大獲全勝，但他仍然無絲毫得意之色，他知道戰鬥中，變化萬端，常常有出人意表之事發生，剛才獲勝，一方面由於對方輕敵，同時不知柳照青的武功深淺所致。

眼前敵手全是獨當一面的高手，較之剛才九人，不知高出多少倍，所以說，眞正的强敵還沒交手，即將面臨的血戰，那才是極其艱辛的難關。

風聲呼呼，大地充滿了肅殺之氣。

敵方五名高手，神情越來越嚴肅了。

「托！」風雷手萬永年跨前一步，地面也在震動，他個人所形成的殺氣愈來愈强烈，五步以後，殺氣頓時滙合成一股强勁無匹的波濤，排山倒海般衝擊過來。

這才是眞正的武林高手，未戰之前，雙方氣勢的爭戰已決定了勝負！

「嘿！」雪獅子柳照青不敢怠慢，輕叱一聲，整個人的精神意志集中一點，根據目光往前激發！

雙方全是高手，所以意志定力極强，而柳照青所習的內功，全是玄門正宗，雖火候上較差，但心性堅定，成就比其他宗派却高得多了。

短兵相接，風雷手萬永年只覺得面前的年輕人是一座山，自己以往無堅不摧的氣勢受了極大的反抗力，而且反抗力逐漸增强，反而有喧賓奪主之勢。

又過了半晌，風雷手萬永年極不情願的退一步。

俗語說，兵敗如山倒，風雷手萬永年氣勢剛竭之際，雪獅子柳照青是何等樣人，大喝一聲，長劍挾排山倒海之勢，猛劈了過來。

「殺！」雪狐陸小中、天魁星胡益、小金龍何平及酒怪劉存孝同時出手。

雪獅子柳照青長劍劈出，雖然相差一丈左右，凌厲的劍氣早已抵達，風雷手萬永年正當氣勢剛竭，全身防守力最弱之際，如何禁受得住，翻身往後就倒了！

其餘四名高手急急出手，以爲可以解救風雷手萬永年的危機，誰知他仍然昏倒，這令四人心底深處起了莫大的驚駭！

雪獅子柳照青距離一丈遠就可以傷人，這是甚麼樣的武功！本來，四人這樣一等一的高手全力出擊，柳照青也禁受不起，但風雷手萬永年倒地，令四人心神分散，攻擊力頓挫了！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雪獅子柳照青奮起神威，長劍揮動，寒光閃閃，殺氣騰騰，「嗤嗤」，雪狐陸小中，天魁星胡益首先中劍，小金龍何平及酒怪劉存孝，吼叫如雷，拚命抵抗。

雪獅子柳照青暗自冷笑，二十幾名高手，如今只剩下你們兩人，還有甚麼作爲……

小金龍何平一雙判官筆專打穴道，酒怪劉存孝只在一旁遊走，窺隙進擊。

雪獅子柳照青微感不耐煩，大喝一聲，身劍合一，猛往小金龍何平衝去，想去解決了小金龍，再回頭收拾酒怪劉存孝，不怕他跑上天去！

正在這時，酒怪劉存孝出招了，雙手疾揚，一蓬細如牛毛的小針，往雪獅子柳照青背後打去。

這小針發出，聲音極微，酒怪劉存孝却會運用，猛吸一口酒，全力噴出去，一股酒香飛揚，很容易使人產生錯覺，這是酒水破空聲。

「嗤嗤」，約有十幾支針一齊射入雪獅子柳照青的左腿，他只覺腿上微微一痲，顯然針上有毒！

小金龍何平受傷倒地，雪獅子

柳照青回過頭來，眼中煞光閃動，一步一步往前走去，看來恨極了，存心要把酒怪劉存孝收拾下來。

「你不怕毒發身亡？」酒怪劉存孝叫道。

「就是死，也要拉你墊底，拿命來吧！」雪獅子柳照青步步進逼。

雖未動手，這股壓力也令人透不過氣來！

酒怪劉存孝突然大叫一聲，轉身就跑，連手上的葫蘆也丟了！

雪獅子柳照青腿上痳癢癢的感覺越來越强烈，知道越來越危險，只要讓酒怪劉存孝逃開去，自己就別想活了，當下不敢怠慢，大顯神威，將寶劍全力擲出。

「噗！」一聲，長劍貫注眞力，去勢何等之勁急，從背後直透前胸，酒怪劉存孝猶給帶出七尺才倒地死去，而雪獅子柳照青本人也昏倒在地上。

這一場慘烈的決鬥，已經結束了。

結束之時，是兩敗俱傷！

本來，以雪獅子柳照青當時的優勢，可以不受損傷，只要小心應付，決不會中毒針。

勝利在望，快將成功，也是容易疏忽之際，雪獅子柳照青到底年紀甚輕，經驗及定力稍差，所以才有此失着，他的失着，可說是危險萬分！

這是紀家大院勢力範圍之內，今天的大戰，自風雷手萬永年以下二十名高手，怎麼會這樣巧在此出現，可以想像到，這是紀家的主使！

雪獅子柳照青昏倒，對方豈無人看到，紀家大院此時只要派個九流小卒，就可以要了雪獅子柳照青的性命。

張小鶯早已駭昏過去，等於是廢人一個。

果然，不遠處的小山坡上，有兩名壯漢急急衝了下來，想立下驚人的大功。

「賀老三，姓柳的年紀輕輕，這身武功眞個驚人，不知他怎練的。」灰衣漢子一邊走一邊道。

「說眞個的，今天要不是親眼看到，誰相信這二十幾名高手會全軍覆沒！」

「嗯，註定我們哥兒倆發財，只要把這小子捉回去，紀大爺的賞賜夠我們一輩子的揮霍了。」

「好吧，我們先把他弄回去才能領賞吧！」

二人興高采烈，直往雪獅子柳照青身前走去。

「賀老三，這小妞兒也要背回去，你道如何？」

「張得標，還是姓柳的重要，張家小妞兒不怕她逃上天去，回頭還要收拾他們全家，如今算了吧。」

「好，就依你。」

二人正要俯身搬弄柳照青，突然眼前一花，首先是一陣香氣透入鼻裏。

情況似乎有些不對，急抬頭看時，一名絕色麗人俏生生站前面，冷峻的望着二人。

張得標與賀老三心頭「怦怦」跳個不停，俗語說：時來運到之時，處處都碰着好事，二人平空立了大功，眼看就要發大財，而這女孩子又好像從天上掉了下來，財色兼收，以前祇不過聽說而已，今個兒竟然親自享受這個，這眞是老天爺的賞賜了。

「你們是紀家大院的人？」

她有嬌美的聲音，更美的是她的人。

「是！」賀老三首先答道。

「這些打架受傷的也是紀家大院的人麼？」女孩子又問。

「正是。」張得標這回搶着回答。

「好極了，你們自己了斷嗎？」

聲音充滿了肅殺之氣！

怔了老半天，二人才回過神來，立即怒喝道：「什麼？妳要我們自己了斷？」

「嘿！」女孩子秀眉微皺，一隻賽雪欺霜的玉手揮出，兩名紀家大院的豪奴橫飛了出去，翻倒地上，恐怕再也醒不過來了。

女孩子立即轉身走到雪獅子柳照青面前，目中已露出無限關注的神色。

＊　＊　＊

雪獅子柳照青醒轉時，腿部毒針已全部取出，痳痺亦停止，傷口敷紮好傷藥，試一運氣，毒已消除了。

定睛看時，這是座茅舍，並非張家原有的地方。

小虎子和張小鶯正坐在前面，一切看來並無不幸事情發生。

「柳大哥，你醒來了。」張小鶯站起來問，看他們疲倦不堪的神色，相信已守候很久。

雪獅子柳照青茫然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柳大哥，這是離我家百里以外的山上，昨夜你受傷後，有一位姑娘親手醫療，後來叫我們全家連夜搬來，說那地方暫時不能住，因爲有危險。」張小鶯回答道。

「那姑娘是什麼人？」雪獅子柳照青問。

「她說，日後自然會知道，目前叫你好好休息幾天，紀家大院的事慢慢再說。」張小鶯道。

雪獅子柳照青一頭霧水，滿腹疑雲，這位姑娘是誰？看來必定是武林中人，張家搬離原地，這是對的，自己昨夜沒想到，差點害了他們，想到此處，不由出了身冷汗，抬頭向他們兄妹看去。

二人也用滿懷希望的目光望住雪獅子。

沉吟了半晌，雪獅子鄭重的對二人道：「你們全家人，這幾天少出門，紀家大院裏全是殺人不貶眼的强盜，昨天我殺傷了他們很多的人，這班人一定恨極了你們，若果被他們看到，那就危險了。」

「我們知道，那位姑娘已經說過。」張小鶯道。

雪獅子柳照青嘆了口氣，自己本來趕着去岳父家，想不到在路上撞到這位張老頭，牽連到紀家大院，差點送了性命。

那位姑娘到底是何人？張家門外的狙擊手被殺，莫非也是她的所爲？有幾次危險都有人暗中解救，她爲什麼這樣做？

雪獅子柳照青無法想得明白，但知道對方是一番好意，所以也只好悶在心頭。

這五天很平靜的度過，雪獅子柳照青已經痊癒了，他暗自盤算了半天，決定採取行動。

月黑風高，正是夜行人出動的時候，雪獅子柳照青問明方向，急往紀家大院趕去。

端詳了好半天，柳照青決定了深入虎穴，探個明白，這紀常究竟是何方神聖，他手下羅致這許多的黑道高手，當然不會是普通人物，還好發覺得早，如果羽翼已豐，只怕爲禍極烈，那時就難以補救了。

四周圍牆高三丈，黑沉沉的，不知暗中有多少人看守。

雪獅子柳照青端詳了半天，決定由一處懸岩上入手，那地方形勢險峻，根本無法下去，紀家大院的人在此處定然防守最弱。

究竟這想法是否正確，暫時無法知道，雪獅子柳照青只好冒險一行了。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他已安全地站在大院內。

左邊高樓，氣派與衆不同，雪獅子仔細看了半天，決定先探該樓，身形起處，有如一股沒有重量的輕烟，直往樓上撲去。

剛站穩脚步，背後一陣勁風，柳照青不由一驚，脚尖點處，人已凌空躍起，急定睛看時，原來是隻小牛般大的大狠狗，當下不敢怠慢，鐵掌疾拍，已按在狗頭之上，連半點聲音都沒有，大狠狗已自了帳。

又費了半天工夫，將狠狗放置在花叢中，然後再往樓上躍去。

此處果然是紀家大院重地，紀常、老夫子及另外兩名老者在一起密談。

「二十名高手在一戰中喪失殆盡，對方僅只是一名年輕小伙子，事後反給他逃去無踪，這怎麼說……」紀常正在大發雷霆。

「東翁請暫息雷霆之怒，由於這小子來頭不凡，一身好武功，我們放出去的人，大概認爲一個毛頭小子還不手到擒來，輕敵之下，才中了詭計。」老夫子平和地說。

「如果由他逍遙在外，我們紀家大院就別想再混了。」紀常怒道。

「東翁別急，這小子縱有三頭六臂，也逃不過紀家大院的掌心。」老夫子道。

「哦！」紀常及另二老者似乎不信，但他們知道這位貌不驚人的老夫子，一向神機妙算，算無遺策，所以許多事情經他策劃，都必操勝劵。

今天，他這話實在太過驚人，在場之人立刻打醒精神，洗耳恭聽。

在窗外的雪獅子柳照青又何嘗不震驚，看他到底有何方法？

老夫子慢條斯理，重重地吸了口烟，然後又緩緩吐出一個一個烟圈，在空中散開，相當好看。

大家屏氣凝神，並無不對之色。

「日前一戰，」老夫子緩緩道：「我們雖然損失大，但這年輕人一樣中了酒怪的毒針，經過救傷後，今日正好痊癒，在他的立場來說，首先要做甚麼？」

「做甚麼？」三人齊聲問。

老夫子又吐了一口烟，才有氣無力地道：「他首先必然會來紀家大院探察。」

「甚麼？」三人霍然站起。

「他現在已經來了。」老夫子緩緩說道。

紀常整個人幾乎跳了起來，另二人更不用說，即是雪獅子柳照青，一樣震驚莫名，這老兒太可怕了。

「颼！」三人反應極快，穿窗而出，跳上屋頂，他們的身手絕高，全是一等一的絕頂高手。

雪獅子柳照青在這時表現了過人才智，看準了後窗空着無人，三人由前方及左右掠出，一定想不到柳照青敢衝進大廳重地！

在雪獅子柳照青心中，這老夫子是個極端可怕的人物，所以決定冒險，先除去此人再說。

大家動作奇快，雪獅子柳照青身形横掠，在一丈遠近，劈空掌發出！

老夫子端然穩坐，掌力擊中時，恁他再聰明，只怕也要一命歸天了。

「彭」！的一聲响起，一陣濃烟散開，散佈極快。

雪獅子柳照青幾乎不相信自己

的眼睛，老夫子怎會渾身冒烟，他知道有鬼，迅速後退，雖然離遠，也吸了少許烟，剛吸入鼻就有陣昏眩的感覺。

「有毒！」心內暗驚，身形如一支箭穿窗而出。

「拿命來！」一聲暴喝，人影翻飛，一股强勁雄渾的掌力當頭打到。

雪獅子柳照青不敢怠慢，聽聲辨形，右掌揮出，不待掌緣相接，藉着反力，縱身跳出五丈，腳步輕點，又縱開三丈。

「那裡逃！」追的人輕功極佳，如影附形，他以爲柳照青膽怯，不敢接招，所以沒通知其他人。

「颼！」雪獅子柳照青身形突然停住，「一鶴衝天」，反往趕追的人身前迎上去。

這一切都是反常，逃走的人自動回身迎敵，追趕的人心神俱震，一股排山倒海的掌力已到，他無暇多想，揮掌迎去。

「彭！」一聲大响聲中，追趕的人「蹬蹬蹬」一連退了七步，胸腹內血氣翻騰，喉頭一甜，已受了極重的內傷。

雪獅子柳照青得理不饒人，無影腳飛起，那人連哼都沒哼一聲，已自了帳！

紀家大院舉火如星，柳照青眉頭一皺，計上心頭，迅速將那人衣衫換過，然後小心藏着屍體，三個縱落，躲入一棵大樹上。

等了半响，只見紀家大院內四周點起火把，三五成羣的武士四周走動。

足足有兩個時辰，搜索的人羣似乎漸漸減少，柳照青又想行動，趁這時候多消滅幾個爪牙也是好事。

兩名武士雙雙走來，雪獅子柳照青準備妥當，二人經過樹下時……

「砰砰」聲响，牛高馬大的漢子緩緩倒下，連叫聲都沒叫出，就此了帳！

雪獅子柳照青很得意，正想展開第二次行動，四周火把漸漸移動，數十名高手全神戒備，緩緩合圍了過來，「這是詭計！」柳照青暗自叫苦連天。

「哈哈哈……」老夫子縱聲大笑了起來。

雪獅子柳照青心頭暗怒，老賊詭計多端，我難道怕了你不成？當下縱身下地，朝前走去。

紀家大院站滿了人，沒有絲毫慌亂，個個神色冷峻，嚴陣以待。

雪獅子柳照青處身龍潭虎穴之中，絲毫不氣餒，大踏步前走去，就像一位從容就義的烈士，視死如歸，這種豪氣已令周圍的人暗暗心折。

一直走到場中，雪獅子柳照青運足內家眞氣高聲道：「在下柳照青今日闖入紀家大院，誰敢出來與我決一死戰？」

人羣中起了一陣嗡嗡之聲，似在竊竊私議。

「好膽色，好氣概！」紀常雖然痛恨，此時見了，內心也不禁起了惺惺相惜之心。

「好，咱們兄弟來會會高人！」人隨聲現，兩名中年漢子緩步走入場來。

從外表看來，他們很平常，如果在大街上，誰也不會相信這二人有甚麼特殊本領，但此時衆目睽睽之下，而且數日前一戰會大敗，他們竟敢出來應戰。

雪獅子柳照青在紀家大院衆人的心目中，是從沒遇見過的勁敵，二人既敢會戰，決不是省油之燈。

雪獅子柳照青仔細一看，仍然看不出對方的長處，樣子祥和，普通衣着，肥肥胖胖，從眼神、步法，等任何地方看，都看不出對方是個有武功的人。

柳照青深深震駭，這二人眞可怕！

此時雙方相距不足三丈，兩名中年漢子臉帶笑意，雙雙拱手道：「請指教！」

「請！」雪獅子柳照青自然不會打退堂鼓，他是三頭六臂的神將，今天要拚個明白，所以柳照青不忘禮數，規規矩矩還了一禮。

「颼」，二人同時出掌，一左一右，掌力强勁地當胸打到，柳照青閃身讓過。

十招過後，仍然看不出對方奇處，雪獅子柳照青再不客氣，鐵掌揮出，竟是硬碰硬的打法。

「砰砰」，對方也是老老實實的接下。

雪獅子柳照青全力施爲，掌力有如排山倒海，氣勢越來越强勁，二人一副挨打模樣。

表面是挨打。

但並沒露出敗象！

二十招很快過去，雪獅子柳照青感到有點不對頭，雙手有種軟痳的感覺，臂上似乎有股寒氣走動。

「寒陰掌！」柳照青叫了起來。

「哈哈哈……」二人笑起來，並沒答話。

「雪山派霍氏雙英！」柳照青心念電轉，心內記起父親說過江湖上有這兩號人物。

「咱們正是霍小庭、霍小英。」二人拱手道。

「你們也在紀家大院。」雪獅子柳照青心內暗驚，這雪山派的霍氏雙英，在二十年前縱橫湖海，寒陰掌所向無敵，所以武林中提起他們來，談虎色變。

可想而知，這雪山派的寒陰

掌，是如何有威力的武功。

霍氏兄弟只是微笑，不願多談。

雪獅子柳照青暗自驚駭。

霍氏雙英寒陰掌，令人經脈慢慢痳痺，雖然柳照青以一口性命交修的內家眞氣運行一周天，但痳痺並沒消失。

看來今日是兇多吉少，會喪生在紀家大院中。

老夫子這時搖搖晃晃的走了出來，那雙猪泡眼好像永遠睡不醒，此時却是意外的擠出了一絲笑意，這大概是他想表示善意的表情！

雪獅子柳照青心內，對這位不起眼的老夫子有極深的畏懼。

「小伙子，」老夫子笑道：「了不起，在當今江湖上，像你這樣的少年英雄，可說是絕無僅有的，我們東家欽佩得五體投地。」

「哈哈！」紀常緩步走出，口內打着哈哈，然後拱手道：「老弟，英雄出少年，我們是不打不相識，老哥平生最欽佩的是眞英雄，可否折節下交，與老哥的做個朋友！」

雪獅子柳照青如今在强敵環伺之下，而且寒陰掌的毒在體內漸漸擴散，再戰無力，甚至逃走亦無望。

這時，對方竟提出以禮相待的，的確是十分誘人，甚至可以暫時敷衍，用作逃生的機會，這也是好的！

呆了好半晌，雪獅子柳照青吞了一口涎沫，緩緩的沉重說道：「多謝紀先生及老夫子的好意，柳某不願施詐術，今日盡一己之能，決一死戰！」

「呀！」紀家大院四周的江湖好漢極多，大家親耳聽到，都覺雪獅子柳照青氣節凜然，臨危不苟，大家由心底內產生敬意。

「哈哈……」豪笑聲中，一行人走出。

在前面一個老頭，相貌威武，氣概不凡，正是柳照青的岳父——鐵翅神鷹雪笑天。

在他後面一位千嬌百媚的美人，正是柳照青的未婚妻。

雪獅子柳照青一下子如墮進五里霧中，不知是甚麼一回事。

他迷惘的望住他們，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賢婿，很好，很好！」鐵翅神鷹雪笑天不斷讚許，一面大力的在他肩上猛拍。

「你……你們……」雪獅子柳照青喃喃道。

「賢婿，這是一次的考驗，所謂眞金不怕紅爐火，你是一位難得的少年英雄！」鐵翅神鷹雪笑天豪笑道。

老夫子這時上前道：「老弟，雪老哥是一位英雄人物，他這位千金當然也是了不起的女豪傑，試想，如果她的未來夫婿不是一位頂天立地的英雄，又怎相配呢？」

柳照青心內很火，空自焦急、擔憂，原來都是他們設下的圈套，這眞是豈有此理！

雪彩麗靈心慧性，大概看出柳照青的心思，立即上前，委委婉婉的嬌聲道：「青哥，你是一位眞英雄，總不至小心眼恨我吧？」

雪獅子柳照青見這樣貌美如花的嬌妻那麼楚楚可憐的，瑩瑩含淚的神色，心內早已不忍了。

「我們進去喝一杯！」老夫子叫道。

「好極，老夫高興不已，正想大醉了！」鐵翅神鷹雪笑天豪性勃發，與紀常、老夫子走進大廳。

四周的人聲漸漸散開。

只剩下一雙少年男女，在黑夜中談心。

無限柔情，終於將雪獅子柳照青牢牢的縛住了。

說起這次試驗，雪家是足足忙了好久，花錢用力，終於找到紀家幫忙。

又暗中找來黑道兇殘，臨時聘用，所以搏殺時眞實地在幹。

張家也是安排好的，否則，雪獅子柳照青怎會落入安排好的圈套呢？

直到解說明白，柳照青仍然悶聲不响，顯然心內怒火未熄。

「青哥，你是我的愛人，如果因此而討厭我，妹決定以死贖罪！」這位女英豪雪彩麗性格剛烈如火，說幹就幹，玉手一翻，手中已握着一把寒光閃閃的短匕，直往那美麗的胸脯猛插進去。

雪獅子柳照青雖然怒火未熄，但也決不會容她如此做。

他大驚之下，不及細說，展開空手奪白刃絕技，往前搶救。

雪獅子施展全力，但雪彩麗也是名家之後，寒光閃閃，全是自殺招式！

二十幾招過去，雪獅子柳照青又急又氣，體內毒素發作，往後就倒。

「呀！」雪彩麗大驚，反而上前扶住雪獅子柳照青，驚叫道：「青哥，你怎樣了？」

「我……不能急，所以……」柳照青有氣無力道。

「你好好的休息，我再不敢氣你了。」雪彩麗溫柔的道。

「謝謝妳！」

一片溫柔氣氛下，這個試夫婿的喜劇也圓滿的收場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孫秋笙服下了「一元萬象散」解藥，但從此失去了武功，金麗帶他登漁舟逃離柳浣天的追殺。柳浣天大動肝火，找回女飛盜郝寶雯欲發洩，奈何愛女杏嫦受制於「黑白不分」白穹蒼，只好答允城下之盟。回兵器堡老巢，被大權幫的一老一少兩女人暗襲，此時兵器堡的總管律青竹突出現……濮陽殘五大弟子之一的火天王包下了瑤仙舫……



劍王傳奇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文・余破浪　圖・可飛

春色無邊瑤仙舫　造物弄人女弒父

瑤仙舫內竟有這等輕功佳妙的高手，但在這一剎那之前，他竟毫無警覺。

火天王驚異間，嫖客卻在吟吟地笑。嫖客只靜靜地佇立着，臉上的笑意看來越發神采飛揚。

這只是一瞬間之事，但火天王必須在這瞬息間作出抉擇。

繼續攻嫖客，還是變招自保？

在最後一彈指間，火天王閃電般變招。

烈火神杵「嗤」地折轉了方向，疾向身側那人砸了過去。

那人身形再飄，烈火神杵在她腰際刺了個空。

火天王錯愕極了！

他整個人震懾着，怔呆着。

他想破口大叫，但卻什麼聲音也叫不出來。

他看見了那一個人——文韻秀！

文韻秀竟有這等身手！她絕不是一個弱質纖纖的名妓！但她是誰？那個嫖客又是誰？

火天王不清楚，而且一輩子都不可能再弄清楚了。

因爲在這剎那間已有一件利器，「颯」聲刺入了他的心臟！

那是一把劍！一把悄悄而來，悄悄地刺入火天王身體裏的劍！

火天王的身子動晃不已。

他捂着胸，鮮血從指罅間流出。

他看見了文韻秀，還有她的琵琶。

除了琵琶之外，還有一把鋒利的劍，竟然是從琵琶裏刺出來的。

既是一曲琵琶，也是一招劍法。

這是火天王畢生所聽的最後一曲！

「爲……什……麼……殺……我？」火天王終於豁盡最後一口氣問。

文韻秀爲連眼睛也不眨一下，不去看他。

她只是婀娜地走到「嫖客」身邊，臉露有如彩蝶般燦爛的笑容：「鳳哥哥，這一劍你看怎樣？」

嫖客淡淡地回答：「我是來嫖妓的，可不是教妳練劍的教頭。」

火天王又驚又怒，又是絕望。

鳳哥哥！什麼鳳哥哥？這嫖客的名字叫「阿鳳」麼？

又抑或他姓鳳？

天下間姓「鳳」的人，一如其姓，堪稱鳳毛麟角。

傳聞於上古時代，有鳳鳥氏爲「曆正」。

「曆正」是官職，專司掌管日曆。其後代以官名爲姓，即姓「鳳」。

漢有名醫士鳳綱。

而當世武林更有大權幫幫主鳳

穿雲，無論武功才智都是出類拔萃，傲視天下羣雄的。

但這嫖客才二十出頭——他怎會是統領數萬幫衆，聲勢如日方中的大權幫幫主？

不！

這是絕不可能的！

火天王不相信！至死也不肯相信！

但無論他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對他來說那已是無關重要的事。

對於一個死人來說，連他本身的性命都已不再屬於自己，又有什麼事情會是重要的？

* * *

瑤仙舫不再喧鬧。

偌大的一座畫舫只賸下兩個人。

一個是嫖客，另一個是妓女。

嫖客是「鳳哥哥」，妓女是金陵第一名妓文韻秀。

這「鳳哥哥」是誰？他真的是鳳穿雲嗎？

瑤仙舫不再喧鬧，火天王的屍體已被拋入水裏，舫中的所有其他人都給趕走。

只有文韻秀的鳳哥哥是例外。

鳳哥哥柔情無限地捧住她的臉。

她有獨特姿色，星眸中隱透着足以令人發狂的魅力，但看來卻只是那末漫不經意，毫不矯作的一瞥而已。

琵琶帶劍，但無論是琵琶，還是那一把曾經刺穿火天王心房的利劍，都已被擱置在一旁。

此刻再不是用劍的時候。

鳳哥哥的眼神，在面對火天王之際，曾經一度射出凜冽的寒芒。

但他此刻的眼神，只有兩個字才可以形容，那是——多情。

多情的眼，溫柔的嘴。

他是她一直崇拜的人。

十二年了，自從她開始懂事的那一年至今，他一直是她傾慕的人，崇拜的人。

除了他，她心中再也放不下別的男人。

鳳哥哥！沒有任何字句能把他形容得透徹的一個男人。

她心裏每天都爲他喝采。

世上有玩世不恭的男人，他似是而非。

世上更有玩世不恭的女人，她卻似非而是。

她在金陵燈船高張艷幟，非因家貧爲錢，更不是貪慕虛榮，只是因爲她玩世不恭。

男人可以在花花世界十丈紅塵中恣意風流快活，女子爲什麼不可以？

文韻秀看來不像這種女子，但她卻偏偏就是這種女子。

她要玩，盡情地玩。

她玩弄權貴，玩弄江湖豪傑，玩弄一些人人都公認是極度危險的人物。

她是故意這樣玩的。

她要玩給鳳哥哥看。

但有一點是很重要的：一直以來，都只是她在玩弄男人，絕對沒有任何男人能玩弄她。

火天王今晚就想玩弄文韻秀，甚至是毫不留情地蹂躪文韻秀。

但文韻秀卻用琵琶裏的利劍款待他。

這是最徹底的死亡款待。

火天王死了，對他來說，他是死得不明不白的。

但對文韻秀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由火天王的脚步一踏上瑤仙舫開始，這個混帳的男人就註定看不見明晨的太陽。

文韻秀是個很奇怪的女子。

她不大喜歡出劍殺人，但只要鳳哥哥在場，她卻反而很想表演自己的劍法。

她要鳳哥哥知道，她的劍法正在不斷進步中。

這三年來，尤其是在最近半年，文韻秀的劍法的確大有精進。

但鳳哥哥從不讚譽她的劍法，縱使在今夜，她輕而易舉地刺殺了火天王。

鳳哥哥抱着她，令她的身體又燙又酥軟。

這是一種極奇妙的感覺。

她不但年輕美麗，而且有與衆不同的氣質。

她輕輕呼喚：「鳳哥哥，你可知道我一直都在想念着你嗎？」

這並不是「妓女」對「嫖客」的虛僞情意，而是她的眞情正在流露。

鳳哥哥不住的在點頭。

「我知道！我什麼都知道！」他一面說，一面吸啜她的乳蕾。

因此，他的語聲是模糊不清的，但卻更能令文韻秀心動。

她的心跳得很快，和她殺人時候那種冷靜的神情相比，完全判若兩人。

她的胴體是迷人的。

她扭動着水蛇般的腰肢，散發出少女最醉人的艷態。

他有千般愛意，萬般濃情。

他醉了。

他陶醉在少女的艷色中。

他倆的身子緊貼着，她的臉漸漸開始漲紅。

畫舫中，春意銷魂，她抱住他的頭，兩頰紅得火熱。

鳳哥哥好不風流。

纏綿無限，既歡且愉。

「鳳哥哥，你太好了！」她滿足地叫。

「但妳的劍法進步不多。」鳳哥

哥眉毛掀動，神情漸漸若無其事。

文韻秀仰視着他俊朗的臉：「你能不能在金陵多躭一兩天，陪陪我？」

他搖頭。

「不能。」他的答覆很直接，很乾脆，絕不拖泥帶水：「火天王已死，戰幔已掀開，濮陽殘決不會袖手不理。」

文韻秀嘆息着。

她明白鳳哥哥的性格，更明白鳳哥哥的處境。

高處不勝寒。

鳳哥哥正在高處，甚至是極高極高之處。

她的鳳哥哥並非別人，赫然正是名驚宇內，威震五湖四海的大權幫幫主鳳穿雲！

鳳穿雲。一個絕不簡單的名字。

他既然已親自踏上瑤仙舫，火天王又焉還有活命之理！

*　*　*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江湖仇殺也一幕一幕地緊接着展開，彷彿永遠不會停頓下來。

但在深山之中，卻有一個神情平靜的人悠閒地在看書。

這人盤膝坐在溪澗旁的一塊巨石上，四周古木參天，怪鳥不時在半空盤旋嘶鳴，景緻倒也不俗。

溪澗流水淙淙，沿着兩旁嵯峨的怪石，滾滾地自北向南蜿蜒而下，直注入一個清潭之內。

潭水清澈美麗。

潭水綠波掩映，一個誘人的胴體更是美麗得動人心魄。

徹頭徹尾是天生的美人胚子。

而且，她彷彿越來越見美麗。

她足以令男人癲狂，她是罕見的人間美色。

她在潭水中的身影晃動，艷色迷人。

巨石上那人卻一直只是專注地在看書。

只要他的臉輕輕稍移，潭水中赤裸的麗人，即可一覽無遺。

但他一直目不斜視，只是看着手裏的一本書。

這是什麼書？

他不知道，因爲那本書無名。

但縱使書有名，他也不會知道。

因爲他的眼睛雖然在看書，心裏想着的卻不是書的內容，而是劍。

他想着他的劍。

但他的劍並不在身邊，而是在這潭水之下！

劍已沉埋在潭裏。

是以，人雖在世間，卻似已魂歸極樂世界，對眼前諸色諸相只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但曾幾何時，他還是武林中威震黑白二道，一伸手便足以令風雲色變的「劍王」！

他就是「劍王」孫秋笙！

他已不能再用劍！他已武功盡廢！

他只能獃在這荒山野嶺上看書度日。

他看來神情平靜，無比的平靜。

但他的一顆心又怎樣？有誰能看穿他的一顆心？

潭水中的女人也許能，因爲她是南宮金麗，一個跟隨着孫秋笙已很久很久的女人。

*　*　*

書中是否有顏如玉？孫秋笙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臉容如玉，赤裸而美麗的南宮姑娘，已悄悄靠在他的背後。

直至她的柔荑在他的胸膛上。

「孫大哥，這本書你已看了二十八天。」

「不，只是二十六天，妳算多了。」

「已漸秋涼，你的衣衫太單薄。」

「衣衫再薄，不及紅顏命薄。」

「不，我很好，我很滿足。孫大哥，我是說眞心話！」

「去年、前年、三四年之前，人人都景仰我的劍法，都讚羨我的武功，他們說的都是眞心話。」

「孫大哥，別再提江湖事，我們已不再置身江湖中。」

南宮金麗俏麗的臉龐憐惜地俯靠在他的肩膊上。

孫秋笙的肩膊依然寬敞，他的身體是那樣結實、好看。

只是已廢掉一身武功。

他不再是武林中人人側目的「劍王」，甚至不再是一個武者！

他笑了，笑意平淡，平淡得不像是在笑，但偏偏這還是笑。

他在笑什麼？

她沒有問，她只是輕輕地把臉龐擱在他的肩膊上。

她自潭水中出來，她的長髮濕透，身體也濕透。

她全身上下都是水。

已是秋涼，水很冷。

只有兩行悄悄淌着的淚水，燙熱地滾動着。

巨石如若有知，不免爲之嘆喟。

只是天地無情，歲月無情，巨石也同樣冰冷無情。

這裏是荒山野嶺，向來人跡罕至。

但就在她珠淚淌下的時候，參天古木的叢林內，突然人影綽綽。

九個人，十八隻可憐的眼睛，正在這荒山野嶺中不斷搜索着。

終於，一個柔細動人的聲音輕

輕地叫了起來：「喲！好一對痴男怨女，喲！就在那邊！在那邊喲！」

聲音很悅耳，很動人，但語氣卻怪怪的。

然而，更怪的還是這個人。

這聲音竟然是由一個九尺大漢發出來的。

這大漢臉皮光滑，沒有一根鬍子，也沒有眉毛。

他的頭頂也沒有頭髮，只是在腦後拖着一根粗大烏亮的辮子。還有，他的雙耳都吊着金光閃爍的大耳環！

九個人中，除了這怪異大漢之外，其餘八人一言不發。

他們都是裝束奇特，面目可怖的男女。

九個人，共有六男三女。

除了這個身高九尺，禿頭束辮的大漢之外，其餘五漢高矮參差，服飾也標奇立異，不似是中土人氏。

還有三女，所穿服飾更是花枝招展，色彩繽紛。

說醜陋，倒也不算。

但遠遠談不上「漂亮」這二字，充其量只能說是三個「健婦」！

九條或高或矮的身影，在叢林中迅速閃動。

這九個男女各持獨特兵刃。長矛、彎刀、鐵索、匕首、狼牙棒、鋼斧……

他們無不殺氣騰騰，駭人之至。

片刻間，孫秋笙和南宮金麗已陷入重圍。

金麗仍然把臉龐靠在他的肩膊上，這樣的依偎，已令她感到很滿足很滿足。

只要孫大哥在她身邊，無論外面來了什麼人，以後將會發生什麼事，都不重要。

確是怨女。

但怨女緊靠着的是不是痴男？誰能定奪？

*　*　*

巨石很巨大。

在它上面，絕對可以容得下二三十人。

如今，總共只是十一個男男女女，或坐或站居於其上，當然不算擠逼。

但逼人的說話，卻自六男三女口中有如連珠炮發。

首先開腔的還是那個九尺大漢。他的聲音像個女子，甚至比許多女子的聲音還更動聽。

他首先「喲」一聲叫了起來。

「喲……找到了！終於給咱們找到了！」

另一個看來很矮小的女子，卻偏偏有一個血盆大嘴。

她的嘴一張開，似乎連那巨漢的嘴巴也給她比了下去。

「這個很有氣勢的男子，不就是當年一劍殺了咱們族長的『劍王』孫秋笙嗎？」

另一個女子又高又瘦，像是一支竹竿。她陰惻惻一笑，道：「當年的他眞是不可一世哪，連咱們的族長在他劍下竟走不上兩招！」

巨漢又「喲」的一聲，叫道：「不要提咱們的族長了……喲！他自負英雄，但卻只不過是一株空心大樹，一推便倒。」

九人之中，長相最醜陋的還得數一個禿頂大漢。

這禿頂大漢比巨漢略矮數寸，身形也是魁梧之極。他臉上的疤痕縱橫交錯，再加上一對三角眼，朝天鼻孔，牙齒又尖又黃，活脫脫是一個鬼怪自陰曹地府鑽出來的模樣。

禿頂大漢嘿嘿一笑，道：「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這姓孫的，咱們還等什麼？」眼中似是正在冒火。

南宮金麗清澈的眼睛緩緩地閉上。

她知道孫大哥已不再是以往的孫大哥。

他再也不能施展上乘武功把敵人擊退。

這九個裝束奇異的人，顯然都是武功極厲害，殺人不眨眼的凶星。

她會在最後一刹那間出手，全力捍衛孫大哥。

但她也知道那是無補於事的，她恐怕連他們其中一人也打不過。

她打算出手，只是因爲他們沒有理由就此坐以待斃。

她的身子赤裸着，她的眼前有九個殺氣騰騰的怪人。

這九個怪人找到這裏來，是要殺孫大哥的。

孫大哥的朋友遍天下，但也同樣仇敵遍天下。

可惜，來的並不是朋友，而是仇人。

孫秋笙殺了他們的族長，他們是來爲族長報仇雪恨的。

孫大哥這一次死定了。

她也死定了。

但很奇怪，她的心境居然很平和。

她仍然赤裸地把臉龐靠在他的肩膊上，而且臉上露出滿足的微笑。

她心境平和，孫秋笙也紋風不動，但只怕這一對痴男怨女的厄運就在眼前。

那巨漢又再「喲」的一聲怪叫：「喲！不要再等啦，咱們統統都跪下來吧！」

「噗」的一聲，巨漢首先雙膝一屈，向孫秋笙恭恭敬敬的跪下。

其餘八個男女也相繼「噗」聲一

一跪下。

九個怪人竟齊齊向「劍王」孫秋笙叩頭膜拜。

金麗愕然。

但孫秋笙仍然是那副樣子，似是對這六男三女的怪異舉止毫不驚異。

* * *

夜涼如水，又屆中秋。

中秋原始於古人拜月。

古有祭月、拜月之風。「禮記」有云：「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

正是：「十二度圓皆好看，其中圓極是中秋。」

今夜，圓月如盤。

在金陵彩月軒，早已高朋滿座，熱鬧異常。

彩月軒是金陵最豪華的酒家，尤其在這中秋佳節，更大事裝飾門庭，處處張燈結彩。

其時，菊花盛開，螯蟹肥美。

彩月軒庭院深廣，廂房數十，佔地百畝。

在軒北梧桐樹林深處有個嬋娟小築。

「嬋娟」一詞，最著名者莫如出自蘇東坡《水調歌頭》一詞中最末二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嬋娟者，色態優美也。

唐代進士孟郊，於《嬋娟篇》寫道：「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煙；妓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眞可憐。」都是一派悲天憫人的嘆喟。

在此中秋良夜，嬋娟小築有個艷妓也叫嬋娟。

嬋娟小築俏嬋娟。在金陵，她的名氣，只有比燈船畫舫上的文韻秀更響亮，而決不會稍有輸蝕。

今夜，無數豪門富戶，騷人墨客，都爭相邀請嬋娟，但願能與此名妓共渡佳節。

這些邀請都給她一一推卻。

只有這嬋娟小築內的佳客能得美人眷顧，移玉投懷送抱。

小築外有花園水池。

在此瓦簷露台上，金風送爽，丹桂飄香，正是：「幕府有佳客，風月知人意。」

今夜能令嬋娟垂青之人是誰？說出來，並不有趣。

那是一個灰袍老人。

這灰袍老人倒也精神壯健，只是他太老了，一點也不好看。

他配不起嬋娟的美色。

但嬋娟迎逢着他，不敢稍露不悅之色。

因爲這老人赫然正是天尊府的「鼓神天尊」濮陽殘。

濮陽殘已離開金陵多年，誰也想不到他會突然回來！

嬋娟沒見過濮陽殘，她只是聽人說過，這人是萬萬不能得罪的。

於是，她今夜只好在這嬋娟小築，陪伴這個不同凡響的老人。

天上的月正圓，濮陽殘的目光也是一片明亮。

他鬚眉銀白，一臉肅然。

他用乾枯的手抓住嬋娟粉藕般的玉臂。

他問嬋娟：「妳在金陵多久了？」

嬋娟答：「八年。」

濮陽殘再問：「妳從何處來？」

嬋娟答：「星星峽。」

濮陽殘笑了，笑得詭異，卻又似是笑得蒼涼。

「星星峽！好一個從星星峽來的女子。」他忽然又長長嘆息一聲，半晌才接着道：「也只有星星峽星星夫人的女兒，才配與老夫共渡此中秋佳節。」

嬋娟不再說話。

她知道濮陽殘是個怎麼的人，這老人是萬萬不能開罪的。

但可以殺了他！

這老人不能開罪，只可出其不意的把他送入黃泉。

嬋娟沒有撒謊，她確然來自星星峽，她是星星夫人的女兒。

她沒有隱瞞自己的身世，是因爲濮陽殘早已知道了她的身世。

既然沒法子可以隱瞞，只好說老實話。

但說過了老實話之後，還是可以出手殺人的。

嬋娟從沒有見過濮陽殘，但她在金陵八載，寄身於青樓風月之地，她要等待的就是這個機會。

一個可以刺殺濮陽殘的機會。

今夜是最好的機會，她一定要刺殺濮陽殘。

她懷中有柄匕首，那匕首極鋒利，只要刺入濮陽殘的心臟，濮陽殘必死無疑。

她終於出手。

她選擇了她認爲是最適當的時刻出手。

她不知道這一擊能否成功，但不管成功抑或成仁，這一擊是絕對無法避免的。

她已等了八年，絕不能再等。

她可以失敗，她可以死，只是絕不能再多等一天。

因爲她絕對無法忍受仇人站在自己的咫尺之間而不出手刺殺的恥辱。

匕首藏在嬋娟衣袖中。

匕首一出袖，已閃電般插入濮陽殘的胸膛。

根據她的推算，這一擊最多只有兩成把握。

但縱使連一成把握還不到，她還是不會遲疑。

不但不可以多等一天，便連多等一刻也萬萬不能！

匕首的寒芒飛閃，一閃之間已

插入濮陽殘的胸膛！

她得手了！

也正因爲她太順利得手，因此她驚愕住，不可置信地盯着濮陽殘的臉，然後又盯着他的胸膛。

濮陽殘的臉並沒有驚詫和憤怒，他仍然在笑，蒼涼地笑。

他的胸膛卻已染滿了血。

血漬在他衣襟間迅速擴大，觸目驚心。

嬋娟早已打定主意，只要一擊得手，立刻便要逃！拚命的逃！

她並不怕死，但她並不是自殺，而是殺人。

自殺有自殺的一套，殺人也得有殺人的一套。

不怕死的人，並不等於趕着去死的人。

這是她的戰略！冒險歸冒險，戰略歸戰略，只要有機會能夠活下去，她一定會一天一天的咬緊牙關，在風雨飄搖的江湖上繼續渡過她未來的歲月。

可是，刺殺前的戰略，到了短兵相接之際，竟無法依計完成。

不是有挫折，而是太順利。

這人是誰？他眞的是濮陽殘嗎？

嬋娟怔住。

用匕首刺中仇人的人陷入了慌張驚詫之境。

給匕首狠狠刺中胸膛的人卻鎭定如常，雖然他笑意蒼涼，但瞳孔卻也露出了慈祥之色。

嬋娟聽見這滿胸血漬的仇人對自己說道：「女兒，妳沒有刺中我的心，最少相差了一寸！」

女兒！

他叫她「女兒」！

嬋娟震動了，她搖頭，不斷的在搖頭：「不！你不是我爹！我不是你的女兒！我們是仇人，我們的仇恨，三生三世都化解不了！」

濮陽殘的目光仰視着天際一輪皎潔的明月，他嗆咳了兩聲，咳出了一大口濃濃的血：「女兒，妳若要我死，我這便死了，卻又如何？只要妳知道我並不是存心害死妳的娘親，別說死一次，便是死一千次死一萬次，卻又何妨？」

嬋娟的臉龐，霎眼間再無半點血色。

彷彿給匕首插入胸口的人，並不是濮陽殘，而是她自己。

就在這時，濮陽殘把匕首抽了出來。

他把血淋淋的匕首遞給嬋娟，道：「女兒，只要妳相信我的話，就算再給妳刺一百次，一千次，都很值得。」

嬋娟抓住了匕首。

匕首濕濡，匕首恐怖，人無情，它更無情。

但嬋娟並不是一個眞正無情的人。

她知道濮陽殘是誰，早就知道。

她只有一個父親，也只有一個仇人。

但造物弄人，她的父親和她的仇人同是一人。

匕首濕濡，她的眼睛更濕濡。

她忽然發覺自己做了一件很錯很錯的錯事。

她不該由星星峽到這裏來。

她浪費了八年光陰，去殺一個根本不能殺的人。

他就是她的父親！

* * *

從這一晚開始，金陵名妓又少一人。

文韻秀不見了，嬋娟也不見了。

但濮陽殘卻回到了天尊府。

他是在八月二十六那一天才回到天尊府的。

他的臉色很蒼白，人也蒼老了不少。

但他是天尊府的主人，他的事，誰敢問？

他仍然是武林中最可怖的人。

* * *

九月二十五日，天尊府內張燈結彩，佈置煥然一新。

濮陽殘廣邀天下英雄豪傑前來觀禮。

他要收徒。

這一位新徒兒，姓康名超羣。

他曾經是兵器堡堡主柳浣天的東床快婿。

但柳浣天死後，康超羣很快便殺了他的女兒杏嫦。

這個狠毒的年輕人，曾被南宮東北重創，就連柳浣天都以爲他命不久矣。

豈料他不但活了下來，而且很快就脫胎換骨，大有作爲。

不知爲何，這人竟蒙天尊府的「鼓神天尊」濮陽殘另眼相看，宣佈收納康超羣作爲關門弟子。

內裏因由沒有人知道。

只有康超羣心中有數，暗中洋洋自得。

* * *

夜晚，風很大，而且天氣轉趨寒冷。

在天尊府的後園有幾座房舍。最精緻的是青萍閣。

康超羣在青萍閣中醉擁美人。

那是已失蹤多天的「名妓」嬋娟。

嬋娟沒有回星星峽，她在天尊府裏獃了下來。

她從沒想過，自己會前往天尊府，而且還在天尊府裏居住。

天尊府是她父親的地方。

她曾極痛恨濮陽殘。

濮陽殘是一代梟雄，也是一個

風流多情客。

在他的生命裏，有太多女人，而嬋娟的娘親只是其中一個。

這些事情都是星星夫人對女兒說的。

嬋娟一直深信不疑。

星星夫人曾告訴女兒：「妳父親是一個極刻薄、極奸險的小人，他騙了我！他不理會我有了他的孩子，他只顧和那些下賤的女子風流快活，他又殺了妳的姨母、舅母，和許多叔伯……」

幾乎一切罪狀都套在濮陽殘的頭上。

直至八年前的一個晚上，星星夫人終於在怒恨煎熬中服毒身亡。

她寫下了遺書，說她一生的幸福都斷送在濮陽殘的手裏。

滿紙都是仇恨和血淚。

嬋娟很傷心，也很憤怒。

她要爲娘親報仇！她要把那個可恥的男人殺掉！

她爲了這個報仇大計，安排自己在金陵最有名氣的妓院中工作。

妓院有名，但她更有名。

她在這青樓烟花之地打出了名堂，繼而安排香餌，使人游說「鼓神天尊」濮陽殘與自己親近親近。

一切準備就緒，刺殺老父的行動終於展開。

而且，她一出手就刺中了濮陽殘。

但濮陽殘沒有死，他只是流了大量的血，同時用這件事告訴嬋娟：「妳的老子並不如妳娘親形容的那麼卑鄙！」

嬋娟是否明白過來？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再也不要回到星星峽。

星星峽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但也是一個孤寂沉悶的地方。

她的娘親星星夫人就是在那個孤寂得如同死域般的地方長大的。

也許，濮陽殘的闖入是星星夫人生命中最燦爛、最豐富的一頁。

可惜到了最後，她還是含恨而歿，而且把這激烈的仇恨轉移到嬋娟身上。

仇恨是一種力量，人類最可怖的力量！

身有仇恨的人，會幹出一些任何人都無法瞭解、無法忍受的事情。

稚嫩的嬋娟也不例外。

但她的仇恨似已隨着濮陽殘胸前淌出來的鮮血而消逝。

她成爲了天尊府的「銀鈴護法」。

鼓神天尊賜了她一串「天尊鎮魔銀鈴」，那是天尊府至高無上權力的象徵。

一個青樓奇女子，在一夜之間成爲天尊府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康超羣覷準了這一點，突然閃電般向嬋娟下手。

康超羣是謀定而後動的，但嬋娟卻是疲態畢呈。

她疲慵、孤寂，雖然處身在熱鬧榮華的天尊府中，但她沒有快樂的感覺。

她想依靠在娘親的懷抱裏。

她的娘親是星星夫人。

星星夫人的眸子像是夜空中最閃亮的星星。

但嬋娟知道，她在許多許多個晚上，都只是孤單地仰視蒼穹。

蒼穹有夜星，星星峽上有星星夫人。但夜星再明亮再閃爍，也不能慰藉星星夫人的心。

是不是夜星太遙遠，根本永不可能觸摸？

星星夫人是嬋娟的娘親，以前，她只要伸出白白胖胖的小手，就可以觸及娘親身體上每一處的地方。

但那已經是許久許久以前的事。

今天，她的手仍然白晰，但已不再是白白胖胖的小手。

她的手膚色晶瑩，擅奏琴瑟，能書字畫。

她更能輕歌曼舞。

舉腕嫌衫重，廻腰覺態妍，情繞陽春吹，影逐相思弦。

以往在青樓的歲月，不甘寂寞的男人都爭相找她作伴。

但今天，時移勢易。

誰敢對她說半句風情不羈的說話？

她是天尊府「鼓神天尊」濮陽殘的女兒，更是天尊府執掌着「天尊鎮魔銀鈴」的「銀鈴護法」！

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沒有人敢，也沒有人能，唯獨康超羣例外。

他用攫取柳浣天女兒的手段去對付嬋娟。

杳嫦是美女，但不及嬋娟那麼艷絕人寰。

他在沒有人敢碰嬋娟的時候，悄悄接近嬋娟，打動嬋娟。

嬋娟太疲慵了，也太孤寂了，她很想有個伴。

不管這是男的，還是女的，有伴總比孤孤單單的好。

康超羣及時而來，打動了她的芳心。

在一個月色迷濛之夜，他用最好的酒，最甜蜜的謊言，誘惑嬋娟。

嬋娟並不是初出道的雛兒，康超羣是個怎樣的人，她心中有數。

但她還是任由他擁抱着。

他恣意地挑逗嬋娟。

他在迷濛月色下，展現出男人的魅力。

他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說話，都很能令女人爲之陶醉。

他成功了，她只是半推半就。

男女間的歡愉是一件神聖的事，但也可以是罪惡的事。

康超羣無疑是個滿身罪惡的男人，但嬋娟已不想再深入探討世間上的男人，包括她的父親在內。

是神聖也好，是罪惡也好，她已置諸不理。

她變得放浪形骸。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天的煩惱，明天再算。

康超羣挑逗她，她突然有極熾熱的反應。

她那嬌人的豪乳破衣而出。

她那迷人的叫聲令康超羣爲之迷醉。

她反客爲主，險些令經驗豐富的康超羣爲之進退失據。

自此一夜，康超羣與嬋娟形影不離。

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有嬋娟的影子，她身邊必然有康超羣的存在。

這是天尊府最轟動的緋聞。

不久，「鼓神天尊」濮陽殘一不作二不休，反正女兒已和這風流客斷混得難分難解，便索性把康超羣收歸門下，成爲他畢生最後收納的一位關門弟子。

但風風雨雨並未停下。

更狂暴的風風雨雨即將降臨。

江湖中人，江湖中事，每每風雲起伏，變幻莫測。

永遠沒有人能知道，明天的江湖將會變成怎樣。

＊　＊　＊

潭水側的巨石原本無名，但孫秋笙已給了它一個名字。

他把這巨石命名爲「結義臺」。

那怪異的六男三女就在這結義臺上跟孫秋笙歃血爲盟，結爲異姓兄弟姊妹。

九個怪異的男女皆以孫秋笙爲兄長。

不是孫秋笙的年紀最大，而是孫秋笙最得人心。

依次順序，這十兄弟姊妹排名如下——老大「劍王」孫秋笙、老二大眼、老三長辮、老四豹頭、老五貓婆、老六狠毛、老七竹妹、老八彎刀、老九斧俠、排名最末是矮娘。

這九個男女都是苗疆七十二仙洞中，勢力最强大的「神皇族」護法。

神皇族族長是苗疆三百年以來法力最高强的巫師。這位族長，其能力足以操控數萬苗人之生死。

他就是驚人的「神力」沙天力。

沙天力是族長，神聖的族長，法力無邊的族長。

他本是苗族中力量最强大的領袖。

可是在三年前，沙天力與苗疆第一天魔巴斑法師鬥法，歷時整整一百天！

到最後，沙天力險勝巴斑，但卻在七十二大小仙洞中造成了極可怕的災劫。

無數族人爲了這一場大鬥法喪命，或者是變成殘廢！

本來，九大護法是首當其衝的，但很奇怪，這九個怪異的男女並沒有受到半點傷害。

巫師比拚，玄妙異常，旁人絕對無法能夠理解。

可是，沙天力戰勝巴斑之後，性情大變。

一連十五天，沙天力不斷殺人！

他什麼人都殺，但只是不殺九大護法！

九大護法在惶恐中緊緊跟隨着這個性情大變的族長。

他們都知道，沙天力出了事，而且這是極嚴重極可怕的變化。

但憑他們的力量，根本沒法子可以制止族長瘋狂的殺戮。

這是苗族前所未有的悲劇。

悲劇一天一天不斷的上演，直至有一天，沙天力忽然清醒了一陣子。

他這一陣清醒並不長久，只能讓他說了兩句話：「快殺了我！這是唯一可以解除巴斑魔咒的方法。」

仍是巴斑的魔法在作祟！

巴斑雖已戰死，但他的魔咒卻在這一場不可思議的大比拚大鬥法中，深入了沙天力的腦髓！

要解決這可怕的魔咒，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殺了沙天力。

九大護法知道，族長的說話是眞確的。

但他們下不了手！

而且，就算這六男三女的九大護法眞的肯下手，也絕對殺不了沙天力。

可是，一天殺不了族長，慘劇將會無窮無盡、永無止境地繼續爆發！

正當九大護法進退兩難，束手無策之際，一個奇怪的人改變了一切。

這人看來並不怎麼特別，但他劍法卻很特別。

他的劍只是平平淡淡地向沙天力刺過去。

沙天力狂性大發，伸手抓住這人鋒利的劍刃。

這人沒有和沙天力拚搏，沙天力要抓他的劍，他就把劍送給了沙天力。

沙天力的手掌染滿了鮮血，狂性更甚。

他瘋狂地在揮舞利劍，見人便殺。

（未完．六）

上文提要：蕭文的侍女紫薇散步時，見一錦衣少年練習刀法，儀表堂堂，武功頗高，原來就是楓葉山莊的少莊主江龍飛，二人初見面時雖有口角，但其實暗中互相傾慕。另一方面，凌越隻身赴武當山欲救師伯，卻遇上韓玉華，二人敍話時，韓玉華揭開凌越的身世之謎，原來他是孤堡堡主蕭廷深之子。韓威雲趁他與韓玉華喝酒時下毒廢掉凌越的武功……



鐵手無敵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武功驟失欲狂　姐妹雪中送炭

兩雙手同時扶住了他，都道：「你起身做什麼，瞧你都站不穩了。」蕭越低頭一瞧，冰清玉潔姊妹倆同時扶着他。

姊妹倆與蕭越的目光一接，立時香腮生暈，雙手急縮了回去。

蕭越輕輕一嘆，緩步出房，姊妹倆見狀，同時攔住他，齊聲道：「你還沒好呢！出去吹了風，只怕病會加重。」

蕭越一怔，道：「我有病嗎？」

姊妹一呆，她們適才爲他看過，確實沒有病，可是他站都站不穩，這又是怎麼回事？

玉潔倏地道：「是啦，你一定許久沒吃飯了，所以才會頭昏。」

蕭越點點頭道：「不錯，我好像已一天沒吃東西了。」

冰清很快地說道：「那我做飯去，反正也該吃飯了。」

又回頭向玉潔道：「妹妹，妳在這兒陪他說一會兒話，我去做飯。」

玉潔拉着冰清道：「我……我有些怕他，萬一他有瘋病……」

「妳又胡說了，妳看他好好的，只不過饑餓的緣故，那裡是什麼瘋病嘛！」冰清甩開玉潔的手，出了房門。

玉潔生平第一次單獨與一個年輕男子同處一室，心裡又是緊張又有莫名的歡喜。

蕭越環顧四周，但見各處都有些藥罐，不禁問道：「怎麼，妳們是行醫之人啊！這房子就只住妳們姊妹兩人嗎？」

玉潔低聲道：「是啊！我爺爺出遠門了，家裡就剩我跟姊姊兩人。喂，你……你眞的沒有名字嗎？」

蕭越點點頭，又搖搖頭，接着黯然一嘆。

玉潔見狀莫名其妙，問道：「你又是點頭又是搖頭，到底是說有名字呢？還是沒有呢？」

蕭越抬起頭，目光一凝，盯着玉潔天眞的臉怔怔出神，玉潔被他的目光瞧得臉上發熱，心兒怦怦直跳，這可是她從沒有過的感覺，終於她忍耐不住，嗔道：「你這麼瞧我做什麼嘛？我的臉上又沒有字！」

蕭越彷彿沒有聽到玉潔的話，目光仍舊盯着玉潔，道：「如果一個希望報仇的武林高手突然失去武功，那麼他活在天地間只不過是苟延殘喘罷了，所以一切對於他都不重要了，名字不過是一個人的標誌，對於無法面對現實的人來說，沒有它豈不更好？」

玉潔忽然明白眼前這位英俊少年，一定是因爲自己失去了武功才如此悲觀。

玉潔道：「你是不是因爲失去

武功才會這樣的？我眞不明白，武功有什麼重要，失去了它，難道就無法活下去了嗎？」

她是一個從沒涉足江湖的少女，當然想不到武林中人把武功看得比性命還重要，武功被廢無異於失去生命，而蕭越剛剛明瞭身世，不論爲家門復仇，爲自新復仇都需要武功，沒有武功，他只能一事無成。

這一點，玉潔自然不能明白。

蕭越嘆息一聲，道：「妳不明白，沒有武功的人無法立足江湖，更談不上復仇了。」

玉潔見蕭越那痛苦的模樣，不由自主伸出手去，握住蕭越的手道：「沒有關係，武功被廢了，你還可以再練嘛！」

蕭越聞言，眼中神光忽現，倏地又黯淡了下去，搖頭嘆道：「妳不知道，我是中了『天陽化魂草』劇毒而被化去內力的，無論我再重練多麼精深的武功，都會同樣被化去的。」

玉潔不由着急地道：「那……那怎麼辦呢？」

蕭越心頭一熱，握住玉潔的小手，道：「姑娘的心地眞是善良，我不過與妳萍水相逢，妳就這般爲我擔心，我好感激。」

玉潔聞言，臉上一紅，急忙縮回手來，但卻被蕭越握住，一時間無法收回，臉更紅了，不由將頭低了下去。

蕭越亦已驚覺，不由苦笑一下，放開了玉潔的手。

蕭越道：「玉潔姑娘，在下有個請求，不知妳與妳姊姊是否同意？」

玉潔聞言，俏臉微揚，問道：「什麼事啊？只要能夠辦到的，我一定答應。」

蕭越微微一笑，道：「也不是什麼大事，我想武功既已失去，而『天陽化魂草』的解藥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得到，所以不如潛修醫道，也許有一天能夠找到解藥，恢復我的武功。」

「那好極了！」玉潔不由拍手笑道。

「什麼事這麼高興？還不快來幫我！」冰清端着一個大食盤走入房中。

玉潔一面幫着冰清將食盤的飯菜擺上桌子，一面道：「他想學醫術，希望能夠化解體內的劇毒，恢復武功。」

冰清瞧了蕭越一眼，道：「你中了什麼毒，竟能使你的武功失去了？」

玉潔搶着道：「『天陽化魂草』！」

「『天陽化魂草』！」冰清喃喃唸着這個名字，倏地她揚起頭道：「這種藥名我好像聽爺爺提起過呢！」

蕭越聞言急問道：「他提過有解藥了嗎？」

冰清道：「我們邊吃邊談。」

蕭越心中雖然焦急，但也無法催逼，只得坐下來，他吃了幾口，便又問道：「到底『天陽化魂草』有沒有解藥？」

冰清好似故意令蕭越心急似的，道：「我做的菜可好吃嗎？」

蕭越無奈，只好連聲道：「好吃，好吃，姑娘妳快些講啊！」

玉潔見狀，道：「姊姊，妳看他很焦急的，還是說出來吧！」

冰清微一搖頭，道：「你連姓名都不願告訴我們姊妹，顯然是看不起我們！」

玉潔在旁代答道：「不是啦！姊姊，他是傷心自己失去武功，心灰意懶，因此才不願再提姓名的。」

冰清一笑，道：「妹妹，妳怎麼才一會兒便變得如此關心他呢？」

玉潔臉兒一紅，正要分辯時，蕭越嘆道：「既然冰清姑娘一定要知道在下的姓名，那就告訴妳們也無妨，在下姓蕭名越！」

冰清點點頭，道：「蕭大哥，對了，我稱你一聲『蕭大哥』，你不會覺得唐突吧？」

蕭越眉頭微皺，心道：「這位冰清姑娘怎麼如此囉嗦？」

但他有求於她，却也只好點頭道：「那怎麼會呢？姑娘但叫無妨。」

冰清道：「蕭大哥，那『天陽化魂草』的解藥倒是有的，只是極爲罕有，世上好像除了我爺爺外，根本就無人知道『天陽化魂草』是有解藥的。」

蕭越問道：「那麼這解藥是何物？又喚作何名呢？」

冰清道：「這解藥的名兒叫『金銀小蘭花』！」

「這名字我好像也聽爺爺說起過。」

蕭越迷惑道：「蘭花有金銀二色的嗎？」

冰清一笑，道：「我可不知道，我爺爺既然說有，那就一定會有的。」

蕭越劍眉一軒，道：「想來令祖定是大國手了，否則也不會知道這些稀奇藥物，但不知令祖高姓大名？」

玉潔道：「我爺爺從沒告訴過我們，他姓什麼叫什麼，竟連我跟姊姊到底姓什麼也不知道。」

玉潔又道：「不過，爺爺在江湖中有個不好聽的名號。」

蕭越奇道：「哦，令祖在江湖中也有名號？」

玉潔道：「那當然啦，爺爺被江湖中人稱爲『奪命神醫』！」

「『奪命神醫』！」蕭越驚聲而起。

冰清、玉潔兩人見狀齊聲問道：「怎麼了，難道有什麼不對嗎？」

蕭越慚然道：「哦，不是，在下只是沒想到令祖竟然是名滿天下的『奪命神醫』。」

冰清不信，道：「不對吧？大概是我爺爺的名聲太惡吧！」

蕭越連聲否認道：「不是，絕對不是！」

玉潔道：「是就是，何必說假話呢？蕭大哥，你就實話實說嘛，我跟姊姊都不會生氣的。」

蕭越道：「其實每個人都各有自己的性格，這原不該算是什麼壞事。令祖對江湖中求醫之人不過是依自己的性格而決定醫誰，但是令祖想醫之人過少，致令來求醫之人全都落空，因而不治而死，江湖中人心存恨意才爲令祖起了『奪命神醫』的綽號。」

冰清點點頭，道：「其實這些我們都知道，但爺爺就是這個脾氣，他不願醫治的人，就是用刀擱在他頭上，他也不醫，他想治的人，就是將死的人，他也會千方百計將他救治過來。」

蕭越忽然想起一事，便問道：「兩位，令祖出遠門不知何時才回來？」

冰清道：「爺爺出門時說，多則一年，少則半年便一定能夠回來。」

蕭越不禁有些失望，道：「要那麼久……」

玉潔道：「蕭大哥，你不用着急，爺爺出門才一個月有餘，你急也無用，只管在這裡住下來等就是了。而且，你還可以學些醫術，武功恢復之後也是有好處的呀！」

冰清微微點頭道：「不錯，你只管住下來就是了，這裡有多餘的房間。」

蕭越不由多看了兩人幾眼道：「兩位姑娘要我住下，只怕……只怕有礙兩位。」

「怕什麼嘛！」玉潔嗔道：「你又不是老虎，難道會吃了我們不成？何況你現在是不會武功的人，我們姊妹要怕你也就不是『奪命神醫』的孫女了。」

冰清道：「蕭大哥，你乍失內力，只怕有諸多不便，更何況你也許有仇家，若你離開這兒，碰上了仇人可怎麼辦？我與小妹的武功相信還可以保你平安無事，我們既然救了你，就該救到底。」

蕭越道：「如此一來，豈不是連累兩位姑娘了。」

玉潔道：「爲了救你，被連累了也沒有關係。」

玉潔畢竟年輕，又從沒歷練過，遇上蕭越這樣英俊瀟灑的少年，立時便對他有了好感，所有愛情都是先從彼此有好感開始的，玉潔與冰清自然不會例外。

蕭越的武功雖失，但那份瀟灑，那份獨特的氣質却是很能令少女動心的。

在此之前的韓玉華、楚香雲便是傾倒於他那份魅力。

冰清點頭道：「我和玉潔雖然沒有在江湖中行走過，但也從爺爺的口中知道了大概，也知道什麼人該救，什麼人不該救，我們既然已救了你，當然不會讓你的仇家殺了你，至於連累這話，蕭大哥以後還是別提了。」

蕭越望着這對萍水相逢的姊妹花，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自己與這雙姊妹相識不過半天，她們就願意爲自己和別人結仇，這份情感實在令蕭越羞愧，他曾以爲這兩位姑娘也是要設計害他的。

夜已深了。

蕭越仍無法入眠，他想了很多事，想到自己對韓玉華一片眞情，得到的竟是如此狠毒的回報。

想到爲了楚香雲報仇而與她以夫婦相稱，想到那位救過自己，帶有一種神秘氣息的白衣少女江鳳儀，想到今日萍水相逢的冰清、玉潔姊妹倆……

蕭越倏地翻身而起，開了房門，走入院中。

寒冬的深夜，北風如冰刀一般刮着蕭越的臉，令蕭越不由得顫抖起來。

「唉！失去內力了，連些許寒風也禁受不住了。」蕭越想着，正要走回房裡，倏地，他聽到對面房中有低低的話聲。

他好奇心起，遂悄步踱到窗下，原來是姊妹倆在講悄悄話。

蕭越微一搖頭，轉身欲走，却聽到玉潔道：「姊姊，蕭大哥不是那種人……」

蕭越心中奇道：「我會是那種人呢？」

冰清道：「我也知道，蕭大哥是經歷過江湖中劍光血影，冒過無數次生命危險的俠士，當然不是書中所寫的書生囉。」

蕭越自嘆道：「原來把我比作書生了。唉，此刻我武功盡失，竟連個文弱書生也不如了。」

玉潔道：「可是蕭大哥說話那樣斯文，無半點武林豪客的氣息，那些來咱家求爺爺療傷的武林中人，哪個不是很霸道的。」

冰清慨然道：「唉！也許正是因爲如此，他才被別人暗中用『天陽化魂草』害了，我若是知道誰害了蕭大哥，也一定要讓那人嚐嚐『奪命神醫』的毒藥。」

玉潔道：「不錯，明兒我就去問蕭大哥。姊姊，要是咱們找到了那『金銀小蘭花』就好了，我想蕭大哥的武功一定很了得，那時，我們跟着蕭大哥打遍天下，讓他做武林盟主，幫他報仇。」

蕭越倏然一驚，心道：「她要跟隨我，這……這是爲什麼？」

蕭越心念未了，却聽冰清道：「小妹，別胡思亂想了，也不知人家是不是願意咱們跟隨他。唉！小妹，以前看書中所講，『情』字令天下多少男少女痴迷，那時心中還自不信，想不到……」

玉潔接口道：「想不到咱們今日才與蕭大哥認識，便已不能入睡了。」

蕭越聞言，心中極是震驚，他實在想不明白，爲何今日在這般短暫的時光裡就使得姊妹雙雙對自己一見傾心呢？

「不行，我怎可到處留情，若不得已負了她們，豈不是糟糕之極，何況香雲對我情深義重，我豈能再招惹這雙姊妹呢？」

心念想着，急轉便走，不曾想到這冬夜十分寒冷，地面已有一層薄冰，他武功既失，走起路來不免脚步輕浮，又走得急，身形頓時猛然滑倒。

蕭越原本是身懷武功之人，情急之下忘了自己武功已失，急用右手肘撐地，只聽喀察一聲，手臂承受不了這股猛力，折斷了。

「什麼人？」冰清、玉潔聽到院中有聲響，沒有披上夾襖，身形便穿窗而出，目光所及，不由芳心大震。

她們雙雙奔到院中，扶起蕭越，玉潔急問道：「蕭大哥，你怎麼會在這裡？跌傷了沒有？」

蕭越的右手臂疼得鑽心一般，咬牙道：「我睡不着，起……起來走走，不知地面太滑……」

「哎呀！你的手臂……」冰清驚聲道。

兩人當下急將蕭越扶入自己房中，將蕭越扶上床。

但見蕭越臉色蒼白，額頭上的汗珠粒粒可見，而鮮血從右手臂沁了出來。

冰清急奔向上房拿藥。

玉潔扶着蕭越，一時找不到自己的手帕，便用衣袖替蕭越拭去額上的汗水。

玉潔一臉關切之情，好像傷的是蕭越，疼的是她一般。

「夜這麼深，你起來做什麼？把手臂都跌斷了，蕭大哥，你一定很疼，是不是？」

蕭越靠在玉潔身上，但覺那陣陣體香飄入鼻中，聽到玉潔的話，心頭不禁一熱，道：「玉潔，我沒事，這點傷相信在妳和冰清的眼中不算什麼。」

玉潔此刻才感到自己與蕭越貼得這般近，不由心跳加速，臉上飛起了兩朵紅雲。

玉潔忙道：「到底怎麼回事嘛，還不把藥找來……」

她話音未落，冰清抱着一堆藥瓶奔了進來，急道：「小妹，我……我一急就不知道該用那種藥才好，所以，我全拿來了。」

玉潔騰出一隻手，一指那個白色瓷瓶道：「哎呀，就是那瓶嘛！」

冰清急忙拿出那個瓷瓶，走到床前對玉潔道：「小妹，妳去打些熱水來，爲蕭大哥洗傷口。」

玉潔有些不捨地放開蕭越，扶他靠着床頭，閃身奔出房門。

蕭越心下好生過意不去，道：「冰清，都是我不好，要你們爲我擔心，爲我忙來忙去的。」

冰清將蕭越右手的衣袖捲起，道：「蕭大哥，我們爲你忙這些，並不算什麼，總不能不替你治傷呀，只要你沒有事，我就放心了。」

玉潔端着熱水進來，爲蕭越洗淨骨折處的血污，冰清則將那藥膏敷在傷口處，「奪命神醫」的藥果然名不虛傳，一敷上去，蕭越立時便覺得毫無痛楚了。

冰清和玉潔忙完之後，替蕭越蓋好被子，便退了出去。

適才姊妹倆還睡在這張床上，此刻却給蕭越躺着了，那錦衾中還留有兩位少女的體香呢。

蕭越的武功盡失，再受此傷，雖有良藥也是吃不消的，不久便在這怡人的香味中酣然入睡了。

＊　＊　＊

「噗」一刀兩半，「噗」又是一刀兩半，每一刀都從木頭的正中間剖開，準頭極佳，勁力也用得巧妙，沒半分差錯。

玉潔道：「蕭大哥，你又在劈柴了，不是跟你說過了嗎，你的傷……」

蕭越停下手來，道：「我的傷早就沒事了，有你們兩位女國手在，這點傷自然不算甚麼。」

玉潔拾起柴火，堆成一堆，說道：「哼，如果下次你再受傷，我跟姊姊就不替你醫治了。」

蕭越站起來，走到玉潔面前道：「妳會不捨得，對嗎？」

玉潔又羞又急，嗔道：「誰說的，我才不會呢……」

「妳眞的不再替我治傷？」蕭越含笑問道。

「當然！」

「那好……」話音未落，蕭越揮起劈柴刀向左臂砍去！

「哎呀！」玉潔驚叫一聲，玉手一探，已奪下蕭越手中的刀，遠遠丟開道：「你怎麼可以自己砍自己

呢？」

蕭越道：「我就知道妳會不捨得我受傷，一定會出手攔阻，所以我不用擔心會砍中我的手臂。」

「你好壞！」玉潔嗔道，並揮掌打向蕭越。

「哎呀！」蕭越猛地捂住右臂，原來玉潔正打在傷口處。

玉潔大急道：「你……你沒事吧？我是無心的。」

蕭越緩緩鬆開捂着手臂的手，問道：「玉潔，妳爲什麼對我這麼好，這麼關心我呢？我現在是個廢人，是個不能爲自己，爲家門報仇的廢人。」

玉潔道：「你不是廢人，不是的，你現在不是好好的嗎？你可以學醫，還可以做許多事……」

蕭越截口道：「可是我沒有武功，就不能做復仇這件大事。」

玉潔見狀，心道：「原來蕭大哥將武功看得這般重，可是『金銀小蘭花』却無處可尋。蒼天，若是以我的生命可以使蕭大哥恢復武功的話，我一定把它奉獻出來！」

「小妹，妳一個人站在院裡做什麼？」

冰清採辦了許多貨物回來，見到玉潔一人站在院中出神，不由得感到奇怪。

玉潔這才發現，不知什麼時候姊姊已進屋了。

玉潔問道：「姊姊，妳買這麼多東西做什麼？」

冰清笑道：「哼，蕭大哥把妳的魂魄都攝去了，明日便是大年三十了，把過年都忘了嗎？」

玉潔嗔道：「姊姊，妳又胡說了，難道妳就不是這樣嗎？」

兩人倏地發現蕭越站在房門口，雙雙紅了臉。

蕭越黯然地看了姊妹倆一眼，向院門走去。

「蕭大哥！」冰清、玉潔同聲道：「你要去哪裡啊？」

蕭越腳下微停，道：「我到鎮上走走。」說完欲走。

玉潔身子一飄，攔住他道：「你……要早些回來啊！」

蕭越點點頭，從玉潔身旁走過。

冰清問道：「蕭大哥今日怎麼了？」

玉潔道：「適才我與蕭大哥說話，又觸動了他的心事。姊姊，蕭大哥極爲看重武功，他……」說到這裡，她却說不下去了。

冰清很堅決地道：「小妹，咱們一定非要助蕭大哥重新恢復武功不可。」

「不錯。」

＊　＊　＊

臘月二十九正是臘月的最後一日，北風仍然狂刮着。

黃昏下起鵝毛大雪，天色還沒黑盡，整個大地已是一片銀裝素裹。

「姊姊，咱們出去找找蕭大哥吧！」玉潔擔心地道。

「他回來了！」一陣踏雪之聲已到了院中。

玉潔、冰清雙雙掠到院中，只見蕭越滿身雪花，身形踉蹌，站立不穩。

兩人一驚，急忙將他扶入房中。

「姊姊，蕭大哥喝醉了。」

冰清皺眉道：「他怎麼醉成這個樣子？」

「我沒醉！」蕭越推開了兩人，提起手中的酒瓶，張開口便灌下去。

玉潔上前奪下酒瓶道：「你不要再喝了……這樣喝下去，你會醉的！」

蕭越盯着兩人道：「醉？哈哈，可是我偏想醉都不能夠，一個人喝酒求醉都不能，妳們知道我心裡有多痛苦嗎？」

冰清、玉潔兩人面面相覷，不知該如何勸慰蕭越。

蕭越垂着頭道：「日子都過去三個月了，整日無事可做，你們的爺爺已出門四月有餘了。」

他倏地抬起頭，問道：「究竟……究竟令祖什麼時候才會回來？我什麼時候才能找到解藥，恢復我的武功？」

冰清道：「我們也不知道爺爺究竟什麼時候會回來，可是你這樣着急也是無用的。」

「我怎能不着急？」蕭越反問道：「幽靈教最近已攻滅了少林，武林六大門派已是名存實亡，江湖中再也沒有一股勢力能與幽靈教相抗衡，我眼見仇人肆虐武林，而我却待在這個小鎮上，每日讀書、劈柴，我蕭越難道就此沉淪了嗎？」

玉潔道：「既然如此，你就不該喝酒……」

「那我還能做什麼？難道繼續讀書、劈柴嗎？」

冰清道：「不錯，你可以將我爺爺的醫書看完，學會醫術可以治人但也可以害人，如果你的武功眞的無法恢復的話，也還可以用醫術報仇啊！」

蕭越聞言一呆，喃喃道：「用醫術報仇？難道用毒嗎？」

玉潔心頭微微一顫，道：「蕭大哥，你眞要報仇嗎？」

蕭越點頭道：「不錯，廢我武功之仇絕對要報，一旦武功恢復，我要幽靈教雞犬不留！」

姊妹倆聞言全都怔了怔，只覺得蕭越這話太過怨毒，若眞如此，只怕當眞會血流成河，屍堆成山了。

玉潔柔聲道：「蕭大哥，並不是每一個幽靈教的弟子都害你的呀！你要報仇，只需……只需殺死首惡之徒就可以了，又何必多造殺孽呢？」

蕭越聞言，目光掃過兩人，道：「我知道妳們心腸好，可是妳們畢竟沒有在江湖中行走過，不知道江湖的險惡，幽靈教收羅的都是江湖中窮兇極惡之徒，若放縱他們，那將危害武林……」

蕭越倏地長嘆一聲，神色黯然道：「我武功已廢，說這些也是白費，妳們對我的好意，我只能心領了，可是我終究不是個可以依託之人，只有辜負兩位了。」

蕭越說完，轉身走出房門，向自己的房間走去。

冰清、玉潔兩人都怔住了，半晌才回過神來。

「姊姊，他……」

冰清微一搖頭道：「玉潔，妳……妳是不是深愛蕭大哥？」

玉潔聞言，臉上一紅，嗔道：「姊姊，妳……」

冰清打斷她的話，神色肅然道：「小妹，我是誠心問妳的，妳又何必害羞呢？」

玉潔頗爲奇怪，道：「姊姊，妳要怎樣？」

冰清神色堅定地道：「小妹，無論蕭大哥對咱們怎樣，我都不會在乎，因爲，自從……自從我遇上他後，我便認定這輩子是跟定他了，小妹，妳……妳是不是也有此想法？」

玉潔微一點頭，道：「是的，自從蕭大哥出現後，我就……哎呀，總之，我與姊姊一樣，離不開他啦。」

冰清伸出手去握住妹妹的手，這姊妹倆心意相通，自小兩人彼此都無心事相瞞，這份情感又使得她們同時愛上一個人。

＊　＊　＊

大年三十，家家都團聚在一起吃年夜飯，一起迎接新的一年到來。

當蕭越被姊妹倆拉到上房中，看到滿桌佳餚之時，不由迷惑道：「今天是什麼日子，竟有這麼豐富的菜餚？」

玉潔嗔道：「哼，你自己聽聽外面有什麼聲音，就知道了啦。」

蕭越聞言，不由仔細聆聽，其實根本無需仔細聆聽，那聲聲炮竹之聲就已傳入耳鼓，蕭越不由恍悟道：「吃年飯啦！」

「對了！」冰清笑道：「快坐下來嘛！」

蕭越坐定後，正欲動箸，玉潔道：「且慢！有菜怎能無酒呢？」

「酒？」蕭越微怔道：「怎麼，妳們還預備了酒？」

「不錯！」冰清應聲取出了一罈酒道：「蕭大哥，這可是我爺爺珍藏的佳釀呢！」

冰清將酒倒入三只杯中，蕭越奇道：「怎麼妳們也要喝？」

玉潔接口道：「陪你嘛，難道我跟姊姊只瞧着你喝不成？」

蕭越道：「妳們會喝嗎？」

冰清搖搖頭，然後道：「反正今夜我們捨命陪君子啦！」

蕭越微笑道：「好，既然如此，今夜咱們一定要一醉方休，一醉解千愁。哼，只怕是酒入愁腸愁更愁！」

說着，聲音已有些瘖啞了。

玉潔道：「蕭大哥，你不要掃興，好不好？」

蕭越聞言一怔，道：「不錯，今夜不可敗興。來，咱們乾！」

三人全都是一飲而盡。

冰清、玉潔到底沒有喝過酒，這一杯落肚，頓時咳了起來，臉兒漲得通紅。

蕭越哈哈一笑，道：「我早就知道你們喝不了。但是，你們既然答應過陪我喝，那就再乾！」

酒過三巡，蕭越居然毫無醉意，而玉潔和冰清卻已醉話連珠，臉兒紅得像熟透的蜜桃一般。

蕭越見狀，心裏一嘆，暗道：「唉！她們兩個眞是用心良苦，明知自己不會喝酒，却硬要陪我喝，想叫我高興，可是我竟然毫無醉意，老天連讓我大醉一場的機會都不給我，難道我的武功這一生都無法恢復了嗎？」

玉潔伏在桌上，喃喃自語道：「蕭大哥，你別離開我們……我……跟姊姊都……喜歡你，不管你到何處，我們都要……隨你……」

她無時無刻不在想蕭越，此時喝醉之後便吐出了內心的話。

蕭越心頭一陣激動，暗道：「她們對我這般情深，這可眞是我沒料到的，可是香雲對我同樣情深義重，我與她有夫婦之名，却又如何可以接受她們兩個的感情呢？」

「蕭大哥，你放心……我與小妹無論如何……都會爲你找到『金銀小蘭花』，使你恢復武功的……」

冰清的話同樣令蕭越感動，他明白這兩位少女不動情則已，一用情便是至深至眞，就因爲這是天底下最眞摯的情感，才令蕭越萬分爲難。

蕭越望着兩個醉倒桌旁的姊妹，不由感慨萬千。

他走過去，一手扶起一人，送她們回房。

才入房門，玉潔首先吐了起來，她與冰清兩人從沒飲過酒，今夜第一次就喝了那麼多，當然經受不住。

玉潔才吐完，冰清也吐了起

來，酒汙飛濺，將三人的衣服全都弄得汙穢不堪。

蕭越覺得好生抱歉，急將兩人放在桌旁，跑到廚房打來熱水，先將自己的衣服脫下來，又將冰清、玉潔兩人的髒衣裳除去，用毛巾拭去兩人嘴角的汙物，然後將兩人抱上床去。

蕭越回身瞧着滿地狼藉，不由笑了，便動手打掃乾淨，又下廚熬了些醒酒湯，然後，給冰清、玉潔兩人喝下，這才將那些髒衣裳統通洗了。

蕭越過去很少洗過衣裳，這回洗起來，只覺得比練一套拳法還艱難百倍，直到天色微明，他才大功告成，他將衣物洗好之後，晾了起來。

他想到冰清、玉潔兩人不知怎樣，便走入她們的房間，才一進門就見冰清、玉潔兩人半躺着，正自低聲哭泣。

蕭越心中奇怪，走到床前，問道：「兩位怎麼了？是不是感到哪裡不舒服？」

玉潔揚臉看了他一眼，只說了個「你」字便說不下去，將頭轉向裡面。

冰清泣聲道：「你昨夜……你……」

蕭越莫名其妙，道：「昨夜？昨夜我做過什麼？」

「哎呀，你……」冰清也轉過頭去。

蕭越更加莫名其妙，問道：「冰清，到底出了什麼事？妳們好像從沒這般傷心過呀！」

玉潔倏地轉過臉道：「還不是因爲你，你都做……還來笑我們倆。」

蕭越道：「到底我怎麼了，妳們……」

冰清拭去眼角的淚水，輕聲道：「蕭大哥，其實也沒什麼，反正我們都已芳心暗許於你了，只是這樣不明不白……」

蕭越總算明白了，他急忙辯白道：「妳們誤會我了，昨夜妳們喝醉之後便嘔吐了，弄髒了衣裳，所以我就替妳們脫下來拿去洗了，我可沒有做什麼對不起妳們的事。」

冰清、玉潔聞言，都怔住了。

半晌，冰清道：「可是，男女授受不親，你這樣做，我們姊妹難道還能嫁別人嗎？」

蕭越却沒有料到冰清會提出這樣叫人尷尬的問題，一時間他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玉潔幽幽一嘆，道：「蕭大哥，其實我與姊姊都對你一片眞心，若是……若是……」

她語聲嬌柔，連說了兩個「若是」，却無法將後面的話說出口。

蕭越喟然一嘆，道：「可是我……我實在不可以接受妳們對我的感情……」

冰清顫聲問道：「難道……難道你心中早有他人了？」

蕭越實在有些不忍傷兩位姑娘的心，猶豫了半天，才道：「冰清、玉潔，妳們對我一片眞心我是知道的，只是……只是我是個有婦之夫，却如何再接受妳們呢？」

「有婦之夫」四個字如晴天霹靂一樣，將姊妹倆都震住了，淚水溢出眼眶，順着臉頰流了下來。

蕭越好生爲難，道：「妳們……妳們別傷心，其實憑妳們的人品相貌絕對可以找到比我更好的人。」

玉潔良久才顫聲道：「天下比你好的人就是再多，我的心却只有一顆，它已經交給你了，無論如何，即使……即使是沒有名份，我也……願意……」

「不錯！」冰清接口道：「我與小妹同一心意，能夠與你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蕭越心頭大受感動，姊妹兩人的眞情已深深打動了他的心。但是，如果他接納了這兩份感情，那麼，試問他以後將如何面對楚香雲？楚香雲會願意他這樣做嗎？

天底下最複雜的事莫過於情感之事，天底下最煩人的事也莫過於情感之事，而天底下最易結仇之事也莫過於情感的糾葛，多少悲歡離合的人間悲喜劇皆源於此！

蕭越黯然面對兩位對他情意綿綿的少女，所有的言詞都無法宣於口中。

玉潔見狀，心裡痛苦之極，悲道：「蕭大哥，難道你就沒有一點喜歡我們姊妹嗎？」

蕭越搖頭道：「不！若眞是對妳們沒有任何感情，我又怎會這般難決斷呢？」

冰清伸出手去，握住蕭越的手，柔聲道：「蕭大哥，既然如此，這事便將來再說吧！但你要記住，我跟玉潔都會等，等到你接受我們的那一天！」

玉潔的手也伸過來，握住蕭越的手，三雙手握在一起。

蕭越抬起頭，看到姊妹倆臉上現出一種堅定的神色，他不禁心頭震顫了……

＊　＊　＊

日子過得眞快！轉眼間又已過了一個多月。

蕭越數次想離開冰清、玉潔兩人，但終因心中不忍，還是留了下來，每天只是看一些「奪命神醫」珍藏的醫書，「內經」、「針灸甲乙經」、「洗寃汞集」等歷代醫學名著，有許多書都是他過去從沒看過的，這番看過後，不由見識大長。

但他想到自己體內「天陽化魂草」之毒未解，武功未復，便心煩意亂起來。

蕭越這天想到少林被攻滅已有一個月餘，不知近日江湖中的情形如何，當下，他放下手中的書，準備去鎮上酒肆之中探聽些消息，剛出房門，便一眼瞥見一名紫衣少女扶着一名錦衣少年走入了院中。

蕭越眼尖，瞧見那錦衣少年便是江雲楓之子「玉面辣手無影刀」江龍飛，立時閃回房中。

但那紫衣少女却已瞧見他了，她急道：「這位大哥，這裡是名滿江湖的『奪命神醫』的住處嗎？」

蕭越閃回房中後，答道：「不錯，這裡正是『奪命神醫』的住處，要看病請往上房。」

紫衣少女好生詫異，心道：「奇怪，這人怎麼像怕見人似的。」

院中的回答之聲却已驚動了正在藥房中的冰清。

她身形極速掠出房門，瞧見紫衣少女與江龍飛的模樣，便明白乃是上門求醫之人。

她快步迎上前道：「這位姑娘，我爺爺出遠門了，至今未歸，不能替人看病了。」

紫衣少女失望地「啊」了一聲，正要轉身，倏地又道：「姑娘既是『奪命神醫』的孫女，想來醫術也不會差，他身中異毒，若姑娘不施以援手，那他就……」說到這兒，話聲已是哽咽不清了。

＊　＊　＊

蕭越在房中聽了十分詫異，心道：「怎麼江龍飛竟中了劇毒？這位姑娘却又是什麼人，怎麼如此關心江龍飛呢？」

冰清見狀，只得道：「那好吧，但若是醫不好，希望姑娘不要見怪。」

冰清又道：「對了，還沒請教姑娘尊姓呢？」

紫衣少女見她答應醫治，眉頭不由一舒，道：「我叫紫薇，姑娘呢？」

冰清說了自己的姓名便與紫薇一同將江龍飛扶入病房之中。

冰清一見江龍飛牙關緊閉，臉色鐵青，便知中毒已有一段時間了，不禁有些擔心道：「他中毒大概有七、八個時辰了，只怕不好醫，他在何處中的毒？」

紫薇聽她這麼一說，不禁憂心忡忡地道：「他的左臂上中了一枚毒針！」

冰清急撕開江龍飛的左袖，果見左上臂處有一枚銀針露出半寸長，周圍一片烏黑，顯見毒性極强。

冰清用夾子將銀針取出，但見針身藍湛湛的，好像毒性沒有絲毫減弱似的。

冰清缺少幫手，玉潔恰巧到鎮上買東西去了。

冰清只好揚聲道：「蕭大哥，你過來幫幫我啊！」

紫薇道：「我可以幫妳嗎？」

冰清道：「不行，妳幫不上忙的。」

語聲一頓，又道：「怎麼搞的，蕭大哥好像睡着了似的。紫薇姑娘，妳等一下，我一會就回來。」

話音落罷，冰清出了房門，直奔書房，一進屋，見蕭越站在屋中團團轉，好像有什麼爲難之事一樣。

「蕭大哥，你怎麼了？我叫你幫我，怎麼你沒聽見嗎？」

蕭越道：「正是因爲聽見了才感到爲難，那錦衣少年江龍飛是我仇人之子，我怎好去見他？」

冰清一怔，道：「奇了，江龍飛的父親是『神刀』江雲楓，他竟與你有仇嗎？」

「不錯。」蕭越道。

冰清道：「那我就將他治死好了……」

「不可！」蕭越擺手道：「我現在還不想殺他。」

冰清道：「那好吧！可是你要來幫我才行啊！」

蕭越道：「可是我怎麼能見江龍飛呢？」

冰清略一沉吟，道：「你就將黑帕蒙在臉上，假稱臉部毀容，不能示人就是。」

當下，蕭越便用黑帕蒙住臉部，只在眼睛處露出一條縫隙，以便視物。

兩人回到病房，却見紫薇已有些等得不耐煩了。

紫薇乍見蕭越一身黑衣，又蒙着黑帕，心下起疑，道：「這位大哥怎麼蒙着臉？」

冰清道：「哦，他小時被一場大火毀了容，就此便用黑帕蒙面，不再示人了。」

說完，便與蕭越動手爲江龍飛療毒。

紫薇心下仍很懷疑，倏地她出掌緩緩擊向蕭越背後，幾乎已到蕭越的背心了，仍沒見他有何反應，便硬生生地收回掌力。

倏地，江龍飛叫道：「紫薇……」

紫薇急轉到江龍飛身前，握住江龍飛的右手，柔聲道：「龍飛，你……你好些了嗎？」

江龍飛緩緩睜開雙眼，瞧着紫薇道：「小薇，我……我沒事，那毒針沒有傷到妳吧？」

紫薇含淚道：「沒有，可是你却……替我挨了這一針，好在有『奪命神醫』的孫女冰清姑娘在，否則……」

（未完・八）

上文提要：梁上青與萬小彩在荒洞中溫存時，談及他們殺了關洛鏢局的鏢師，剛巧此話被成青與江彩雲聽到，二人立刻把此事告訴袁天行，袁天行大怒，速到荒洞質問二人，二人抵賴不了，袁天行便用飛刀扎傷他們，以廢掉他們的武功作懲罰，梁、萬二人不能動彈，痛苦之極，恰好來如風經過，敲詐一筆才打救他們二人……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虎嘯來如風

堡主率衆探寶藏　鏢頭領隊討公道

席美姬想了一下道：「十年前來如風養了一二百個孤兒在山廟裏，他把弄來的銀子用在可憐兒的身上去，他自己身上的銀子不多，五年前，他的兩個好女人也病死了，來如風一點也不怨天，他仍然爲孤兒着想，而你們……哼！」

她這話還眞的叫幾個人開不了口，那小腳和尚卻嘿嘿笑的道：「那個來如風，不知他去了那兒？」

袁天行忽然頓頓腳，道：「席當家的，妳開口吧！妳打算索我多少銀子？」

席美姬搖搖頭，道：「誰稀罕你的銀子！」

袁天行道：「那妳要甚麼報酬？」

席美姬一聲笑，道：「袁總鏢頭，怕你捨不得！」

袁天行道：「除了老夫的一條命之外！」

席美姬一聲尖笑，道：「誰要你的命呀？」

她看看小腳和尚與成青、江彩雲，又道：「咱們就快跟着和老進入七王爺的陵墓中了，是不是？」

她此言一出，大伙都點頭，彷彿他們已快伸手去取那一批寶物了。

席美姬笑道：「各位，咱們奪得七王爺那麼多的寶物之後，要如何攤分呀？」

她此言一出，幾個人全楞住了。

小腳和尚拍着大光頭，道：「對呀，怎的沒有想到這一點呀！」

江彩雲道：「席當家的，妳說得對，妳也一定想到攤分的方法了，是嗎？」

席美姬點點頭，道：「不錯，我是有個計較。」

袁天行道：「快說出來讓大伙琢磨！」

成青道：「休想使陰謀！」

笑笑，席美姬道：「我的方法是輪流拿取，當咱們站在忽必顯的那批寶物前面，順序的每人拿一件，直到拿完，這中間誰拿也沒關係，要順序一件一件的拿，如果其中有人想强取，另外幾人聯手殺他！」

袁天行道：「好！好方法，袁某同意。」

席美姬道：「在沒進入陵墓之前，咱們先對付一個人，這個人……」

小腳和尚道：「對付來如風，我同意……」

席美姬叱道：「爲甚麼要對付來如風？」

小腳和尚道：「除了來如風，還會有誰？」

席美姬道：「西陵堡堡主萬子才。」

袁天行點頭，道：「不錯，姓萬的要獨食，沒把咱們放在心上。」

成青道：「對，萬子才太可惡了！」

江彩雲道：「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袁天行向席美姬道：「席當家的，你尚沒說出妳要的是甚麼報酬。」

席美姬道：「袁總鏢頭，我的要求很簡單，當咱們瓜分七王爺的寶物時，如果輪到你下手去取，而我又喜歡那件寶，咱們就無條件的交換，如何？」

一怔，袁天行道：「這……」

席美姬道：「我不勉强你，你琢磨！」

袁天行這兒在咬牙，卻不料江彩雲對成青道：「成兄，席幫主的要求並不過份呀！」

成青一楞，江彩雲又道：「咱們也如此要求，否則，你去萬家莊作證，我不去了！」

成青道：「妳不去，我也不去。」

袁天行冷笑了。

「各位，你們這是在趕鴨子上架呀！」

小腳和尚道：「其實換了是我，我一定答應。」

袁天行道：「好的盡入別人手中，你答應？」

小腳和尚道：「你怎不想想，七王爺曾帶咱們見過他的那些寶物，其中雖說有個『萬寶星醉』這無價之寶以外，另外件件也是寶，有甚麼好與壞的？」

他這話立刻令袁天行開懷多了。

袁天行哈哈一笑，道：「好，我答應三位。」

「不是三位，是四人。」

這話出自小腳和尚之口，袁天行十分不悅的道：「怎麼？出家之人也貪財呀！」

哈哈一笑，小腳和尚道：「出家之人不貪財，但越多越好呀，哈……」

袁天行心中罵，口中卻是好話一句。

「好，便多一人又有何妨？咱們趁着七王爺百日忌尚還沒到之時，即刻前往萬家莊討回公道！」

他回身對王强幾人吩咐，又道：「小心侍候和老爺子，三幾日我們便回來。」

篷帳中卻傳來鼾聲，和本初睡得眞香。

* * *

老爺嶺的峽谷口外，有五匹健馬奔馳往北，袁天行一馬當先，他帶着小腳和尚等人直奔萬家莊。

兩百里地不算遠，約莫二更天他們就會趕到。

這時候有個人可樂了。

這個人不是別人，這人乃俠盜來如風是也。

來如風很想叫住「俏佳人」席美姬，但他沒有，這些人之中，他眞正想見的大概只有席美姬一人了。

來如風一直沒有離開老爺嶺附近，他要盯緊和本初，至於別的人，來如風並不放在心上。

* * *

來如風很會把自己掩藏起來，只要他躲藏起來，別人很不容易發現他的。

此刻，那個圓月又懶洋洋的爬向天空了，來如風才剛剛攀上一棵大樹，還沒爬進他在密密的樹枝頂上那個空蔴袋中，忽見五條人影一溜煙的往老爺嶺那面飛一般的奔過去，他楞了一下。

「喲！怎麼又折回來了？」

來如風以爲袁天行五人不去萬家莊了。

但他再想想，不由搖頭，心想：「不對，不對，袁天行幾人是騎馬的，這五個人是奔馳的，不對。」

「颯」的一下子，他倒進蔴袋中了。

那是個大號蔴袋，來如風只要切開蔴袋的一邊，然後用蔴繩把兩角綁牢，分別拴在樹枝上，那就是一張十分舒坦的吊床，相傳那些暈船的海盜們最喜歡在船上掛上吊床，船再搖晃也依然睡得酣。

只不過來如風剛剛睡在他自製的吊床裏，便立刻又翻下來了。

他抬頭看遠方，自言自語的下了樹。

「我得看看這五人是誰呀，娘的，他們在山上韃子兵快撤的時候跑來，必然有計劃。」

來如風的身法快，連縱帶跳的往對面的老爺嶺跑去。

忽然間，遠處傳來一聲低呼。

「堡主，遠處已見峽谷口了。」

「大家小心吶，別把姓袁的人引出來。」

來如風吃一驚，他伏在地上抬頭看過去，嚄，只見一棵大樹下站了五個大漢。

月影下他似乎看清楚一個人，那個人不是別人，西陵堡堡主「追魂手」萬子才是也！

只不過來如風再仔細看，不由笑了。

來如風發現另外兩個人，那二人正是萬子才的護堡武師，齊萬斗與張大力二人。

只聽得萬子才低聲道：「老齊，你眞的發現和本初在那篷帳中？」

齊萬斗道：「堡主，錯不了，我爬在那塊大石後，看得可清楚，

陽光正照在幾個人的臉孔上，其中一人正是沒了影兒的和本初。」

「追魂手」萬子才嘿嘿笑，道：「娘的皮，袁天行這老小子比咱們更高明！」

只聽得另一人道：「是呀！咱們只逼那姓和的韃子繪了一張圖，他們乾脆把姓和的帶到老爺嶺，那比繪的圖更方便，更易下手。」

又聽得張大力道：「堡主，你打定主意吧！」

萬子才重重的道：「天賜良機，咱們怎能錯過？」

他問齊萬斗道：「老齊，你看清了袁天行與江彩雲等五人都騎馬遠去了？」

齊萬斗道：「堡主，我枯守在大石後，直到袁天行幾人拍馬遠去。」

萬子才道：「奇怪，他們五人去那兒了？」

萬子才抬頭看天，又道：「咱們一不做，二不休，三更天準時撲殺過去！」

齊萬斗道：「那幾個鏢師……」

萬子才道：「殺，一個不留！」

另一人道：「留下活口是麻煩。」

只這幾句話，聽得來如風直搖頭。

來如風心中想，妙，偏叫自己發現了。

他更覺吃驚的乃是萬子才，他相信萬子才幾人早已來到老爺嶺附近了，因爲聽那姓齊的說，他早就暗中在盯着老爺嶺的峽谷口了。

來如風不由得四下望，當他看到天上月亮的時候，不由得算日子。

來如風笑了。

「眞巧呀，這個月就是八月，八月十五月最亮，八月十六月最圓。」

圓月照在八尊石像上，那倒影連成一綫，不正是開啓七王爺陵墓的時候？

來如風笑得很得意，可也並不是因爲想到七王爺的那批寶，他以爲這中間有陰謀！

他一直無法知道是甚麼陰謀，但他有預感……

* * *

遠處，大樹下的五個人拔出傢伙了。

來如風一瞪眼，匆匆的往黑暗中躍去，他以爲和本初可不能死。

來如風像隻黑豹似的，繞到了峽谷口附近，側頭看過去，只見萬子才等五人宛似五隻厲鬼般撲向那兩個大篷帳，他們竟然不出聲。

這顯然是要來個突施殺手，可謂狠毒至極！

來如風可不會坐視不理，他暗中拿起兩塊石頭，狠狠的砸在大樹下的兩個篷帳。

「彭！」

「誰？」

帳內立刻有了反應，聽得清清楚楚的穿衣聲，而附近也跳出個大漢來，吼道：「甚麼人？」

這吼叫的乃是王强，這時候正是他負責守夜，聞得聲響，他從一塊石頭上躍過來了。

便在這時候，帳內已出來六個大漢，六個人手上拎着刀往王强身邊走過去。

還眞叫巧，峽谷口處，西陵堡的人已往這面撲過來，那萬子才把三環砍刀舉高，刀上的三環抖得噹噹郎郎的響不停，他厲聲狂吼：「殺！」

敵人來得突然，王强吃驚的舉刀迎上去，他厲吼：「誰敢來撒野？」

羅剛還在紮腰帶，見這光景，他也不紮了，披抖着大衫便迎過去了。

另外兩個鏢師秦大川與常玉風二人，則分別和另外二人幹上了。

尚有兩位副鏢師合力截住一個往篷帳撲來的大漢，就在兩個篷帳之間狠幹上了。

一時間，峽谷口喊殺之聲震天，金鐵撞擊如同鐵匠鋪一般的嘈吵。

那鏢師王强拚力的與萬子才對殺對砍。

王强很想看清來人是誰，但萬子才的大鬍子令他一時間難以認出來。

羅剛與王强同是一個想法，對砍中，他也想認出對方是甚麼人，但西陵堡大總管萬全他從來沒見過。

鏢師秦大川狠鬥殺手張大力，這二人繞着大樹鬥，一時之間也看不出誰會勝誰會佔先。

鏢師常玉風遇上齊萬斗，這二人好像武功差不多，只不過齊萬斗吃過來如風的虧沒多久，傷處初癒，出招似乎打了折扣。

* * *

雙方這麼一場殺，還眞急壞鏢局子的人，王强幾次吼叫，就是不聽敵人回他的話。

王强狂砍七刀再後躍，他伸手在搖，吼道：「等等，等我說完了再殺，你……」

他的話才說了一半，迎面的萬子才一聲冷笑，三環砍刀就已劈了十一刀，王强驚怒交加，怎麼這批人是啞巴！

* * *

這批人當然不是啞巴，這批人是來要命的。

便在雙方惡戰中，忽聽得兩聲尖嗥！

「啊……」

「噢！」

叫聲來自兩個篷帳附近，只見兩位鏢師正自往地上歪倒，二人身上中了鏢。

是的，他們二人攔住的那人乃是西陵堡的快活鏢郭正，就在三人一陣糾纏中，郭正的三稜鏢出手了。

郭正人稱快活鏢，別人挨鏢他打哈哈！

中鏢的鏢師無力攔，那郭正已打個哈哈，刀指一個篷帳衝進去了。

郭正是找和本初的，只要殺了和本初，他這一功勞可就大了。

不料郭正進入篷帳中，帳中空空如也，不見有人，他還用力把毯子撩起來查看，竟然不見人。

郭正立刻拎刀往另一篷帳中撲進去。

「殺！」

郭正擧刀往一堆棉被砍下去了。

* * *

郭正出刀狠狠的砍，卻如同砍在棉花堆上一般的不着力，他以爲和本初藏在棉子裏，回刀再殺，仍然不着力，不由得拉起棉被看。

「操，沒人，人呢？」

兩個篷帳中沒見和本初的人，郭正立刻跳出篷帳外，他大聲吼起來：「堡主，沒看見有姓和那老狗呀！」

他這一聲吼，萬子才心中不高興，這不是穿梆了嗎？

萬子才心中發了狠，他這是一不作二不休了。

只聽萬子才吼聲如獅，道：「殺，一個不留！」

他這裏正自往王强下重手，而王强已大聲叫，道：「原來你們是西陵堡的人呀，咱們總鏢頭正打算與貴堡合作吶，你們何苦如此……」

萬子才不知王强後面的話是爲了求生而編造的，他只一頓間，那「快活鏢」郭正已躍到了大樹前面。

郭正對萬子才道：「兩個篷帳裏都無人吶！」

萬子才道：「你已殺了兩個人？」

郭正道：「不殺如何進帳？」

萬子才嘿嘿一笑，道：「殺得好！」

他看看另外幾個人，他的人均似佔上風，如今聽得殺了關洛鏢局的人，等於同袁天行結下大仇，那麼，眼前這幾個鏢師絕不能留下活口！

萬子才凶悍的大吼：「殺光他們！」

「殺！」

那王强也想到：今夜只有拚命了。

他暴吼一聲，道：「兄弟們，西陵堡要殺人滅口了，咱們拚了！」

「殺！」

「狠宰啊！」

王强一邊大叫，手中的刀卻橫砍斜劈，直奔「追魂手」萬子才！

萬子才一聲洪笑，道：「找死！」

叱吒中，三環砍刀已碰上王强的砍刀，他的左掌卻在此時神奇的拍在王强的頂門上。

「叭！」

「嗯！」

王强幾乎是悶坐在地上的，他再也站不起來了。

「快活鏢」郭正便在此時雙手暴抬間，兩支飛鏢分別打向羅剛與常玉風二人。

這二人也倒楣，偏就是背對着郭正。

郭正對於這麼好的機會是不會錯過的，於是飛鏢出手，立刻傳來兩聲嗥叫！

那羅剛正與西陵堡大總管萬全對殺，如今背上挨一鏢，痛得他齜牙咧嘴回頭一看，爲萬全製造了機會。

萬全一聲不吭，手中鋼刀斜着殺！

「噢！」羅剛的背上，一道血口子在噴血。

他往地上倒下了。

側面兩丈處，與齊萬斗斷殺的常玉風，背上一鏢中在右後背，他卻突然抱刀往張大力撞去，口中狂吼得宛如一頭猛獸。

「咱們一齊上路吧！」

齊萬斗還眞被常玉風這氣勢唬住了。

齊萬斗抽刀斜閃中，左上肩着實挨了一刀，那種裂骨之聲宛如折斷木頭般發出「卡」的一聲響！

「啊！」

齊萬斗一聲大叫，猛古丁郭正又打出一鏢，常玉風的刀無力了。

他側回臉看着常玉風：「你媽的！」

郭正才不會同一個死人計較的，他奔到齊萬斗面前，道：「齊兄，你的傷……」

「快，我袋中有藥，你……替我……」

齊萬斗昏過去了。

* * *

萬子才奔到大樹前，只見張大力與鏢師秦大川二人互以樹身爲掩護，殺得慘烈不足熱鬧有餘。

萬子才橫身攔住秦大川，當頭便是一掌拍下去。

「叭！」

「哎呀！」

秦大川頭頂上挨一掌，叫了一

聲便倒在地上了。

張大力火大了，回身便是一刀殺，秦大川連叫喊也未曾再叫，便軟軟的靠跌在大樹下。

關洛鏢旗在飄揚，旗的末端拂在秦大川的頭上，秦大川一點反應也沒有了！

* * *

萬子才獨自一人又奔進兩個篷帳中仔細的看一遍，他走到大樹前。

「娘的，和本初那老小子不在呀！」

王強已重傷，誰知道是不是王強看錯了人？

萬子才吩咐萬全，道：「趕快離開此地，背上王強，咱們去藏馬匹地方。」

張大力立刻背起剛敷了藥的王強，這幾個剛殺了人的西陵堡的人，便匆匆離開這老爺嶺的峽谷口了。

* * *

月還是依舊的明，看上去月兒也似在發笑。

月笑無聲，但人笑是有聲音的。

來如風就在哈哈的笑。

「和老，這場面你可看到了吧？」

「眞是嚇死老漢了！」

來如風道：「和老，此地人都死了，以後你打算如何呀？」

和本初逃出篷帳，黑暗中碰上來如風，便立刻明白抛石示警的人必是來如風。

對來如風此刻的問題，和本初一聲嘆，道：「來大俠，你以爲我應該怎麼辦？」

來如風哈哈笑了。

「和老，我以爲你早有打算了。」

和本初道：「嚇都嚇死了，我還有甚麼打算？」

來如風道：「如果我猜得不錯，你大概不會離開此地，是不是？」

和本初心中一緊！

「如果來大俠願意再助我一把，我會馬上離開此地，當然……」

他指指拴在附近的馬匹，又道：「如果來大俠這就送我回塞外，和本初此生感激不盡！」

來如風幾乎爆出了笑聲！

他心中在想，這老傢伙眞陰險，明知道我不打算離開老爺嶺，卻說出這話，更狠的乃是要我親送你回塞外，袁天行他們五人回來之後，還以爲是我殺了他的鏢師，到時候我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心念間，來如風哈哈一笑，道：「有道是，救人救到底，送佛要送上天，只不過……」

和本初道：「如果來大俠有困難，我也不敢勉強。」

來如風道：「不，不，我只不過想等袁天行幾人回來之後，大家把事情挑明，咱們再上路。」

和本初道：「袁天行他們回來之後，我只有跟他們走了，來大俠。」

來如風道：「我卻不想背黑鍋呀！」

和本初嘆了口氣，道：「來大俠，看來我只有等着袁天行他們回來了！」

來如風道：「而且你還得對袁天行表明，他的鏢師乃是死在萬子才之手。」

和本初道：「來大俠，我想你一定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袁天行他們的心變了。」

來如風一笑，道：「他們應該變心的。」

和本初一怔，道：「來大俠，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笑笑，來如風道：「很簡單，他們均是漢家兒女，只因爲江湖生涯不易混，才攀龍附鳳的巴結上七王爺，如今七王爺死了，他們自然不再似往日一般逢迎了。」

和本初道：「他們要聯手對七王爺陵墓中的寶物下手，義字何在，忠字何存？」

來如風道：「和老，七王爺的那些寶物是誘人的，埋於地下太可惜了吧！」

和本初道：「如此說來，你來大俠也在暗中覬覦了？」

來如風道：「和老，我是個窮光蛋，便作夢也在想發財，只不過我只想發小財，七王爺的那些寶物，我怕會燙手，哈……」

和本初也笑笑，道：「來大俠，你這是違心之語呀！」

來如風道：「句句實言。」

和本初道：「爲何你逗留此地不走？」

來如風道：「看熱鬧呀！」

和本初道：「有機會也下手弄走幾件寶物？」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來某又非白痴，如果有寶可取，當然不會放過了！」

和本初一笑，道：「來大俠，折騰大半夜，我老人家實在累了，要不要一同進帳睡一覺？」

來如風道：「和老，你一個人睡吧，我還有要事去辦，不打擾你了。」

他轉身便走，刹時間消失在野林子裏了。

和本初卻冷冷的笑了。

「來如風呀，來如風這個鬼靈精，你這小子眞是個令人頭痛人物，收拾你可能要我老人家費一番工夫了。」

和本初低頭進入帳內，睜開兩隻眼睛，因爲他在想如何才能收拾來如風。

* * *

五騎快馬來得快，山搖地動般的衝進了萬家莊！

萬家莊的大門外是個打麥場，三塊大石頭在場邊上，本來有幾個小娃兒在石頭上跳，見奔來五騎，嚇得一溜煙跑回大門樓裏面了。

幾個娃兒剛進門，門裏面已跳出幾個大漢來，爲首的是個瘦高漢，正是萬家莊護莊武師石峯。

石峯身後有七個長工，其中三人的肩上扛着叉。

他們不是打架的，是在麥場上準備幹活的。

石峯一見五騎，個個滿面怒容，想着剛回來不久的二小姐與那個不受老莊主喜歡的年輕人，就知道要出事。

站在門前石階上，石峯對來人重重抱拳，道：「各位，你們這是……」

來人不是別人，袁天行等五人到了。

袁天行五人是來興師問罪的，當下袁天行戳指石峯，吼道：「快快叫萬寶山滾出來！」

石峯驚楞的道：「你們……」

他的話沒了，有兩個大漢端着鋼叉跳下石階來，其中一人吼道：「來萬家莊撒野呀，老小子！」

石峯急忙對這二人吼道：「站到一邊去，不許無禮！」

兩個大漢還在咬牙，更不知道石峯這一吼救了他們二人。

石峯抱抱拳，道：「請稍等，在下進去通報！」

石峯匆匆的奔進中廳，萬寶山已發覺了他進來。

「莊主，外面來了三男兩女，指名道姓要見莊主。」

萬寶山吃一驚，道：「來得眞快呀！」

在一旁，萬寶山的兩個兒子萬方與萬元二人立刻站起來，那萬元對萬寶山道：「爹，都是梁上青惹的禍，反把咱們的正經事躭誤了！」

萬寶山冷冷哼道：「且出去瞧瞧！」

他當先往外走，除了兩個兒子之外，身後又多了五個大漢。這些人都是萬家莊上會武功的人物，原本在商議如何去老爺嶺盜寶的，如今卻跟着莊主迎出去了。

* * *

大門外，袁天行雙手叉腰站，他身兩邊各有兩人，「十方瘟神」成青與江彩雲二人在左，右面則是「小腳和尚」果然大師與「俏佳人」席美姬。

五個人抬頭看，莊裏面走出一幫人，袁天行認識爲首的，正是「快刀」萬寶山。

萬寶山走到大門下，他抱拳打哈哈：「嗨，甚麼風把袁總鏢頭吹來了？」

當他再看另外四人，不由得心中一沉，忙又對席美姬抱拳道：「怎麼席當家的也來了，噢，還有萬船幫總瓢把子也來臨了，萬家莊蓬華生輝呀，哈……」

只不過他一人大笑，袁天行幾人不笑。

萬寶山見狀，立刻十分不自然的收住笑意，道：「各位，請到裏面待茶，請！」

不料袁天行幾人仍然無表情，沒有一人要進門。

萬寶山楞了一下，道：「五位，你們這是……」

袁天行突然戳指萬寶山，叱道：「姓萬的，都是你養的好女兒！」

萬寶山道：「袁總鏢頭，這話甚麼意思？」

袁天行道：「甚麼意思？快把你那淫賤的女兒叫出來，咱們當她的面再說。」

萬寶山道：「袁天行，你欺人欺到俺門上了，怎麼的，騎在我萬寶山頭上拉屎尿呀！」

萬家莊的大漢們在鼓噪了，有的還開口罵。

袁天行冷冷一沉臉，道：「你女兒姘上花花公子梁上青，當然那是他們的事，可是他們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聯手殺了我的五個鏢師，萬寶山，江湖律例，殺人償命，你還有何話說？」

萬寶山嘿嘿一笑，道：「何人爲證？」

成青肩一橫，道：「我！」

江彩雲接口道：「還有我。」

萬寶山冷冷一哂，道：「是二位看到我女兒與梁上青二人殺人？」

成青道：「聽到的。」

「聽甚麼人說的？」

「你女兒與梁上青二人親口說的。」

萬寶山大搖其頭，道：「不信，不信，那有殺了人還對外人說他殺了人的，眞是笑話！」

江彩雲冷笑，道：「不是笑話，萬莊主，你可想知道我們是怎麼聽到的？」

萬寶山道：「妳說！」

江彩雲道：「你可要聽完吶！」

萬寶山道：「當然要聽完，你說。」

江彩雲吃吃一笑，道：「那是一個夜晚，天很黑，你那寶貝女兒與她的姘頭梁上青，二人匆匆的跑入一個山洞中，兩個人在洞中先是做一陣子愛，哼哼呀呀的也就別提了，就在好一陣子折騰之後，二人

便提到殺了關洛鏢局在老爺嶺峽谷口的五個鏢師之事，這兩人說了一陣子之後，才摟在一起睡了，他們卻不料洞中還有我與成青二人也在，他們的話全被我們二人聽到了，這就是實情，不信把你女兒叫出來，一問便知。」

萬寶山突然問江彩雲與成青二人，道：「請問，你們二人又怎麼在洞中？男女在一起，你們在幹甚麼？」

江彩雲臉帶羞澀的怔住了。

成青怒道：「萬寶山，你找死！」

而萬家莊的人不少已哈哈在笑了。

成青大怒，「嗆」的一聲拔出刀來。

「萬寶山，成青討教你的快刀。」

萬寶山道：「不急，且容老夫進去問一問我的女兒，看她是怎麼說的。」

袁天行道：「最好叫出來，三對六面問明白。」

萬寶山道：「好，聽你的。」

他說完轉身便往門內走，成青氣唬唬的吼道：「咱們等你出來決一生死了！」

只不過萬寶山早已消失在門內了。

門外面，萬寶山的兩個兒子早就冒火了，那萬元看看萬方，兩個人都想出手拚殺。

忽見一個漢子跑到石峯身後面，也不知說了甚麼話，那石峯便對附近的幾個漢子一揮手。

大漢們立刻跟着石峯又奔進門內去了。

這光景令袁天行不痛快，小腳和尚已對袁天行道：「袁總鏢頭，我以為萬寶山那老小子有陰謀！」

袁天行道：「怕他嗎？咱們幾人之中有誰會把這萬家莊放在眼裏？」

席美姬道：「袁總鏢頭，小心無大差呀！」

江彩雲道：「為何去了這麼久？」

成青道：「姓萬的如果向咱們使陰謀，看我不一把火燒了他的莊子！」

門樓下，萬家兄弟再也忍不住了，那萬方一聲叱吼，道：「你敢！」

成青嘿嘿笑道：「敢不敢你們馬上知道。」

萬寶山大步走出來了，他後面跟着一個女子，那女子不是萬小彩，萬小紅跟他爹出來了。

萬小紅只一看門外的五個男女，不由心中一沉，這些厲害的地方梟霸集合在一塊兒了。

萬小彩與梁上青早一步回來，他二人可沒說實話。

萬小彩只對他爹說，她與梁上青一心要上老爺嶺，與守在谷口的鏢行人幹上了。

梁上青更表示，七王爺的寶在老爺嶺，誰有本事誰去取，鏢局的人憑甚麼要守谷口！

萬寶山就知道這些，至於他女兒與梁上青二人在山洞做愛之事，萬寶山是聽江彩雲與成青二人說的。

萬寶山對於梁上青沒好感，他轟過這位花花公子，無奈他的女兒萬小彩不合作。

萬小彩只同梁上青合作。

此刻，萬寶山站在門樓下，他重重的對袁天行道：「有句話，萬某要領教！」

袁天行道：「請講！」

萬寶山道：「七王爺死了，是嗎？」

「不錯，江湖上知道的人不在少數。」

萬寶山道：「請問是何人派你把守老爺嶺的？」

一怔，袁天行道：「乃在下在七王爺生前答應為忽必顯守谷口百日的，百日之內不許有閒雜人等進谷亂闖！」

萬寶山道：「拿來！」

「你……要甚麼？」

「當然是官家的行文呀，袁總鏢頭，你為七王爺做事，這是與官家打交道，總得有個憑據吧？」

袁天行以為這萬寶山眞是老狐狸，此刻他竟來這一套。

淡淡的，袁天行道：「我與官家無瓜葛，只為七王爺一句話，也收了七王爺的銀子。」

他也確實收下七王爺一錠銀子。

萬寶山冷哼一聲，道：「袁天行，你只憑自己的招牌，沒把江湖人放在眼裏，弄幾個人强行把守山口，這與山寇何異？我女與那梁上青只不過遊山玩水去到老爺嶺，殺人的只是梁上青，你卻找上我萬家莊，你不覺欺人太甚了嗎？」

這眞是强詞奪理，氣得袁天行咬牙咯咯響。

那小腳和尚一聲笑，道：「萬寶山，怎不見你的寶貝女兒出來？」

萬寶山怒道：「她被姓袁的以飛刀打穴，如今傷了，在床上休養，我還要找袁天行說理去吶！」

袁天行怪笑一聲，道：「可惡，殺了我五個人，如今倒推得乾淨！」

萬寶山道：「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們誰不是為了七王爺的寶呀！」

他眞的說到五人的心坎裏去了。

成青怒道：「還以為你的女兒眞去遊山玩水吶，哼！」

袁天行道：「看來咱們只有在手底下見眞章了。」

萬寶山道：「事情也非必要動手，老夫以為，我會把眞正出刀殺人的梁上青綁上了給你帶走，咱們也好全力去尋寶，如何？」

小腳和尚道：「眞是如意算盤呀！」

成青道：「我與江幫主聽得十分清楚，人是你女兒與梁上青二人合殺的，不會錯！」

江彩雲道：「單憑一個梁上青，他怎能殺死五個鏢局的人？」

袁天行道：「杜長春也不是好對付的，唉！杜長春跟我走鏢十多年，死得眞不值呀！」

萬寶山道：「老夫願把姓梁的交給你們處置，如果連我女兒也算上，那是逼人跳牆，少不得一場血殺了。」

袁天行道：「咱們也沒打算善罷，姓萬的，咱們少說廢話了！」

成青指着萬寶山，道：「姓萬的，拔刀吧！」

忽見萬寶山連續三次拍巴掌，只見從圍牆兩邊飛一般的奔來二十名手持弓箭的大漢。

二十名弓箭手分成兩邊把守，只見箭在弦，平臂瞄着五個來人！

這架式令袁天行五人驚怒交加！

袁天行仰天哈哈一聲笑，道：「眞有你的呀！」

江彩雲沉聲道：「萬寶山，就憑你這個陣仗呀！」

成青道：「萬寶山，我看你在玩火了。」

小腳和尚道：「以我看來，萬寶山呀，你必然有陰謀，你的陰謀呀，嗨！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萬寶山嘿嘿冷笑，道：「小腳禿驢，你瞧出我萬某人有陰謀了？」

小腳和尚道：「不錯。」

萬寶山立刻追問：「你說！」

小腳和尚道：「你今天看到咱們五人到齊，初時吃一驚，但當你往回走，心中便發了狠！」

萬寶山咬牙，道：「你個禿驢！」

小腳和尚道：「別罵，貧僧馬上說到你心窩中的陰謀了！」

他這話令袁天行一怔，江彩雲的眼也瞪大了，因為小腳和尚說得似乎有道理。

席美姬也等着小腳和尚往下說了。

只有成青例外，他等着出刀。

小腳和尚道：「萬寶山，你今天見咱們到齊，暗中調來這些弓箭手，加上你在裏面調動殺手，準備來一個一網打盡，然後你就會帶領着你的人馬，前往老爺嶺挖掘七王爺的那批寶物，難道不是嗎？」

萬寶山哈哈一聲怪笑，道：「眞有你的，小腳呀，你完全猜對了。」

袁天行大怒，叱道：「狠子狠心吶！」

「十方瘟神」成青再也忍受不住了。

「殺！」

只見他原地拔身而起，立刻直往萬寶山撲去！

萬寶山早有準備，橫肩間，一把明晃晃的寶刀迎了上去，立刻聽得「嗆」聲驟起，與成青狠幹起來。

另一面，萬方與萬元二人同聲吼叫：「兄弟們，圍緊了狠宰啊！」

嚄，仔細看，袁天行一個對四個，小腳和尚也以一對三，那席美姬舞起一枝打狗棒，使出梅花十五打，便迎着四個大漢幹上了。

江彩雲也沒閒着，萬元率領着三個豹頭凶漢圍殺，她尖聲直罵對方不要臉。

雙方幾乎就是一場混戰，大門內又奔出七個女子兵，為首的正是萬小紅，萬小彩沒出來。

萬小彩與梁上青幾乎同時死在回程的大道上，如今二人在病床上。

* * *

萬小紅與她的人都拿着刀，她把人分派在三個地方，那就是她爹與兩位兄長附近，如果有機會便出刀。

只不過來的均是道上頂尖的人物，萬家莊的人再是多，也沒放在他們心上。

成青就不把萬寶山這些人放在眼裏。

他連兩邊的弓箭手也不瞄一眼。

* * *

萬寶山不愧是「快刀」，成青出刀雖然又狠又準，但萬寶山出刀快，兩人相鬥，好像可以幹一段時間。

三個凶漢好像不怕挨刀，幾次沒抱住江彩雲，有人在冒血，但卻不見有人退下去，反而幹得更起勁。

萬方也有三個幫手，四人圍殺袁天行。

袁天行的五十二斤重鐵膽橫砸豎打，不時的傳出清脆撞擊聲，飛濺出蓬蓬火花來。

有兩個護莊殺手同小腳和尚幹上了，三人就在打麥場上繞着一塊大石頭追逐砍殺，好不熱鬧。

搏鬥中，忽聞得一聲尖嗥！

「噢！」

這叫聲乃是由萬方發出的。

（未完・六）

上文提要：方溫中等五人找到「武林才子」林浩然後告知所發生的一切，拿出繳自趙相公的鋼丸研究，智圓大師認爲是龍門峽「斷劍老人」白不光所造，智圓大師借給林浩然一串佛珠，乃用縛龍索串成，可作防衞鋼丸襲擊，林浩然與方溫中等商榷後分頭行事，此時却傳來了選武林盟主之事。林浩然隻身上路找白不光，遇到人頭店的封相公與三姑娘……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　士・文
可　飛・圖

胭脂奴



睹物思人話從前　幸不辱命探底細

林浩然面對如花似玉，嬌美無比的三姑娘，心中產生一種危險的矛盾感，因爲他覺得恁般美麗的女子，如果死在劍下，那該是多麼有傷「大雅」的事！

幾次，他都放棄殺人的機會，放過三姑娘，而幾次却使得自己幾乎陷於危機，於是，一句名言在他的心中倏然升起：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一咬牙，林浩然沉聲道：「大熱的天，老夫可沒有閒情逸致在這酷熱的山崗上逗人，妳小心了！」話聲中，青霜劍汪汪刃芒宛如頂上飛瀑，倏然間罩向三姑娘，看不見層層刀鋒的串連，只是當冷焰激流的迴蕩中，一蓬黑髮，挾着一片巴掌大的血衣，在三姑娘的尖叫中洒落一地……

一連的五個空心觔斗，三姑娘蹦跳如飛，頭也不回，逃竄奔去。

林浩然拾起地上一隻鋼丸，緩緩走至倒斃的馬前，心中升起一股黯然神傷，一匹馱着自己走遍天下，而又相處二十年的黃驃馬，竟然死在這黃土崗上。

取下馬鞍，準備趕到附近龍門鎮上去再選一匹良駒，因爲路程遙遠，自己正有許多事情要趕着去辦呢！

他這裡肩扛馬鞍，走到涼茶担子附近，一腳把涼茶踢翻一地，又掀翻一盤涼粉，却赫然發現一個筐裡面，裝了三個油布包的圓不溜丟的東西，包得細密，紮得嚴實，約莫着可能就是人頭，只不知這是何人的。

林浩然挑開一個，只見是個虬髯大頭，毛森森的，七孔流血，明顯的是中毒身亡，而後被割下頭來的。

暗罵一聲：可惡！林浩然找了一個石堆，把人頭馬屍全用石堆埋妥，這才緩步走向龍門鎮而去……

那龍門附近的小鎮，實際上只是幾十戶人家，沿着通往龍門峽的官道所形成的一條小街，看上去十分簡陋，但這兒却有着各種小吃店與小逆旅。

林浩然就在這小鎮上小歇一個時辰，塡飽肚子，更由店家幫忙，選購了一匹棗色大馬，這才緩緩又騎到那個黃土崗，他望向黃河岸，心中琢磨着白不光的住處，不知是個什麼模樣。

他更想到那姑娘呼叫封相公快找爺爺，她口中的爺爺又會是誰？難道是那白不光？

林浩然不由一楞，因爲如果那一男一女眞的叫白不光爲爺爺，自己豈不是朝着虎口魔洞硬闖。

心念間，馬已到了一處斜坡上，只見矮林叢中荒草漫徑，俯視滾滾黃河，濤聲震耳，水花暴閃，

浪濤拍岸擊壁，聲勢雄壯驚人。

林浩然把馬拴在一處矮樹上，順着小路往下面緩緩走去，隱約，他看到有血滴在小道石岩上，心中已有了定奪，因爲，只有白不光這種怪人，才會住在這種怪地方，唯一令他不解的，是白不光與秦川幫之間，怎麼會糾纏在一起，看來只有找到白不光，也才能問出個所以然出來。

一連繞過三個旋轉，黃河的水已在眼前不遠，却發現一個看上去年邁蒼蒼的老頭子，手握一根長管旱煙袋，面向黃河盤膝而坐。

他背對着林浩然，似是不理不睬，一副怡然自得，出塵脫俗的清高模樣。

河水滔滔，大概只能走到老者身邊，才能聽得到說話聲，林浩然撥草推枝，緩緩走到老者身後。

就在他剛剛站定，老者突然拔出口中煙袋，猝然自他的左脅下方猛然撩向林浩然的關元，招式未老，又疾點向林浩然的下體，陰沉狠猛兼而有之，一招兩式端的厲害！

「嘿」然一聲後翻，林浩然堪堪落在岩石與山壁之間，躲過老者一擊，却早又發現灰影追撲而來！

再躲，只有往坡上躲，否則就只有滾落到黃河！

情勢所逼，林浩然已無暇多想，立刻奮起雙掌，與追撲而來的白髮老者硬擋肉搏，就在老者旱煙桿的敲擊撩撥中，林浩然已拍出十八掌，搗出二十拳。

勁風在兩人之間激盪迴旋，撞擊之聲壓過河水濤聲……

林浩然發覺老者的煙袋桿堅如精鋼，難以劈斷。

四十八招狂搗猛劈，二人誰也未曾退後半步，手撩脚鈎，看來誰也無法撥倒對方。

暴退一步，白髮老者又退到突出的岩石上面，冷冷的望着灰髮飄飄的林浩然，道：「你就是人稱『江南武林才子』的林浩然？」

雙手抱拳，林浩然道：「那是道上朋友謬讚。」

「你到龍門來幹甚麼？不會是來看滾滾黃河的古景吧！」

林浩然道：「找一位武林高人。」

「誰？」

「斷劍老人白不光。」

「他死了！」

林浩然一驚，雙眉打結，迷惘的道：「死了？」

老者長髮向後一挑，雙目精光暴射，戟指林浩然，道：「你滾，滾得越遠越好，我不要再看到你。」

哈哈一笑，林浩然道：「如果要在下離去可以，林浩然要先取兩個陰險奸詐年輕人的項上人頭。」

白髮老者一掄手中旱煙桿，怒罵道：「好小子，你敢在我老人家門口撒野，看我不敲碎你那顆腦袋。」

林浩然反手拔出背上青霜寶劍，「刷」的一聲，在老人面前一揮，冷笑道：「今天非要取他二人項上人頭，否則絕不稍讓！」

突聲白髮老者窩着無牙大嘴，讚不絕口的道：「青霜，青霜，又現光芒，這就難怪，這就難怪！」

「你老倒是行家，可眞識貨！」

白髮老者一哂，道：「何止是這青霜劍老夫見過，就算是龍淵、太阿、工市這種上古名劍，老夫也見過，只爲想一見龍淵，老夫曾一走三月，遠上崑崙，找那一明禪師索劍一觀呢！」他似是十分得意，說得口沫橫飛。

林浩然哈哈一笑，道：「原來老人家正是在下要找的白不光白前輩。」

「哦呸，我老人家不是白不光，白不光早不在這個世上了，咱們論劍，最好少提白不光三字！」

林浩然微搖着頭，道：「既然你不是白不光，恕在下要事在身，在下要找那兩個年輕惡棍，提了他們的頭，還得去找那斷劍老人呢！」

白髮老人大怒，道：「我不准你去找那兩個人！」

林浩然一怔，道：「憑什麼？」

白髮老人道：「就憑我守在這塊大石上，除非你能一劍把我老人家劈落在黃河中，否則，你就休想找到他們。」

林浩然一楞，這才發覺小路雜草叢生中，到此突出的大石邊已不見下脚地方，顯然只有走近或登上大石，方能看到進入山洞中的入口地方。

心念間，林浩然道：「說說看，你老人家與那兩個小輩是什麼關係！」

「毫無關係，只是我不准你去殺他們，如此而已！」

林浩然道：「你能擋住在下青霜三彈與屠龍十八劈！」

白髮老人神色一凜，抖聲道：「你……你既有名劍爲伴，又身負絕學相輔，但你也不要身負絕學腰桿硬，以爲自己了不得，如果眞的豁上老命不要，同你在這大石頭上打個一兩百招，不定誰被逼落在這滔滔黃河中呢！」

林浩然冷笑道：「好！在下樂意奉陪，老人家，你接招吧！」

手中旱煙桿往小臂上一掛，白髮老者懷中一摸，一支鋼丸已握在他的右手中……

哈哈一笑，林浩然道：「原來你也是秦川幫的人，到現在才露出

狐狸尾巴！」

老者跺脚，破口罵道：「不准你小子胡說八道，我老人家與秦川幫扯不上關係，滾！就算我老人家求你，滾吧！姓林的，你聽見沒有！」

林浩然輕搖着頭，道：「不！兩件事情必須辦完，否則林某千里迢迢趕到這黃土高原的河岸來幹什麼？」

白髮老者忿然跺脚，道：「姓林的，你眞是冥頑不靈，難道眞的要我老頭子出手，你才知道厲害？」

哈哈一笑，林浩然道：「不就是你手中的那支鋼丸嗎？在下早已領教過了。」

白髮老者冷笑道：「鋼丸雖是一樣，但在老夫手中，其威力又另當別論。」

林浩然一怔，心中琢磨，這老頭的話是有道理，處在這危崖上，閃身躲避可是不大容易的事，不要中了他的道兒，那可是會要老命的。

心念間，林浩然伸手入懷，極快的又掏出那串佛珠，套在左手腕上，右手青霜劍一揮，就要撲擊而上……

「你等等！」白髮老者怒喝一聲。

林浩然刹住前衝身子，舉劍當胸，道：「你還有何話要說，快趁着生死決鬥之前，你就說個痛快，講個明白！」

左手抓住煙袋桿，白髮老者指着林浩然手上的佛珠，道：「你從什麼地方弄來那串佛珠？」

林浩然心中暗笑，因爲他知道秦川幫的作風，他們那種趕盡殺絕，斬草除根的狠勁，江湖上一經提起，沒有人不喪膽的，當然他絕不會把這種災禍帶到甘露寺智圓大師的身上。

於是，林浩然淡然一笑，道：「一串佛珠，有什麼值得你大驚小怪而影响咱們的決鬥，你出手吧！」

白髮老者道：「你可識得智圓老和尚？」

林浩然一驚，面露猶豫，道：「誰是智圓和尚？」

嘿嘿一聲冷笑，白髮老者道：「姓林的，你騙不過我老人家，因爲你的臉上表情，已清楚的告訴我，你知道智圓和尚的。」手中鋼丸往懷裡一揣，光景是不打了！

林浩然啞口無言，目瞪口呆。

白髮老者右手往坡頂一陣擺動，一面低沉的道：「姓林的，咱們上面說去！」

林浩然道：「總得讓在下把那兩個可惡的東西一同帶走吧！」

白髮老者道：「他們走不了，也不能走，兩個人傷得那麼厲害，全都在洞中翻滾哀號，還發着燒呢！」

「刷」的一聲，青霜劍又插回背上，左腕佛珠也塞入懷中，林浩然道：「如果不取下他二人首級，除非一個人替他二人說話。」

「誰？」已經在往坡上走去，聞言回頭一問。

林浩然身子不動，堅定不移的道：「就是那『斷劍老人』白不光！」

白髮老者咬着下唇，雖說無牙，却見下唇有痕，只見他一頓之後，沉聲道：「你小子可眞拗，你就把老夫當成是你千里迢迢欲找的白不光吧！」說着，轉身往山坡上縱去……

白髮老者似是很痛苦的說出自己的名號，一種瀝血的感受，完全表現在他的臉上，林浩然自然是看得出來。當然，他絕不會眞的去割下封相公與三姑娘的項上人頭，尤其是身受重傷之人，他是不屑於爲的，否則那又與秦川幫的作風有何分別？他只是要逼使面前的老人說出自己的名號來，因爲在智圓的口中，似是與這白不光的交情不錯，找到他，也可以探出一些秦川幫的隱秘，對未來的決鬥，有着相當大的幫助，因爲秦川幫的殺人武器，看情形還眞是這白不光的手筆！

白髮老者極快的到了坡頂上，就在一棵大樹下，他臉色凝重的望着緩緩而來的林浩然。

大樹下有幾個大石頭，大概常有人坐在這大樹下遙望着青黃一片，翠綠連天，一望無垠的高原山河吧，白髮老人手指一塊大石，道：「坐吧！」他自己當先坐了下來。

林浩然含笑坐下來，道：「難道你老兄不準備請我這遠道來客進屋裡去坐？」

白髮老人苦笑道：「這麼多年來，你是老夫接見的第一人，你應該感到滿足，怎麼的，得寸進尺，還要往我那從不示人的洞穴中窺伺？難不成還要替你姓林的擺上一桌接風酒嗎！」

哈哈一笑，林浩然道：「白老兄，林某已過半百之人，而白兄更是望七之年，幾十年江湖大浪中翻滾，什麼夢也該醒醒了，這世上充滿了酸甜苦辣鹹淡臭，但人的兩眼一閉，這些濁濁世上七味也就消失殆盡，何不開闊心胸，走出自我牢籠，活得快樂些呢！」

重重的哼了一聲，白髮老人道：「完全是當年智圓和尚的鬼話，全叫你姓林的接收了。」

林浩然一笑道：「道理是天下人的道理，道理更是生命不變的準則，誰都會明白，除了這人是懵懂無知的糊塗蛋。」

白髮老人大怒，道：「你放

屁！你是在罵我白不光糊塗蛋？」

林浩然忙搖手道：「誤會，天下人皆糊塗，只有你白老兄最清楚！」

白髮老人蒜鼻一抽，嘴巴一癟，道：「阿諛之詞，老夫不愛聽！」

「難道林某說得不對，你我心中皆雪一般亮，如果你那冶金煉鋼的洞穴中沒有那一男一女，你不會把我這遠來的客人領到這坡頂上，大樹下，光禿禿的石頭上說古論今，說穿了一句話，你是怕我眞的割下他二人的腦袋。」

嘿嘿一陣冷笑，白不光一撫長鬍，道：「你錯了，單憑你是智圓方外之友，又身懷那串佛珠，老夫敢說，就算我把他二人叫到你面前，不見得你眞會下手殺了他們。」

哈哈一笑，林浩然道：「林某不否認，但白兄既然知我心，又爲何不帶林某洞中一觀？」

一聲長嘆，白不光道：「快四十年了，老夫苟且偷生，只爲一個『情』字所磨，但又爲一個『情』字所苦，生不如死，而死又不能，心態矛盾，思想錯綜複雜，唉！這事與你何干？八成你姓林的也不願多聽的。」

林浩然急忙道：「在下願見白兄一吐心中積壓已久的憂悶，所謂『一吐爲快』，白兄盡管說，在下洗耳恭聽。」

白不光端正一下坐姿，緩緩道：「先說說看，你的那串佛珠可正是智圓之物？」

「不錯。」

「他爲何借你這東西？」

「爲了證明一件事，也是對付一種東西。」

白不光道：「證明什麼，又要對付何物？」

林浩然一笑，道：「難道白兄不知道這串佛珠是用何物所串？」

* * *

嘿嘿一陣冷笑，白不光道：「老夫之所以認識這串佛珠，就是因爲那串佛珠是用老夫的『縛龍索』所串成，記得當年智圓曾苦求老夫多次，老夫才爲他煉了二尺半，本來老夫只煉鋼冶劍，甚少人知道老夫也會提煉這種刀斧難斷的縛龍索，只是有一回，智圓遠道來看老夫，無意間他胸前掛的佛珠斷爲兩截，老夫隨意告訴了他，只有縛龍索才永遠不會斷，那想他竟逼着要老夫爲他煉製，半年時間，老夫才爲他煉就二尺半長的縛龍索，那條索他視如瑰寶。」

林浩然道：「不錯，智圓大師借它給在下的時候，是從一個精緻的木匣中取出來的，從他的愼重表情，在下看得出他是把這串佛珠視如珍寶一般。」

白不光苦澀的道：「可是自他得到這段縛龍索以後，老夫再也沒有同他來往了，這件事老夫自感愧疚！」

林浩然道：「可是因爲白兄是秦川幫的人？」

「呼」的一聲，白不光忿怒而立，聲色俱厲的道：「誰說老夫是秦川幫的人？」

林浩然一笑，急忙搖手道：「這是誤會，這是誤會。」

緩緩的坐下來，白不光道：「老夫一生既不入幫，也不入派，畢生精力全貫注於冶煉寶劍上面，你知道嗎，當年歐冶子干將鑄劍，名垂千古，至今凡用劍高手，皆會懷念他，與歐冶子干將同時代的大人物何其之多，但又有幾個是名垂千古的？」

林浩然正容道：「窮數十年有限歲月，爭億萬世不朽美譽，這是大智大仁大勇之人所樂爲的，白兄當之無愧！」

輕輕搖頭，白不光道：「你這是在閒扯淡，不錯，老夫是鑄了幾把媲美青霜、屠龍的好劍，可是全落入魔道手中，認眞說起來，老夫爲這些劍背了黑鍋，不遺臭萬年，已經是祖上有德了。」

他一頓之後，又道：「說吧，咱們言歸正傳，你老遠的趕來找我老頭子，可有什麼指教的？」

林浩然道：「一個問題，兩種疑問，白兄如不嫌林某囉嗦，還望明告，以解在下疑惑。」

日落高原下，襯托出大片紅嘟嘟瑰麗彩色世界，水聲潺潺，寒意漸濃，高原氣候變化極大，很容易讓人體會出來的。

白不光雙手往背後一挽，旱煙袋握在左手，緩緩站起來，面向遠方，好似在尋找一個褪色的夢般，自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林浩然道：「不對，應該是：酒逢知己應隨量，話不投機爲什麼。」

冷哼一聲，白不光道：「武林才子的口才也是一流的。」

林浩然道：「口才雖佳，必須句句有理。」

「那就說出你的道理來。」

淡然一笑，林浩然道：「酒逢知己，何需醉倒方休，要知酒後失言失態而使得良友反目成仇者，比比皆是；至於話不投機，就應該找出不投機的癥結來，爲什麼會不投機？所謂的：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大家把話敞明一談，又有什麼不投機的，如果白兄能吐出眞言，相信我們彼此必然能促膝長談，雖徹夜在此，又有何妨！」

白不光回身問道：「你究竟要

知道些什麼？」

林浩然道：「一個問題，兩種疑惑。」他微微一頓又道：「所謂的一個問題，也是在下遠來拜訪白兄的原因，就是如何破解那秦川幫所使用的鋼丸，至於兩個疑惑乃是白兄既不是秦川幫人，爲何與秦川幫爲伍，武林中即將又一次與秦川幫大決鬥，白兄究竟會站在那一方呢？」

白不光大吃一驚，急又坐下來，道：「怎麼啦！武林又要結合起來對付秦川幫的人了？」

林浩然道：「不錯。」

「難道大夥已知那令狐玉沒有死？」

林浩然一驚，問道：「誰是令狐玉？」

白不光一聲苦笑，道：「令狐玉就是屈仙姑，江湖人稱西魔。」

林浩然這才知道，屈仙姑原來本名叫令狐玉。

只聽白不光又接道：「令狐世家在這八百里秦川原本甚有名望，商南令狐武林世家享譽五十年，何人不對令狐玉她爹令狐熊尊稱一聲令狐老爺子的，只是……唉！」

林浩然道：「白兄塵封心中的，一定是一段極不愉快的往事，何不說出來呢？要知積鬱成疾，大傷身體，一吐爲快，心廣體胖。」

白不光道：「如果是在幾年前，老夫早把你趕走了，只是如今年事已高，也許人一老，話就多了，你若不嫌老夫聒噪……」

林浩然急忙道：「白兄只管說，林某洗耳恭聽。」

白不光雙目微閉，神情黯然，好一陣沉思，才緩聲道：「老夫原本也是商南人氏，當年與那令狐熊有通家之誼，令狐玉原本就要變成我白不光的人了，但却因突然冒出個屈大勇，死纏蠻幹的把令狐玉弄到手，老夫一氣之下，遠離商南，再不走道闖蕩，心灰意冷之餘，原本是要出家爲僧，但老夫一生嗜愛寶劍，於是在一次機緣中，得知鑄劍心法，這才躲在這龍門黃河岸邊，專心治鑄寶劍，幾乎是廢寢忘食，窮四十年於此地……」

林浩然聽得出神！

白不光却黯然神傷的又道：「老夫在此鑄劍，想不到會聲名大震，而被武林中人送了個『斷劍老人』這個不登大雅之堂的名號，其實在老夫眼中，寶劍乃是兵器魁首，舉正義之劍以維社稷，是何等的豪壯之舉，所以寶劍也是正義的象徵，怎可以隨便就打造出一把寶劍呢？於是，老夫，斷劍入爐重煉，三年難成一支。」

林浩然大爲感動！

白不光嘆口氣，又道：「二十年前，聽說藍關東面八斗山十八盤嶺一役，屈大勇終遭殺身之禍，當老夫去到十八盤嶺找尋令狐玉的屍體時，却什麼也沒有找到。」只見他望望漸漸黑暗的天空，幾滴晶瑩的淚在他的眼眶中滾動一陣後滴了下來，白衫袖子往臉上一拂，又道：「她死了，除了留下一個五六歲的孩子以外，什麼也沒有，老夫找到商南，想代他撫孤，但什麼也沒有，偌大一個莊院，早已雜草蔓徑，人去樓空，與當年令狐熊在世之日比較，好不令人嘆息，那種日夜歡騰，車水馬龍的景象，再也沒有了！」

白不光語音慘然的又道：「令狐世家完了，令狐智不是同令狐玉一樣的死在十八盤嶺嗎？屈大勇的秦川幫也完了，因爲就在那次大決鬥中，他被亂刀砍死在八斗山上，我此生不能與令狐玉在一起，於是老夫就立了個令狐玉的神位在我那洞穴中，早晚燒一炷香，求個來世夫妻……」

林浩然端正面容，道：「白兄眞是性情中人，令人既同情又欽佩！」

白不光搖搖頭，又道：「事情變化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就在五年前，老夫記得就是這個時辰，一頂轎子在這兒停下來，令狐玉同她哥哥令狐智，領着幾個年輕人找到我的洞穴中，當時洞中一燈如豆，老夫眞以爲鬼魂出現了呢，可是令狐玉走到洞穴中土台邊一看，不由哈哈大笑，還指着老夫，說老夫是個癡漢呢！只見她一手抓起她自己的牌位，走到洞口，甩手投入滾滾黃河，一面對老夫說，她還要活上幾十年呢！」

白不光又輕輕閉上雙目，沉聲道：「那晚他們在我洞穴中說了很多話，那個像狐狸似的令狐智，要我爲他們的東山再起，鑄造出一種獨特武器，也不知他在什麼地方得到一本秘本，上面載着鑄造鋼丸的方法，指定要老夫爲他們打造，而令狐玉就把握住老夫對她數十年癡情不減這一點，一再苦苦要求，老夫無奈，只好點頭答應，但老夫知道鋼丸上的縛龍索治煉不易，於是在事先說明鑄造可以，但非一年半載可成之事，需得三數年之久，想不到他們却一口答應，且留下一男一女與老夫同住。」

林浩然道：「就是那兩個年輕人？」

白不光道：「他們不定時的會換人，這兩個年輕娃兒來了已有兩月，老夫知道他們二人也殺了不少人，只是……」

林浩然道：「白兄可有難言之隱？」

白不光道：「也沒有什麼難言之隱，只是在令狐兄妹走後，起初

我對他們甚無好感，令狐智把他們留下來，表面上是侍候我老人家，可是老夫心裡明白，他們是在監視老夫，怕我把令狐玉沒有死的事傳揚出去，但是後來我發現這些年輕而又長得可愛的人，對老夫口口聲聲叫『爺爺』，叫得是那麼甜，那麼天眞無邪，於是老夫不管那是純眞的流露，或是虛僞的欺騙，漸漸的對他們起了好感，唉！人的年紀大了，誰不想有個小輩常伴膝下？老夫一生不娶，老來有人常叫一聲爺爺，至少也喚起一絲溫暖，因爲老夫終究也是一個肉眼凡胎的人啊！」

那不僅是一肚子辛酸，也是一肚子苦水，白不光應該是光芒萬丈的奔放在莽莽江湖上的，但他却被一把情鎖，牢牢的扣鎖在這黃河懸崖邊的山洞中，雖然他仍然算得是與爐爲伍，轟轟烈烈的生活着，但他的苦悶却不難讓人體會出來，尤其是武林才子林浩然，更是大表同情。

弦月徐徐的掛在夜空，這時候反倒吹來一陣陣的夜風，隆隆的水聲，加上樹枝的搖曳聲，使人感覺多麼不愉快！

白不光緩口氣，慢慢的在旱煙袋中裝煙絲，然後又在腰帶裡抽出一個打火鐮，把一根由小竹筒取出的火紙一端的黑灰燃着，這才猛抽兩口煙，又把火鐮火紙收起來，道：「你要問如何破解鋼丸，說句實在話，老夫也不知道，因爲他們擁有的那個小本子，沒有留在老夫這裡，如果老夫以這鋼丸爲武器，那也是老夫自己研習的身法。」

林浩然似是已經明白個大概，雙手抱拳，又道：「如果有一天武林大結合再一次與秦川幫決鬥，不知白兄協助那一方？」

白不光搖頭道：「老夫獨善其身，爲惡者必自斃，秦川幫爲惡江湖，他們的結果，是可以預見的。」輕輕搖着頭，白不光又道：「只可憐秦川幫這十多年調教出的那些孩子們了。」

林浩然一驚，道：「白兄之言何所指？」

白不光嘆口氣，道：「如果老夫不說，你這位武林才子大概也猜不到，秦川幫不知在那兒收了一大批孤兒，他們精挑細選，把長相美的，俊俏的，加以特別調教，其餘的變成奴僕，這且不提，最讓人心痛的，莫過於這些可憐的孩子，自小被秦川幫灌輸一套凶殘的思想……」說着又望了林浩然一眼，忿然的又道：「你覺得他們長得可愛嗎？他們是不是皆是俊俏美男子？如果他們臉含微笑，在人前一站，誰都會稱讚不絕，然而，那只是一張人皮，他們的心却毒如狠蛇。」

林浩然驚奇的指着河下，道：「白兄這麼說來，那受傷的相公姑娘之流，難道都是秦川幫殺人工具？」

白不光點着頭，道：「不錯，姑娘也好，相公也罷，只要走到人前，他們都有一套不可輕視的武功，男的鋼丸，女的柳刀，一旦動上手來，個個如狠似虎，凶殘無與倫比，老夫曾見他們割人頭的手法，有如殺雞一般輕鬆，顯然已失人性……」

林浩然很不以爲然道：「既然如此，白兄又何必一定要困居此地助紂爲虐？何不仗劍江湖，也强似目前這種煦煦爲仁的作風！」

白不光道：「二十年前也許能，但時至今日，老夫已處在無法自拔的境地了。」

林浩然一怔，道：「身體意志操之在己，只要白兄願意，歸燕坡林家莊何妨視作養老之地！」

白不光不等林浩然說完，當即搖手道：「林老弟……」

白不光第一次稱林浩然爲林老弟，使林浩然心中一喜，因爲從這句「林老弟」的聲音中，林浩然體會到白不光與他之間的距離又拉近了許多。

當下急又問道：「白兄有話儘管明講。」

白不光一嘆，道：「實不瞞你林老弟，老夫這具臭皮囊已不屬於我的了。」

林浩然一驚，有些目瞪口呆，白不光接道：「這些皆不足以言及，而最使老夫寒心的，莫過於五年前老夫見到令狐玉後，她竟對老夫出言無狀，她說老夫單相思，已屆忘年而童心未泯，要老夫及早收起這種自作多情之心，好好爲她的秦川幫重振聲威而効犬馬之勞。」

林浩然道：「白兄大可一口回絕。」

白不光一嘆，道：「我不能，因爲他們在我的洞中住了三天，臨去却留下一男一女說是留下來侍候我的，但那裡想到，他們走後第二天，老夫就一病如死，囈語連連，本以爲是急怒交加，寃氣衝心所致，但自病好以後，老夫却必需要仰仗一種藥物，而這種藥物，也只有秦川幫才有，每次藥物快要用完之時，他們就會像換班似的又來兩個人。」一聲長嘆，白不光又道：「林老弟，天下之大，已無我白不光可去之地，也只有在此爲他們鑄造這殺人利器了，今晚又將起爐，夜半子時老夫就要上爐了……」

林浩然驚嘆連連，心中大是不忍，從白不光的談話中，他知道面前這個老人的一生，原本是多采

多姿，可是就因爲他的一念之間，却窩囊的生活了幾十年……

他是令人同情的，也是值得加以安慰的！

但是如何對他表示同情？

又怎麼加以安慰呢？

突又聽白不光道：「老夫一生打造兵器，想不到却是禍害武林，也許這正是我的報應吧！但今晚對你林老弟一席話，吐一吐難得一吐的心聲，多少總也讓江湖上知道我白不光是怎麼苟延殘喘和死賴着活下去的原因，而那個原因，就是我白不光要看着秦川幫再一次瓦解冰消……」

白不光心事全吐，心願已說，林浩然還有何話可說？

人生如戲，多是悲劇，林浩然當然知道悲劇人物的下場，因爲當人們知道處身在悲劇中的時候，往往已是時不我與，而回頭已百年身了。

仰頭望望樹隙上面的弦月，月兒正移向西天，好像拖着人們有限的歲月，奔向那無限的遠方……

於是，林浩然緩緩站起身來，雙手抱拳，道：「不知秦川幫給白兄吃的是何種藥物？林某想一看究竟。」

擺擺手，白不光道：「老夫沒有見過，但如果一日不吃，就覺有萬虫噬心一般難受，那眞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感受。」

林浩然一驚，道：「可是由那兩個年輕人所保管？」

「不錯。」

林浩然當即道：「待林某去討取。」

「你絕對不能去。」

林浩然一怔，道：「爲什麼？」

「因爲老夫還不想死，秦川幫如果知道老夫把一肚子苦水盡吐給你林老弟，他們豈肯放過老夫！」

「殺了他們二人又有何妨？」

「你林老弟能下得了手？再說，我對這些孩子多少已產生感情，因爲我知道他們的出處。」

林浩然道：「白兄不是說他們全是一羣孤兒嗎？」

白不光道：「他們當然是孤兒，因爲當年屈大勇血洗某一個地方的時候，只要是一歲以上三歲以下的孩童，秦川幫就會帶往終南山一處不知名的地方加以養育的。」

「那些一歲以下的孩子們呢？」

「難逃一死，因爲一歲以下的小兒難養，而三歲以上的孩子已能分出善惡，難加調教，所以……」

林浩然一咬牙，道：「可惡啊！」

白不光又掛起旱煙袋，擺擺手道：「林老弟，你應該知道老夫爲什麼不領你入洞穴了吧，時辰已差不多了，指望着以後還能再見到你林老弟！」

林浩然道：「白兄你多保重，總希望有一天能把白兄接到鎮江甘露寺去，咱們與智圓大師煮酒論古今，促膝徹夜談，傾心吐膽，推襟送抱！」

深長一嘆，白不光道：「對老夫而言，那是一種奢望，指望你老弟代老夫傳言給那智圓和尚，就說我白不光佩服他，因爲他才是一位智者。」

於是，林浩然作揖而別。

他帶着滿腹不愉快，離開了黃河岸，離開了隆隆如雷的黃河，不久，他騎上他那匹新買的棗紅大馬，離開了龍門……

當他過了風陵渡的時候，關洛道上早已謠言四起，蜚短流長，莫衷一是，但不外是傳說武林立盟主之事。

林浩然過靈關的時候，更有人傳出那武林盟主的權杖，正在長安城由巧匠鐵勝金打造。

就在他於靈關城內高陞客店的大廳上獨自淺飲的時候，聽到一個更令他吃驚的消息，拉桿打劫的土匪小叫天正領了三百多人，流竄南下西平，準備血洗那個小鎮呢！

林浩然一聽到這消息，立刻改變行程，決定立刻南下，走盧氏，過熊耳大山而到西平。

西平原是個不算大的城鎮，因爲四週有城墻拱衞，所以有錢大戶商賈，皆集中在這裡居住。

小叫天的一幫竄匪年前已經在打這西平小鎮的主意，遲至今日才下手，却不知爲了什麼。

林浩然一路馳來，早到了熊耳山的二狠溝，他才剛剛翻過二狠溝正面的摩雲嶺，早聽得二狠溝下面有不少人互相喝叱怒駡，金鐵交鳴之聲不絕於耳。

飛身離鞍，林浩然縱身向危崖下望，就見二狠溝下面山溪石灘上，正有九個人圍住兩個人在廝殺呢！

林浩然摘下草帽，掛在馬鞍上，人却急急翻縱而下……

但他在到了溝底的時候，不由大吃一驚，只見碎石灘上已有兩個斷頭屍體，兩個秦川幫的相公正舞動四個鋼丸，砸繞圈纏，把圍上他們的人全逼得哇哇怪叫，而叫聲最大的，却是拉桿打劫的小叫天！

林浩然一到現場，早被小叫天發現，只聽他高聲對圍着拚殺的手下道：「他奶奶的圈緊了殺，咱們非替黑娃子們報仇不可！」

小叫天拎着大砍刀，閃身迎上林浩然，道：「兀那來的可是武林才子林……」

哈哈一笑，林浩然道：「金沙灘一面之後，你當家的還記得在下。」

「金沙灘大茅棚一會，只要參與的人，小叫天總會記個大概，對於坐在中間幾桌的人，他娘的我更是不會忘記。」

林浩然一指正在激烈拚鬥的人，道：「他們這是……」

小叫天一搔大草鬍子，喘着氣道：「他奶奶的，兩個胎毛還沒有脫淨的小潑皮，竟敢在這深山大澤中攔住我小叫天要人，奶奶的，也不打聽清楚，我小叫天是幹那門子話的……」

林浩然一笑，道：「他們找你要人？你當家的可知他們又是誰？」

小叫天砍刀一揮，駡道：「老子管他是老鳥老蛋，剁了人才算。」

哈哈一聲笑，林浩然道：「說出來看看，他們二人要向你要何人？」

小叫天狠狠吐了一口痰道：「在這大山裡，我小叫天就是大爺，說我有多大就有多麼大，那會想到一大早遇上這兩個混小子，開門見山的問老子要那名揚江湖的神偷毛幹，好像毛幹是我把他吊在褲襠裡似的，囉嗦個沒完沒了，這才惹惱了老子，想不到這兩個狗東西，手底下眞有兩下子，一上來就把我兩個得力幫手的腦袋纏下來，連傢伙也被他們手中的那怪玩意兒繞斷幾個。」

突然間，又一個人的一條手臂被鋼丸金綫繞斷，血雨立現，嚎聲凄厲，端的令人心驚膽顫。

小叫天破口大駡，一掄手中厚背砍刀就要衝上，却及時的被林浩然叫住：「你等等！」

小叫天戟指打鬥中的兩個年輕人吼道：「老子統領人馬三四百，這些年來，何曾吃過這種虧，老子今天饒不了他們兩個小王八！」

林浩然道：「在下說出來，準會嚇你一跳，當家的要不要聽？」

小叫天一怔，道：「你說。」

林浩然一指那兩個年輕人，沉聲道：「他們二人是秦川幫的人，西魔屈仙姑的核心殺手。」

小叫天驚異的道：「屈仙姑不是早已死了嗎？」

輕輕搖頭，林浩然道：「屈仙姑沒有死，而且活得可愉快呢，因爲她正準備利用她一手調教出來的這些已失人性的殺手，爲她報夫仇而重振秦川幫呢！」

小叫天張口結舌，道：「這……這全是眞的嗎？」

「千眞萬確。」

這時候打鬥愈見慘烈，只見兩個年輕人彈腿扭腰，身法怪異的把六七個圍殺他們的大漢，逼得連連猴叫不迭，其中一個拿齊眉棍的，早被兩個年輕人手中鋼丸繞斷數棍，只有一尺多長尚握在手中……

要知小叫天手下有五個凶殘無比的殺手，個個驍勇善戰，五月端陽時，也曾隨小叫天趕到鎖龍嶺前面金沙灘的人頭店，吃喝一頓後揚長而去，他們對於武林中事並不感到興趣，打家劫鎮才是他們所樂於幹的，只爲小叫天當年也是黑道人物，參與過八斗山大決鬥，所以他對於林浩然的話自也不敢輕視，聞言之下，不覺對兩個年輕人怒瞪一眼，急又問道：「這麼說來，你林大俠可是專程爲這件事找來的？」

林浩然道：「這件事等一下再談，先容在下打發這兩個年輕人再說不遲。」

小叫天道：「林大俠，你要放了他們？」

林浩然緩緩拔出背上青霜，探手入懷，又見佛珠纏在腕上，一面回答道：「搏殺他們，尚不是時候，重要的是叫他們回去傳話。」

小叫天一頭霧水，但他自恃是這一方的土匪頭子，一聽林浩然的話，粗聲粗氣道：「什麼話，他倆小潑皮殺傷了老子的人，怎可輕易放走他們，不行，老子饒不了他們。」

林浩然一楞，回頭望着小叫天，道：「咱們把他們二人收拾以後，誰去爲咱們傳話？」

小叫天一怔，雙眉一揚，道：「林大俠，你這『咱們』二字是什麼意思？」

林浩然一笑道：「這就是林某來找你當家的主要原因！」說着人已撲到打鬥的場中，林浩然人到，立刻厲聲喝道：「大家住手！」

小叫天也高聲道：「鐵豆子，你們退下來！」

就在小叫天一聲吼叫中，幾個圍着廝殺的人紛紛後退……

只見兩個年輕人迎着林浩然道：「閣下何人？」

冷然一哼，林浩然道：「年輕人，不要仗着手中的鋼丸霸道，就一心要橫行江湖，回去吧，告訴你們人頭店裡的東家，如果想尋仇，甚至想稱霸武林，就等七月十五八斗山舊地重遊……」

兩個年輕人對望一眼，其中一人問道：「你究竟是何人？」

「江南林浩然！」

只聽其中一人笑道：「好哇，既然找不到毛偷兒，能把你林大俠的人頭包回去，更見光彩。」

哈哈一笑，林浩然道：「聽老夫勸，這時回頭尚來得及！」

其中一人，手中鋼丸一掄，道：「取下你項上人頭，我們二人立刻上路。」「絲」的一聲，縛龍索破空繞來。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衆人面對桃樹開花結果，本是好景，但都悟出好景不常存，溫柔明白箇中分曉，忽爾狂風吹來，又見花落，葉飛，似乎又發現甚麼哲理，王小石亦心裡一動，甚至有點泫然！於是二人談起家事、家規、家嚴，溫柔談得起勁，倒在小石懷裡，又談到流星，星花飛雨，一對戀人眼裡的星星、桃花樹、桃子……

朝天一棍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興高采烈談契機　索然無味聽逃亡

王小石看得竟有一種驚心動魄式感動。看得出來她的身材和樣貌都美到了極致，王小石竟有點懷疑自己是否能有這種莫大的福份，來擁有這活色生香、可珍可惜的美麗女子。

祇聽溫柔溫柔的說：「我給爹爹許了個願，希望他老人家身體健康，他女兒祇是風夜裡的流螢，到處亂飛，直至光耗完了就休了，他不要再記掛這隻無心不歸家的螢火蟲兒。」

流螢漫佈夜空。

溫柔如是說。

王小石强忍心裡的感動，却要引走溫柔心裡泛起的傷感。所以他說：「哈哈。」

溫柔沒好氣的瞪了他一眼，似怪他煞風景：「你笑什麼？很好笑嗎？」

王小石故意說：「妳剛才說那個『爹爹』，到底是妳洛陽城裡的爹爹還是我？」

溫柔剁了他一下，又跺了跺足：「死石頭，老愛開玩笑！開什麼玩笑？人家說認眞的！」

她虎地反過來問王小石：「倒是你！要是你剛才對流星許願，許什麼願？」

王小石見溫柔果然已自低落的情緒裡抽拔出來，他也就開心了起來，心裡想那件就說出來：「我？我嘛，我嗎？我只願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天下太平，身壯力健！」

溫柔聽了直皺眉：「怎麼那麼小家子？不太平凡了嗎？」

王小石不服氣：「平凡？我這可是家事國事天下事都齊備了呀！」

溫柔直搖首，「就是樣樣齊備，才沒意思。那自然貪官污吏出來主事什麼祭祀、典章的時候，上香祈禱、祭天拜地，說的還不是這幾句話嗎？你怎麼跟他們一樣？」

王小石叫起屈來：「不一樣啊！」

溫柔就追問下去：「什麼不一樣？」

王小石楞了楞，急得有些期期艾艾起來：「我……我是衷心的呀！因爲那幾件事兒沒一樣可以讓我獨力辦到的，我我我只好祈告上蒼保祐了。」

溫柔噗地笑了。

王小石就問：「妳笑什麼？」

溫柔笑迷迷的道：「我笑你。」

王小石不明：「妳笑我什麼？」

溫柔笑瞇瞇的道：「我笑你傻。」

王小石指着自己鼻子，睜着雙目，嘴巴張成「○」字：「我……傻……」

溫柔這回就說：「小石頭呀，你覺不覺得你有點……有點兒那個……」

王小石問：「那個？」

溫柔惋惜的道：「枉你有一身好本領，就是太沒野心，太沒志氣了。你連當今宰相也殺過了，京城裡第一大幫的第一把交椅也坐上過了，就連世上第一有權大奸大惡的蔡元長，也給你一再激怒、脅持，卻奈不了你的何！可是，你却老愛混着活，不思長進，爲了兩個糊塗鬧事的朋友，能在京裡三分天下的風雨樓老大也不幹了，却跑去威嚇住蔡京放人，好吧，這又成了流浪漢了。瞧，就算我們這逃亡，又和尚又尼姑又有個失心喪魂的，還有我這湊熱鬧的，可連逃亡也逃不出個大起大伏、大驚大險來，却正留在這客店好吃好穿看花開花落的還不知要等誰來！小石頭，你說，你是不是可只欠缺了點志氣？」

王小石認眞的聽。

眼裡掠過了一陣黯然。

聽完了就說：「謝謝。」

溫柔訝道：「謝謝？」

王小石認眞地道：「謝謝妳的意見呀！」

溫柔又杏目圓睜：「我這樣詆譭你，你都不作辯解嗎？」

王小石笑道：「這那算詆譭！說的可都是實情。只不過：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我也有大志，我的大志只是：要讓我喜歡的人活得好一些，如此而已。當然，這些人中也包括了我自己。我自小想當游俠，不管而今當上了沒有，我總有個自許。是游俠，不是浪子。浪子游俠都了無牽掛，但浪子不負責任，游俠却負責到底。我是個當慣游俠懶作官的人。若要犧牲那麼多的人，那麼多的快樂，那麼多的自由，才換回來一點權、一點名、一點利，我是決不肯幹的。要是我自己是作一點點犧牲，便能換回來大多數人的幸福和快活，這我又極願意去盡一分心、盡一分力，却也不怕不自量力、螳臂擋車。」

溫柔微喟道：「但你這樣到頭來換得什麼？我也是你這樣兒的人，所以最知道這想法。我天天玩玩兒，閒着沒事管閑事。但我是女的，我可以這樣沒志氣。你却不可以，你是男的，小石頭，我也是爲你好才勸你。」

王小石黯然道：「所以我才眞的謝謝你。」

溫柔溫婉的說：「我知道你有才，人又好，才爲你不值。論才，蘇師兄、鬼見愁都不及你，但他們成就都比你大。你向喜歡石頭，可是，天下又有幾塊好石頭讓你爭來着？你若連石頭都保不住，却怎麼安邦定國，祈求天下太平？」

王小石低下了頭，只低聲道：「這我有我的看法。」

他見溫柔不了解他，心裏未免難過，語音也就抑制不住的低落了。

溫柔畢竟是女孩兒家，也覷出來了，就省覺自己可把話說重了，就催說：「有話你說？」

「沒有。」

「有話你就說嘛。」

「說了。」

「你要不說，就不拿我當朋友了。」

「你要聽？」

王小石抬頭，眼光淸而亮。

溫柔倒窒了一下，反問：「會不會很長？我最怕聽長篇大論的勸世文的了。」

王小石忙道：「不長不長。我長語短說。我這就說了：妳太瞧得起我了。說英雄、論英雄，我比不上蘇師兄的雄才偉略、沉濳高深，我也比不上白二哥的志大才高，飛揚縱橫。做大事的人一定要不擇手段不惜犧牲也要達到目的的決心，這點志向我可天生就沒有。我只是王小石，我的宏願一直只是要當個快樂的小老百姓，一個開開心心的平民。幫得了人我才出手，否則我寧可讓一讓、忍一忍。我喜歡石頭，但不是特別喜歡那些特別珍貴的，甚至也不是一定要特別的，只要是一花一草一木一石一樹一人，我都愛它，愛它的特色。我愛石頭，就喜歡它就在原先那兒，我並不要去挖它出來，搬回家，然後自個兒佔有着它。因此我特別鄙薄當今皇上趙佶和蔡京這一羣狐羣狗黨，爲太湖水底一塊石頭，爲泰山巔峯上一棵松樹，不惜翻江倒海、翻山越嶺，把那塊石、那棵松生生掘出、挖剖，千里强運，道死無算，才運到皇宮，供他們幾個人賞樂。這種事，我聽了也覺得噁心，只覺得他們是不恤人、不恤物的傢伙，根本不配看花賞石愛美人擁江山。就像這株桃花，多漂亮啊，却要硬生生把它刨了根，砍了幹，移植於宮中，就讓他們一人獨賞，三五人看，我就最是不能容忍這種自私不仁的人！」

溫柔笑望着他，笑盈盈的。

看得十分欣賞。

笑得十分春風。

笑和看都很桃花。

王小石不禁給他看得有些兒不自在起來，語音便有些亂了：「所以，就連逃亡，我也有我的方式，我的看法。」

溫柔趨過來，雙手輕放在他腿上，幽幽的問：「你說，怎麼個不同法兒？我聽。」

王小石心中一蕩，道：「我曾在江湖上有個好友，人稱『九現神龍』，他爲人俠義，却爲某人所害，萬里逃亡，十分淒苦，久經鑒

戰，終於翻身，他視逃亡爲人生之歷練。我則不然，我當逃亡是場遊戲，沒退那有進？不走怎會來？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玩輸了遊戲，就該換一換手氣，不妨避上一避，待會兒再來。誰也想勝完再勝，贏了又贏，可是世事豈如人意？淒淒苦苦的逃亡也是逃，高高興興的逃亡也是逃。逃亡只是一種轉戰，失敗得起才是英雄。誰說逃亡一定要抱頭鼠竄，狠奔豕散的？我當逃亡是你追我逐的玩意兒，我是邊走邊玩，邊逃邊遊。且將無奈化爲翼，天空海闊任我飛。逃亡自不必打鑼敲鼓、吆喝唱道的，可也不必垂頭喪氣、栖栖惶惶。逃只是一種生存的方式，進的背面也是攻的變奏。我當逃是桃，是花開成熟了才掉地的桃子——沒有桃實桃核，那有今天這棵大桃花樹？」

然後他問溫柔：「妳說是不？」

溫柔發出鼾聲。

大聲的，故意的。

* * *

王小石呵支弄「醒」了溫柔。

溫柔怕癢，一面笑一面避一面叫道，「嚇死人了嚇死人了，那麼臭那麼長，可聽得我把前年五月五日龍抬頭時候的粽子都得連竹葉白泡的一股腦兒的吐來了。」

王小石裝生氣，虎虎地道：「你又叫人講，又不聽人講，你不守信！」

溫柔向他擠眉弄眼扮鬼臉，還刮臉羞他：「是你不守信用在先哩。說好不長篇大牘的，結果我聽了八個半時辰你才講到序文，嘩呀我的天，有理的都給你說盡了，沒理的也早聽沒氣了，誰夠你牙尖？說英雄，你是顆石頭；要論舌頭，你可長過松柏長青哩！」

王小石揚着拳頭向溫柔臉前直晃，「妳好誇張呀妳。給妳口杯子妳說有池塘大，我才講三五句話妳說七匹布長！妳說大話可不必等流星、火星、天狼星的，反正就你說的沒人說！」

然後他佯作用鼻子發音重重的「哼哼嘿」了兩聲，表示憤恨。

還轉臉過去，不看她，看星。

溫柔笑得吱吱格格的，樂不可支，拊掌笑說：「好嘢，小石頭終於給我溫女俠一氣氣翻了殼，露出烏龜尾巴來了。」

王小石還鼓着腮。

溫柔這才收斂了些，湊過去，問：「怎麼了？生氣啦？小氣鬼！嗯？」

她過去搖搖他，像搖晃一棵搖錢樹似的，「喂，喂，你是眞的生氣啦？」

王小石心裡却捂住笑捂得九艱十苦的，直弩得幾乎嘩啦一聲噴出火山溶漿來了。

他才不生氣。

他幾乎從不對溫柔生氣。

便因此，溫柔才注重起來，省覺自己確是失了言。

其實他根本沒有生氣。

他不在乎別人是否聽他的話，他一向都認爲：世上根本沒有什麼話足以說服別人，除非是你說的話正是自己心中所想能悟的道理和事情。

因此他才不會生氣溫柔。

他只是逗她。

讓她急一下也好。

她急了。

她眞的急了。

她可憐的說：「小石頭，算我說錯了話好不好？你不要生氣了好不好？」

說着，湊上了唇兒在王小石頰上親了一下。

「哇哈……」

王小石大笑出聲。

才笑了一聲，他立即煞住，心情極其複雜。

一方面，陶陶然，只知道一件事：她親我了，她親我了，她竟親了我，天，她親了我，她親了我一口，噢，老天，她竟主動親親我，她主動親我，她親了我……

可是，我該怎麼回應呢？

失戀了十幾次的他，對這種男女相悅的事還是少不更事，手足無措的。

在最樂陶陶、活融融的時候，却因爲他原先正佯作氣忿時苦苦弩住了一窩子笑，在這一洩氣的當兒(溫柔哀哀認錯之時，她一吻他就「崩潰」了)喀啦的一聲全「爆炸」了出來。

這可糟了！

溫柔一定以爲我是在笑她的了！

她那麼好，還香了我，我還笑她，我還是人來的麼？

王小石不禁痛恨自己！

他正想解釋，却見溫柔刹地變了臉色，戟指他道：「你……你……」

她氣得粉臉發白，却說不出話來。

王小石忙得七嘴嗑着了八舌，所有的口齒給全都掉到瀾滄江裡去了！

「我……溫柔……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這個意思，妳的意思，我……意思我明白……但我的意思不是那個意思……我沒有意思……我是無意的，不不不，我是說，我無意但有心，就是對你有那個心的……」

說實在的，他也不懂他現在正在說什麼。

溫柔掩着臉，嗚嗚的抽泣起來。

王小石更慌了手脚。

死了死了，這回唐突佳人了！

他急得幾乎一頭就跪了下去，叩頭認錯，但只覺得手足無措的站在那兒，一味的說，斷續的道：「柔兒，柔兒，你不要生氣，不要生氣了好不好？」

只聽溫柔傷心欲絕的說：「你，你沒誠意……」

「我有的，我有的，我眞的有的……」

「你却沒有心的。」溫柔又抽抽搭搭的嗚咽着道。

王小石本也想說：「我有的，我有心的……」旋又想到他的心剛才已變成桃子了，而且還給溫柔吃掉了，一時也不知說什麼好，覺得自己確是欺負了她，眞是沒有心的，悲從中來，只覺放着好好溫柔鄉不珍惜，却取笑傷了溫柔的心，百感交集，竟也流下兩行淚來。

自是莫說英雄不流淚，只是未到傷心處，這一哭，王小石便收抑不住，哇哇哭箇不休，只覺今天明明走的是桃花運，而今却白白墜入了桃花劫去了。

想到椎心處，越覺對不起人，哇哇的哭了起來。

這却把溫柔嚇呆了。

她忙放下了手，楞住了看王小石哭。

却見她臉上一點淚光也沒有！

王小石哭到正酣時，忽見溫柔萬分驚訝的見神遇鬼似的望着自己，他哭到一半，可哭不下去了，問：「妳……妳沒哭嗎？」

溫柔答：「沒呀。」

王小石淚痕還在臉上：「妳剛才不是給我氣哭了嗎？」

溫柔眼角開始有笑意：「我逗你的。」

王小石瞪大了虎目(注意：是「淚眼婆娑」的大目)，指了指溫柔的鼻子，又指了指他自己的鼻子：「妳逗我？」

溫柔的嘴角也有了笑紋：「是呀。你假裝生氣，我佯哭，禮尚往來，那有什麼不可以？」

王小石仍睜着虎目(這回是「眼淚汪汪」的大眼)，氣得一時間耳朵都歪了，只說：「妳……妳……」

溫柔連鼻子都開始皺起來了，「你又來裝生氣了？」

王小石爲之氣結，但也放下了心，覺得無限舒暢，這才省起，用衣袖去抹臉上的淚痕斑斑。

溫柔的臉上連梨渦都顯現了，只關心的問：「你剛才是眞哭了？」

王小石點了點頭，有點氣虎虎地(即是「雨後天晴」的牛眼一雙)瞪了瞪溫柔，「嗯。」

溫柔連眉也生起花來了：「你爲什麼哭？」

王小石悶哼一聲，不大情願地答：「因爲覺得對不起你，對你不起。」

溫柔聽了，很感動的樣子。

但終於軋拉一聲的大笑出來。

她眞的弩不住了。

笑呀笑的，吱咯吱咯，像生了蛋到處去宣揚廣告的小母雞。

她終於笑來了。

笑得上氣不接下氣，正當中氣甫復之時，却見王小石睜大了一雙牛目虎虎地(也苦苦的)盯着她：

「妳笑完了沒？」

溫柔強忍笑意，捂着肚叫痛不已，只說：「笑死我了，笑死我了……」

待她喘過來一口氣後，就柔聲的向王小石：「你知道我爲什麼很喜歡跟你在一起？」

王小石悶悶的，直直地答：「因爲我眞誠、可愛。」

溫柔忽正色、柔聲道：「除了眞誠、可愛，還有不讓一天無驚喜！跟你在一起，天天有新花樣，新鮮事兒看不盡，你瞧，我可從來沒見過一個大男人會爲這點小事哭到像個小婆娘兒那樣呢……」

說着，又弩不住的笑了。

笑個不停，笑得直捂着肚子叫疼。

王小石搔搔頭皮，木口木臉，只低聲自語：「你又知道我爲什麼那麼喜歡和妳在一起嗎？」

然後他自己唸經唸咒似的喃喃的答：「因爲妳成天都把我嚇個半死……」

溫柔笑聲告一段落，偶聽他沉吟着，不知在說什麼，她一掠後髮(她可笑得前翻後覆，前仆後合的，連一頭秀髮都凌亂了，看去更有一種野性的媚)，笑道：「你說什麼？在罵我吧？」

王小石哼哼兩聲，只說：「現在若再有流星掠過，我的心願可要多加一兩樣。」

溫柔又笑了，笑得只怨王小石使她肚子都笑傷了，邊道：「你大概是多加一樣：不許我笑你吧？但願你許願許得夠快，流星可是稍縱即逝的哦！」

王小石「嘿嘿」的表示他心裏自有分數。

其實，他的想法倒是：如此良夜，如此星(螢)光，如此桃花……多幸福啊。

人生世途多艱險，自古江湖多波折，要是能擁着這麼一個愛笑多嬌的人兒，共渡此生，溫柔同眠，那自是人生至樂的事，也是他在人世至大的祈求了。

不如歸去，溫柔同眠。

王小石如斯自忖。

* * *

「想什麼？」

「沒，沒想什麼。」

「不說就算了，才不希罕！」溫柔扁了扁、噘了噘小嘴兒，回頭找螢，螢都不見了，就改了目標去仰望天空，「我找流星。」

王小石也坐着，等流星。

兩人坐在草地上。挨着。

風很涼。

雲很急。

這些都是可以感覺得到的！

兩人更感到對方的心跳聲、桃花落的聲音、桃子落的聲音、桃葉落的聲音，桃樹上蟬知了知了的聲音、還有心跳的聲音……

王小石覺得這一刻很好。

月黑風高桃花夜，他但願就此坐到天明，那怕坐上一生一世也無妨。

溫柔也很溫柔。

她平時是個活脫脫的女子，難得如此文靜溫馴。

現在她很乖。

還哼着歌。

聽得出來她是很開心的。

王小石問：「怎麼不唱出來？」

溫柔答：「因爲我五官姣好，但五音不全。」

王小石笑了。

溫柔也笑了。

王小石見她嬌秀動人，忍不住說：「妳眞是個溫柔的女子。」

溫柔也第一次聽人這樣說她，臉上發熱，「因爲我是你的溫柔。」

王小石聽得心口一蕩，忍不住伸出手臂來摟她靠近自己。

他以前失戀多次，每次都吃虧在太早表了態，錯用了眞誠，輸掉了自己，沒了神秘感，全得不到回報，換不回眞情。

但他却沒意思要改。

這點白愁飛也笑過他。

王小石只說：「二哥，談戀愛還要裝模作樣扮傲慢扭六壬的，我可吃不消，還是你勝任，你來；我啊，要這樣折騰法，我寧可這輩子獨身過活算了。」

連蘇夢枕也勸過他。

他只撒手擰頭的說，「大哥，不行，談情說愛還得鬥智鬥力鬥功夫的，我搞不來。只要你喜歡我，我喜歡你就可以了，只是我一直是遇上我喜歡她，她不喜歡我的。要是大家逗着玩，可以；要是鬥計謀，那在一起又有何用？與敵同眠，不如失眠。」

不過，因爲失眠、失戀、失意多了，他也少了那一份一鼓作氣的勁兒了。

就在而今，他不知該不該摟溫柔，應不應抱她一抱？

或許她願意？

或許她不願意？

她可是正等着自己？

萬一她翻臉怎辦？

該抱她嗎？

還是慢一步吧，小石，你去得太急了。

該摟她嗎？

你想歪心了。

不，是因爲風大，怕她冷。

她不是正覺得冷嗎？

小石頭，你怕什麼？你還是男子漢麼？

她剛才還親過自己呢，自己却連碰也不敢碰一下。

不如就親回她吧！

這樣做，好嗎？

應該嗎？

親？

不親？

親還是不親？

* * *

「我的天！」

王小石低低哀鳴了一聲。

「嗯？」

溫柔眼波微抬，瞄着他，睫毛長得輕顫着許多未剪未斷、要續待續的夢。

「我……」

王小石欲言又止。

「什麼？」

「我想……」

王小石清了清喉頭，已蓄勢待發，心中一直鼓舞着自己。

小石頭，小石頭，你身遭十七八次失戀，這次千萬不要衰了！

正把自己煽風撥火得惡向膽邊生之際，忽聽溫柔「哈」的一聲叫了起來：「我倒有個好建議！」

「什麼建議？」

王小石只好問。

「留個紀念。」

溫柔興緻勃勃的說。

「紀念？」

溫柔站了起來，奮悅得像啄食到平生第一條蚯蚓的小鷄：「此時，此地，此情，怎能沒留個紀念？我們各在桃樹處刻字，你寫你的，我寫我的，都四個字，可好？」

* * *

可好？

當然好。

王小石雖有些惘然若失，但還是極樂意去刻這幾個本來就鏤在他的心裡的字。

不過，就算他不同意，溫柔也早不理會了。

她已意興勃勃的掏出了小刀。

趁着客棧裡微微透露過來的燈色一映，只見那是兩把精緻的緋色小刀。

就像溫柔手上多了兩根指頭的小小刀兒。

溫柔將一把遞給王小石，一把自己拿了，還興高彩烈的耍動了幾下。

王小石讚嘆道：「眞精巧，原

來妳還有這樣兒溫柔的刀！」

溫柔「哼哼」的仰着秀頷，臉有得色，「要不然人家只以爲我溫柔只會舞大刀！是你我才告訴：這刀兒我用來削竹、切箋、批果皮、刮指甲兒，不知多好用呢！」

然後她瞧着桃樹，瞑目合什，虔誠的低聲說了幾句話，然後道：「咱們各在一方，刻下要說的話吧！」

忽然又問了一句：「卻不知刀尖刻在上邊，桃樹會痛嗎？」

王小石笑了，把玩着刀，說：「那我們把字就刻小一些吧，比桃花還小的字，這樹便不介意的吧！」

溫柔却在前思後想，想想覺得不妥：「太小的字，又刻得太輕，可還能紀念嗎？」

「怎會沒有？」王小石在桃花樹下，揚了揚小小的刀，朗聲道。

「我們刻字雖小，但只要深刻眞誠，每字都力勝萬鈞，永存不忘！」

* * *

以王小石的功力，當然就算不用刀，他也能以內力刻得出字來。

但他還是乖乖的，極願意也極誠意的用手上這把小巧的刀去刻。

刻上他要寫的字。

刻下他心裡的話。

因爲那是溫柔的刀。

同時他也不想拂逆溫柔的意興，不願使她有一丁點兒的難堪。

所以他輕輕的用刀尖刻掉了樹皮，像生怕弄痛了樹身似的；兩人直刻得樹身沙沙的響，花葉都落了不少，連知了也歇了聲，但他們宛如沒覺。直至溫柔也刻好了，退開了，他才表示雕完了，也退了幾步，含笑去觀賞自己刀尖上的功力。

然後他們會心的笑着，帶着乍驚乍喜的心情，一個負背着手，一個踮着脚尖兒，去看對方爲自己刻下的字。

映着店棧裡一點點的微芒，他們各自瞧見彷佛前世約定的四個字。

溫柔細細柔柔的唸：「不離不棄」。

然後她「咭」的一聲，笑了出來，只覺得自己指尖結冰。

王小石待她念完，才誦：「不分不散」。

兩人不覺一起吟哦起來：「不分不散，不離不棄。」

溫柔高興得什麼似的，只說：「哈！我們寫的意思是一樣的，眞是不約而同呢！算你刻得有意思，刀就送你一把吧！」

「千謝萬謝。」王小石也逗興兒說：「還好我臨刻樹皮的刹間，還是決定用這四個字。」

溫柔聽出味兒來了：「怎麼？你原本想還有別的字呀？」

王小石直說：「我原本想刻下『一生一世』這四個字。」

溫柔想了一下，道：「那也很有意思呀，爲什麼不刻下？」

王小石直直的道：「後來我回心一想：一生一世？只一生一世？來生來世呢？咱們那麼有緣，說不定前生前世咱們也是在一道兒的呢！」

「快別在桃李樹下說有緣，會講散掉的呢！」溫柔噓聲制止他，又說，「那你爲何不刻三生三世呢？」

王小石直乎乎的說，「刻七生七世也行──可是，妳可願意下輩子都跟我過麼？會不會這輩子已怕了我了？刻下去，可不能改啊！改了，樹會疼啃，也許還會生氣呢！」

溫柔嬌羞的搥他一下：「小石頭，你這個傻鬼，連刻句話也作鬼做怪的，小心我又不理你了──你就老沒眞心的！」

忽聽一個語音自天上一清二晰的傳來：「也不是沒眞心，也不是愛做鬼作怪，他這個石頭大俠，只愛逗女孩子笑鬧開心，就像他對我一樣。」

乍聽這句話，還以爲是女媧天神在黑沉沉的蒼穹裡說話。

之後還錯以爲是花神。

或是樹神。

其實不然。

是人。

* * *

她是人。

她當然是人，而且還是熟人。

王小石的「熟人」，蔡璇。

她的衣肩衫裙，還沾了好一些花葉花瓣，她的神情帶了一點慵懶，懶得幾近不屑，懶得也只有不屑，而提不起勁去恨。

她連撥去衣袂上花葉的手勢，都是不屑的。

她的身段很好，霎眼乍見，溫柔還幾疑她是朱小腰。

但她不是小腰。

她是蔡璇。

「你們是一直都在這兒等我嗎？」蔡璇說，「這是我跟你會合之處。現在我可來了。你的神情怎麼這般？」

王小石道：「妳來了。」

他心中大生警惕，自己正與溫柔濃情蜜意，又信任溫六遲在這兒的機關佈置，以致一時沒察覺那樹花間有過幾次異響異動，而知了也忽沒了聲，若蔡璇是敵，可大是不妙了。

蔡璇的語音竟有一種「吹彈得破」的感覺：「我來了。」

「妳來早了。」（未完•廿九）

上文提要：前田夫人懷疑女兒惠枝——如意出了事，因女兒曾對她說，有關犬養公主陷害子飛之事，她沒照太師暗示行事，東劍西刀被救一事，夫人也懷疑是她女兒幹的，最近惠枝又沒有回家，故請燕子飛協助追查。燕子飛會同柳青青、余老夫人、徐西刀潛入雙龍居探查如意是否被囚禁，却發現前田惠良冒出來……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寒蟬療傷救如意　東劍洩恨斬倭女

金環寶刀挽起一片寒芒，作勢欲砍，燕子飛攔阻道：「前輩請勿動怒，他是如意姑娘的親哥哥。」

余老夫人上前一步，道：「前田惠良，你要搞清楚，我們可是來救你妹妹的。」

前田惠良冷笑道：「本座沒有她這個妹妹。」

燕子飛道：「手足骨肉，乃天生註定，你不承認也沒有用，快說山本把她怎麼樣了？」

前田遲疑再三，終於透露出一點訊息：「現在還活着，但很難再活過三天。」

「什麼罪名？」

「哼，虧你還好意思問，全因你一人而起，天覇府救你出險，放走東劍、西刀一事，更是鐵證如山，誰也沒有冤枉她！」

「她此刻何在？」

「相見不如不見，她已回天乏術。」

「人活見人，人死見屍，無論如何要見她一面。」

「燕子飛，你如果眞有良心道義，三天後可到雙龍居外的新墳上頂禮膜拜，爲她上三炷香吧！」

燕子飛又急又氣，前田却說得輕鬆自如，柳青青怒溢雙眉道：「前田惠良，我眞爲如意抱屈，怎會有你這個無情無義的哥哥！」

前田表情木然，雙眼發呆，恨聲道：「我們前田家世代忠良，以她爲恥！」

柳青青冷哼一聲，道：「哼，好一個世代忠良，實則是助紂爲虐，爲虎作倀！」

驀在此刻，門外有脚步聲傳入，來人僅僅探進來半個頭，來不及弄明情況，徐遠手起刀落，已削下他的腦袋瓜，送上西天。

燕子飛強忍着滿腹焦灼，一肚子的怒火，道：「前田兄，我燕子飛畢生沒有求過人，爲了如意，我願意破例求你，求求你告訴我她被關在那裡？」

前田依舊心如鐵石，不爲所動，語冷如冰道：「燕子飛，你如確有幫她之意，本座倒可以指點你一條明路。」

「請明示。」

「即刻退出雙龍居，讓她平平靜靜的死去！」

「前田惠良，你……」

燕子飛氣得舌頭打結，話都說不出來了。

「斃了他！」

「斃了他！」

燕子飛可以忍，二老却按耐不住了，喝聲中，身形一閃，刀、杖架在了前田脖子上。

柳青青忙趨前勸阻道：「兩位前輩請住手，殺了前田，如意必會愧疚終生，在前田夫人面前也無法

交代，使不得。」

余老夫人道：「話是不錯，奈何找不到監禁的所在，如何救人？」

燕子飛道：「只要在雙龍居，就不愁找不到，縱然把地皮翻過來，也絕不空手而回！」

心意既決，立與二老、柳青青退出值夜室。

四個人彷若盲人瞎馬，在雙龍居到處亂竄……」

又躲過無數崗哨。

也拔了不少椿卡。

可就是找不到如意的下落，大家停在摘星樓東北角的一行矮樹下，臉色凝重，神情憂急，前途茫茫然頭緒全無。

山風拂面，夜涼如水，燕子飛却急得滿頭大汗，極目遠眺，發現雙龍居比想像中還要大，找一個人談何容易？

突聞遠處的小亭內傳來一個細小的聲音，分不清是男是女，但字字清晰：「別管我是誰，也不要問我爲什麼，假如四位是來搭救前田會長的，就跟我來！」

這人是何來歷？居心何在？根本無從分辨，四人眉目傳語，決定硬着頭皮跟他走，此時此地，就算是個陷阱，也只好冒險一試。

此人對雙龍居的一切似是極爲熟悉，很巧妙的避開不少守衛，起起落落，疾行片刻之久，最後在一間孤立在亂石叢中的小屋前停了一下，抽冷子身形乍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斃小屋內外的數名倭賊，隨即消失在叢樹亂石之中。

燕子飛望着他遠去的背影，滿懷感激的道：「不管你是誰，也不管我們將來是否有緣再相見，總而言之一句話，謝謝，燕子飛銘感在心，永誌不忘！」

來人沒有答話，亦未再現身。

柳青青已闖進去，發覺小屋內空空如也，再細加察查，原來另有一個地牢，當即一頭鑽進去。

地牢不大，方圓僅二丈許，如意果眞被囚禁在此。

只見她雙目緊閉，蒼白的臉龐不見半點血色，櫻唇乾巴巴地，已有多處破裂，一動不動的躺在地上。

喉下，乳上，胸衣已碎，有一個顯明的血手印，其狀極慘，令人怵目驚心，比燕子飛在天津渡的情況還要嚴重三分。

「如意醒醒！」

「如意醒醒！」

燕子飛、柳青青含着滿眶熱淚輕喚着。

如意不言不動，反應全無，如死去一般。

燕子飛急得發瘋，幸好一探鼻息，尚有一絲氣息，連忙吐出一些口水，塗在她的唇上，以資滋潤。

柳青青摸一下額頭，其燙似火，急聲道：「子飛，快嘴對嘴吐幾口口水給她，如意快要被燒死了。」

燕子飛望着徐遠、余老夫人，道：「這……」

柳青青道：「什麼時候了，還管什麼男女授受不親，救人第一！」

話一出口，柳青青便如瘋人般衝到上面去了。

燕子飛也只好事急從權，如言照辦。

吐了幾口口水，可謂杯水車薪，僅僅冒出幾許熱氣而已，根本發生不了作用。

所幸，柳青青很快便返回地牢，拿着半隻破碗，端回來半碗水，兩個人一齊動手，撬開如意的牙齒，一點一滴的小心灌進去。

溢出來的水珠滑落胸部，立刻冒出絲絲白氣，柳青青索性洒一些在傷處，燕子飛小心翼翼的攤開攤勻。

第一個半碗用完了，柳青青馬上再去舀第二碗，接連跑了三四趟，水療有了效果，如意的嬌軀輕輕動了一下，口裡夢囈般地呢喃道：「熱……熱……水……水……」

停一下，又道：「子飛……子飛……青姐……娘……娘！」

反覆說了幾次，都是這幾個簡單的詞兒。

燕子飛搖一搖如意的頭，嘶喊道：「如意，如意，我是子飛，青青也在這兒，還有徐前輩，余老夫人。」

如意似乎聽不見，一點反應也沒有，眼皮亦未睜一下。

看來，雖然同樣是傷在血手印下，如意的情況更糟。

事不關己，關己則亂，一向足智多謀的燕青天，此刻却一籌莫展，沒了主張。

余老夫人道：「此非善地，先將她救離雙龍居應是當務之急。」

徐西刀道：「你燕小子的命，是她用寒蟬救活的，可奏請皇上，借用寒蟬！」

一句話提醒了燕子飛，忙不迭地抱起如意就走。

由於興奮過度，又兼憂急如焚，大家均不曾細察，燕子飛走沒三步，便被迫停下來，這才發現，如意不僅傷重垂危，而且手脚被縛，分別綁死在四根鐵椿上。

捆綁的繩子是天蠶絲。

刀劍不入！水火不侵！

柳青青道：「事到如今，我看非得要大戰一場不可！」

徐遠不解道：「救人要緊，此事不宜挑起戰端。」

「可是，沒有雙劍根本救不了

人。」

「雙劍在那兒？」

「大概在摘星樓內。」

「如此，咱們走！」

* * *

摘星樓。

樓下的一間密室內，山本刀之助、犬養幸二、犬養幸三，這三個扶桑大頭頭，正秉燭夜飲，共商機密大事。

忽聞一個嬌滴滴的聲音，連續不斷的喊着：「叔叔！叔叔！」一直喊進房裡來，原來是犬養由美。

犬養幸二先是一怔，隨即堆下一臉的笑容，叫她坐在一旁，道：「三更半夜的，跑到雙龍居來作甚？」

由美公主趴在三叔的肩上，望着二叔，道：「自從兩位叔叔來到北京後，人家被余東劍纏得死死的，還沒有好好聚過哩。」

幸三道：「妳跑來此地，被姓余的那個傻小子發覺就糟啦。」

犬養由美噘起小嘴，信心十足道：「他睡得跟死猪一樣，不會知道的。」

山本刀之助雙眉微蹙，輕聲細語道：「余東劍這個笨蛋最近還聽話吧？」

「還好，不過有點怪怪的，好像已經開始懷疑我們對他別有用心。」

「不要緊，以公主的本事，對付一個楞頭青，應是綽有餘力，隨便給他灌點迷湯，就夠他醉上三天的。護國寺一役，沒能殺掉孫皇后，殊爲遺憾，但已拔掉孫九峯，總算小有斬獲，只要按照原定計劃做下去，大明江山必將唾手可得。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殺掉燕子飛，執行這個任務的最佳人選莫過於余東劍。」

犬養由美道：「依我看，余東劍恐怕殺不了燕子飛。」

幸二愕然道：「何以見得？」

由美公主道：「燕子飛的武功高不可測，姪女曾目睹他將余東劍的劍尖抓住。」

山本啜了一口酒，道：「如果老夫的研判無誤，余東劍成功的機會極大。」

犬養由美道：「山本會長何敢如此自信？」

「這事很簡單，以燕子飛的心性，一定不會對余東劍下殺手，一個百般忍讓，一個決心爭勝洩憤，只要姓燕的出現半點破綻，余東劍便可一劍穿喉。」

「這一來，柳青青絕無坐視之理，必會挺身而出，爲燕子飛報仇，殺死余東劍。」

「公主之言對極了，接下來徐老頭、余老婆子大興問罪之師，柳青青自然沒有活命的機會。」

「山本會長，倘若事情眞的照這樣發展下去，後面還有好戲可看。」

「那當然，燕、柳二人被視爲是大明朝的金童玉女，嚴元伯、孫九峯、張鐵虎那一夥人，勢必會傾全力緝拿東劍、西刀，到時候，那兩個老不死的不是命喪京城，就只有遠走他方，對我們的全盤計劃，可謂大大有利，老夫還特地爲這個謀略取了一個代號。」

「什麼代號？」

「狗咬狗！」

犬養幸二、幸三、由美聞言一齊鼓掌叫好道：「好極了，好一個狗咬狗計劃，讓他們窩裡反，自己去鬥好了。」

由美公主略一沉吟，道：「萬一這小子不聽話怎辦？」

山本以堅定的語氣道：「只有一個字——殺！」

「殺！」

這一聲殺，來自窗外，有一個人破窗而入。

不是燕、柳。

亦非徐遠、余老奶。

而是余家的命根子余東劍。

余東劍一臉殺氣，雙眼盡赤，長劍早已出鞘，一現身就挺劍疾取犬養由美的咽喉要害。

嚇得犬養由美魂不附體，掉頭就跑，余東劍如影隨形，躡踪猛追。

快，余東劍的速度太快了，如風馳電掣，似迅雷奔馬，犬養由美甫逃出摘星樓，余東劍已從她頭頂掠過，一式「回頭望月」，出劍抵住咽喉。

山本、幸二、幸三是何等人物，一個個仿若天馬行空，接踵飛出，犬養幸二的莫邪劍快如閃電，直指余東劍的後心：「放手！」

「放手！」

又是一聲暴喝，余老夫人的青銅拐杖全力砸下，震得幸二虎口發痲，莫邪劍偏離尺許。

燕、柳、徐西刀的動作也不慢，及時現身堵住山本、幸三。

犬養由美惺惺作態，仍自力圖辯解，嗲聲嗲氣道：「東劍，你醒啦，不要生氣，聽我說，聽我解釋。」

余東劍殺機滿面，態度強硬：「我不要聽，一句也不要聽，再也不要聽妳的花言巧語，妳根本就是一個大騙子。」

「東劍，你誤會了，完全是誤會。」

「放屁，我親目所見，親耳所聞，妳說破了嘴也沒用，打從一開始就在利用我，想利用我殺掉燕子飛，製造事端。」

「憑天地良心，我王小美對你可是一片眞情，海枯石爛，只喜歡

你一個人。」

「謊言！謊言！燕子飛說得不錯，妳不叫王小美，是犬養由美，一個無恥賤貨！」

「我愛你！」

「我恨妳！」

「我要嫁給你！」

「我要殺了妳！」

噗！的一聲，余東劍牙一咬，心一橫，一劍穿喉而過，這位一代妖姬，東瀛紅粉，當場香消玉殞，命歸九幽。

疾射的血箭噴了余東劍一身一臉。

「奶奶！」

親手殺死曾經心愛的人，畢竟是一件痛苦的事，余東劍喊了一聲奶奶，撲在老夫人的懷裡放聲大哭起來。

他哭得很傷心，像是一個受了極大挫折的孩子，找到傾訴的對象；更像一個誤入歧途的人，猛然尋回了自我，覺今是而昨非，涕淚交流，淚眼迷濛。

當余東劍刺殺犬養由美的那一瞬間，山本、犬養昆仲曾全力撲救，却被燕、柳、徐遠截住，未能得逞。

「叮叮噹噹……」

此際，雙龍居內警鈴聲大作，前田惠良第一個趕到現場，山本的臉色很不好看，沉聲道：「前田，敵人已摸進摘星樓，你怎麼到現在才發出警訊？」

前田誠恐誠惶道：「來人行踪詭秘，各處崗哨一直沒有發現。」

「該不是爲了你妹妹的事耿耿於懷，有意怠忽吧？」

「惠良一向忠心不二，至死不渝，請兩位王爺、山本會長明鑑。」

犬養幸二鼠目一翻，道：「前田惠良，如果本王叫你殺掉前田惠枝，你肯嗎？」

前田惠良不假思索，立以斬釘截鐵的語氣回說：「只要王爺一聲令下，微臣萬死不辭！」

「好，先幹掉燕子飛，再去解決她！」

雙龍居內警鈴大作，佐佐木、石太郎、井上十朋，以及數不清的五龍會高手，俱已齊聚摘星樓前，將四人密密痲痲的圍起來。

燕子飛神采飛揚，聲洪氣壯道：「多行不義必自斃，你們將來都不得好死！」

山本報以一聲虎吼，欲語未語，前田惠良搶先惡狠狠地道：「燕子飛，你害了我妹妹不算，差點把本座也拖下水，老子今天和你沒完沒了，不死不散！」

話落招出，天龍斬夾着一股銳厲嘯聲，朝燕子飛的頸項飛過去。

余老夫人猛一掄龍頭拐杖，怒吼道：「山本狗賊，南拳、北腿、東劍、西刀，這一連串血債，老婆子今夜要和你全部算清楚！」

杖影如山，風聲似濤，單挑刀之助，大打出手。

徐遠、柳青青、余東劍也沒閑着，立與犬養昆仲，井上十朋、佐佐木、石太郎等人混戰在一起。

不論是東劍、西刀與燕、柳，或是山本、犬養與前田，均屬一時俊彥，武林翹楚，這一動上手，絕非驚心動魄、慘烈兇狠能形容於萬一。

然而，三十合一過，山本便發覺苗頭不對，對手五人志不在殺人爭勝，而是集中全力，企圖奪走莫邪、干將。

正因爲是這樣，犬養幸二、幸三承受的壓力特別大，五個人的攻勢宛若兩個旋轉不停的車輪，一輪接一輪的攻向他們兄弟倆，其餘的人則視如不見，只有在擋住羣俠攻向犬養的路時，才出手排除。

又宛若兩把尖錐，死釘着兩個目標，雖然激烈，並不混亂，五龍會絕大部分高手，想幫忙却幫不上，只有乾着急的份兒。

莫邪、干將乃亘古神兵，摧金斷玉，削鐵如泥，幸二、幸三又是劍術名家，可謂如虎添翼，相得益彰，雙劍守得密不透風，奪劍簡直比登天還難。

余東劍的劍佔不到便宜。

徐遠的刀同樣無可奈何。

柳青青的皮鞭已被削去數寸。

老夫人的拐杖也一樣無法取勝。

燕子飛藝高人膽大，曾三次施展出空手入白刃的絕技，冒險奪劍，均告功敗垂成。

同時，五龍會的戰法已變，由犬養兄弟採取守勢，吸住燕、柳等人，山本率衆在外圍猛打，形成內外夾擊之勢。登時，主客易勢，五俠處境大險。

驀地，前田惠良大喝一聲：「納命來！」

天龍斬飛旋而出，直指燕子飛，燕青天鋼牙緊咬，甘冒失去一掌的危險，伸手去接，巧！妙！這一次終於成功了，被他準確無比的接在手中。

燕子飛不會使用天龍斬，只好當作暗器來用，向犬養幸二手上砸過去。

幸二反應夠快，一擊落空未中，但攻守却爲之一滯。就這麼一滯之隙，余老夫人的龍頭拐杖已趁虛攻入，杖尾掃中他握劍的右手腕，莫邪劍立如怒矢一般，脫手飛上天去。

颯！的一聲，燕子飛第一個彈身飛起。

颯！又是一聲，刀之助也啣尾

追上去。

颯！颯！颯！二人在半空中硬拚三掌，接着，徐遠、余老夫人、犬養、前田等人相繼縱起，在半空中展開一場爭奪戰。

砰！砰！砰！砰！與山本硬拚三掌，燕子飛略佔上風，將刀之助逼落地角，却吃了石太郎的一鞭，又被井上十朋的拳風掃中，也跟着勢竭而落。

快！準！柳青青飛出一鞭，纏住了莫邪劍，用力往回拉。

叭！石太郎的人皮鞭也不含糊，擊中柳青青的鞭梢，莫邪劍立如脫韁野馬，飛得更高更遠，超出了倭賊的包圍圈外。

燕子飛身形三起三落，山本也三起三落，二人都想奪下莫邪劍，且走，且追，且戰，誰也擺脫不了誰。

沒有一個人能夠抓住莫邪劍。莫邪劍落在前方，插入土中。

燕子飛用足十成十的功力，不顧一切的衝過去。

山本第一個出手截殺，被徐遠堵住了。

犬養幸三是第二個，和余東劍幹上了。

前田惠良被柳青青攔下。

幸二和余老夫人鬥在一起。

石太郎被燕子飛打退了！

佐佐木被燕子飛擊敗了！

井上十朋也沒有討了好！

其他的人更不必說，凡是擋住燕子飛去路的，非死即傷，無一倖免。

燕子飛八面威風，一身是血，卒告殺出一條血路，抓住莫邪劍。

柳青青迫不及待的道：「子飛，你什麼都別管，快去救人。」

西刀徐遠道：「柳姑娘，妳也去，以防萬一。」

柳青青道：「也好，是該有一個人護着，但盼二老切勿貪功。」

余老夫人道：「老身理得，我們負責斷後，三位一走，我們也會隨後撤離。」

燕子飛一心一意惦記着如意的安危，接連劈飛好幾個倭寇，奔出十餘丈後，前面再無阻碍，疾如瀉電奔馬，眨眼便到達地牢。

合徐遠、余老夫人祖孫三人之力，不可能將羣寇全數堵死，有不少人咬着柳青青的身影追下來，當柳青青打發走這些人，來到地牢門口時，燕子飛已斬斷天蠶絲，抱着奄奄一息的如意，走出地牢。

柳青青巾幗不讓鬚眉，當機立斷道：「子飛，你們走，馬上離開雙龍居，殺人的事全交給我啦。」

燕子飛將莫邪劍遞給柳青青，道：「青青，莫邪劍無堅不摧，放手去殺，跟倭賊講慈悲是浪費！」

話一落地，人已竄出，立有數賊追來，全部死在莫邪劍下。

如意對五龍會來說，委實太重要了，因爲她洞悉山本的全盤秘密，一旦落入敵手，和盤托出，整個五龍會必將面臨大明官兵的圍剿，非僅全盤美夢落空，恐亦將死無葬身之地。

是以，皆捨命以赴，奮勇向前，二老抵擋不住，節節後退，不久便與柳青青會合在一起。

燕子飛已越過圍牆，二老、柳青青、余東劍在牆頭上築下一道防線，不許倭賊越雷池一步，待燕子飛去遠，僅餘一團黑影時，這才施展開絕頂輕功，全速東去。

大家都是一等一的高手，這一全速前進，好似追風逐電，其快如飛，沒多久五個人便會合在一起。

然而，山本、犬養、前田又豈是省油的燈，片刻之後也隨後追至近處，而此刻，天已大亮，西直門也打開了。

山本回頭望望，跟他追上來的人約有七八個，略佔上風，但在光天化日之下行搶，勢必會驚動刑部、提督府與大內，屆時不僅如意不易搶回，說不定還會賠上幾條命，衡情度勢，自知事不可爲，暗喊了兩聲：「罷了！罷了！」含恨率衆退回雙龍居。

燕子飛可一點也沒敢小覷山本、犬養，知倭人多詐，老奸巨猾，沒敢返回別有天，拿如意的生死當兒戲，直接將她送進刑部大牢。

找來張鐵虎，把如意放在張一夫以前住過的那間牢房，燕子飛命人取來茶水，一面餵她喝水，一面在傷處敷濕布。

柳青青道：「這些事讓我來做，你快去奏明聖上，借寒蟬去吧！」

燕子飛跺跺脚，暗責一聲：「慚愧！」道：「妳看，我眞是急糊塗啦，這麼重要的事居然給忘啦。」

人已步出牢房，柳青青叮嚀道：「別忘告訴前田夫人一聲，也好讓她老人家安心。」

余老夫人道：「這樣吧，爲了節省時間，前田夫人那邊我們去好了。」

燕子飛道：「那就先謝謝兩位前輩。」

徐遠道：「那裡，應該的，應該的！」

* * *

前田夫人是第一個來到大牢的，當她看到自己的寶貝女兒尚活在人世時，那份喜悅，就好像又生了一位千金，只有爲人父母者才能體會出來。

曾幾何時，一見女兒昏迷不醒，生命垂危，立又憂心如焚，淚如泉湧，哽咽道：「柳姑娘，妳的

大恩大德，老身這一輩子也報答不了，請歇着，讓我來。」

親手餵了愛女幾口水，用濕棉花輕拭着乾裂的朱唇，又擰了一塊濕布，敷在傷處。

如意的臉像死魚肚皮，沒見一點血色，氣息微弱得幾乎要停止，如果不注意瞧，很難察覺出她胸部輕微的起伏。

偶而，還會發出夢囈般地呼喚，但說來說去，仍是那幾句簡短的詞兒：「娘！……子飛……青青……熱……水！」

前田夫人熱淚盈眶，輕撫着愛女的面頰，頻頻低喚道：「惠枝，惠枝，我可憐的孩子。」

無休止的呼喚，無休止的愛撫，無休止的餵水敷傷，如意一丁點兒小小的顫動，都會給老夫人帶來莫大的喜悅，可就是迄未睜開眼，喊聲娘，令前田夫人焦慮不安，痛若萬箭穿心。

望穿秋水，在大夥的期盼中，燕子飛回來了，手裡還捧着一個碗，柳青青劈面就問：「拿到沒有？」

「拿到啦。」

「你手裡端的是甚麼？」

「羊奶，剛擠的。」

將羊奶先放在一旁，燕子飛坐在床邊，撬開如意的牙，熟練地，小心地，一匙一匙地，把羊奶餵進心上人的口中。

看在前田夫人的眼裡，在心底深處笑了，熱淚立告奪眶而出，是那種喜極而泣的哭。女兒的眼光沒有錯，眼前的這個年輕人的確值得她去愛，去犧牲，乃至依靠終身。

柳青青亦爲這場面感動得珠淚盈眶，但心緒却頗爲複雜，儘管她被如意的眞情所感，引爲知己，甚至心甘情願的有意成全他們，而面對原本屬於自己一個人獨有，如今勢必要與人分享的局面時，心底最深最深處，依然免不了會有幾許悵然！

餵了幾匙羊奶，燕子飛取出寒蟬，納入如意口中。

前田夫人不解道：「那是什麼？」

燕子飛道：「寒蟬。」

「寒蟬？是大明的國寶啊，你是如何得到的？」

「是我奏請皇上特別恩准的，子飛當初被血手印所傷，如意就是用寒蟬幫我治好的。」

此話一出，前田夫人馬上跪了下來，面向紫禁城，肅穆鄭重的說道：「謝主隆恩！謝主隆恩！」恭恭敬敬的連磕了九個響頭。

寒蟬乃至陰之物，療效神奇無比，中午過後，如意臉上便有了血色，乾裂的嘴唇已有多處癒合，呼吸均勻而顯明，只是還沒有醒，呢喃自語的次數也增多了。

這是好兆頭。

經過一個漫漫長夜，第二天，如意果然醒了。

一睜開眼，就緊緊抓住燕子飛跟老母的手，眸光從二人臉上掃過，停在柳青青身上。

眼見自己心愛的人都在身邊，嘴角綻出一絲笑容，充滿再生的喜悅，與重聚的歡欣。

「娘……子飛……青姐。」

隨着呼叫聲，眸子轉來轉去，想再說些什麼，却已沒有力氣，她的傷勢太重，身子太虛弱了。

柳青青從外面端進來一碗參湯，道：「如意，我扶妳坐起來，把這碗參湯喝掉，這是子飛從『同德堂』買回來的千年參王，效可益氣培元，對妳的身子大有助益，很快就會好起來。」

前田夫人已搶先將女兒扶起來了，燕子飛替她在背後墊了兩個大枕頭，柳青青嚐嚐冷熱適中，才餵她喝下去。

午飯、晚飯時，又喝了兩碗濃肉汁，精神氣色益見好轉。

第三天早上，燕子飛正在餵如意稀粥，張鐵虎忽然跑來說道：「燕大俠，石大勇找你，要不要見？」

燕子飛一楞，道：「他的消息倒挺快的，在那兒？」

「外堂官廳。」

「什麼事？」

「他沒有說，不過，看樣子好像很急。」

「好，我去見見他，看他們父子又要變什麼花樣？」

放下碗，跟如意母女說一聲：「子飛去去就回。」拉着柳青青走出大牢。

石大勇早已候在那裡，逍遙客、鐵大錘和曲德，則守在官廳外面。

一照面，燕子飛就開門見山的道：「石總，你怎麼曉得我在刑部？」

石大勇的態度很不友善，一臉冷漠，道：「石某是今天一早才聽人說的。」

「誰？」

「這不重要。」

「究竟有何見教？」

「太師府得到消息，陳恭、柯友德最近常在門頭溝附近出沒，還有人親眼看見他倆押着一個大肚子的女人，想必定是貴妃無疑。」

「這則消息幾時傳到太師府？」

「昨天深夜。」

「如何獲得？」

「門頭溝來的幾名商旅，在正陽樓喝酒，閑談中無意透露出來，被本府的人聽到，事情大致如此。」

(未完・四十四)

上文提要：哈大姐只一說要把海盜送有司衙門，却不料海盜們即刻不打了。哈大姐吩咐管賬丁大發找人寫好狀紙，並要丁大發親送衙門，詎料杜捕頭收了一百兩銀子後，却叫他們息事寧人……水道生的飛龍號大海船完蛋了，人貨兩不見，浪人小川與田野故技重施，也要水道生賠訂銀兩千兩，水道生向哈大姐商借古照今，古照今說出一主意……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七巧賭坊

生意重斟找靠山　賭坊再得生力軍

「哎唷！」那人被踢得往一邊倒去，水道生已一把扣住另一人，他可也不客氣的當頭一拳打在那人的臉上，拳中了才鬆手，那人已雙手掩臉狂嗥，道：「打人了！」

他這麼一叫，從裡面奔出五個黑衣武士來，水道生一看，立刻迎上去了。

「喂，幹什麼的？」

水道生發覺這些黑衣人帶着刀，他放慢了腳步，道：「我姓水，是來找小川與田野的，我們有生意上的往來，我為他們二人運送宜興泥壺，我的船在海上出了事，當然要向他們二位商議善後呀！」

他指指門口，又道：「他們不准我進來，還出手打人，太過份了。」

有個黑衣大漢冷冷的道：「他們都被你揍了。」

水道生忿怒的道：「對於不禮貌的下人，應該施以教訓才是，免得為他們的主子丟人現眼。」

他此言一出，忽聽遠處一聲呼叫：「水先生，是你嗎？歡迎，歡迎！」

水道生抬頭看，立刻發現遠處的桃樹下站着小川，那小川正向他招手吶。

水道生大步走過去，幾個黑衣武士立刻不見了，他們眞快，好像穿的是布衣快靴，走路不帶聲音。

水道生以為這幾個人的武功必高。

＊　＊　＊

「哈……」

笑是不分人種的，當然笑也不分身份，只要哈哈笑，總是差不多一個樣！

只不過笑聲一樣，表情就不見得一樣，那小川笑得五官幾乎緊緊的擠在一起，叫人看不出他笑的眞正目的來。

水道生心中明白，這東洋小子在訕笑，他玩了別人之後應有的得意反應！

水道生走過去，這二人伸手握住對方的手，好像許久沒見面的老朋友似的，搖了一陣才鬆手。

小川雙手一拱，十分禮貌的道：「水先生，請！」

「請！」水道生回應着。

只見這二人走入一間花紙隔矮室中，那小川雙手猛的連拍三次，清脆的掌聲才落，附近忽的出現一個標緻的女子來，嚄，只見這女子那種打扮，水道生還以為那是個戲班子來的青衣花旦吶！

單只這女人臉上抹的粉就可以用刀刮下四兩來。

雖然如此，這女人還是惹人喜愛，聽她說話比之蘇州姑娘還嗲上幾分，再看她走路的那種小醉步、屁股翹、腰兒幾乎不見動，可也更

令人想伸手拉她一把才過癮。

水道生就忍不住的多看這女人幾眼。

小川對水道生道：「要茶或酒？」

水道生道：「茶！」

小川對那女子點點頭，道：「茶！」

那女子眞禮貌，彎腿低頭，答了一聲「是」，便斜目衝着水道生一笑走了。

小川這才對水道生道：「怎麼，銀子帶來了？」

水道生知道，這是說的四千兩銀子，其中兩千兩銀子是賠償的銀子。

水道生還沒開口，那女的已把全套茶具送來了，她把茶冲好，小川便對她揮揮手，這女的轉身而去，一句話也沒多說。

「請！」小川很會招待客人，也善於冲茶，水道生便想出這套茶具乃是宜興的窰，精緻中有一股泥香，泡的茶便也地道了。

水道生呷了一口，笑笑道：「好茶。」

小川沒喝，他微笑着直視水道生，一副十分愉快的樣子，令人以為他在欣賞甚麼。

水道生心中不舒服，今日似是朋友，明日說不定會動刀子，甚麼是朋友？天底下有兩個月亮嗎？咱們老祖先把朋友這個朋字早定好了，是兩個月字，那表示「沒有那回事」，天下只有一個月亮，所以直接了當的說，朋友是假的！

水道生此刻就想到這些，所以他回以冷笑。

小川忽的把手一伸，道：「水老板，可以拿來了吧！」

水道生道：「拿甚麼？」

小川雙眉一挑，道：「噫，當然是四千兩銀子了。」

水道生道：「小川先生，我沒帶來銀子。」

小川臉皮一緊，道：「沒銀子你來此地作甚？」

水道生道：「小川先生，我經不起這種損失，所以我打定主意，這趟生意必須成功。」

小川冷冷道：「怎麼說？」

水道生道：「我立刻再派出一艘大海船，前往宜興再裝一船泥壺出海，我欠你們的也認了，如果不把生意成功，我完了！」

一笑，小川道：「那是你的事。」

水道生道：「所以我來商議，咱們的生意仍有，我立刻把我的大海船天龍號派出去，我以為半個月內必可以把一船宜興泥壺送到日本。」

他嘆口氣，又道：「我的飛龍號至今沒有消息，我以為他們迷舵了。」

小川道：「我可不管迷舵不迷舵，到了限期沒送到貨，咱們只有找人運多一次了。」

水道生道：「這一回必按時間送到，小川先生，我的天龍號當頭叫張天發，他的海上操船技術是一流的。」

笑笑，小川道：「你是說重新再運一船宜興泥壺去日本，是嗎？」

水道生道：「不錯！」

小川道：「你還有另外目的？」

水道生道：「另外目的就是要張天發在大海上尋找我的飛龍號，此是一舉兩得。」

小川道：「你既然前來要求，我如果不答應便顯得我這人不夠意思，器度不夠，也罷，套句你們支那人的話，那裡不是交朋友的，好，你放船去裝貨，日期仍訂在船出吳淞之日算起，半個月為準，過了半個月沒有消息，水先生，你就別怪我不近人情了。」

水道生重重的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講定了，咱們也不用再寫期貨單，我這就去裝貨。」

他說走便走，打個鞠躬手扶膝，心中可在罵：「操那娘的老皮！」

他在心中罵誰也不知道，小川還是十分親切的把水道生送到大門口。

小川心中也在冷笑：「去了去了不回頭，你的船與人吶，這一輩子就別回來了。」

兩個人各懷鬼胎，兩個人還在門口握手言歡，相視哈哈一笑。

這時候兩個看門的翻白眼，水道生只裝作沒看見。

＊　＊　＊

水道生奔進七巧賭坊，他立刻找上古照今，他笑得好開心。

古照今正與小雪二人坐在房中逗樂吶，小雪的手被古照今咬住了，再看小雪的另一手中正端着一盤雪花糕，想也知道小雪餵古照今吃雪花糕的時候，被古照今咬住她的手不鬆口。

怪的是小雪吃吃笑，古照今哈哈笑，水道生便在這時候來到了。

水道生一直對小雪無好感，他以為這小雪姑娘把古照今迷住了，至少有一大半理由是古照今難過美人關。

只不過水道生此刻不能怒視小雪，他還得笑。

水道生從老遠就笑出聲來：「哈哈哈，我好像來得不是時候了。」

一聽聲音，小雪急忙離開古照今的兩腿站了起來，古照今也站起來了。

水道生走到門下，道：「打擾

了，老弟，你可眞的自在呀，這時候……」

小雪已笑道：「水先生，我漸漸的不討厭你了。」

水道生道：「是我榮幸。」

小雪道：「我知道你很恨我，對嗎？」

水道生一怔，這女子厲害！

其實哈大姐身邊的六名女子都厲害，她們的武功好，樣子又美，個個聰明透頂，乃哈玉芳千中選一的女子，當然是堪稱「厲害」二字了。

水道生忽然一笑，道：「今天以前我是恨妳，因爲妳抓住我這位古老弟的心。」

小雪道：「我現在也抓得緊呀！」

水道生道：「我現在也知道他更迷戀你，但我已接受這個事實了，換句話說我也忍了，所以我也就不恨你了，反而恨我自己。」

小雪一笑，頗得意的道：「你爲甚麼恨自己？」

水道生道：「我恨自己爲甚麼不多多的訓練十個八個美女爲我利用呀！」

一邊的古照今哈哈笑了。

水道生走近古照今，又道：「兄弟，我明白了一件事，便也坦然多了。」

「啊，可以說來聽聽嗎？」

「當然可以，因爲人嘛，活在世上是幹什麼的，幾十年光陰有限，活在這世界上可以說活得迷迷糊糊，死時糊糊塗塗，空手來又空手去，眞正賺的不過數十年歲月中的點點滴滴，那麼，何不把握住今天，努力的享受這既是痛苦也是無奈，却又叫人留戀的人生時光？」

他苦笑，又道：「今天日子過去後，今天的日子就永不再存在，今天如果過的日子美，就是賺到了，今天痛苦的過一天，那就是倒楣，所以我爲什麼定要你老弟倒楣呢？」

古照今道：「所以你已諒解了？」

「不錯。」

「請坐。」

小雪已把茶水送上桌，她又貼緊了古照今坐下來，俏目翻動間，看着對面的水道生。

水道生也看她，水道生的心中覺得她是美，單只是一身白肉就叫人心動，難怪這古小子迷戀她。

「老弟，你知道我爲什麼闖來嗎？」

「請講！」

水道生道：「成了，東洋人小川答應我再爲他運一船宜興泥壺了。」

古照今道：「水先生，你快去三刀會，我以爲你應快馬加鞭的去找三刀會三位當家中任何一人，只不過有件事情你應注意。」

水道生道：「快說，我要注意些什麼？」

古照今道：「你不能提到你的海船在海上出事，你更不能提到是爲東洋浪人運貨，只能說這筆生意是你的，因爲來不及運才找上三刀會幫這個忙，一切運貨費用，仍按合同辦事就好了。」

水道生一想，道：「老弟，一切由你計劃，你老弟是不是同我一起去三刀會？」

古照今道：「不，我去了對你的事情一些幫助都沒有，反而有害。」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建議你去無錫找三刀會的人，也許雷子鳴仍在無錫。」

水道生道：「兄弟，我原來是打算與你一同前往的。」

搖搖頭，古照今道：「如今雷子鳴恨透我了，因爲他親自前來，我拒絕了他，他必恨我，我太瞭解這人了，他的心胸狹窄，不然……」

水道生道：「不然也不會打發你走路了。」

古照今道：「所以我不但不能同你一起前往三刀會，甚至你也不能提起我的名字。」

水道生一聽，嘆口氣，道：「我得趕快走了，我的時間太寶貴了。」

他只呷了一口茶便起身離去，小雪俏皮的道：「慢走啊，不送你了。」

水道生一笑，那眞是無奈的笑。

* * *

「七對門！」

二院偏廂的兩張賭桌上正在賭牌九，推莊的不是別人，乃是那個當初曾被古照今出刀扎了一下的白臉漢子。

如今他的傷早好了，却由正廳調來偏廂。

這在七巧賭坊中是降了級，因爲他玩詐，被古照今一眼識破，這是自己砸了招牌，當然會貶到廂房來。

廂房的賭客不一樣，全是小鼻子小眼的賭客，最大的也不過押個一兩的，這算是不錯了，在這兒沒有人下注超過十兩銀子的，有不少挑了一擔柴，挽十個八個銅錢也來賭一把。

還有魚販走進來，賭不過一兩銀子已吸大氣。

* * *

這兒取牌不一樣，大家押錢都想看牌，爲看牌也會爭吵起來的，所以，這兒先由莊家把牌送到門前來，再由押多的人拿牌看，誰也無

話可說。

現在，莊家把第一把牌送到天門，莊家取回第三把牌，再把末把牌送到出門。

這位白臉漢子不在乎，桌上才只有幾個銀子呀，但是在正廳上，牌桌不見銅錢，盡是大錠銀子。

他毫不在意的先自亮一亮自己的牌，竟是個猴耍銅錘九個點。

這推莊的是九點，先打出門的天牌是八，對面的地牌也是八，末門的七點就不用瞧了。

這是統吃，莊家臉無表情，他根本不在意。

兩邊的伙計四隻手，把桌上掃個空，也不過一大把大銅錢，莊家連贏三把了。

「下！下！」莊家習慣性的推出牌，口中叫。

對面有個年輕人，抖出一張大銀票，上面却只是一兩銀子的面額，他露了出來。

誰也瞧見那是一兩銀子的面額，白臉推莊的只不過斜了一眼，便大叫：「離手！猴出！」嘩的一聲骰子擲出來了，是個四點。

於是，莊家把牌先送末門，依序的他把牌往另外兩門送，然後不在意的自己把牌先排開。

大家當然低頭看，嚄，十一摟住九姑娘，大彆十呀！

大伙全笑了。

其實莊家這是吃三把吐一把，也叫進三步退一步，不能一直吃下去，那樣幹，誰來呀！

當然，這一把統賠。

兩邊的伙計開始算銀子，出門末門賠的並不多，因爲先前莊家的牌幸運，大伙不願多下注。

但當伙計撥開天門的押注，先把銅錢碎銀結清，然後拋了一張一兩的銀子，不料那個十分年輕的人，他把手一指，道：「只一兩？」

他此言一出，推莊的立刻一瞪眼，便知道上當了，這是賭場中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手法，他絕對想不到會在這種小場面上出現。

立刻，他親自把對門的一大張一兩銀票展開來，一瞧之下，裡面竟然還有兩張銀票。

白臉推莊漢子再把兩張較小的銀票放在手上瞧，各十兩一張，共二十兩銀子。

他冷冷的一笑，道：「賠！」

有個伙計把一個早上贏來的銀子算了一大半送到這年輕人面前，全是大銅錢，如果用秤秤一秤，少說也有幾斤重，看得這年輕人皺眉頭。

誰也會想得到，這是叫年輕人別走了，這麼多的大銅錢，不賭下去怎麼辦？不能包了走人吧！

於是，年輕人笑了。

他也不去算算有多少銅錢，隨便就撥了一把押上去。

就這樣，眼看着一個時辰不到，他的一堆大銅錢與碎銀子就快沒有了。

於是，他又把那張大銀票押上去了。

這年輕人還用手拍拍這張大銀票，臉上一片祥和之色的看着莊家。

白臉漢的莊家笑笑，他心想：「你這小子，終於還是又來這一套了，你還想得逞呀！」

「下！下！」

莊家叫了兩遍，桌面上七手八手的也亂了一陣子，莊家才叫「離手」。

「嘩」！骰子擲出來了，接着一聲叫：「六出門啦！」

這是由出門先拿牌了，仍然是莊家先把牌分送出去，這也是莊家剛洗好推出的第一把牌。

只不過當莊家取回最後一把牌的時候，慘了！

莊家右手取牌，但突見寒芒疾出，莊家隨即抖着他的左手尖叫：「哎唷！」

他的左手流了血，而手腕也被年輕人隔桌一把扣住。

只見他用力一扭，立刻一張天牌自他的手中落在桌子上，引起大伙的吼罵。

「操他娘那老皮，這點銀子也值得你玩詐呀！」

「揍他，操那娘爛汚！」

年輕人再把莊家的牌攤開來，嚄，是個天牌配紅面大十，只不過兩點，如果他取牌在手，那是天牌一對了！

年輕人再把沒推出的三把牌撥開，赫然其中還有一個大天在裡面！

三十二張牌變成三十三張牌了！

* * *

莊家原是不屑於在這樣的小場面上動手脚的，但爲了要教訓對面這小子，他只動這一把，却不料只一把就栽了觔斗。

他怎麼也想不到這年輕人非等閒之輩，如果他知道這年輕人的來頭，他有再大的本事也不敢玩詐了。

正在大伙吼罵中，年輕人揮手，道：「各位，別吵了！」

他還眞把大伙吼住了！

這年輕人道：「我保証，這莊家只弄了這一把，他是對付我的，他不屑對你們玩詐。」

便流血的莊家也點頭。

年輕人又道：「所以我們別吵了，這一把叫莊家通賠，咱們繼續玩下去。」

這算是十分得體的解決方法，挨刀扎的莊家退守二綫了，由一個

伙計上前主持。

當然，那得先賠銀子。

於是，賭坊中的人很快的把這消息傳入偏院中，哈大姐正在爲兩條大船的事傷腦筋，聽說又是自己的人被刀扎在手上，立刻起身，道：「走，去瞧瞧又是甚麼人物，眞是的，楊豆子這小子走霉運，他那一雙白淨的手又慘了。」

原來推莊的漢子叫楊豆子。

楊豆子退到院門口，正遇上哈大姐與冬梅夏荷走來，他低頭道：「大姐，砸了！」

哈大姐低聲問：「怎麼又在推？」

楊豆子道：「那是個年輕人，他的賭術很精，而且出刀與古兄弟的同出一轍，刀在袖中藏着，眼明手又快！」

哈大姐一聽，低聲道：「去治傷，我去瞧瞧！」

楊豆子走了，他的手背流了不少血！

哈大姐走過去，他又發現這年輕人既壯碩，又漂亮，心中不由一動。

只不過她站在那裡瞧了半天，也不見人家有甚麼表現惹人眼的。

就在這時候，一邊的夏荷低聲道：「古兄弟的本事在刀，他……」

哈大姐立刻靈機一動，她對夏荷道：「快去，把古兄弟找來，也許……」

哈大姐再也看不出這年輕人有甚麼特別的賭技，他很坦然，面前也贏了不少大銅板，推莊的伙計手很乾淨，完全是靠各人的運氣，這樣的賭誰也無話可說，無他，有這個年輕人坐鎮，莊家至多在洗牌與擲骰子上稍稍的弄花梢之外，對換挾牌、換牌之類的詐就省了。

* * *

便在這時候，從後面走來兩個人，古照今與小雪二人手拉手的走來了。

他們二人的日子過得美好，形影不離，幾乎變成一個人！

哈大姐見古照今走來，她立刻向古照今道：「我的好兄弟，聽說你是惠州柳逢春的門下？」

「不錯！」

「你們柳家刀法……」

古照今道：「柳家刀法三絕招，那是十分怪異的出刀，而且……」

哈大姐道：「首重眼明手快了？」

古照今一笑，道：「那是當然，而且我們在練刀以前要練拿蠅手法！」

「甚麼叫拿蠅手法？」

古照今道：「就是正在飛的蠅子，只要出手，立刻捉在手中！」

他比了個手勢，又道：「初時用一巴掌抓蠅子，到了以後，練到以拇食二指抓住蠅子，而且出手必中，有機會我爲大姐表演！」

「唔，有那麼好的眼力，難怪楊豆子那小子會挨刀。」

古照今道：「我已向楊師父致歉意過了。」

哈大姐道：「楊豆子又挨刀了！」

古照今一怔，道：「又挨刀？」

哈大姐指向一邊的賭桌，對古照今道：「你瞧，就是那個年輕人。」

古照今自人羣中望過去，不由雙目一亮，立刻大叫：「喂，那不是丘師弟嗎？」

正在下賭注的年輕人猛抬頭，嘩，他跳起來了！

這年輕人手忙一揮，道：「師兄！」

古照今已走過去，他伸手便拉住年輕人，道：「大元，你出師了。」

甚麼叫出師？武藝學成便叫出師。

那年輕人叫丘大元，他既是古照今的師弟，當然也就是惠州柳逢春的徒兒。

這「三絕刀」柳逢春是使刀名家，有人說天下武功淵源深，說來說去是一家人，但惠州柳家刀法不一樣，柳家刀法是以快速見長，注重點而非面，是以既準且狠。

丘大元與古照今是一樣的，任何人以手法玩詐，絕難逃過他們的眼睛。

* * *

哈大姐果然料到這年輕人與古照今有關係，當然她並無太大把握，目的是要古照今來看看，開一家賭坊是如何的要應付三山五岳各路英雄的手段。

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一陣唏噓，爲甚麼？理由是古照今已三年沒與師門的人碰面了，而師父的日子也過得悲哀。

小雪走過來了：「阿今哥，快爲咱們介紹呀！」

古照今立刻拉着丘大元走到哈大姐面前，他得意的對丘大元道：「快叫大姐！」

丘大元楞楞的道：「大姐？她是你大姐？」

哈哈一笑，哈大姐道：「不是親的，但比親的姐姐還好，你是照今的師弟吧，照今已認我作乾姐了。」

她來講解與古照今的關係，相當的自然，自然也就是順理成章的意思。

小雪在一邊笑道：「大姐，還有我呢！」

哈大姐笑笑，道：「我不提你，妳的照今哥哥自然會爲妳介紹

了！」

古照今已對丘大元道：「她是我的……我的……」

小雪道：「害臊不是？妻子呀！傻瓜！」

「妻……子！」古照今心中一樂也！

丘大元道：「師兄，你結婚了？」

古照今道：「你就叫她嫂子吧！」

「嫂子！」丘大元仔細看小雪，眞美。

「哎！」小雪回應得眞妙，大家也都笑了。

哈大姐對身邊的夏荷冬梅吩咐道：「快去叫他們準備酒菜，再把兩位當頭兩位老爺子請了來，咱們在後面好生喝幾杯，爲乾弟的師弟……眞的，他叫……」

古照今道：「丘大元，乾姐。」

「爲丘兄弟接風啦！」

哈大姐幾乎要高興得跳起來了，古照今的師弟武功一定高，她正需要高手，他來得眞是時候。

* * *

一行人到了哈大姐住的地方，那夏荷奔去附近的「松鶴樓」叫酒菜，這一回她叫的是廣東菜……女人口味偏向廣東菜，這是爲甚麼？

當然有理由，因爲廣東菜大都是淡淡的，有些還帶甜味，這不似四川菜講求的是辣中有味，北京菜鹹中不膩，江浙菜只求好看。

人家廣東菜就不一樣了，大部份上醬後都紅嘟嘟，吃起來又酥又脆，是筋是骨分得清，張口一咬鬆鬆的，不用力就能碎在口中，入肚之後人舒暢，如果不相信，不妨到菜館去看看，在座的一大半是女人，這和四川不一樣，菜館的客人絕大多數是男人。

連女人也擠來吃，當然是又妙又好了。

哈大姐只要叫酒席，不是江浙菜便是廣東菜，叫江浙菜因爲那是上海的地道菜，所以叫是必然的。

夏荷叫一桌廣東菜，她特別交代，除了大菜龍虎鬥，五鼠鬧東京免了之外，別的隨便配。

甚麼是龍虎鬥？貓與蛇是也，那五鼠鬧東京乃五隻淨紅大老鼠，這是夏荷不愛的大菜，都免了。

* * *

現在，該來的人全到了，有吃的誰也不會放棄。

米太郎與方浩二人，人沒到鳥先叫，兩隻畫眉好像在吵架似的，一路吵進小院來。

兩個人各把鳥籠掛在院中一棵花樹上，大搖大擺的走進來了。

哈大姐的兩位當頭，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也已坐在房中嘻嘻哈哈了。

古照今這時候向丘大元道：「師弟，這四位都是大姐的大叔輩，也是大姐的得力助手，咱們應對他們恭敬。」

丘大元忙起身施禮，那佟大川聽說是古照今的師弟，立刻想和他結交。

杜老三更是直瞪眼，這是高手呀，又添生力軍了。

忽聽得方浩大笑起來。

他笑得別人莫名其妙，但米太郎開口道：「太好了，咱們二人也別打架了。」

哈大姐一聽，吃一驚，道：「打架？你們二老還打架呀，爲甚麼？」

米太郎指着古照今，道：「爲他！」

古照今吃一驚，道：「二位老人家，你們爲我火併呀，我有甚麼地方不對了？」

方浩道：「那天我見你的手法太快了，眞是我們這一行的一棵奇葩，我把聽見的對他講，他却要收你爲徒，準備把一身藝業相授。」

他看看吃驚的古照今，又道：「是我發現你的，當然由我相授，怎麼也輪不到他吧！」

哈哈一笑，米太郎道：「幾十年的交情，你還要同我打架，也好，上天又送來一個，我不同你搶了！」

他拍拍一邊的丘大元，又道：「有了你，我就不用再同我這老搭檔打架了，哈……」

原來他們二人這兩天爭吵不休，爲的是要收徒，其實他們這是一廂情願，也不問問古照今本人。

但在他二老以爲，多少人跪求他們收爲徒弟，他們正眼也不瞧一下便拒絕了。

這中間自然有原因，原來在賭輩中自有俠客。

米太郎與方浩二人就以爲他們在賭輩中是俠客之流，如何才稱得上是俠客？那除了贏得光明輸也磊落之外，憑本事與老千人物較量，老千當然玩詐，那麼他們就吃老千。

只要下賭場，明眼人只一瞧，便會分辨出何人是老千，那麼宰老千就是他們二老的本事，這就叫賭俠。

* * *

事情一經說明，古照今與師弟丘大元哈哈笑了。

古照今道：「藝多不壓身，有機會倒要向二老請教了。」

方浩撫掌笑了！

丘大元却不笑，他好像心中有一大堆的心事，只是他在這種情況之下一直沒有說話的機會。

然後「松鶴樓」的酒菜送過來了。

酒菜就擺在原來的那張檀木雕花邊的大桌上，這時候哈大姐的六個美人兒全到了。

六個美人指的是小雪、翠竹、春蘭、夏荷、秋菊與冬梅六人，當然，這中間除了小雪之外，另外五人可還眞的着意打扮，小心穿着，淺笑擺腰的盡在那丘大元身邊獻媚勁，爭斟酒。

那翠竹更是依靠在丘大元身邊拋媚眼，嚄，可也把這從小地方來的小子弄得漲紅了臉。

惠州是大地，但與上海一比就算是小地方了，更何況如今上海這地方十分洋化，大街上常見男女手拉手的走，這在內地那還得了，早遭人非議了。

哈大姐更高興，她舉杯道：「來，咱們爲丘小弟接風，大家先乾一杯！」

古照今也不再如當初來時那樣的生澀，大方的對丘大元道：「師弟，你來了這裡，這裡便是你的家了，千萬別拘束，來，乾杯！」

丘大元苦笑，因爲他沒有開口說話的機會。

他只得舉杯喝了杯中酒，立刻，那翠竹便又爲他斟上一杯，而且是滿滿的一杯，光景恨不得一壺酒全倒入他的杯中。

哈大姐當然是最爲高興不過了，便在大伙喝了幾杯酒之後，忽見丁管帳匆匆走來，手上提着一個布包。

哈大姐一看，道：「幹甚麼？」

丁管帳笑道：「這些是那位少爺的銀子，伙計們已爲少爺把他在賭桌上的錢包在這裡，久等了不見這位少爺出去，就知道今天不走了，所以我把這包錢送來了。」

哈大姐道：「甚麼今天不走，以後就住在咱們這兒了，把包留下，你去前面招呼。」

丁管帳十分愉快的放下小包轉身而去，外面還傳來丁管帳得意的笑聲呀！

當然了，七巧賭坊又添高手，大家都高興。

於是，丘大元喝了酒，酒壯膽，他搶着開口了。

「師兄，我找來上海眞不容易找到你！」

古照今道：「你原以爲我在三刀會嘛！」

丘大元道：「是的，可是我們又知道你不在三刀會了，所以……」

古照今道：「你們是怎麼知道的？」

丘大元道：「三刀會的大當家去找師父，所以，師父就派我來上海找你了。」

大伙一聽全楞了。

先是個水道生一心要把古照今挖走，如今又是三刀會的大當家申方良，而姓申的一下子找上惠州，直接向柳逢春要人，這一招太過厲害了。

丘大元又道：「見師兄的日子過得好，我很難開口。」

古照今的臉皮緊了。

哈大姐心中也吃驚，她想不到三刀會的大當家竟然會直接了當的找古照今師父，這一招確是厲害，如果古照今的師父要古照今再回三刀會，這件事就棘手了。

小雪的臉色十分難看，她忍不住緊緊的拉著古照今的手，眞怕古照今拋下她走掉。

何止是他們二人緊張，便佟大川、杜老三、米太郎與方浩二人也都瞪大了眼睛。

要知道那年月，弟子服從師父的話乃天經地義之事，江湖上鮮有違背師命的人，當然也有反抗師命的人，但下場總是免不了被廢了一身功夫。

當然古照今也知道這些，他更是緊張。

倒是丘大元乾乾一笑，道：「師兄，你們好像很不自在的樣子。」

古照今道：「你還沒告訴我，師父他老人家的意思又是什麼？」

丘大元道：「師父並沒答應叫師兄再回三刀會，他只是要先知道你的情形再回覆三刀會。」

他頓了一下，又道：「三刀會的大當家帶了禮物前去的，師父不好當面拒絕，只要三刀會大當家放心，一旦瞭解眞相，會勸你重投三刀會，這才打發那位申當家的走，只不過姓申的千叮萬囑，定要你再回三刀會，好像要定你了。」

古照今道：「那是不可能的。」

就聽哈大姐道：「這麼說來，你們的師父甚通情達理，單只這麼應付，就值得咱們去孝敬一番了。」

她對丘大元笑笑，道：「丘兄弟，老實說，我不但要把你師兄留下來，便是你，我也打算不叫你走的。」

丘大元看看古照今，似乎無奈的道：「可是，我得回去向師父回報呀！」

古照今未開口，哈大姐開口了。

她笑嘻嘻的道：「丘兄弟，你把地址寫出來，我派人快馬去惠州，我這裡禮物帶重的，一千兩銀子當賀儀，我賀他調教你們兩個好弟子。」

「一千兩呀！」丘大元一怔：「師父師娘最需要了。」

古照今道：「太多了吧？」

哈大姐道：「不多，一千兩不算多。」

丘大元道：「人家三刀會大當家申老爺子帶的是四色大禮，其中一大盒洋糖果，金華火腿一隻，師父笑嘻嘻的半天直喊好。」

佟大川道：「另外兩大件是什麼？」

丘大元道：「大號香菇五斤，燕窩球一盒。」

哈大姐冷笑，道：「三刀會不缺這些，他們的買賣我清楚，只不過咱們送上白銀一千兩，柳老師父想吃什麼買什麼，管他三年也花不完。」

丘大元道：「老板娘，若眞是如此，我師父必不會逼我師兄回三刀會了，我擔保。」

他年少坦白，聽得哈大姐等人全笑了，剛才的一陣陰霾，在丘大元的幾句話中消失了。

哈大姐笑對丘大元道：「丘兄弟，以後你別叫我老板娘，叫我大姐就好了。」

翠竹笑道：「是呀，一家人了嘛！」

丘大元看向翠竹，他的雙目一亮，因爲他發現翠竹正用媚眼看著他。

翠竹已接道：「我叫翠竹，你若喜歡，我以後天天侍候你，好不好？」

哈大姐已笑道：「丘兄弟，翠竹是你了。」

她此言一出，另外的四個姑娘不但不吃醋，反而對翠竹笑呵呵的羞她。

丘大元看看古照今，道：「師兄，我可以住在這兒嗎？」

古照今道：「師弟，他們歡迎你呀！」

忽的一聲「哈哈」，方浩對米太郎道：「好呀，咱們也別再爭奪了，你一個，我一個，看咱們誰先教會他。」

米太郎道：「不但教會，我打算叫他飼養我的畫眉鳥，我是個不自私的人呀，哈……」

「哈……」便是其他的人也笑開懷了。

哈大姐立刻舉杯，笑道：「咱們又添生力軍，來，大家一齊乾一杯！」

圍坐的人樂了，每人至少喝了三斤老紹才罷休。

* * *

哈大姐不但命人立刻送一千兩白銀去惠州，她也寫了信，當然免不了邀請柳老爺子來上海這地方看看。

大上海才開埠不久，內陸不少人也嚮往，當然，如果哈大姐再把柳逢春邀來，她有力量與小川田野一搏。

哈大姐的目的便是去找東洋人一搏，她如今明白一件事，東洋人成立了個黑龍會，好像專門玩咱們中國人。

哈大姐也不忘她被搶的兩船宜興泥壺，她要連本帶利的找回來。

* * *

上海這地方的人好像個個愛乾淨，就好像古照今剛來時小雪侍候他一樣，當先是弄來大澡盆，好生的來個全身清洗。

翠竹安排妥了，命幾個僕婦把一應洗澡的工具，一樣不缺的送到在古照今與小雪二人睡房正對面的廂房裡。

那兒也是間雅房，原是遠道來的大亨賭累了歇息的地方，裡面的佈置是高雅的，單只牆上掛的名人字畫就有四張惹人眼。

內室的設備也高級，全是亮晶晶的傢具。

大澡盆就放在房中央，大毛巾上先洒上香水，還眞的是來自法蘭西的。

那丘大元還是頭一回聞到這味道，忍不住的打了幾個噴嚏，也惹得侍候他的翠竹笑起來。

熱呼呼的洗澡水中也攪拌了香水大半瓶，那翠竹已爲丘大元脫衣了。

丘大元急忙搖手，道：「我來，我來！」

翠竹笑道：「往後咱們住在一起，不叫我侍候也不行，你在這方面要向你的師兄學習。」

丘大元道：「我師兄是位見過世面的人，他在三刀會幹了三年。」

翠竹道：「也被三刀會埋沒人才三年。」

丘大元不開口了。

翠竹姑娘爲丘大元解衣脫褲，女不羞男羞，丘大元幾乎臉紅耳赤還帶著幾分哆嗦。

翠竹姑娘早發覺了，她哈哈笑問：「貴庚呀？」

丘大元道：「上海話我們不懂。」

翠竹一笑，道：「幾歲啦？」

丘大元道：「二十，二十了。」

那年頭自小地方來的男子，二十歲是嫩了些，要想見世面，尤其是在上海灘，那還有得這小子多學習的了。

* * *

丘大元幾乎是跳進水盆中的，他還把一雙手緊緊的捂住他那一個見不得人的東西，用背對著哈哈笑的翠竹。

翠竹看得直發笑，她還眞會逗弄這個沒見過世面的小子，就在丘大元坐在水中時，翠竹卻站在丘大元面前，笑道：「你看，我脫衣服比你大方。」

她一件一件的慢慢脫，一件一件的自丘大元的頭上把衣服拋在對

面的椅子上。

她脫到小衣的時候，只見丘大元頭不抬眼抬，眼珠子往上看，看得像一雙「賊眼」。

「刷」！翠竹上身的小衣也被她扯下來了。

這女子眞大方，也不看水盆中呆坐的丘大元如何吃驚，抽出一條毛巾抛在水中，道：「來，我爲你剝下一層皮。」

丘大元迷惘中吃一驚，道：「剝皮？」

「是呀，我很會剝皮的。」

「妳剝我的皮？我……」

哈的一笑，翠竹姑娘道：「你也不看看，你多久未曾洗澡了，身上汚垢一片片的也不嫌髒呀！」

丘大元明白了，原來姑娘要爲他把身上一層汚泥除掉，不由笑了，道：「原來洗我身上泥垢呀，我已很久沒洗澡，我也不知道，我練過功以後也很少洗全身，用毛巾抹把臉就算了。」

翠竹道：「你髒得很呢，快把兩臂伸直了，我先爲你上肥皂。」

「什麼肥皂？」

翠竹哈的一笑，道：「喲，肥皂也不知道呀，呶，就是這個呀！很香的。」

丘大元笑道：「那不叫肥皂，咱們家鄉叫那玩意兒作『洋鹼』呀！」

翠竹反而楞了，「洋鹼」又是什麼？

* * *

香肥皂先由頭擦到足底，翠竹姑娘比之小雪侍候古照今又「作風大膽」多了。

那丘大元幾曾如此過，他想不叫翠竹碰他也不成。

坐在水盆翻過身，翠竹把丘大元的背後也擦得泛了紅，一盆水洗完換一盆，那翠竹盡把她的雙峯在丘大元的面前抖。

她抖呀抖的忍不住哈哈笑起來。

她爲什麼會發笑，而且幾乎笑彎了腰？原來是他發覺那位小小的丘大元不老實，鐵棍也似挺得直，忍不住的一拳打上去，叱道：「你不老實！」

丘大元忙用手捂住，他無奈的道：「是妳惹的。」

翠竹細聲細氣的笑道：「你呀，心火壓一壓，千萬別性急，咱們二人天長地久，好日子還在後頭吶。」

丘大元道：「姐姐，妳要嫁我？」

翠竹道：「就像你師兄同小雪一樣呀！」

「小雪就是我師嫂，是嗎？」

「是呀，你以後會發現他們的日子過得好極了，你想不想同他們一樣？」

丘大元道：「誰不希望過好日子呀！」

翠竹笑道：「那就好，你我從此是夫妻了，所以我才會在你面前毫無保留的呀！」

她除了小褲沒脫之外，能脫的全脫了，丘大元一聽之下，這才大膽而又大方的看翠竹姑娘。

他這麼仔細看，立刻發覺翠竹眞的美，她一身圓而不肥細而不黑，除了有均勻而豐滿的好身材之外，好像每一個動作都叫人不捨得把目光移開。

哈大姐這麼美，她可是個萬中選一的美人胚子，而美女由美的女人來挑選，當然美。

哈大姐本身也稱得上是美人，她選的姑娘當然美。

哈大姐的姑娘不亂來，有多少豪賭客花銀子想一親芳澤的實在不少，但陪喝酒開心一下是可以的，想上床？只哈大姐這一關就不通過。

哈大姐把小雪、翠竹二人送給古照今與丘大元師兄弟二人，那是有原因的。

一方面她決心要抓牢師兄弟二人，當然最好的方法就是抓牢他們二人的心。

另一方面，他們師兄弟二人年紀不是四五十歲的人，是二十才出頭的年輕人，且又長得帥，對她手下的姑娘而言，這是絕配，不會令姑娘們反感。

匹配才會有良緣，哈大姐的目的便是要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爲她賣命。

* * *

月兒斜照下，風兒微微吹著，院子裡花樹上的香氣，那麼均勻的一陣陣送入房中，飄洒在那張大床上。

床上的人兒沒出聲，床上人的動作像狂濤，仔細看，嚄，好像玩命嘛！

別管怎麼個玩命法，但最終卻是二人來個和平演變，摟摟抱抱的交頸而眠了。

人嘛，誰不趁著年輕時候有精力，好生的痛快一番呀，就這麼一天的時光，丘大元已領略到享受食與色的眞正快樂滋味了。

丘大元來到上海灘，先是由哈大姐招待好吃的，然後再由翠竹姑娘侍候一夜到天明，這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也難怪師兄樂不思蜀了。

丘大元也樂不思蜀了，如果師父柳逢春找來，他也不打算走了，想想看，到什麼地方去找這樣的好日子？

* * *

好日子過了五六天，這天過

午，哈大姐便把古照今與丘大元師兄弟二人找到她住的精舍中，這二人只一到，便發覺米太郎與方浩二人在座。

那方浩見這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立刻笑了：「太好了，你們吃也吃膩了，玩也玩夠了，可以跟我們二老學幾招賭桌上的絕藝了吧？」

古照今笑道：「二位大叔眞要把賭技傳我二人呀？」

米太郎道：「不錯，七巧賭坊有七種賭，每一種賭都有一定的技巧，學了以後受益無窮。」

哈大姐一笑，道：「如果你們師兄弟習了賭技，我便有意將來把這賭場交由你們二人來掌管，我也好全力把咱們的海運搞起來。」

古照今道：「怕會令大姐失望了。」

方浩一拍大腿，道：「你放心，七種賭法傳與你們二人，並非叫你們二人去詐賭，而是防人來咱們賭場中詐賭，至於偶爾露一下賭術，那也是無可厚非的。」

丘大元無意見，他全依師兄古照今的意思。

古照今點頭了。

只要不詐賭，學學也無妨，那方浩一聽，伸手拖住古照今，道：「不用拜師了，咱們去你住的地方，我這就對你傾囊相授。」

那米太郎也拉過丘大元道：「走，我們去你住的房中，我們好生去研究，什麼師父徒弟就免了。」

哈大姐笑呵呵的道：「去吧！學了二老的功夫，那可是吃到天邊也吃不完的本事。」

她送四人到門口，又道：「你們去習藝，我命人去叫酒席，今午大家喝個夠。」

她抬頭看看掛在房上的兩隻畫眉鳥，只聽兩個畫眉鳥正叫得不亦樂乎吶！

* * *

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習賭技，他們二人對於方浩與米太郎二老的賭技十分佩服，其實二老的武功也了得。

敢於賭場上翻雲覆雨的人物，不能只憑賭技，一旦遇上不要命的狠角色，如何迎上去，那就得憑功夫了，那種場合不但精也講求個狠字。

他們頭一天學了一種叫「偸天換日」術，還未學而實習之，便聽得有人在哈哈笑，這時，翠竹跑來了。

那翠竹道：「吃酒了，而且有個人在等著吶！」

丘大元這幾天已與這翠竹熱乎得忘了東西南北方向似的，他見翠竹走來，也不跟米太郎學了，拉過翠竹就走，米太郎低罵道：「這個人沒良心的，說走就走呀！」

那古照今對方浩笑道：「方大叔，咱們吃酒去，翠竹說話不清楚，是誰來了咱們還不知道。」

方浩道：「這時候誰會來？」

二人邊說邊走，不久便來到哈大姐的精舍，古照今抬頭看，不由一怔，因爲他看到水道生來了。

水道生見古照今走來，立刻在袋中掏，邊笑道：「古兄弟，你看看，你看看這是什麼？」

他取出個紙袋，古照今一看便知道那是三刀會的公用紙袋，但凡與外人訂的合同文書，便是用這種封套把合約裝在裏面的。

他這是與三刀會訂了合同，由三刀會派船把一船的宜興泥壺運往日本去。

上海開埠不久，運送大批物品均是利用三桅大海船運送，動力船只有洋人才有。

* * *

哈大姐笑嘻嘻，她對水道生道：「水先生，見你把事情辦妥回來，眞替你高興，你也別走了，我已叫了『松鶴樓』的酒席，大家一起吃幾杯。」

水道生道：「算我鼻尖嘴長，這頓酒菜叨擾妳了。」

於是，佟大川與杜老三也來了，大伙圍在桌邊，那佟大川見了水道生，他實在沒好感，冷冷的道：「水先生，你如今已拉上了三刀會，我以爲你應該派一條大船跟上去，也是個照應。」

水道生道：「不，我既然少賺銀子，三刀會就應有所擔待，且看他們的運氣，如果他們也遇上那批東洋海盜，三刀會就會傾力而出，有了他們的攻擊，那批海盜倭寇必被三刀會收拾，到時候我自會帶船殺上那荒島救我的人。」

古照今道：「水先生，咱們吃酒吧，我相信過不了多久，必有消息傳來。」

哈大姐一笑，道：「水先生，我怎會放棄討回我的損失呀，別說是你了，我也正打算找上荒島吶。」

水道生道：「哈老板，咱們等，到了三刀會的消息傳來，咱們聯手出擊。」

哈大姐笑了。

於是，酒菜送來了，精舍中立刻傳出陣陣的歡笑聲。

當然，笑聲最多的乃是翠竹與小雪二人了。

* * *

就在這夜二更天，哈大姐把佟大川、杜老三、古照今、丘大元四人召喚到她的精舍中來了。

哈大姐對四人道：「我下了個決定，希望你們聽了以後也拿個主意。」

（未完・十）

上文提要： 林小玲懷疑小郭和毛小珠有親密關係，忿而出走，經阮逢時分析，她方知是毛小珠和哈巴狗使計氣走她。於是，她將那帖膏藥反貼到哈巴狗的身上，氣得毛小珠出走。毛小珠不幸遇上潘大春夫婦，幸衆小及時出手相救……小郭在賭場贏得一個男扮女裝的小文士垂青，離開之後，忽傳阮逢時之死訊，死狀如雲中豪及商鴻完全一樣……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護法動機費思量　少俠睿智救伙伴

梁人傑道：「相信小郭你的見解和我雷同。」

「捕頭把我估高了。」

「不信我們各自把自己的看法寫在自己的掌心上對照。」

「好，就這麼辦。」

兩人寫好後，各自看別人的手掌，不由一怔。

他們二人掌心中都有「未必是葛、花二人殺的」的字樣。

二人不由惺惺相惜，互相敬慕，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

小郭和梁人傑站在較遠處談話。

這樣，任何人就聽不到他們交談的內容。

小郭道：「大捕頭似乎還知道些別的。」

梁人傑搖搖頭，道：「如我知道，你一定也知道。」

小郭道：「你爲什麼把我估得這麼高？」

梁人傑笑笑，道：「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你眞是把我當作爲『不老仙』的傳人？」

梁人傑大笑道：「我不會那麼容易相信謠言。」

小郭道：「捕頭畢竟不同，你說說看，這些案子發生的原因到底是爲了什麼？最終目的是什麼？」

梁人傑道：「當然和選武林維持會主有關。」

「當一任維持會主只不過能積攢幾十萬兩銀子而已，却也要付出精神及時間，因爲武林中各派別的分歧、糾紛不斷，那筆錢也不是很好賺的。」

梁人傑微微搖頭，道：「小郭，這件事你還不大懂。」

「我是不大懂。」

「據說武林維持會主可以享有一項特權的。」

「什麼特權？」

「自上一任(即蕭松樵再上一任)離奇死去的會主『殘月刀』曹伯年留下一本『舞鬼籙』之後，爭着幹會主的人很多，但只有蕭會主蕭松樵當初曾再三推辭不就。」

「爲什麼？」

「此人生性淡泊吧！」

「這麼說，蕭會主手中保管了這本『舞鬼籙』了？」

「大概是的。」

「什麼叫『舞鬼籙』？」

「據說是一本秘笈，寓技擊於舞蹈之中。」

「『舞鬼籙』的『鬼』字又有什麼特別含意？」

「傳說那本秘笈傳自海外，是一些洋鬼子形象的畫像，也就是一些洋鬼子婆娑起舞之意。」

「『舞鬼籙』上的化外技擊很深奧厲害嗎？」

「傳說如此，誰也沒看見過。」

「是不是會主能保存及有權練它？」

「據說會主有權練，以便有足夠的身手維持武林正義，但據說蕭會主却拒絕練此武功。」

「爲什麼？」

「第一，這武功太殘酷，其次是難練。」

「高深的武功當然難練。」

梁人傑就不再進一步說明了，也許他知道的也只有這些了。

小郭似乎忽然想起一事，道：「前任會主『殘月刀』曹伯年離奇死亡又是怎麼回事？捕頭有沒有見過他的屍體？」

梁人傑點點頭，道：「一劍或一刀畢命。」

「怎麼？迄未弄清曹大俠是死於刀或者劍下？」

「對！一道致命的創傷由左後背一直延伸到腰下，那一道深槽很奇特，所以無人知道是劍傷還是刀傷。」

「不知是刀傷或劍傷，又如何能破案？」

「對！正因爲如此，迄今仍是一件沒破的懸案。」

小郭忽然問道：「捕頭，在你的心目中是不是也是懸案？」

「當然！」

「你是否多少有點心得？你是不是以爲前會主之死和近日三大高手之死有關連？」

梁人傑不點頭也不搖頭，道：「小郭，咱們心照不宣，共同努力來找這個答案，如何？」

小郭點點頭，他們彼此有某種深入的瞭解。

因此，追緝葛四海和花帶雨的行動雷厲風行。

＊　＊　＊

小郭來到一處山野中的別墅內。

這兒佔地並不很大，所以也不太惹眼。在一片楓林中有一座紅樓，風景之幽邃，格局之脫俗，眞是無出其右。

小郭上前敲獸環時，大門「呀」然而開。

一個小丫頭在門內深深一福，道：「郭少俠請！」

小郭被引進一個小客廳內，好像立刻就陷入了衆香國或溫柔鄉之中了，香氣襲人，令人陶然欲醉。

小丫頭獻上茶點後退出，但很久未見主人出來。

小郭似對那蕭露頗有信心，又等了一會，小丫頭才進來道：「郭少俠請跟奴婢來吧……」

小郭跟着小丫頭來到中院一個十分別緻的內院，小丫頭在院門口一站，道：「郭少俠請自己進去吧！」

「多謝！」小郭入院，在三間精舍外聽到裡面有人道：「兄弟，我等你好久了……」

小郭一聽就知道，這正是小文士蕭露的口音。

不知爲甚麼他忽然產生一種十分奇妙的感受。

他進入精舍中時大爲驚奇。

因爲這兒四面八方都是鏡子，室內燃着獸香，所以輕煙氤氳縹緲，使他所看到的人兒更呈虛幻而神秘。

由四面壁上、天花板以及地面上的鏡子相互反映折射出來的影子，可見蕭露只披了一件幾乎全透明的蟬羽薄紗。

本來，一襲幾乎全透明的薄紗穿在全裸的胴體上，會自四面八方的鏡中展示不同的角度而很清楚的奇景，却因室內有氤氳的獸香輕烟，所以又有點虛幻不清。

也正因爲虛幻不清，却又彷彿可見，才更能產生令人想入非非的綺念。

「兄弟，我只是爲了守信，不得不如此而已。」

「姑娘是說……」

「我的身價五百萬兩，已經當衆輸了給你。雖然有人可以賴債，或者詭稱戲言不能認眞，但小女子一向言出必踐，堅守承諾。」

「這也正是在下敬慕姑娘豐儀的主要原因。」

「兄弟，小女子已經是你的人了！除了目前還不能盡我某些應作的義務之外，至少你可以享受某些事。」

「在下已經大飽眼福了。」

「兄弟，三天前小女子向你保証過，小女子身上任何一部份都找不到一道米粒大小的疤痕，兄弟以爲如何？」

小郭讚嘆地道：「在下已經印証了這一點，果然是天下最完美的肌膚！」

蕭露道：「兄弟來訪，蓬華生輝，所以小女子要作有限度的奉獻，以期兄弟不致於白來一趟。」

「多謝姑娘！」

「不必客氣，我已是你的人了，只不過目前還不知道將來我會變成你的甚麼人，比如說變成你的妻子、情人、小妾或丫頭等等。」

「這怎麼敢當，只不過在下已有了一位女友。」

「有女友是無妨的，小女子說過，兄弟把我當作甚麼，小女子都不會介意，因爲我信任兄弟不會委屈我。」

這是多麼柔順委婉的口氣，小郭道：「如我要妳，一定是要妳作妻子的，怎會要你作妾甚至作丫頭呢？」

「嗨！世事滄桑多變，未來的

事很難說，不管我作你的甚麼，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都會心甘情願的。」

小郭道：「我與姑娘也不過是第二次見面，姑娘居然會對在下如此鍾情！」

蕭露道：「人與人之間有所謂緣份，也許是緣份吧！」

小郭道：「姑娘麗質天生，在下配不上妳！」

「郭少俠忒謙了！只怕少俠不要我！」

「那怎會？在下深深慶幸姑娘對在下的重視！」

「爲了報答少俠對小女子垂青，我決定讓少俠得到一點好處，請問少俠最喜歡女子的哪一部份？」

小郭道：「大腿和玉足，我是說除了面孔之外。」

「好，小女子就讓少俠欣賞我的大腿和脚。」

小郭立刻可以看到蕭露的大腿和雙足的全貌。

那眞是世界上不能有再的完美玉腿了，使人不以爲那是和一般人相同，有血有肉的腿，而是一種絕對不同的傑作。

那眞是目不暇給，百看不厭。

「兄弟，小女子還要再奉獻一項……」

「姑娘給我的已經夠多了！」

「我覺得這一項也許你更喜歡。」蕭露用一根管子放在她的身上，另一端叫小郭放在鼻端。

本來小郭還不懂她的用意，現在懂了。

因爲小郭已自這根長約一丈五六的管子中嗅到了蕭露身上的肉香。嗅那肉香確是一大享受。

蕭露提出這種奇特的奉獻，顯示她知道男人喜歡甚麼，而且這辦法很特別和有趣。

小郭自管子中嗅吸着她身上的芳香，渾然欲醉。

他看着她那完美的玉腿玉足，鼻子嗅着她身上的異香，他覺得蕭露和任何其他少女都不一樣。

半個時辰之後，她收回了管子，道：「郭少俠，將來見面，管子會逐漸縮短，也就是一次比一次短些。」

一次比一次短，也就是二人越來越接近吧！

如果在一尺內看她的玉腿，或在一尺內嗅她胴體上的異香，那又會如何？這眞是吊胃口的進度。

最後她進入了內間，道：「少俠，我們今夜的會面到此爲止，恕我不送你了，如你願意見我，大約半個月可以來一次……」

小郭道：「在下當然願意常見到姑娘，甚至每天都能見到。」

「每天是不成的，我會盡可能安排的。」

「蕭姑娘，妳對我這麼好，我不可以知道妳的身世嗎？」

「當然可以。但知道得太早並不是好事！」

「蕭姑娘，我走了！謝謝妳的接待，而且我以爲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他依依不捨地離開了這幢別墅。

* * *

小郭和衆小會晤時，林小玲道：「小郭，你到哪裡去了？」

小郭道：「出去試試運氣。」

「試甚麼運氣？」

「試試看能不能找到葛四海和花帶雨。」

林小玲道：「我看不像。」

毛小珠道：「我看哪，八成是去會情人。」

哈巴狗道：「小珠，妳別胡扯！」

「我才不胡扯哩！我最會觀顏察色，男人哪，要是私下和野女人幽會，他的眼睛會發亮的。」

小郭心頭一跳，還眞不敢低估毛小珠，道：「那來的野女人？眞是無事生非！」說完立即走開。

毛小珠道：「我看哪，八成在外面有個女人！」

林小玲道：「不會的！」

毛小珠道：「妳懂甚麼？」

林小玲道：「我不懂，妳懂嗎？」

哈巴狗道：「兩位別吵！有人來了……」

這時有個三十左右的漢子在院中道：「郭少俠在嗎？」

小郭道：「是哪一位找在下？」小郭迎出。

這漢子就在院中對小郭低聲道：「在下是梁捕頭的部下，奉梁捕頭之命前來報告少俠，葛、花二人在附近出現。」

「在何處？」

「他說在此鎮往東約七八里外的小鎮上見過他們！」

「他們在小鎮上甚麼地方？在作甚麼？」

這人道：「捕頭沒有說明。」

此人走後，小郭立刻出動，他和林小玲一撥，毛小珠和哈巴狗一撥，此刻已是二更左右，天還下着小雨。

林小玲道：「小郭，這個報信的人會不會有問題？」

「有甚麼問題？」

「誘使我們實力分散而入彀。」

「也有可能，但我們的實力本就不很强，又何必來這一手？」

他們奔出不久，發現「小天星」藍玉正在和呂永基動手。

藍玉比呂永基還差一點，已堪堪不支。

小郭和林小玲一逼近，呂永基

就知道以一對三不成，立刻收手逃走。

小郭道：「藍兄傷得如何？」

「不重。」

「怎麼遇上的？」

「阮老不幸遇害，藍某不能不設法偵查兇手，不久前梁捕頭一位部下告訴我，在附近小鎮上見過葛、花二人。」

郭、林兩小不由一怔，那個人果然有點問題了。

只不過，把小郭引來反而使小郭解了藍玉之圍，却又不像是惡意的。

小郭道：「藍兄近日可有甚麼新的發現？」

藍玉道：「沒有，但我總覺得這些案子並不像表面看來那麼簡單，不知你有沒有這種看法？」

小郭道：「小弟也正是這種看法。」

藍玉道：「武林中正在醞釀一次空前的大風暴。老弟，你如果不信，就等着瞧吧。」

「我信……」

就在這時，附近來了三個人，竟然全都蒙面。

儘管這三個人的衣着都很隨便，小郭和藍玉都可看出絕非等閑之輩，有一種煞氣不知自何處顯示了出來。

三個人的身材都差不多，一律用黑紗蒙面。

雙方至少有一段很長時間互相打量，都沒有出聲。

藍玉道：「三位是找在下還是找我們三人的？」

中央一人道：「當然是找你們三人的。」

藍玉道：「甚麼事？」

「代人討債！」

「討甚麼債？」

「姓郭的小子常到賭場中詐賭，以致使賭場這一行的人無法生存，乃邀請我們爲賭場除害！」

小郭「嗤」地一聲笑了起來。

剛才說話的人冷冷地道：「你笑甚麼？」

小郭道：「我笑你是無話找話說，滿口胡言！」

「很好！那我就把你拿下……」

此人有如行雲流水般地往上一貼，小郭立刻就有點手忙脚亂。

由此可見，雙方的差距是很大的。

這工夫另一個和藍玉動上手，第三個站着沒有動，他似乎不屑對付小玲。

藍玉是年輕人中的佼佼者，但不出十招就中了一掌。

小郭在十五招內中了兩掌。

只不過他很會卸勁，總能把最大的掌力減到最低。

也就是說把一拳重擊減爲輕擊。

對手有點不信邪，暗加一成內力，掌風勁烈，速度疾快，但仍然無法重創小郭，就算中掌也都是自他身上不重要處蹭過。

這使在一邊旁觀的小玲捏了一把冷汗。

只不過藍玉却沒有這麼輕鬆，在三十五、六招時又中了兩掌。

林小玲不能袖手旁觀，撲上去幫助小郭，小郭道：「快去助藍玉。」

林小玲不聽，小郭大聲道：「快去！」

林小玲只好聽他的。但有她相助，還是扳不回頹勢。

小郭有時十分危急，但這小子硬是能避重就輕，使那第二個旁觀的蒙面人大皺眉頭，甚至有點不信。

又打了一會，藍、林二人又落下風，藍玉又中了一掌。

第三個道：「請退下來，我來試試這小子的斤兩！」

那個蒙面人果然退下，換上了另一個。

這個一上就用上了勁，不似剛才那個蒙面人的打法，似想一擊而中把小郭擊倒，果然，這人連連得手。

只不過他擊中小郭兩次，也都不是要害。

他專找小郭的要害重擊，似乎小郭滑不留手，不讓他擊中要害。

這樣打下去小郭自然是十分危險，但這蒙面人却以爲十分沒面子，以他的身份來說，小郭早該躺下去。

今夜，藍玉才知道，小郭爲甚麼能無往而不利了。

林小玲也想到，爲甚麼梁捕頭似乎很信任小郭了。

至少，小郭是一員福將，世上也許眞有天生比別人幸運的人。

這工夫對付小郭的這個低吼一聲，施出了絕技，掌影如山壓下，小郭退了六七步，渾身骨節似都要散開。

而藍、林二人對付的那個也下了重手，藍、林二人連連中掌。

就在這時，衣袂聲破空而至，兩個中年人凌空飛落。

其中之一是武林維持會會主身邊的左護法左劍魂。

另一個是右護法「笑彌勒」費天儀。

這二人可以說是會主身邊最重要的心腹。

當然，也是會主身邊出手最硬的高手。

「住手！」左劍魂沉聲道：「三位蒙面在此和人動手，而且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是要害，這是爲甚麼？」

兩個蒙面人都停了手，原先說話的蒙面人道：「尊駕最好少管閑事，這件事不須由會主的人來仲裁！」

左劍魂冷峻地道：「把面紗除下來！」

那蒙面人道：「當然可以，那要看誰有這本事！」

似乎總是這個蒙面人說話，另外二人一直未開口。

這使人相信，此人必然會許多方言，另外二人則不會，一出口就會被人聽出口音。

左劍魂緩緩走向這個蒙面人，道：「左某身爲會主身邊的護法，職責所在，消除武林宵小，自然也有扯下面罩的責任！」

左劍魂一伸手就是「烏龍探爪」，一招數式。

蒙面人不接而走避。左劍魂逼上又是一招「金豹探爪」。

兩次攻擊都是爪攻，可見此人必是以爪上功夫見長。

這工夫「笑彌勒」費天儀撲向另一蒙面人，也就是剛才對付藍玉和林小玲這一個。小郭也閑不着，撲向第三個。

似乎三個蒙面人不想招惹會主身邊的人，爲首的一打手勢，幾乎同時長身而起，幾個起落就不見了。

藍玉抱拳道：「若非兩位護法援手，今夜只怕十分凶險！」

藍玉道：「說來慚愧！這三人身手極高，却不出示眞面目，眞叫人摸不透，但他們自稱是爲賭場找場，實難令人置信。」

「笑彌勒」費天儀道：「別聽他們胡扯，像他們這等身手的人絕對不會是賭場中抬枱角的人！」

藍玉道：「正是，在下也以爲如此。」

左劍魂打量小郭，道：「郭少俠雖然終是不敵，但能在危急關頭避重就輕，這一手十分難得！」

小郭抱拳道：「在下不過是僥倖而已，遇上這等高手，要想全身而退既不可能，也只有避重就輕了。」

費天儀笑口常開，道：「能在這等高手的搶攻之下避重就輕，也是一門很了得的技擊！」

小郭道：「費護法見笑了！這就叫着窮則變，變則通呀！」

左劍魂道：「三位還要小心，再遇上最好走避。」

小郭道：「這麼說兩位護法也不知道三個蒙面人的來歷了？」

左劍魂道：「我們猜想這三人和武林幾件命案有關。」

「左護法是說三人和葛、花二人有關連？」

「正是。」

「葛、花二人的身份似乎比這三人要矮一截吧？」

「也許，但至少這種聯想是有點根據的，因爲你三位都插手幫助梁捕頭偵查武林命案。」

二護法走後，林小玲道：「這兩位護法眞好！」

藍玉道：「不遇上他們就慘了！」

小郭道：「羅姑娘呢？」

藍玉道：「在三十里外鎭上等我，咱們分手吧！」

小郭道：「藍兄小心！」

藍玉道：「彼此，彼此！」

＊　＊　＊

武林高手「瓦上霜」冷芳被殺，震驚了黑白兩道。

冷芳的身份比之商鴻、朱濤以及雲中豪還要高些。

這顯示兇手的目標已向上發展了。

左腰一道，右腰一道，兩道致命傷和前三人的傷完全一樣。

小郭和梁人傑等都到現場看過。

「瓦上霜」冷芳這人一生剛愎自用，嫉惡如仇，也許正因爲太火爆了些，使人有亦正亦邪的感覺。

只不過冷芳這人至少使人以爲他有繼承下任會主的資格。

冷芳和雲中豪略同，也有家小，留下了孤兒寡婦。

巧的是，這一次左右兩個護法又來了。

他們看過屍體以後，當衆宣佈要全力緝兇歸案。

小郭和小玲離開苦主宅第時，林小玲道：「小郭，你以爲葛、花兩人有此能力嗎？」

小郭道：「也許有，也許沒有。」

「廢話！」

「其實不是廢話！事情確是這樣的。」

「說不定他們連武功還沒有恢復呢！」

「對，如未恢復，就不是他們殺的。」

「如果恢復了，準是他們殺的？」

「不一定！」

林小玲道：「謬論！」

「妳不懂，目前對妳說也沒有用。總之，這件事還在不斷地演變。妳只要多用心去看去想就成了。」

林小玲覺得他說的話莫測高深。

小郭道：「毛小珠和哈巴狗迄不見影子，叫人放心不下。」

「他們又不是小孩子，你操甚麼心？」

「小玲，他們萬一出了岔子，我無法對毛老爹交代。」

「她要是自己胡來出了事，那

可不能怪你，那個小潑婦自以爲了不起。」

就在這時，潘大春和鳳一飛每人一騎自岔路轉來，而且馬後似乎還馱着人。

小郭一看二人的神色，就知道他們夫妻可能口角過，都有一臉悻悻之色，這種表情只有怨夫怨婦才會有。

兩人兩騎到了附近，小郭這才發現二人的馬後各馱了一人。

小郭心頭一驚，一看衣衫就知道，潘大春後面橫放着似已昏迷的人是哈巴狗，鳳一飛馬上的是毛小珠。

小郭道：「他們二人招惹了二位？」

潘大春道：「不錯，這是兩個小雜碎！」

小郭道：「他們如何招惹二位？」

潘大春道：「口出髒言罵人！」

林小玲道：「喲……他們又能罵二位甚麼呀？」

潘大春道：「他罵潘某無用，才會使我的老婆去啃嫩草！簡直是渾帳王八蛋！」

小郭看看鳳一飛的表情，心裡有數，八成他是眞的不管用。

人到中年，純情之年已過，最重視性慾。

尤其是三十多歲，身體健壯的女人，正是所謂狼虎之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賽金錢豹。

這當然是戲謔之詞，但三四十歲的女人，却正是性慾最旺盛之時。

小郭一看，要救兩小，動手却不是辦法。

雖然他和小玲二人動手也未必會輸得很慘，但却不知小珠和哈巴狗是被制住穴道抑或是中了毒的？

小郭眼珠一轉，道：「其實他們說的話雖不好聽，却也是實情，房事不諧，才會產生反目的事。」

潘大春道：「誰說我們反目了？」

小郭道：「二位有沒有反目，在下不知，但至少並不是魚水和諧。」

一看鳳一飛的表情，就知道猜個正着。

長期無法獲得滿足的怨女，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像經常三餐不繼，一臉菜色的人可以看出一樣。

小郭道：「其實這是很容易解決的問題。」

潘大春哼了一聲。

鳳一飛眼睛一亮，只是她不知道這種事如何解決。

小郭道：「如果二位能放了兩小，在下可以貢獻一個秘方，包你們妙不可言，樂不可支……」

「樂不可支」四字，使潘、鳳二人心頭震動。

他們作了半輩子夫妻，似乎還沒有樂不可支過。

也可以說，到目前爲止還沒有過高潮。

至少鳳一飛的感受如此。

而潘大春不能使妻子達到高潮，自然內疚。

潘大春道：「甚麼妙不可言？」

小郭道：「潘大俠要聽？」

「先聽聽看有沒有價值。」

「對對！至少要知道是不是有妙手回春的可能。」

潘大春有點心動，儘管他以爲一個小孩子知道甚麼男女之事？

小郭道：「秦始皇後宮佳麗三千，要盡興地玩而不傷身體，於是方士發明了春藥。」

「春藥……」潘大春哂然道：「老生常談！」

「這你就錯了！」小郭道：「江湖郎中的春藥和方士的丹藥就不同了。潘大俠可聽說過『紅鉛丸』這名字？」

「『紅鉛丸』？」他似乎聽過。

「對！這正是方士煉的房中寶丹之一。」

「有用嗎？」

「當然。潘大俠願不願聽？」

「聽聽看！」

「是不是可以把他們放開？」

「先不急，如果不是胡扯，立刻放人。」

「好。」小郭走近低聲道：「以十三四歲美麗端莊的處女數人，以潔淨白絹收集其經血，放於金銀器內沉澱……」

「沉澱？」

「當然，一定要經過一夜沉澱之後，再加入烏梅水、井水、河水，再使之沉澱，反覆七次，然後加進人奶、辰砂、呂香和秘石等，研成粉末，或讓母雞孵，或用火煉成藥丸……」

潘大春道：「有用嗎？」

「奇應無比！」

「你用過？」

「當然，若你不信，問問我的女友小玲。」

小玲本想罵他胡說八道，因爲他們還沒有過那種事。

只不過小玲見小郭向她使眼色，似要她配合圓謊。

其目的自是爲了救人，無可厚非。但是，救這兩個人，小玲眞是心不甘情不願，却又不便拒絕。

她白了小郭一眼，道：「死人！你很得意是不是？」

小郭道：「當然，這是男人最意的事。」

潘大春不由心動。

鳳一飛也瞇眼望着小玲和小郭，不由也心動了。

小郭賣弄地道：「『何首烏』是我們中國返老還童，恢復男性雄風的名藥(主要成分爲賀爾蒙)，這種東西一到夜晚就徐徐地交纏，所以又被稱爲『交藤』或『野合』。」

小郭又道：「『紅鉛丸』中當然還有『何首烏』，另外還有一種叫做『九龍虫』的小虫，又名養虫，用名貴藥材餵飼，活活生吞，也是房中秘藥的藥引子……」

潘、鳳二人一聽，嘿！這小子簡直是房事專家。

要使他們信服，當然肚子裡要有東西才行。

潘、鳳二人的臉上有了笑容。

馬上的毛小珠和哈巴狗當然能聽到，只是不能動也不能說話而已，心道：「原來這小子是房中術的大師級人物。」

小郭又走到鳳一飛的馬附近低聲道：「鳳女俠，在下一向不會藏拙，而且還要額外奉送女俠兩件秘密。」

「甚麼秘密？」

「當然是房中方面的。」

鳳一飛啐了一口，似乎有點難爲情。

聽吧，不大好意思，畢竟她還沒有生育過。不聽吧，又覺得十分可惜，正自忸怩作態。

小郭是個聰明絕頂的人，深知她此刻的心理，立刻以蟻語傳音道：「女俠一定聽說過『竹夫人』這東西吧？」

鳳一飛也以傳音入密道：「甚麼叫『竹夫人』？」

「『竹夫人』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性交娃娃……」

「小郭，你胡說甚麼？」

「女俠一定要相信我，不然就辜負了在下一片深意。」

「甚麼深意呀？」

「使你們夫妻夜夜春宵都能感到滿足。」

鳳一飛道：「果眞如此，我會好好謝你的。」

小郭道：「所謂『竹夫人』只是個名詞，不一定是竹子做的女人。」

「是個女人？」

「對，古人是用甚麼做的，已不可考，但必然是肌膚如脂，眉目如畫，栩栩如生，夜晚摟着它視爲妻妾。」

「這有甚麼稀奇？」

「是的，女俠，竹夫人給男人用的，當然也有給女人用的，也許可以稱之爲『竹先生』吧！尺寸有大有小，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

「『竹先生』到底是甚麼做的？」

「在古書上有記載：『在蒟蒻上鑿孔用於自慰。』所謂『用以自慰』自然就是男人把它當作女人，女人把它當作男人了。」

此刻二人是以蟻語傳音交談，一邊的潘大春不知他談了些甚麼，只看出自己的老婆似乎十分開心。

小郭道：「女俠，現在還是談最重要的吧！」

「甚麼是最重要的？」

「我是說對女俠最最重要的，如果能使潘大俠的條件忽然好起來，處處都能使妳滿意，也合乎妳所要求的尺寸，這是不是最重要的？」

鳳一飛啐了一口，道：「你這小子可眞是花梢百出。」

「這不是花梢，這是見識淵博。」

「好好，算是淵博。快說吧！如何能使他的條件忽然好起來？」

小郭道：「女俠能不能破例告訴在下幾件事？」

「你說說看。」

「爲了你們的幸福，女俠一定不能害羞，要說實話。」

「好吧！」

小郭道：「女俠那東西的敏感點在裡面還是在比較外面一點的地方。」

鳳一飛有點憤怒，以爲他是在佔她的便宜，開她的玩笑。

小郭正色道：「女俠，妳別誤會，問明這一點，才能對症下藥，以便使潘大俠的尺寸能適合妳！」

鳳一飛已被他吊上了胃口，雖是難爲情，又不敢不說，道：「比較靠近裡面一點！」

「這就成了，另外，妳的部位是上還是下？是不是吊襠？這一點也十分重要，不能不知。」

「不上不下，不算吊襠。」

小郭道：「女俠請聽清記住了：男人在上面塗以蜂蜜，讓數千隻螞蟻爬在上面，蜂蜜會很快被舐盡，而留下無數的螞蟻齒痕。然後掃掉螞蟻，抹上香料，再撒上蝴蝶的鱗粉……」

鳳一飛愕然道：「鱗粉？」

「是的。」

「這未免太玄了吧？」

「不玄，女俠，這就等於在男人的那話兒上以蜂蜜消毒，再以螞蟻的牙齒按摩，而蝴蝶身上的鱗粉，它有尖銳的針刺，像針灸的效果一樣(在顯微鏡下看確是如此的)，那話兒會脹大一倍有餘。」

鳳一飛道：「眞的管用？」

「如假包換，女俠，可以放人了吧？」

「先讓我記下來再說。」於是小郭又說了兩遍，鳳一飛默默記下，這才開了腔道：「大春，放人！」

潘大春道：「一飛，這小子靠得住嗎？」

「有點道理，反正世上的事總要去試才知道靈不靈，對不？」

潘大春道：「小郭，你要是愚弄我們，可要小心點！」

小郭攤着手道：「女俠，好人眞難做。」

鳳一飛道：「你說的竹先生如何製造？」

小郭道：「以後在下一定爲女俠製造一個送上……」這當然是以蟻語傳音說的，別人聽不到。

於是，毛小珠和哈巴狗被放下來解開穴道。

潘大春夫妻離去後，衆小也迅速離開了現場。

毛小珠道：「小郭，你在胡扯！」

小郭道：「有的是胡扯，但部份也有點根據！」

林小玲道：「似乎鳳一飛對你很信服！」

「當然囉！我的話大都是讜論嘛！」

毛小珠道：「別吹哩！我眞奇怪，他們怎麼會相信你的話？是不是太幼稚了些？我眞不懂。」

「妳當然不懂！」小郭道：「等到妳到了鳳一飛那種年紀，也和她有同樣的遭遇的話……」

「甚麼遭遇？」

哈巴狗道：「哎呀！這還不懂嗎？也就是妳的男人是銀樣蠟槍頭不管用，或者是尺碼太小和妳不能配合……」

毛小珠雖機伶，却是個地道的處子，一個處女，儘管聽說過男女間的事，畢竟沒有親身經歷過，是不清楚這些事的。

她們怎知甚麼「尺碼」？又怎知男人管不管用是甚麼情況？

毛小珠大怒，一把揪住哈巴狗就要揍人。

小郭道：「其實哈巴狗說的也沒有甚麼不對，只是他說得太白了些而已。」

毛小珠還是砸了兩拳，道：「下流胚子！」

小郭道：「妳也不必指雞罵猴，哈巴狗下流，我也下流了？」

毛小珠道：「我可沒有說這句話！」

小郭道：「說了也無訪，有一天妳會知道，甚麼是下流，甚麼不是。」

四人走出五七里外，已經快到四更了，忽聞嘯聲傳來，只見四人四騎疾馳，正是兩逃兩追。

逃的人似乎向這邊馳來。

月光甚明，可以看出這馬上的二人很像葛四海和花帶雨，看來已奔逃了數十里甚至百里，已是人困馬乏。

追與逃的相距十丈以內時，忽見追的人自馬上凌空撲前，把葛、花兩人掃於馬下，這二人竟然是會主身邊的左右護法，也就是左劍魂和費天儀二人。

因爲自冷芳被殺之後，左、費二人當場聲明，要盡快緝捕二人繩之於法，果然很快就追上了。

葛、花二人一躍而起，看來武功已經恢復了。

葛四海抱拳道：「原來是兩位護法，不知追趕我等爲了何事？早知是二位，我們也不會跑的……」

「你們兩人的心裡清楚！」

花帶雨道：「可我們並不清楚。」

左劍魂道：「『瓦上霜』冷大俠之死，和以前的死者的死狀完全一樣，不是你們二人幹的？」

「絕對不是。」

「還要狡賴？」

「這不是狡賴，兩位護法，不要把所有的案子都加在我們的頭上，再說，我們也未必能殺得了冷芳。」

費天儀道：「以前的三件案子呢？」

葛四海道：「那是我們幹的。」

左劍魂道：「這一件也是你們幹的。」

「不是！」花帶雨厲呼，十分不敬，左劍魂撲上，費天儀也撲向葛四海，葛、花二人當然要自衛，而且撤出刀劍。

此時此刻，葛、花二人絕對要使用那一招「珠聯璧合」的絕技，因爲不用這一招合擊是接不下對方十招的。

這一招的確厲害。

左右二護法也許是尙無準備，被他們這一招震退三四步之遠。但是，一擊不中，再用時威力就不同了。

也許是二護法恨二人下煞手，居然也下了煞手。

小郭能看得出來，大聲道：「兩位護法，梁捕頭和李副總捕頭來了，可以把他們交給……」

那知話沒說完，兩位護法已收手不及，絕招乍出，各擊中了葛、花二人兩掌，而且都是要害，兩人的身子飛出五步外倒下。

小郭不由驚愣萬分，因爲兩個捕頭已到了現場。

兩位護法有協助緝賊之義務，殺人則不妥。

當然，在自衛下失手殺人則可，剛才顯然不是失手。

梁人傑上前一探，葛、花二人奄奄一息，連話也說不清了。花帶雨吃力地道：「兩位好狠……」

說完，大量吐血而亡。

葛四海似乎在笑，只是此刻的笑比哭還難看，不久也斷了氣。梁人傑抱拳道：「兩位護法怎可殺死這兩個兇嫌？」

費天儀抱拳道：「捕頭，這二人聯手的一擊十分霸道，我們本以爲那一招之後必然還有更凌厲的招

式，爲了自保，也只有各出奇招應付，沒想到他們似乎也只有那麼一招，這眞是絕對想不到的事。」

左劍魂肅然道：「左某以前也絕對想不到，他們二人作案只會這聯手的一招，連第二招也不會，事實上，這可能是武林有史以來最奇特的一件事。」

這說法自然也很對，只不過梁人傑很不高興。

因爲這二人侵害了他作捕頭的權力範圍，這本是捕頭的事。

只不過事到如今，却也沒有辦法，而且還要向人家道謝。

至少，兩位護法爲武林做了一件善事。

小郭道：「梁捕頭，無論如何，兩位護法沒有錯。」

「當然，當然！」梁人傑道：「武林同道，能找出幾位像兩位護法一樣，如此關心武林公益的？」

「這倒不敢當。」左劍魂道：「身爲會主左右的人，如對武林中的事漠不關心，那就不應該了。」

費天儀道：「請問梁捕頭，是不是由於我們殺了這兩個兇手，而使此案有任何疑點？」

梁人傑道：「這兩個兇嫌過去承認過殺死商大俠及雲中豪雲大俠，後來又死了朱凌朱大俠，想必也是他們所爲的，但據說近日死的冷芳冷大俠却不是他們殺的。」

小郭道：「對，他們剛才說過。」

梁人傑道：「這就是了，抓到兇嫌，不僅要讓他們受到殺人犯法應得的懲罰，還要徹底弄清他們犯罪的經過。」

小郭道：「對對，大概是這樣的。」

梁人傑道：「他們已經死了，四位被殺者的死因，却仍是一團謎，這使我們有白忙一場的感受。」

費天儀道：「梁捕頭，事已至此，爲今之計，是否還能補救？」

梁人傑抱拳道：「兩位千萬別介意，在下仍然感佩兩位急公好義以及不計譭譽地出手。」

左劍魂道：「如有補救方法，仍請言明。」

梁人傑道：「在下不敢要求兩位做什麼，如兩位有暇，可以暗中查查葛、花二人是否還有餘黨。」

費天儀道：「捕頭以爲他們還有餘黨？」

梁人傑道：「在下可不敢如此武斷，只是他們二人能快速作數次血案，總使人以爲可能還有同黨。」

左劍魂道：「其實他們最大的秘密和出人意表之處，是在於他們各自爲戰，身手有限，聯手一擊，凌厲無匹。」

梁人傑道：「沒錯。」

左劍魂道：「他們就利用這種不爲人知的合擊，連續殺人。但是，正是所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仍被人識破是一刀一劍所傷的。」

梁人傑道：「正是被郭小弟的慧眼識破。」

「是郭少俠？」左、費二人大爲驚奇，同時凝視着小郭，費天儀道：「郭少俠當初怎會想到是二人所爲？」

小郭道：「只是因爲那左右腰上兩道創傷不一樣，不像是同一種兵刃所傷而起疑的。」

費天儀大聲讚道：「好精細的思維，還有呢？」

小郭道：「另外是苦主遭遇不幸，他們二人竟在門外大打出手，一定要進去看看，這已經反常，更使人起疑的是，他們一進屋，目光立刻就找到了致命的正確位置。」

費天儀道：「少俠，這有什麼意思？」

「當然是暗示是他們幹的，因爲他們一到達死者身邊，一個第一眼去看右後腰的致命傷，另一個去看左前腰的。」

梁人傑道：「郭小弟爲了印証是不是他們二人的刀、劍所殺，另外還製造了一個很有趣的機會來查探。」

他說了要藍玉和羅筠二人扮作嫖客與妓女把葛、花二人引出屋外，以便潛入他們屋中試他們的刀劍的事。

左、費二人凝視了小郭一陣，立刻大聲叫：「絕！」

左劍魂喟然道：「郭少俠聰明靈捷，能在會主身邊作事最好，至少也是一位捕頭的人才。」

「對！」梁人傑道：「在下尸位素餐，眞該把這位子讓給郭小弟，他才眞有資格當這捕頭之名。」

小郭道：「好哩！以後我還敢幫你的忙嗎？不過是一時巧合，偶有所見而破案而已。」

兩位護法走後，哈巴狗去僱了車子把屍體運走。

* * *

小郭等人和梁、李二人分了手，因爲押解兩個死人，不須保護，却因走錯了路，過了宿頭，夜宿在破窰之中。

好在這兒似乎有人睡過，地上留了些乾草。

四人趕了近百餘里路，十分困倦，躺下就睡了。

但不久就被毛小珠的尖嘶聲驚醒了。

「快……快點……我被毒蛇咬了一口。」

小郭一驚，道：「毒蛇在哪裡？」

（未完・五）